



拾穗

拾穗第二五六期
暢銷小說——七號法庭

要目

世外桃園說澳洲
海菲茲的故事
人類有絕種之虞？
凱莉的禮物

由於人口的增加超過糧食增加的速度，因而世界各地饑荒頻頻，尤其是各落後地區如印度、巴基斯坦及中南美幾國更是餓殍遍地。近年來各國都普遍地注意到人口爆炸問題的嚴重，紛紛擬訂了節制生育的計劃，由政府積極推行，甚至反對最烈的天主教教皇，也不得不稍作讓步。

果真有一天全球都普遍實行計劃生育，以達到世界人口的穩定，這對人類有甚麼影響呢？根據生物學家奧恩斯坦的意見，人類將面臨絕種的命運。因為人類的進化是由選擇好的突變基因而來，使下一代有更好的適應能力。由於控制生育的選擇情形下人類逐漸退化。這是專家的看法，是否真會如此，還是由您自己判斷吧！

與「絕種」之隱憂相反的，我們由「生物界求生的裝備」可以感受到天生萬物均各有安排，使各種生物都有賴以生存的奇妙本能。其設計之精巧令人嘆為觀止。我們都知道蝙蝠是用雷達的前輩，牠藉本身發出的脈波尋找路徑或追蹤獵物，但是數千蝙蝠同時進出洞穴時，牠們的脈波卻不會相互干擾，這是現代最進步的雷達都無法辦到的。這是難以斷言，值得探討的問題。人類真的會面臨絕種之虞嗎？



發行者 張明哲 編印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商 台灣各大書店 封面 插頁 台南開陽堂印刷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半年六期五十元 全年十二期九十六元
 二年廿四期一百五十元 三年卅六期二百元
 國外訂閱每期另加郵費新台幣四元（港澳二元）

零售價目：台幣十元 美金四角五分 港幣二元 日幣一百五十元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2587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譯叢，本社接獲通知後十天內可以寄達尊址，但務請用正確寄寓姓名地址。如有更改地址，請於每月二十日前函示。

C
A
L
T
E
X



讓德士古為您解決一切有關潤滑油的問題

德士古為使各種不同性質的機器得到特殊及專門的照顧，特別製造各種不同性質的潤滑油來配合使用，既可增加工作效能，又可延長機器壽命，豈非一舉兩得。

美商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一段46號之1
 電話：544980 號
 553727 號



拾穗目錄 第二五六期 民國六十年八月號

科學

生物界奇妙的求生電子裝備……………三三
我們必需改造氣象嗎？……………二四
人類將有絕種之虞？……………四九
以自然為嚮導（三）……………八一

文粹

英倫海峽隧道實現現在望……………一〇七
遊覽王國建造組合式旅館……………四〇
世外桃源說澳洲……………四五
為什麼高爾夫球上有凹洞……………五四
日本和日本人何去何從……………一七

人物記傳

海費茲的故事……………一〇五
義行千秋的荷拉特……………一
山本五十六之死……………六三

聞世集錦

現代生活——美國飛歐機票空前減價等二則……………一三
時聞拾遺——翠西亞婚禮點滴等三則……………三九
科學新知——貝聿銘的新設計等四則……………五七
人類環球——清潔的鋼廠等三則……………七七

音樂

偉大的鋼琴家——斷絃，手高抬……………一一八
樂壇偉人——譚棣、亞納齊克……………一二七

繪畫

花間集——英皇查理斯一世……………一八六
漫畫——這樣的世界該多好！……………一八六

短篇

凱莉的禮物……………一三七
報喜……………一四五

小說

「偽證」或「兇案證人」……………一八九
被偷去的愛情……………二〇五

長篇連載

七號法庭（二）……………一五五

名曲與唱片

古諾：歌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全曲……………一二〇
葛利格：「皮爾金」劇樂與組曲……………一二一
貝多芬：D大調莊嚴彌撒曲……………一二三

新書評介

老甘迺迪夫人傳……………一二五
坦能堡——一九一四年八月……………一二七

封面說明：幽靜的澳洲鄉村一景



編輯先生：

敝人訂閱拾穗已有數年，欣見貴刊逐漸茁壯成長，尤其擴大篇幅後，更使人有充實之感。今特提出一些淺見，希望你們參考。

(一)科學工程方面：最好能保持一半左右，維持主旨，有關最新之電腦，環境科學以及氣象方面，多介紹但勿過份技術。(二)小說：拾穗中小說向來可稱全台灣氣質最高者，可否亦請本國人之佳作刊登，又漫畫可否增加，頗能調劑一篇篇文章之連續。(三)翻譯技巧：貴刊似應多在這方面努力，可請專門人材擔任。

撰安

忠實讀者上

五月廿九日

祝

編輯先生：

敝人爲貴刊長期訂戶，忠實讀者：今見貴刊二五四期「新書評介」欄載有李德哈特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一書，未審此書於台灣是否有售？或可於何地書肆購買？又此書有否中譯本？及貴刊是否計劃翻譯此書而連載之。

即頌

丁傑 謹上 六月十六日

丁傑先生：

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一書，本省已有影印本，各西書店均有售，至今尚未有中譯本出現，本社亦尚未有翻譯連載之計劃。

編者

特 拉 荷 的 千 秋 義 行



George Martelli 著

才 威 譯

忠實讀者先生：
謝謝您來信提供許多寶貴意見。
拾穗一貫之宗旨，即是以淺近的文字介紹各國科學工程方面之最新發展，以及趣味性之科學珍聞，小說方面，由於本刊爲「拾」取歐西各國之精「穗」，故僅限於翻譯之文章，不包括本國之創作小說。翻譯之技巧本社力求「信」，「達」，「雅」，今後取稿將更嚴謹，以符愛護「拾穗」讀者的要求。

編者

一九四三年十月，

二次大戰已是第五個年頭。一位四十五歲的法國人荷拉特 (Hollard)，外形雖然短小，肌肉却異常堅實，正準備從邊界溜入中立國的瑞士。在他肩膀上扛的是一布袋洋芋，手中則提着一把斧頭。從他的外表怎樣看都相似一位伐木工人。

早晨的陽光篩進他匆促而過的樹林中，使他看來似貓的成份更甚於人。此刻，即使是弄出些微的響聲，都足於致人死命，因爲在林間以及山丘背面，到處都埋伏有竊聽的耳朵——

包括德國人的巡邏隊和警犬。

本來是一位工業設計者的荷拉特，爲了效忠祖國而成爲一位間諜；他曾經偷偷地溜入瑞士總共有四十九次。每一次他都帶着要轉給英國人的軍事情報資料。他和他的助手精確地測出納粹在法國的秘密機場；暗暗地查出海岸的砲位；發現德國人在布倫（Boulogne）建造潛艇基地的計劃；報告軍隊的移動——這些都是極具價值的情報。然而，這些秘密若和他現在攜帶的比較，則又黯然失色。

這次隱藏在馬鈴薯裡面的一張藍圖，不但使倫敦免遭覆滅，同時，也使戰爭縮短了若干時日。因爲荷拉特正攜帶一張希特勒發射飛彈 V-1 場地的藍圖。

希特勒的構想是準備在倫敦投下五萬枚 V-1 型飛彈，每個月的發射率是五千枚。他們的發射計劃一直是神鬼不覺，諱莫如深。大多數被徵召的荷蘭和波蘭的工人，都不熟悉法語，他們被德國人徵來建造發射台，而這些建築接近完工的已不止一百處。

荷拉特係盟軍裡面惟一知道此項計劃的人，他現在正向邊界接近中。他開始跑步。不久，他來到分離法國和瑞士邊界的鐵絲網。他把斧頭和布袋拋過邊界，但突

是被全部摧毀，就是損壞到無法再行使用的程度。縱然其餘的尚在建造——比較小型者——納粹準備使倫敦成爲廢墟的陰謀則完全瓦解。希特勒並沒有達到投擲五萬枚飛彈的計劃，只投擲了還不到二千五百枚，而且這些飛彈並不是落在一九四三年的年底，否則它們的攻擊就可能造成致命的劫數；它們只落在一九四四年的年中——數量太少也爲時未免過遲。

「看來，」艾森豪會在他的論著「歐洲十字軍」中寫道：「設若德國人能早六個月完成它們的新武器而加以應用，我們進襲歐洲的行動就勢必遭遇到極端的困難，也許根本就無法實現。」

在這樁故事中荷拉特擔任了部分驚人的角色——他成爲二次大戰裡面最出色的間諜之一——而他之所以這樣做，又絕大部分是出於自己的主動。沒有誰要他成爲間諜；也沒有誰協助他變成間諜。當他得到情報資料的時候，他就越過邊界進入瑞士。他沒有無線電、降落傘投擲的東西，以及幫他投送情報的人。

荷拉特係非常簡樸的人，在一個研究機構裡面工作，束脩微薄，德軍進入巴黎時，他的老板們開始爲德國人工作；他認爲這是一個轉捩點。他堅決辭去他的職務

然間，沒有絲毫聲響，他的膝蓋却被「老虎鉗」卡住——一隻碩大的德國警犬的下巴。

這條狗一直纏着他。使得荷拉特不能移動。然而，他知道他必須得移動，因爲在四週必然有携狗的工作的人。

他沒有攜帶武器，因爲他喬裝一位簡樸的鄉下人，假如他被搜查而發現帶有武器，就會被人懷疑。在痛苦中，荷拉特向四週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些東西來撬開那隻狗的嘴。感謝老天，那邊不就是他所希望得到的東西——一條長而堅硬的木棒。他把木棒插入狗的下巴，同時用盡氣力深深地把木棒刺入它的氣管中。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毫無動靜。然後，那隻狗鬆開嘴巴，隨即翻滾死去。

當荷拉特慢慢地從鐵絲網蠕動而過，同時檢起他的布袋的時候，他發現一位瑞士的衛兵用一枝步槍指向他的肩膀。然而，那位士兵指的並非荷拉特，而是兩位準備向荷拉特射擊的德國兵。於是，德國人只好把他們的槍口垂下，一路嘀咕着離開。

荷拉特越過邊界不久，盟軍的轟炸機開始向 V-1 飛彈台大肆轟擊。五個星期中，七十三個飛彈發射台不

，而在一家以木炭燃燒氣體發動機來推動汽車的工廠中謀得一份代理人的差事。這份工作對他完成其所決定爲祖國效勞的任務上，證實有着無比的價值；因爲這份工作需要他經常到邊界附近的森林地帶走動——砍伐樹木來做木炭。

一天，他設法潛越守衛嚴密的瑞士邊界向英國人報告他的間諜活動。他被德軍抓住，但終於被他說服釋放。第二次他成功地越過邊界。英國人請他說明德軍部隊的番號，同時報告軍隊的行動。

嗣後三年期間荷拉特幾乎是馬不停蹄。他有一位賢妻和三個心愛的孩子，但他很少和他們見面，惟恐由於他的緣故而使他們株連受苦。在這段期間他募得許多法國人幫助他工作，包括鐵路工人、貨車司機、酒吧服務生，以及旅店老板。

從五人的核心組織——「戰鬥小組」——擴大一直到後來共有人數一百廿人。其中廿人被德軍逮捕而遭槍決；其他的則受傷抑或遇到無法令人相信的驚險。一天晚上荷拉特從瑞士回來，竟然會點燃一枝香煙拈在嘴上。一個德國人的聲音喝着「不准動！」他倒身伏在地上，趕緊把尚在燃着的香煙在樹上弄熄。當他匍匐爬行

的時候，兩顆子彈接着射入了樹幹中。

荷拉特的最主要成就——偵察 V-1 飛彈計劃——開始於一九四三年八月在盧昂的一間小咖啡室。那邊，他有一位助手向他報告，說是聽到兩位建築承包商談及德國人正準備進行某些不尋常的建築。使他們感到吃驚的，是建築中使用非常可比的大量鋼筋水泥。

一天後荷拉特來到盧昂。他穿着一身平實的黑色衣服，走進一間政府創辦的職業介紹所，說他是代表清教徒組織對工人的精神安寧感到極端關切。他取出幾本聖經，同時詢問該地區何處有建築。他們告訴他在埃法（Aulnay）有一處，離開盧昂大約廿里。

一小時後他到達埃法，穿着工人的藍色制服。這裡有四條主要道路通往城外。他試了三條路，但每次結果都總是落空。在第四條道路上，他終於來到一個廣大的開闢場地，同時有好幾百人。鋼筋混凝土正在倒注；新的建築逐漸成形。

荷拉特抓住一個手推車，把它裝上磚塊；他很起勁地工作。沒有人阻止他。大多數人都不懂法國話。那些會講法語的告訴他說，他們是在建造汽車房。這點顯然不確實，一來是建築物過小，此外，汽車房怎麼會修築

於離最近的大城市幾哩之遙的地方？

最使他感到迷惘的是一條五十碼長的鋼筋水泥板，同時還有一條長長的藍帶導引線。取出羅盤，他發現這個長方形板——顯係作為某種射擊物的位置——正直接指向倫敦。當他曉得德國人把工人分成三班日夜不停的工作，他立即向英國人提出報告。

在倫敦，盟軍的高級首領包括邱吉爾和艾森豪在內，都非常關心德國人所做的事情。據來自皮內曼特（Peenemünde）的報告稱，某種無人飛機目前正在發展中。在巴爾豪姆（Barnham）海灘上，一位丹麥人發現一種奇奇怪怪的武器殘骸，而這些殘骸顯係從天空掉落到地面上的。一場新的閃擊戰分明是在醞釀之中，可是它究竟是甚麼，以及有多兇險，則誰都無法猜透。

在這種情況下，荷拉特的報告就猶之乎一枚爆炸炸彈。這位短小的法國人於是受命放下其他一切工作，專心去注意這樁神秘的建築。

荷拉特和四位助手手懷地圖，現在開始騎着自行車在法國的北部作有系統性的旅行。從每到一處地方和當地的人們交談所得到的消息，他們在三個星期中發現此類神秘的場地竟有六十多處。到十一月中旬，他們又發

現另有四十處，而這些所有的場地又都係沿一條將近二百哩長卅哩寬的走廊地帶，差不多和海岸線平行——而它們全都指向倫敦！然而，它們是甚麼？

在間諜中，運氣經常會占很重要的角色；由於一連串的巧合，使荷拉特探得了希特勒的最高秘密。一天荷拉特正和他的助手之一商量，他熱誠地推薦了一位朋友。這是一位年輕人名字叫做羅勃，他對德國人恨之入骨，荷拉特使羅勃在機場裡面找到一份工作。後來，羅勃又勸服他一位朋友安德烈，使其自願去做一件工作，而這項工作是要他到波衣、卡利（Bous Cane）地方去，因為那邊正在興建奇怪的建築。擔任他的新職務後一星期，安德烈向荷拉特報告並呈獻由他手中攝取的影印計劃。在轉報影印計劃的同時，他說這些將是他交給荷拉特的最後一次。他解釋說，德國人要他簽一張協同不得把他所做的事情宣洩。

荷拉特是一位和藹的人，他呼籲愛國的法國人。會贏得了許多人的合作。但，這次他却用強硬的方法。他命令安德烈不惜任何犧牲要得到此項主要計劃的影印本。荷拉特說，若是他不這樣做，就將會受到任何臨陣脫逃的軍人一樣的處決。

安德烈同意合作。在波衣、卡利，主管的德國人把

該項主要計劃經常置於他的大衣裡面的口袋中——縱然在辦公室他還是穿上大衣。他惟一脫去大衣的時間是在早晨九點鐘。那時他要上廁。

好幾天安德烈一直在計算那位德國人早晨離開的時間，結果發現是三分鐘到五分鐘之間。因此，有一天當那位德國人脫掉大衣的時候，安德烈溜了進去，趕快把主要計劃加以透映；當那位德國人上廁回來，他已經回到辦公桌上。

到了星周末，他按照荷拉特的指示同時使用所交付的藥物；他假裝患上嚴重的胃疼。德國醫生漠然不顧所請，但當安德烈開始嘔吐時，他才簽了一張通行證使安德烈可以回到巴黎找他的「家庭醫師」。

在巴黎，安德烈和荷拉特開始用「戰鬪小組」得來的其他計劃來參照這項主要計劃的影印本。然後，他們又把所畫的圖與實際觀察作比較。這是一樁巨大的工作，好像似用半打骨骼建造起一條恐龍。常常他們會走到路的盡頭，只好又從頭做起。但終於他們得到了完整的答案，而且備致周詳——一個 V-1 飛彈基地的藍圖於焉出現眼前。

這就是放在馬鈴薯裡面的那張藍圖，當時德國的警犬在邊界地方咬住荷拉特的腿不肯放鬆。

荷拉特把這張圖送出後，倫敦發來一封電報，文曰：「戰利品妥收，特此恭賀」。安全措施，隨即開始採取。荷拉特特是疲乏了——由於時刻的馬不停蹄；由於每分鐘生活在惶恐之中。但英國人堅持要他留在瑞士，他只好答應下來。於是他想到曾經怎樣利用火車站長冒生命危險把火車移動的表格抄下來：怎樣使人偷偷地溜入飛機棚廠和船塢；以及叫人在教堂的尖塔上面監視德軍的移动。

幾個月後，他回到法國，但因同事說溜了嘴而在一間小咖啡室中遭遇逮捕。同時被執的還有三個人，其中一位送進集中營後死亡，其餘的則拘留三個月後釋放。荷拉特受到可怕的嚴刑拷打，但他堅不吐實。在他身上由於找不到共謀的證據，因此未遭處決，但却被罰送入紐加姆（Neuengamme）集中營。

當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德國人清出集中營並把囚犯裝上船隻使之在北海中漂流，他們相信這些船隻會被盟軍的轟炸機擊沉。跟其餘數百名囚徒關在一起的荷拉特，却在最後一刻鐘奇蹟似地從一條該沉的船上轉到一艘

瑞典的紅十字船上。

荷拉特在醫院中住了六個星期才復元過來。英國皇家空軍派了一架飛機把他接到倫敦，在那裡他接受了一個在英倫的外國人所得到的最高軍事殊榮——績懋獎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這架攜帶他回家的飛機，低空掠過埃法上空，好讓他看見許多扭彎的桁梁和瓦礫——他第一次發現的 V-1 飛彈場地的殘骸。

今天，荷拉特為一家電子裝備公司的地區經銷商。關於他在戰時的英勇行為，曾經做過英國解放兵團第卅軍指揮官的豪拉克中將（Horrocks）說：「沒有誰會懷疑荷拉特之授予最高的勇敢勳章。實際上，他是拯救倫敦的人。」

譯自：「拯救倫敦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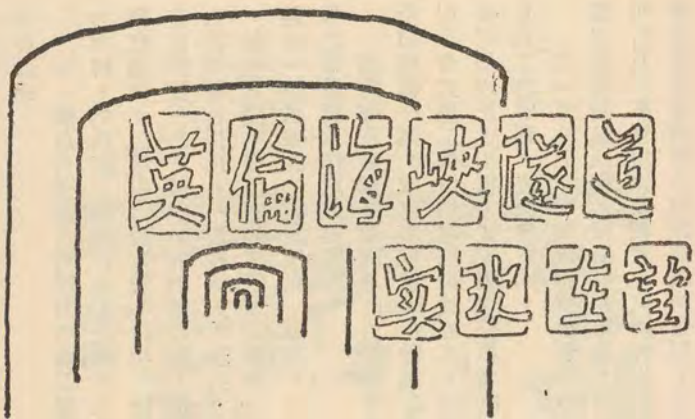
近視之危

一百七十年來在英倫海峽建造隧道的夢想，由於法國國會於一九七〇年年底同意進行經濟與工程技術的可行性研究，使實現的希望邁進一大步。這條鐵路上的破記錄的長隧道，將有三十二哩長，其中二十三哩係在海底部份。英國政府對七月間由國際三個大公司聯合提出的財務計劃，亦將有所決定。

利用裝載汽車及卡車的火車，通過此杜佛海峽下面的隧道，將可使倫敦與巴黎間的旅行時間，自五小時減至三小時以下。

如果双方政府同意施工，則此一目前估計需款七億美元的工程將需要二年來研究並由双方訂約立法，再以五年時間施工，則此一隧道或可於一九七八年通車，此適為目前英國估計可以進入歐洲共同市場的時間。在一九六一年，英法兩國在原則上同意興建一條雙軌隧道，當時估計需費約二億九千四百萬美元，同時估計如建造一座火車汽車共用的大橋，需費五億九千六百萬元。

遠自一八〇二年，就有一位法國工程師提議在該處建造隧道，其後在一八六七年，拿破崙三世鼓吹頗甚。但英國人則認為建造隧道後使英國易受到侵略而寧願隔絕，雖經兩次大戰，英人對此種疑懼並未減輕。所幸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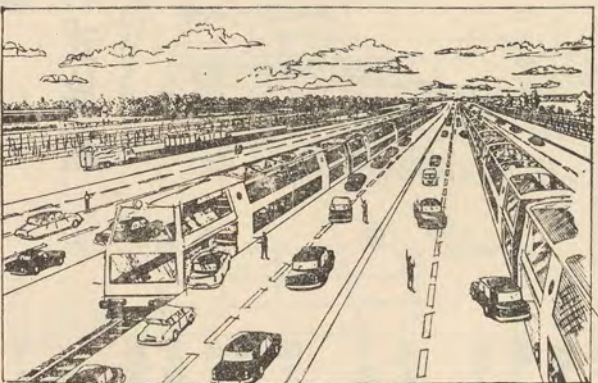
羅譯 保

後兩國關係漸趨改善，但又為戴高樂拒絕英國加入共同市場而告擱淺。直至最近，雙方就經濟上的利益，始又重提此事。

由一個包含英國、法國及美國工程公司所組成的聯合機構，均具有工程設計施工之能力及投資，對此一計劃在過去十二年中已經化費不少功夫研究。法國政府一直拒絕接受若干競爭者的無數建議，但暗示此項建議應由彼等聯合提出。一群投資人，包括意大利的財團在內，對七月間所提出的建議已加以審慎的研究。該計劃終將由一組國際間的財團投資一部份資金及由兩國政府擔保之部份貸款作為工程費用。

因為建造橋樑需費高昂而可能肇致航行上的禍因，所以建橋一案大致已告取消，但隧道之施工方式，究竟以沉管式施工或慣用之挖掘式施工，仍在研究之中。最後可能以正式招標方式，視各投標者所提有關詳細設計及施工之計劃，再決定取捨。

在一九六五年間，該研究小組曾在英國杜佛及法國聖加提間測量探勘，根據初步結論，兩種方法施工均屬可行且所需費用大致相若。美國波士頓一家工程公司用震波及迴音設備求測該海峽海底以下三百呎以內之地質



雙層火車載運汽車由隧道渡過海峽

縱剖面，結果獲得深度約二百呎。另一由英國及法國各一家工程公司所合組之聯合公司則以實地鑽孔取樣方式達到同一深度。該探勘計劃係由兩國政府出資四百二十萬美元辦理。彼等發現較深處之白堊層，為鑽挖隧道的良好地質，且無嚴重之斷層裂縫。但同時也認為海底相當平坦，並無任何較大之阻礙或凹處足致攔泥船在挖溝沉管時遭遇困難。

對開挖式施工，有人認為一旦遭遇到未知的斷縫，可能使隧道內灌滿海水而失敗，提議用沉管法施工者表示在施工期限方面，沉管法可以保證提早一年完工使用。不過反對沉管法施工的人則認為在既深而湍急的杜佛海峽施工並不簡單，而且可能對正常的航運有礙。

在公元一八七八年曾有法國人以深達二百八十二呎之直井沉入海峽並向下開挖過，在公元一八八一年，英國靠近杜佛地方也曾開挖一條長約一哩直徑七呎的導坑進入白堊層。但當時在英國國會「惡戰」的情緒通過了撤回該項工作的批准而擱置。

目前建議的路線。仍與以往相同，亦即海峽最窄處的路線，挖掘法的計劃，引道自杜佛附近山崖下五百呎深處通過，隧道在海底以下約一百呎的深度。先以兩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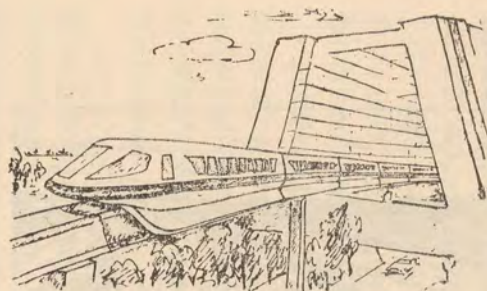
十二呎半直徑的導坑開挖然後擴大為直徑二十四呎的隧道。美國公司參與此項隧道式建議（一九六三年提出）的，係休斯頓的布朗路公司（Brown & Root, Inc.），舊金山的白提公司（Bechtel Corp.）以及波希的莫克公司（Morrison-Knudsen Co.）。初步的設計工作均由舊金山的國際工程公司（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承辦，該公司係莫克公司之子公司。

沉管式之隧道將較細，兩端引道亦較短，總長約三十哩，建造時將使用兩艘浮式施工平台船挖掘基礎並安放成節之鋼管。紐約之派森斯·布林克荷夫·瓜德·道格拉斯公司（Parsons, Brinckerhoff, Quade & Douglas）發展構想設計，紐約之提朗公司（DeLong Corp.）設計該長四五〇呎寬二八〇呎之浮式施工平台船。其他尚有奧克蘭之凱撒公司（Kaiser Engineers），喜帕隆（Hyperion Constructors）及紐約之雷蒙國際公司（Raymond International, Inc.）等美國公司亦參與此項計劃。

遊覽王國

建造

組合式旅館



保羅

正在遊覽王國建造中的一項工程，使用明日的工程技術興建一座建築物——工業化組合式的房屋。這座房屋之主體部份，將為一個具有一千零五十七個客房的旅館，高十四層，聳立在佔地二千五百英畝的迪斯耐世界裡，這個新建的娛樂渡假遊覽王國，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城西南約十五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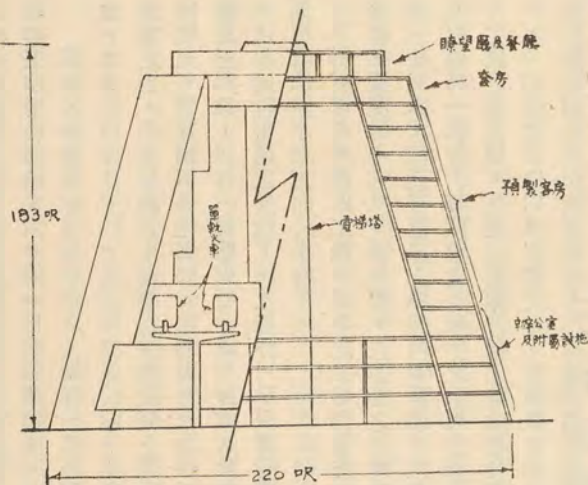
此一旅館預計將於一九七一年十月間與此迪斯耐組織下第二座遊樂園同時完工。旅館工程耗資美金三千萬元，分成二個部份。在一個A型的建築裡，兩線單軌火車通過大廳，並設有停車站，除去最頂層之豪華套房以外，有四百三十六間客房係由工廠預製而成。在其旁連接之三樓建築則有六百二十一間客房，亦係預製成品。部份業已架設完成，以一間置於另一間之上，並無其他支撐樑柱。

全部建築係由洛杉磯之盛頓白克公司所設計，業主為美國鋼鐵公司屬下之美鋼房地產業部。全部計劃係由偉德企業公司策劃，該公司係迪斯耐產品公司之子公司。完成後則由迪斯耐世界公司經營。

A型結構為四百六十八呎長，一百八十三呎高，二百二十呎寬，總計有十三組鋼鐵A型構架。電梯及樓梯間係由滑動模板施工之混凝土結構。最下四層包括大廳及其他辦公附屬設施，係鋼架混凝土地板建築，在建築兩端，各設混凝土梯道，作為緊急疏散之用。通過大廳內之單軌鐵路之支架，月台等，均在結構上與房屋分離。

高層之A架建築，係由二十六對混凝土牆所支撐，每對一組，用深樁

作為基礎。至其旁之三層樓建築則用通用之平面基礎。每個A架分為五節，在地面組好後，用吊車安裝，裝妥後的鋼架底寬二百二十呎，頂寬一百三十五呎，高一百五十呎，鋼架每組寬二十六呎，頂梁高度為十五呎。全



A型架主建築物剖面圖 (3層車軌火車)

部鋼架以寬邊工字樑及鋼管所製造，間樑係高廿六吋寬十八吋之鋼管，在底部用預力混凝土構架連接之。承建工程師為美國鋼鐵公司之橋工部，從中間兩組鋼架開始施工，兩組間之連接鋼架，自底部順序向上施工。

從該建築之中部，鋼架順序向兩端進行，A架之兩腳藉支撐之助架設完成後，中間橫樑即用吊車吊入安裝。中間先澆置完成之電梯塔共為兩座，一座為三十呎乘三十六呎，另一座為十七呎乘三十六呎，高度均為一百八十呎。自電梯塔頂部，亦即第十四層樓處有四支懸臂式混凝土大樑伸出兩端的懸吊鋼架走道連接各層客房至電梯塔。在第十四層上，則為一間大餐廳及瞭望廳。

自地面以上四層風壓力，均由各層樓版及抗剪力牆承受，自第五層至第十三層之風壓力則傳至A架承受，在第十三層之連結結構，係依傳統設計方法設計。

完工後之兩端，將以鋼管框之玻璃屏窗封閉，最寬處達一百呎，最高度為九十呎。鋼管內導以適當調節溫度之空氣以防止玻璃面上凝結水霧。在單軌火車進出處開口，用空氣簾隔斷內外空氣之交流以防止空氣調節受影響。

在玻璃窗外之緊急梯道，係以普通方法施工，坡度

沿兩邊之A架而下，但梯道結構僅在地面及第十三層兩端與主建築物相連，本身為一U形斜置結構。

單軌火車進入高達九十呎之大廳時，位於高五十呎處，本身係以鋼柱支持，其基礎亦係混凝土澆置於一組基樁之上，但此基礎與主結構之基礎混凝土間用吸震材料填充，使互相不發生影響。軌道與月台均係普通鋼筋混凝土所建，在每一橋整處有一段支樑與A架結構相連，以便通行走道之架設，該支樑亦可承受部份應力以減低單軌鐵路水平方向之晃動。

所有客房均在距工地一哩半之工廠內預先製成，每間標準寬度為十五呎，高九呎，在連接之三樓建築者，長三十三呎，用於安置在主建築內者為四十呎長。其中七呎則為一陽台。每間重達八噸半之預製客房，每星期可完成三十五個，在運出工廠以前，除地毯窗簾及傢具外，一切固定設備均已安裝妥善。該預製客房之地板天花板及側牆均係用鋼管焊接，地板並有鋼皮地面及輕質之充填物，側牆以石膏板固定於鋼架上。

客房在A型架上安裝時，兩間為一組，每層共為廿四組，一邊用螺絲鎖結於A架上，另一邊則吊掛於五根直徑一吋半之鋼索上。二根鋼索與客房底部內角繫結，

另三根則與三根鋼柱繫結之。所有鋼索在十三層與第五層之橫樑間均施以先拉預力。

另一座同樣預製客房之旅館，擁有客房四百九十二間。其中四百七十八間均係預製，亦在施工之中，並將於十月間同時完工，屆時此一遊覽王國投資三億美元之全部設備即可向公眾開放使用。

譯自 Engineering News Record

December 17, 1970



「李兄，今晚我們手氣真太好了，二十四圈還不過癮，明晚我們不吃飯就到府上來。」

美國飛歐機票空前減價

美國觀光遊客一年一度的朝歐旅程，到了本週已經進入高潮，而且遠遠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年。只有一個原因：各家航空公司間展開了票價的熾烈戰爭。他們已經把從十二歲到二十六歲的「青年」票價，和大到了二十九歲的「學生」票價，比較往年夏季一般普通機票減削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在某種情況下，從美國西岸飛往歐洲，比飛到紐約市只多了十六美元。這一場票價戰也使擔任包機航空公司的票價受了影響，有家包機的大航空公司正計劃把從紐約飛倫敦的來回機票，以一百美元票價發售給「元老國民」——不過年齡限制一直還沒有確定。

這次大減價開始在兩週以前，比利時政府下令國營的「沙比那」航空公司，對布魯塞爾與紐約來回的「學生」票價定為二百二十美元。這一手，是吸引遊客乘坐

「沙比那」航空公司的敏捷計劃，這場削價競爭終於開到了國際空運協會。「沙比那」既是會員之一，正常情形下是不准擅自提高、或者降低票價的——除非是奉到政府命令。這一規定也准許飛行同一航線的其他公司，採取相同的票價以從事競爭。

美國唯一一直飛布魯塞爾的泛美航空公司，馬上在「沙比那」航空公司後跟進，採取同一票價；其後，法國政府為了怕遊巴黎的美國人飛布魯塞爾，也立即下令法國航空公司把紐約巴黎的來回票，訂了一種只要二百二十美元的機票，這樣一來，直飛巴黎的環球航空公司，也採取了同樣行動。

到了這個星期終了，各大航空公司無不懇求各國政府「下令」訂定新的低票價。英國海外航空公司業已獲准，往返倫敦紐約的機票定為二百一十美元；義大利航空公司的紐約羅馬——比飛倫敦遠了八百八十七哩——來回票價，還少了十一美元，只要一百九十九美元；法航更把這場票價戰擴大到美國西海岸



，從洛杉磯飛巴黎的來回票只要三百六十二美元。

有些航空公司，只要乘客年齡在二十六歲以下就算是學生，够資格買便宜票。可是誰是學生？還是只有高中、大專學生才算學生？或者美容院做頭髮的練習生也可以買學生票？這一點連航空公司自己也摸不清楚。

在本月底，國際空運協會的一百零八個會員將在蒙特里爾集會，以討論所有航空票價的變化，想在這一次空前減價的混亂中恢復合理票價。雖然這一場減價戰，業已填滿了「巨額」噴射客機所產生的多餘空位，可是殘忍的競爭會損及國際空運協會的力量，不能保護會員免於彼此減價而終致關門。航空公司的首腦最怕的是——減價戰也會擴及成人票價。本週週末，已有一些大航空公司打算把東海岸赴歐旅客的來回票價訂為兩百美元。義航公司的北美總經理維托利說：「像這樣兒的戰爭開了頭，誰也不曉得會伊於胡底？」

目前最急於盼望減價停止的人士間，是一些無定期班機航空公司的大頭，他們是包機業務的主力。去年，飛越大西洋的旅客，有百分之二十坐的是包機。目前，越戰日見降低，空運軍人的政府合約日減，包機航空公司業務日見清淡；同時，包機航空公司歐洲航線有利

東西拆掉。」費拉和其他歐洲人都認定這種空氣墊，尤其是在像德國國民汽車公司（福士）小型甲蟲車的密閉空間裡，會比大多數的撞車造成更多的傷害，空氣袋膨脹時，對駕駛人所形成的撞擊力，相當於一條堅固的內胎每小時五十哩（八十公里）速度的衝力，據報告說，空氣袋的爆炸聲，就像是在他耳邊擊發一枝雙管獵槍般，會震聾他的耳朵，在密閉的車輛內，會造成耳膜破裂，和打壞他的鼻孔。如果駕駛人不幸帶着眼鏡，抽着煙斗，或者在這頃刻中往前靠；歐洲廠家報告說，氣袋的力量會把眼鏡永遠移植在他的臉部、把煙斗戳穿他的喉嚨、對他暴露的身體結構，造成普遍的重大傷害。

上週，在國民汽車公司的吳爾夫堡試驗場，費拉透露了他們公司建議代替氣袋的方法，還加上其他種的新安全設施。由於這家公司的外銷車輛，一年中有三分之一——六十萬輛銷往美國，所以特別注意美國的安全規定，這一規定要求在一九七四年出廠的所有車輛上裝置一種有效的「被動限制體系」。費拉和研究小組人員，經過八個月的撞車，以及用假人撞向阻礙物試驗後，決定了代替氣袋的最好辦法，還是根據一種飛行安全裝置——套帶系，車門關上以後，便自動把坐車的人繫住

的競爭因素——票價低，至少在年輕旅客的這一方面已成泡影。

包機與客機的航空公司都面臨困境時，歐洲旅館與餐廳的經營人士却在隨着收錢機的鈴聲起舞。歐洲大陸在這個夏季會擠滿了一批批滿面于思和穿着粗藍布褲的青年，很多觀光客不得不在公園裡、廣場上、和走廊上棲息露營。

安全汽車

發生車禍的死亡人員，十之八九都是由於撞車而猛烈碰上了檔風玻璃和儀器板，或者撞出了車外所致。因為沒有幾個人愛繫安全帶，汽車製造廠家正在研究如何使駕駛人與乘客固定在座位上。在美國，使用一種膨脹的空氣袋，可以在撞擊後一千分之三秒鐘內自動充氣把駕駛人抵在駕駛座上，一般都認為這是最好的辦法。

歐洲的汽車廠家却對空氣袋不屑一顧，德國國民汽車公司研究室主任費拉教授說：「要是我買了一輛有空氣袋配備的汽車，頭一件事就是把那件該死的

。撞車時，一種無害的起爆劑繫緊胸帶，同時儀器板上伸出一根膝帶把臀部和骨盤抵住。費拉承認他並不指望人們會熱心進入裝有那些準備跳出來的套帶汽車。但是他力持：「可是由於你見不到氣袋，並不足以證明那是一種比較好的辦法。」

德國國民汽車公司還有其他的革新設施，應該會受到普遍歡迎：

- 「沉默的副駕駛」是一種由電腦驅動的安定裝置，除非是駕駛人故意開快，它可以根據風力、道路狀況和其他變數自動修正汽車的速度與方向。

- 「防撞保險槓」是一種儲水的液壓吸震器，每遇撞車以後，只要換水就行。

- 一種精巧的簡單風葉，把它裝在汽車後窗上面，便可產生一種下降氣流，使車窗上不沾泥漿和雪花。

- 車前端一種摺轉的塑膠檔，可以保護交通事故中最容易受害的——行人。

德國國民車（福士）汽車公司有把握認定美國的交通安全規定，馬上就會要求這些、以及更多的安全裝置，而正在耗費一千四百萬美元來改善兩千磅（九〇七公斤）級汽車，以達到美國交通部「安全實驗車」的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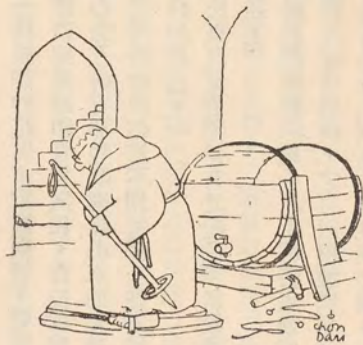
。這些標準中包括得有：每小時五十哩（八十公里）速度撞及實體障礙、每小時七十哩時（一二・六五公里）車身打滾、以及時速三十哩（四十八公里）側面被撞時，乘客生命都能保全；此外，每一輛車應當具備在時速十哩（十六公里）下相撞全車安然無損的性能。自從去年夏季以後，美國已有三家汽車公司——通用公司、美國機械鑄造公司、和費爾采希勒公司，正在進行四千磅（一八一四公斤）級「安全實驗車」工作；而費勒這一組預計可以在一年以內完成研究。

在奧爾夫堡對安全車輛示範深饒興趣的一位人士，是美國負責協調所有「安全實驗車」工作的公路交通安全署署長湯姆斯，但是他仍然熱心於氣袋，他說：「氣袋正對地方，」他說：「在我們的試驗中，多次都用狒狒作大於好幾個重力的撞擊，用氣袋對它們毫無傷害。這一點決無問題，我們還沒有發現比空氣緩衝更好的方法。」

然而湯姆斯對德國國民車汽車公司的示範表演，印象也很深刻。「他們幹得很好，」他說：「造一輛安全的小型車，要比造一輛大型安全車艱困得多；但是他們顯示出有這種能力，那怕是造小型安全車輛。」目前，

日本、英國、和義大利的汽車廠家都已同意生產小型「安全實驗車」。湯姆斯在上週總結一句：「我們正在學習如何一起來使車輛安全。」

社會上會合作嗎？「一輛安全汽車，」一位德國專家說：「只會使駕駛人更花錢。」世界各地的汽車廠家都怕汽車買主會拒絕支付這些新設施的價錢——而這種價錢是汽車製造廠家認為不够成本的。德國國民車汽車公司總經理羅茲說：「安全的推銷情況很糟。」



物盡其用

Nobutane Kiuchi

作

林 恆 俊 譯

日本和日本人

何去何從

易於變革的民族性

大多數有關日本未來動向的預測，皆是根據不久以前的經驗所形成的。日本在世人的印象中，仍是有點肆無忌憚的不惜任何代價，以經濟發展作為其國家的唯一目標。然

近年來，日本的經濟和對外貿易擴展迅速，同時亦帶來了物價上漲和環境污染的問題。在其本國，深具影響力量的一群人士，對於過去迅速的擴展是否能再繼續下去，已經發生疑問。本文作者係前日本大藏省（相當於我國財政部——譯者註）外匯管制委員會主席，目前主持東京世界經濟研究所。

而這些預測，甚至是發自深深了解我們文化的一些人士，也往往未能將日本從事轉變的能力，予以正確的評價。事實上，在歷史上許多關鍵性時刻，日本莫不具備充分的轉變能力，不論這些轉變是好或是壞。

大家熟知的一個著名的例子，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所經歷的完全蛻變。一個直到最後一刻仍然進行一場總體戰爭的國家，却在一夜之間，變成在佔領之下僅有的最為馴服的民族，這在歷史上真是少見。友好的關係在佔領軍與被擊敗的日本人民之間迅速建立，幾乎令人回憶少年時代友伴的親密情誼。而且二十多年來，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皆維持着最為密切的關係。這種友好的關係，純是出自兩方人民的自由意願，一點也不勉強。事實上，在世界各國之中，很難找到其他一個國家，在嚐受戰敗苦果之後極短的期間裡，具有如此徹底且幾乎是自發性的轉變能力。

另外一個規模相等的著名例子，是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國內一片混亂，「尊王攘夷」派及「開國佐幕」派的鬭爭此起彼落，結果明治維新綜合了兩派口號的前半段，以「尊王開國」結束了紛爭。應走的道路一旦決定，日本人即毫無猶疑的擺脫

了統治二百六十五年之久的德川幕府，歡欣地進入一個不僅是政治和經濟的秩序，而且在社會生活及日常習慣方面皆是全盤西化的新時代。在這裡，日本又一以最低限度的摩擦及最溫和的方式，迅速而又徹底的完成了非常激烈的改變。

明治維新和第一次大戰以後的期間，推動變革的力量，大部份係源自人民自身的主觀判斷。在明治維新時代，震撼於「黑色船隻」頻頻叩關，日本人開始意識到除非拋棄傳統的生活方式，轉而學習西洋的文明，否則日本便會喪失國家的獨立。一九四五年，所有的日本人再度感到國家的再復興，全賴於從美國人學習的生活方式。以上兩個例子，俱是由於日本人主觀而平凡的判斷，因而使日本能够實施如此革命性的改變。

然而，明治維新之後的西洋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美國化，並未完全湮沒日本的傳統。傳統通常於隱匿若干時間以後，又會在能與外來文化造成新的平衡和諧的地方，悄悄的重新復活了過來。

面臨必要的抉擇

哈曼·卡漢 (Herman Kahn) 在他普受推崇的一

本新書「超級日本國的興起：挑戰和反應」(The Emerging Japanese Superstate: Challenge and Response)，預測日本以其目前的力量為基礎繼續成長，在本世紀終了之前，其個人所得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更坦白的說，卡漢先生以為只要過去十或二十年來，使日本能作如此迅速發展的因素倘不發生重大的變化，則日本將一如過去，在未來的一、二十年作同樣的發展。筆者個人對於未來的看法，含有一個假設，這恐怕是卡漢先生並未注意到的。這一個假設是：一個國家可以多次重新朝向一個全然不同的路途前進。

如今，戰後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日本又身臨歷史性變革時期的前夕。這個轉變，將使日本重行修正甚至遠溯自明治維新以來所進行的，以及上次大戰以後更加急速進行的方向。我可以看出來自日本正在進入一個較為緩慢但却是更為理性化的經濟發展時期。在此期間，國民生產毛額的成長率將稍為減緩，而輸出成長率則將大幅降低。如此一個緩慢成長的時期，是一件必要且須予抉擇兩者兼有的嚴重事項——由於經濟環境及刻正開始形成的全國性輿論所導致的結果。

筆者所預見的未來的日本，並不是一個到處充滿了

緊張和速度的國家，而是一個相當平靜的地方。在那兒人們滿足於享用將他們的能力作了最佳運用之後所造就的成果，無論這些成果是什麼。處在如此一個日本之中的人民，當他們集中力量克服自然環境的障礙時，他們會愈形傾向於內省。因為克服自然的障礙必將提高人們美化其居住土地的願望，這意味着未來的日本人，即將大大的致力於恢復業經破壞了的自然生態秩序，重新覓尋消逝多時的風土之美。以日本民族心理上的觀點言之，這些目標顯然正是他們與生俱來的願望呢！

春園工資

自經濟上的觀點言之，近幾年來，日本正遭遇從未經驗的三個需要即刻採取行動的迫切問題：第一，抑制通貨膨脹；第二，解決勞動力不足；第三，搶救因為工業急速發展而造成自然環境的廣泛損害。

筆者所稱的通貨膨脹，主要係指消費品價格持續性的上漲。而言由於最近幾年工資亦不斷的提昇，兩者似已形成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因此更迫切的需要予以抑制。任何一位對日本經濟發生興趣的人士，都知道有一個怪異的名詞，叫做「春園相場」(相場為工資之意—

「譯者」。這個名詞的由來，乃是每年工資增加多少，皆在四月左右決定。去年工資增加率是百分之十八。粗略地說，這個數字可視為全部工資支付金額的增加率。如果今年春闘的結果也是以同樣的增加率增加的話，則無論是大企業或是小企業，皆會感到難以負荷。雖然還有其他不同的意見，但是筆者以為在此情況下，日本實在已經接近一次危機的邊緣了。因而今年春闘工資的增加率，必須是在去年所達到水準的一半範圍以內，而要達到這個目標的先決條件便是終止消費品價格的上漲。以上所稱，並非主張我們必須立刻消彌消費品價格的上漲，而是在於我們必須創造一種情況，使公家相信物價將在一年以內終止上漲。我們將如何完成這個工作呢？首先須將整個經濟的活動熱潮減退，使經濟成長率降低到可予控制的程度，每年大約百分之十一——近年約為百分之十一至十四——其次，便是將輸出成長率降低到每年百分之七。

日本實際的輸出成長率，在一九六九年是百分之二十二，一九六八年是百分之二十六。唯其如此，可以預見輸出成長率倘如降到百分之七時，將會是一種如何激烈的逆轉，然而，除非如此做法，否則經濟成長率降至

每年百分之十的首要目標便無法達成，消費品價格的上漲亦就無法制止，危機便無法避免了。日本的企業界和金融界大體上已經預見如此一個關鍵。不過，如說筆者個人的意見刻正迅速獲得先知先覺公衆的支持，或者更為恰當呢。

工作乃是為人而存在

第二個問題是人力不足。在日本，是這幾年來才發生的問題，因為不久以前，勞動力過剩還是作為解釋日本經濟迅速膨脹的原因之一。但是，目前談論這個問題的人士，似乎集中於討論如何絞盡剩餘的勞動力——例如，誘導主婦走出家庭從事計時給酬的兼職工作。更有部份人士倡議自南韓及中國台灣等地進口廉價的勞動力。我對這些意見的答案如下：善加利用計時給酬或任何地方的任何剩餘勞動力自然是可行，然而大規模的進口國外勞動力，由於將來會成為一種紛擾，所以並不理想。

根本上而言，並沒有所謂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因為工作為人存在，而非人因工作存在。日本目前有一億人口，同時也有充沛的工作機會，使每一個人能够選擇最消耗巨額的資源。我們目前所最需要的，便是創造一種風氣，使得勞動力不足不致演變成彼此搶奪勞工。如果未能如此，那我們抑制通貨膨脹的努力便要失敗。

淨化污染的生活環境

我們的第三個問題是生活環境的破壞。自從日本人開始意識到環境的污染足以威脅生存方始一年，污染現在已成了全日本最為緊急的問題，因為他們業已全然了解如果照目前的情況繼續下去，則日本人賴以生存的基礎——自然環境，將會為之徹底摧毀。

我們需要做些什麼呢？例如，我們必須發明並製造不會產生致命廢氣的汽車引擎，並且替換目前所有使用中的引擎。家庭和工廠的廢水，在傾倒入河川之前，須予澈底的清潔。為了完成這個工作，在所有的濱岸地區，或許須要各別設置新的地下水道系統，以便處理其鄰近地區的污水。

第五個條件——避免浪費的活動——似乎最重要的。任何高於每年百分之七的輸出成長率，對於當前的日本而言，是一種巨大的浪費。同樣的，在任何情況，國民生產總額成長率每年百分之十，皆嫌太高。由於整個經濟到處充滿浪費的活動，其數量之驚人，可以斷言正

本人即會有如此決心。但是需要耗費大量的金錢，使得我們的第一、二個問題的解決變得複雜。在此三個目標之間，求取彼此的平衡，可能是最爲困難的問題。

一個人只要三碗飯

以上那些目標所包括的，遠超乎經濟政策的改變，它們是由目前日本人心底發生的變化所衍生出來的。如衆所週知，自上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日本國家的一個殷切願望，便是充裕物質上的享受。所有其他可能的目標，在戰後的佔領時期似乎都是受禁制的，而且因爲國家處在非常貧窮的狀態，人民自然而然的就把追求物質上的福祉，視爲是生活的唯一目標。日本不但相信追隨美國是最好的方法，他們更是如此行動。

事實上，自明治維新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如說日本一直是處在某種壓制之下，並不爲過。許多美國人會訴說佔領當局除了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措施之外，已經解除各種管制。然而，規定一條人民可走的道路，毫無其他選擇的餘地，還是有某種程度的管制呢。

現代的日本人已經體察到人不但僅是需要豐富的物

質。顯然的，這是他們首先觀察美國的生活方式，然後從本身的經驗中學到的結論。人類的每一項慾望皆有其限度，因此過多的物質並不帶來快樂。正如日本一則諺語告訴我們的，一個人僅需要吃三碗飯。非常不幸，人們常常忽略或竟忘記這一點，主要的原因是人類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經年累月一直生活在窮困之中。感謝現代科學和工業技術的進步，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大群人，正體驗了物質慾望的限度。當許許多多的日本人覺察到擁有太多的物質，必定和精神上所追求的滿足發生衝突時，他們即開始體驗這種限度。這個傾向，相信在七〇年代或其後任何一次的討論中，一定會有更深刻的探研。

如果物質的慾望有其限度，其他還有的限度將會是生產方面的。根據日本政府所發表的經濟預測，一九七五年鋼鐵的生產量估計將到達一億六千萬噸的水準，然而一直還沒有人想及生產如此數量的鋼鐵的鍊鋼廠，應該建設在日本的那一處地方。部份人士辯稱每年一億二千萬噸是日本鋼鐵生產的最大限度。筆者在此無意推測何種數量是最合理的估計。問題乃是在於如果在一九七五年我們並沒有到達最大的限度，那一九八〇年或一九

八五年又將如何？繼續提出類似的問題，我們即會了解我們必定會到達某一極限，從此以後，我們必將被迫在鋼鐵的生產上，採取某種重大的改革。顯然，同樣的邏輯亦可以應用到整個經濟。而且甚至在未到達這些極限之前，吾人須要再強調一個問題，即生產是爲了什麼？總而言之爲了擴展而擴展，是愚蠢無比的。

徘徊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筆者以爲對於十年或二十年後日本生產量的預測，都是毫無意義的。除了上文所指稱的種種趨勢之外，世界的貿易關係，將在未來的日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某些國家新的限制貿易的壓力日形增加。另一方面，可想像到許多工業先進國家，在第二、第三次甘迺迪回合之後，將會傾向於彼此間經濟政策和政治制度的聯合，重複歐洲共同市場的路線。我是自由貿易者的擁護者，經濟聯盟的過度發展，使我感到失望。關於自由貿易的速度和範圍，最好讓輸入國家自行決定，剝奪這種自由，並不是建設自由世界真正的經濟秩序所應有的行爲。日本，是這些國家之一，須要時間以尋找她自己的方向。

當我論及日本的注意其內部的时候，我是指稱追求我們自己的願望，而非重新從這個世界隔絕開來。做爲一個世界主要的貿易國家，日本將繼續深深的感受在其海岸之外發生的一切事件的影響。一次世界的重大危機，會阻礙，至少亦會延緩我所預見的發展態勢。日本自身亦可能直接介入一次世界的危機，例如，無論是毛共或蘇俄對日本、南韓、或自由中國發動一次戰爭，或製造類似戰爭的情況時。

然而就當前的情勢而論，甚難得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日本人亦迅速的發現了他們正從過去的壓制下解脫出來。他們從美國人作爲戰後領導世界的強國的經驗之中，學習到了很多這些經驗所顯示的事實。以及當今美國的社會狀態，使許多日本人開始相信「贏得國際競爭的勝利」，並未如他們一向所想像的，是一個如此偉大或甚至是如此合乎願望的目標。他們不再以美國作爲模範，事實上他們已不能再發現任何一個外國足以作爲模擬追隨的模型。因而，經過一個世紀外來文化的介入之後，日本又發現她是自由了，而且，正徘徊於歷史性的十字路口。

我們必需

改造氣象嗎

——人類最悠久的奇想之一——

Daniel Cohen 著
朱捷 譯

今年夏天美國東海岸阿巴拉山脈一帶遭逢了百年來稀有的大旱。農人們憤憤的抱怨着人造雨的不够。

人造雨也叫做「播雲」(Cloud Seeding)，現在正由該區的農人們花錢來實施，因為他們相信播雲可以減少夏天裡常常會造成他們的農作物嚴重損害的下雹。一九六五年賓夕法尼亞，亞羅吉尼亞，馬里蘭和維吉尼亞等四個州的農人們組織了「藍嶺氣象改造協會」(Blue Ridge Weather Modification Association)，聘請了一家人造雨公司。

人造雨商們相信碘化銀可以阻止水雹的形成，他們便用這種東西來噴雲，而且他們說這種噴雲不會妨礙到正常的下雨，因此今年這個夏天裡美國東北部的農人們只是受到了普遍乾旱的傷害

，却免除了下雹之災。

播雲會不會把雨趕走了？播雲是不是真的能够阻止下雹？這是一個未決的問題，因為氣象改造是一種需要技巧的工作。

當每逢星期四在阿布奎奎、新墨西哥區實施播雲的時候，五天以後這一帶的東部三分之一便普遍的下雨。實施人造雨的主持人是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也是人造雨的研究先驅、蘭慕爾博士。他從十二月到二月之間，每逢禮拜四便實驗他的人工造雨。

譬如說在紐約州的巴法盧，在播雲實驗以後有十二個禮拜二都下了四·三八吋的雨。而在那些禮拜中的禮拜六，雨量却只有〇·三二。在賓夕法尼亞，禮拜二的雨量爲二·二七吋，禮拜六則只有〇·一九吋。

蘭慕爾博士在把他的實施人造雨從禮拜四改爲禮拜五之後，東部的雨也從禮拜二改爲禮拜三；等人造雨再從禮拜五改回禮拜三時，雨也改爲禮拜一下，始終保持着五天的造雨和下雨之間的間隔。

這是一種巧合嗎？像這樣的一連串的特殊現象比比皆是。會不會有某些還不知道的因素影響東部的下雨，或在一地釋放碘化銀會影響千里以外另一地的雲呢？果

真如此，其作用是怎樣的？

一九五七年，在蘭慕爾博士的領導下，在遙遠的大西洋海上播了一場大旋風。大風造成以後，確實有很多地方是異乎尋常的，最不尋常的爲它吹向了喬治亞海岸，掃掠過薩瓦那。蘭慕爾估計如果暴風係自然產生的話，它進入內陸的機會不到七分之一。不過大多數的氣象學家們都沒有從這次試驗中吸取可以做結論的證據，因爲大旋風往往變化莫測的。不過，蘭慕爾的實驗和其他方面的嘗試却指出了有關「改造氣象」方面的困難和危險。

造雨人之死

原始社會中經常的都有他們所信奉的風神雨神和能呼風喚雨的造雨人出現。在有些部落中造雨人如果求雨不成的話便會遭到殺身之禍。將來的氣象改造家自然不會接受死刑的處罰，但是他們必須要準備接受嚴酷的大眾批評和不變的法律限制，除非我們知道更多有關氣象改造的知識，然後再有所嘗試。

可惜，某些方式的氣象改造了現代工業社會的不可避免的副產品。烟霧以及其他種工業的廢物已經在世界

各大都市成爲空氣污染的正常來源，這也是一項不受歡迎的改造。美國氣象局的蘭斯堡博士曾經指出，與周圍的地方相比，一個典型的「大工業城市」今天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五的風，增加了百分之十的雨和更多的雨天，冬季裡的霧也多了一半，平均溫度也高了華氏兩到三度的樣子。

二氧化碳的增加

工業中心的本身可能並不是唯一改變了的地區。一篇由國家科學學術協會在芝加哥大學地球物理學系主任派特遜的指導下所做的有關「大氣科學」(Atmospheric Science)的報告指出，「有某些現象指出碳氫類燃料的燃料」(如煤和石油)已經造成了空氣中二氧化碳的增加。二氧化碳在紅外線光譜上具有強烈的吸收能力，這種物質的大量增加將加強地球大氣層的暖室效應(Green house effect，能使來自太陽的短波輻射光穿過而到達地面，但却阻止長波熱輻射很快的逸去。)因此由於這種燃料燃燒的增加也極可能帶來氣象上的改變。

「有相當的證據指出就北半球的氣溫整個言之，在

在美國，農業的問題起因於過剩的常多於不足。

不過，我們仍然對改造自然氣象條件感覺需要。美國參議院「國家水源委員會」(Committee on Water Resources)估計美國的水源消費到本世紀末增加到現在的三倍。水的需要不久便會超過現在的供給，有些科學家已經把氣象改造技術視爲避免這種危機的方法之一。

危機與大災難

在美國可能成爲一種危機的人口問題，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已經成爲了大災難。南美洲、非洲、印度以及東亞的人口正在大量的增加着。據估計世界人口到一九九九年將增加到六十三億。同時，政治以及其他的運動也正在努力提高普遍大眾的生活水準。就這樣，除了世界人口的急速增加以外，在物質消耗率方面也在可觀的升高着。我們不僅處於一個人口爆炸的時代裡，而且也處於全球性物質慾望日增的變革中。

到達地球表面的太陽能是那麼的龐大，在理想的條件下我們的地球可以支持很多倍於現今的人口。不過很多條件是有限制的，而其中最大的限制因素莫過於淡水

本世紀的前半期有顯著的增高。」

核子武器爲人類無意中改造氣象的另外一個可能的因素。印地安那大學地理學系的吉布爾這樣的問：「說核彈對氣象確有影響是可以想像的嗎？通常這個問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但是多數回答這個問題的都不是氣象學家，而核彈的專家和技術人員們即使是不加上世界大氣問題他們的問題也已經够多了。如果他們也是氣象學家的話，其中必有一部份會兼顧到大氣問題的平衡。」雖然如此，人類畢竟不是把事實置之不顧的生物。派特遜報告中指出，「無疑的大規模的氣象改造不久便會受到鄭重的考慮。不過，對於後果的徹底了解對努力的成敗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不僅是指各種的技術問題，也是因爲在一個區域所做的希望中的氣象改變，可能會帶來其他區域所不希望的壞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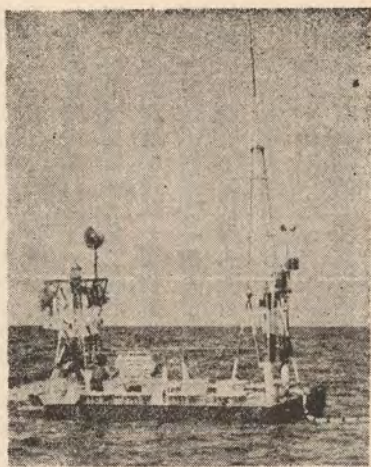
充足和缺乏

那麼我們爲甚麼還要近乎愚蠢的去想這種危險而效果可疑的氣象改造呢？尤其是現在，以我們目前的技術發展的程度。有了冷氣、暖氣以及全天候的航空設備，人類至少在工業化的國家裡，生活環境越來越接近人造的供給。

地球上有一分之一的土地是瘠貧或半瘠貧的，而其中大部份都在熱帶。這些區域所接受的大陽能非常豐富，一般土壤都含有充足的養份；但是植物却寥寥無幾，因爲上層土壤缺少水。有一個時期這些地區曾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但是古代的耕作在氣候改變或土地生產力被濫用所毀壞時，便減縮或停止了。

同時，爲了要克服由現代工業所產生的許多問題，氣象改造也被期望成爲一項有力的工具。一九六八年在加州聖巴巴拉所舉行的一次有關大氣污染的會議指出，在美國由於空氣污染而造成的土地產物損失每年大約有四十億美元。還有更令人不安的爲空氣污染的災害，就以在賓夕法尼亞州多諾拉所發生的那一次爲例，共計有二十人喪生，六千餘人患病。依然未爲大家所知的還有普遍的空氣污染可能對肺癌、支氣管和感冒有不良的影響。

污染問題情況日趨嚴重。吉布爾說：「令人擔心的爲世界的『煙霧帶』(Smog Belt)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要比早先的兩百年所增加的還要多，而且無論怎樣的吵鬧制止，煙霧問題還是有增無已。在大多數的城市公園



海上氣象站 NOMAD 被用來獲知水面以上和以下的大氣狀況

中，可怕的煙霧已經趕走了想要曬太陽的人們。這種情形在歐洲和北美一樣的重。我曾經在聖保羅、開羅、約翰尼斯堡以及其他十幾個南美洲和非洲的城市看到過同樣的黑煙瀰漫。」

想要使工業活動完全不產生污染物質顯然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因為大氣本來就有非常大的容納與消散這些污染物的能力，只要不超過界限並不會引起不舒適或危險的情況。

污染物的消散

話，便可以改變一大塊區域的熱平衡和濕度情況。自然氣候的改變將使很多現在無用的土地被開發。

·第三個可能為激勵——給以很小的刺激（機械的或其他方式的）以引起一個通過臨界的限制，由穩定至不穩定的狀態。

·第四種方法，藉加添某些重要的物質而改變氣象，這種方法已經在支配着美國的多數研究。

在美國科學的氣象改造大約二十年前便開始了，當時蘭慕爾和他的同事們指出，在實驗室裡，水核的形成可以受人工方法的影響。

到目前，播雲實驗的結果如何呢？對所收集的大批資料做過詳盡分析的科學家們還沒有確定的查知自然雨量的顯著增加。對減少水雹的分析也沒有得到確定的結果。

科學家們能够藉加熱空氣或用化學物噴洒而將局部的霧消散，也能够從飛機上實行播種而將冷層雲的低層消散。但是這些影響都是簡單而有限的。事實為我們還不充份的瞭解大多數複雜的氣象現象。

派特遜報告又說：「要說我們今後的十年內將能够大規模的改造氣象那是不切合實際的，即便是我們朝這

空氣越是流動，對污染物的消散能力越是強大。活動性是隨熱的增加而加大的。另外一種有效的方法，可以藉着施以化學劑來達成，電氣的改造也是一種可能方法。雖然這些方法還沒有被大規模的嚐試過，相信它們一定比其他的氣象改造計劃來得容易，因為高度密集的污染物只有在停滯的空氣團中才會發現，在這種情形下科學家們要處理的只是範圍很小的有限因素。

現在對於氣象的改造有四個主要的理論構想。

·以巨大能量來控制大氣的「暴力技術」(Brute Force Technique)。這種技術曾經有過非常有限的成功，不過目前還不可能考慮大規模的採用，因為我們可用的能源仍嫌太小。派特遜報告指出，「雖然如此，相當大的大氣系統改造的真正可能性還是寄望於物理進步方面。透過通常的設計，改造一個區域的天氣狀況不難做到。在生長季節裡一兩度的溫度改變必然是非常顯著的，落雨次數的很小的改變也是一樣。」

·太陽能的利用為另一種達成這種改變的方法。這種方法將改變地球表面的物理特性：例如改變反射特性，轉變河流水路，產生人造湖，改變水面和植物的蒸發特性等。有人曾經建議如果能給瘠貧土地栽植某種植物的個方向盡最大的努力。」

事實上，在過去五年當中我們在科學的氣象改造方面所做的努力已經緩慢下來，因為很多科學家都對於這種沒有把握的嚐試感到鬆懈。氣象學家們在準備改造氣象以前轉而先求對氣象的更進一步的認識。他們又回到了實驗室。可惜實驗室對氣象學家們並不像對其他的科學家們那樣的有價值。

現在，在實驗室裡仿造複雜的氣象現象還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這方面的研究並沒有停止。用旋轉加熱槽所做的實驗已經成功的造出了我們大氣的很多重要特色，諸如旋風、陣雨和噴射流等。

可能比這些還重要的便是在電子計算機中建立氣象的變化模式，有了這些模式很多有關大規模氣象的改造研究就有了更科學的基礎。

·模式實驗

在準備做模式實驗時，先將所有的統計資料都送進一個計算機裡。計算機便按着程式算出各種不同的氣象反應來。計算的結果再拿來與已知的情況比較，以測驗這些模式的正確性。由於這種研究方法發展未久，而且

它對計算機性能的要求也很高，目前得自這些實驗的資料還相當之少。

在今後的十年中，科學家們希望能夠由於這些實驗，在氣象預報的時效上得到較大的進步。很多氣象科學家們認為做到十天以前的精確氣象預報是毫無困難的。他們並且希望對地球氣象的瞭解能夠幫助我們進而研究其他星球上的氣象。

利用氣象模式的實驗，科學家可能做到以計算機為主氣象改造，所需資料將包括太陽常數、二氧化碳濃度、山嶽形勢等因素。

然而為甚麼目前我們還要停留在嚐試發展基本實驗的階段呢？從亞里斯多德的時代開始，直到伽利略之後很久，氣象學始終為一門高深而冷僻的學問。甚至直到一八〇〇年，氣象學的研究才逐漸普遍。而且不管它的地位如何，氣象學的進步一向很慢。原因是氣象學的主要進步依靠現代各種通信技術的發展要更甚於本身理論的進步。

要略氣象學（同時對一大塊區域進行量度）和氣象預報隨電報的發明而實現；海上氣象網隨無線電的問世而建立；高空氣象網隨氣球和飛機的出現而達成，隨火

已經發射。這些衛星的軌道平均都在四百五十哩的高空，主要係用來拍攝地球雲層的照片。

「泰羅士系列」是一種以研究為目的的人造衛星，設計目的是用來試驗裝備及理論，並不期望它們能為氣象學家提供多少資料。不過它們的成績却都很驚人，所拍攝的照片已經受到重視。

真正付諸應用的最早的氣象衛星為一九六三年發射的「雨雲系列」，軌道在六百哩高空中。它們每天眺望著地球，藉立體電視裝備不斷的送回雲層變化的照片。

· 絳緯不絕的氣象照片

目前所有發射出去的氣象人造衛星都是所謂的固定衛星，在軌道中和地球同步運轉，位置始終在地球上一個區域的上面，攝影機則二十四小時不停的拍攝著這個區域的氣象變化情形，將照片送回供科學家們作研究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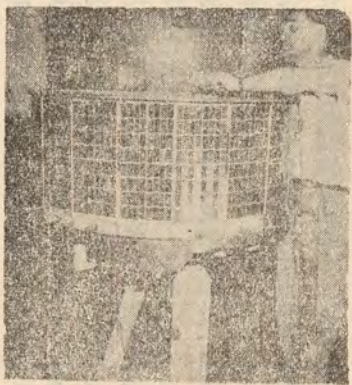
不過，不管開始是如何的成功，將來是如何的有希望，氣象衛星並不能解答所有改造大氣的問題。事實上有些氣象學家感到對人造衛星未免宣傳過度，如果沒有進步的地面觀測系統的話，人造衛星的價值必然大為減

箭及人造衛星的發射而更向外擴展；資料處理的工作則隨電子計算機的發展而大為進步。

科學家們深信今後幾年中的技術進步會日新月異，使氣象學家們能以更新更有力的工具從事對大氣的測量。

· 氣象人造衛星

今天最為人們所熟知的，新的氣象儀器便是氣象人造衛星。這主要也是火箭技術進步的副產品。最早的氣象衛星為「泰羅士系列」（Tios Series），其中六枚



人造氣象衛星在發射前接受檢查

低。

不管人造衛星攝影怎樣的好，它們只能告訴我們雲層以上的一些變化。即使是有雷達以及其他更有效的量度設備能够「看穿雲層」，也只能供給對整個氣象變化做深入瞭解的部份資料。

派特遜報告說：「在最近的將來，我們無法希望獲得在合理的高度對全球做攏統觀測的網路，頂多只能做到北半球的網路。現在對北極以及赤道上的大氣層觀測非常不够；北美大陸也不能供給做真正大範圍的研究之用。要想推廣現有的理論和改進氣象預測的科學基礎，一個從北太平洋中央向東一直伸展到歐洲、並且包括北極及赤道的網路，勢必會收到更有價值的資料。」

同時，報告中也提醒我們：「在這樣的網路還沒有實現以前，我們的研究還是只能有限資料所能應付的範圍以內。」當有一天全球性的氣象觀測建立時，通信衛星便會迅速的將這些資料送到遙遠的地區。

· 全自動氣象站

在未來的時日中，比人造衛星較平凡也較省錢的儀器和方法對測量大氣也至為重要。這種儀器之一便是自

動氣象站。美國氣象局稱，現在有二十二個這樣的站在工作着，不過紐約大學的氣象學教授史巴爾認為這種重要的計劃進行得太慢。這些不需要人照管的氣象站能夠將各種大氣資料發送至一個中心點。它們對於維持一個觀測站非常困難甚至不可能的北極等地區最具價值。

美國海軍及國家標準局發展出了一種海上的自動氣象站。這個海上自動氣象觀測站簡稱(MAMOS)在海上可以不需要人照管維持半年之久，在期間內氣象資料自動的由無線電傳送到岸上來。這個單位還在繼續的試驗和改進着，期能發揮更合理的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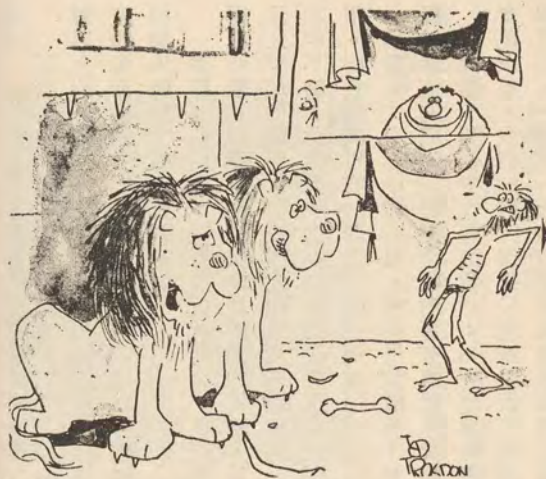
派特遜報告並且建議訓練商用船艦及飛機上的人員，以供給他們的裝備來擔任這種氣象觀測，以獲得更廣的資料。同時建議購買一些額外的航行時間，讓它們通過正常航線以外的地區以便做那一帶的觀測。

其他的技術包括使用火箭、氣球和雷達，現在也在應用着，藉以提供我們更多有關大氣層的資料。

不過即使是所有現在在實行中的計劃都非常令人滿意，仍然得過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希望成功的做到大規模的氣象改造。我們的大氣是一樣既有力而又捉摸不定的東西，目前雖剛脫大氣還遠得很。人類對科學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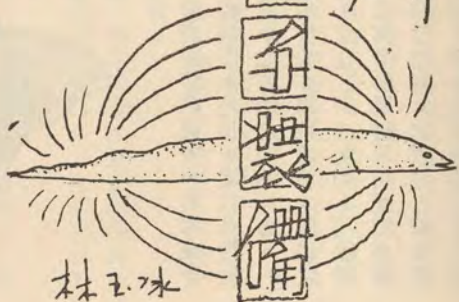
心使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先行而後知，在達到某種程度的瞭解以前先行試行改變自然的狀態。

譯自 Science Digest



我倒希望被送下來的是坐在上面那位肥傢伙。

生物界
大奇之物



精密的回波定位技術

人類即使沒有飛禽和昆蟲的啓發，可能也會製造飛機。但歷史證明，我們的飛行先驅們，曾花了不少時間，研究動物的飛翔，學習其飛行技巧。至於人類在其他方面的科學發展，諸如通信、導航，及在敵對環境下的求生能力等，究竟從自然界學得多少，則不得而知。雖然，自然界甚多動物，天賦巧妙機能，供其導航、通信，測定獵物，及防禦敵人之用，但僅在最近數年，科學家方對此等動物的生命組織，發生真正興趣。其目的在研究生物及工程二者之間，有何類似功能之處。生物電子學，一種相當新穎的科學，因而產生，不僅在研究生物的生命組織，系統及功能，且可能導致實際應用某些自然界的秘密，以造福人群。下列為對少數動物具有高度精巧的求生系統，作簡單的介紹。

在生物界中，科學家發現具有回波於定位之本能者，種類日益增加，如鯨魚、海豚，及穴居的南美油鳥 (Oilbird) 等是。但所有此等動物的聲納系統，均不及蝙蝠所具有者進步及複雜。在人類看來，蝙蝠是一種沉默的哺乳動物。在黑暗中飛翔，具某種超自然的技巧，可了然其周圍的物象。但如我們的耳朵能調高三音階，則此等沉默的黃昏遊客，將如噴射機呼嘯掠空而過。蝙蝠向前方發射一連串的超音波

，碰到物件時則被彈回，回

音進入其高度靈敏的耳朵。

來自正面物體的回聲，到達

兩耳的時間相同。但來自非

正面物體的回聲，則到達兩

耳的時間，有先後之分。蝙

蝠藉回音到達先後的辨別，

能極準確判斷物體的所在。

如以大小及動力來衡量，蝙

蝠的回波定位系統，較人類

所製的雷達及聲納系統，就

其效能及靈敏度來說，何止

強千萬倍。蝙蝠賴此裝備，方能於漆黑洞中，群聚成千

成百，飛掠自如，而不致互相碰撞。並且，當其飛行於

如此黑暗之中，尚能搜求攫獲小如蚊蚋之類的昆蟲。

一如雷達及聲納，蝙蝠的聲波亦為脈狀波。脈波之

優點，在能集中較大的能量，且在二脈波之間，可供回

波之收取。蝙蝠的叫嘯，不僅其發射及接收時間均經着

意調節。且當其追蹤所選定的目標時，其脈波之脈寬及

頻率亦加適宜控制。當搜索時，蝙蝠送出每秒十至二十



個脈波。但當其偵查一可能獵物時，則加速脈波的發射至每秒約二百個，並縮短脈波的寬度至約千分之一秒。

在每一脈波中，音調亦隨時改變，成為調頻信號（

頻率常下降最大達一音度，如自每秒八萬週降至每秒四

萬週）。蝙蝠耳內，有一獨特的肌肉，能配合其音波的

發射，適時開閉，以保護其高度靈敏的耳朵，不致受強

烈發射脈波所損害。曾自一蝙蝠的直前，量到音波的強

度，竟達一三十分貝之高。

蝙蝠能在囂雜之音中偵測及追蹤目標，如屬人造電

子裝備，必受極大干擾。數以百計的蝙蝠，同時進出洞

穴，而不致互相碰撞，或迷失方向，此等事實顯示其系

統必具反干擾能力。在實驗室中，蝙蝠被置於一密佈線

網的容器中，而仍能飛行來去自如。科學家甚至以特製

的電子裝備，對其發射超音脈波，以圖干擾，蝙蝠亦無

動於衷。人類迄未能設計一種雷達或聲納系統，能有如

蝙蝠高明地辨別真假信號，而蝙蝠的如此高超器材，總

重量尚不及一公克。

有效的反制裝備

最不易被蝙蝠獵獲的目標，蛾是其中的一種。蛾生

活於夜間，天賦多項防衛系統。多種蛾具高度靈敏的鼓

膜器官，或耳鼓可在百呎之外，偵得蝙蝠的超高頻叫聲

。事實上，此等蛾類能聽到每秒自三千至十五萬週的聲

波，此已包括人耳所能聽的範圍在內。蛾的耳朵位近身

軀中心，二耳間隔適當，當收到聲音時，能正確斷定來

攻者的方位。當蝙蝠進入五十呎以內時，蛾即採取一連

串的閃避行動。經短暫的纏鬥後，蛾的小轉彎半徑及小

慣性運動。常使蝙蝠難以捉摸，終於放棄追逐，改變目

標，以獵取較易得手的犧牲者。

由於需防備聲音的偵測，蛾類備有被動反制裝備。

其軟綿綿的身軀，及多緣樞翅膀，可減底音波的回射，

從而減少蝙蝠聲納的偵距。

當聽到蝙蝠時，蛾常閉合其翅膀，落於葉叢中，使

蝙蝠無法追蹤。但它並未完全脫離危險，葉叢中。尚另

有敵人，虎視眈眈，待機而噬。蜘蛛及其黏稠稠的網，

多數昆蟲，一旦墜入陷阱，則無法自拔。但蛾的身軀及

翅膀表面，被有一層粉狀細鱗，不易被蛛網黏住，而能

順利滑逃。

在溫暖的夏夜，常見螢光亂閃。事實上它們都是經

過仔細編排的求偶密碼。雄螢火蟲常飛在空中，脈脈發

送求愛的閃光。而雌螢火蟲則常蟄伏在枝桠或樹葉上，

看到雄螢火蟲的閃光時，也發光呼應。但它們並沒有亂

點驚濤譟的問題。因為每種螢火蟲都有其獨特的閃光信

號，其光度持續時間，以及光的形式均不相同。並且，

雄性及雌性的閃光形式，亦不相同。

螢火蟲之光由一複雜而神奇的化學作用產生，所用

燃料是一種稱為磷光素的物

質，在螢火蟲體內與磷光酵

素氧化而發光。該二種化學

物質產生於下腹部組織內，

而氧化所需的空氣則經由微

小的呼吸道系統，取自外界

。其他動物亦有能產生該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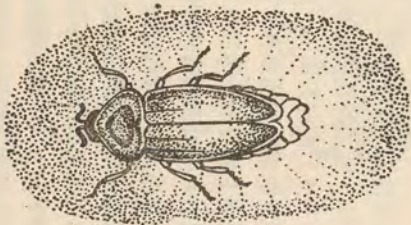
冷光者，如原生動物，甲殼

動物及魚類等。此冷光之可

能用途，現正在研究中。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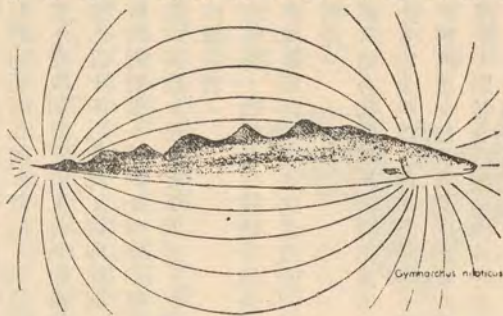
能以人工仿造則可消除目前

發光機器的大量熱能損失。



水下雷達

多種不同的魚類具有自備的發電器官，或多或少供其賴以求生。電鰻能產生高達五百伏的放電，供自衛及癱瘓其他魚類之用。電鯰亦係憑藉其強力放電，作攻防之用。然而，大部份魚類的放電，電力較弱，運用亦較複雜。例如，南非有一種身長二十吋的電魚，稱尼羅裸鯢（*Gymnarchus niloticus*），經常生活在泥水中，賴其身體周圍的電場，以導引游行及測定獵物。



沿尼羅裸鯢尖削而長的尾部，有四個管狀發電器官

（發電器官係由肌肉組織演化而來，該肌肉組織業已失去伸縮能力，變成可產生放電的特別器官）。這些器官連續發射電脈波，頻率每秒三百週，使尼羅裸鯢四週水域，佈成一個振動電場，恰像一天線在發射電波。在正常情形之下，該電場向四週各方均勻輻射。如電場內有物體存在，則其均稱被破壞，使泥鰻體表面電壓發生變化。該泥鰻表皮密佈小孔，每一小孔經一通道與一電感覺器官相連，能檢知電場的變化，然後傳至一複雜的腦中心，作全盤的研究處理。最後，由量出相關的水中電導變化，能測知物體的位置，並鑑定物體的類別，這種泥鰻長年生活於混水之中，眼睛已退化失效，純依賴該電子定位系統，渡其漫漫一生。

精確的天體導航

科學家發展了複雜的光電系統。裝有電腦以自動跟踪星球的運行，計算星球位置作航具的導引。此等極度精巧的機器，重數磅，價值數千美金，但與鳥類微小的腦子比較，並不高明多少。一種稱為鸛鳥（*Warble*）的鳴禽，在溫暖的季節中，逗留於歐洲北部及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秋天來臨則播遷非洲南部，兩地海陸隔阻，相



距數千哩之遙。每隻鳥體重僅四分之一三盎司，在夜間單獨飛行，既無領導者的率領，復不成群結隊以保集體安全。翌年春天，牠們又重鼓羽翼，毫無差錯地返回北方老窠。

鸛鳥藉觀望星辰以引導其飛行，雖鳥在第一次長征時，其熟練精確程度，並不輸於識途老馬。其導引能力

出自天賦，而人類却須仰賴長期學習。它們的腦海裡有一張很詳盡的夜間天象圖，並有天體及地球日夜四季極精確的相對時間觀念。此等能力業自研究試驗獲得證實。將鸛鳥一生囚禁於防音的密室內，使牠無從領略四季的變化，但在春天及秋天，牠們顯現極度不安，躍躍欲去。驕養籠中的鸛鳥，因無星象的指引，其飛翔亦漫無目的。但如換置夜空之下，則它們仍能依其平常遷徙的方向鼓翼飛去。如將籠中的鸛鳥，放入行星儀內，當行星儀轉動時，鸛鳥亦正確依人工天象的遷徙方向飛轉。

夜間景像及聲音

黃褐色的



貓頭鷹，得天獨厚，在禽類中唯一具有銳利的眼力，判斷方位的聽力，及鼓翼無聲的翅膀，以便利其夜間狩獵之用。貓頭鷹棲息於樹枝上，虎視眈眈，向四周搜索，尋找類如小野鼠等小動物。小野鼠常利用地物掩護，四出求食。貓頭鷹双眼球直向前方注視，有如双目望遠鏡，看到的景物，具有立體形象。小野鼠無論如何巧妙掩蔽，稍有動靜，即難逃貓頭鷹非常對稱的兩耳。貓頭鷹判斷音源的方法，與蝙蝠大致相同。

一旦精確測定獵物時，貓頭鷹即乘其不備，倏然下襲。貓頭鷹的翼亦與一般鳥類者不同，一般鳥類的翅膀

，鼓動時攪動氣流，產生渦流，而發出音響。貓頭鷹的翅膀，鼓動時沉寂無聲，如蝶拍翅。此乃由於其翼面上佈滿精細的軟墊，互相摩擦時毫無音息。翼前緣有微小的齒狀梳，抑制邊界層效應產生的音響。翼沿有精緻的電綫，能消除掉雜音。



「真擠死人！還好我沒把小寶擠丟了！」

貓頭鷹飛行時如是安靜巧妙，並且，在飛行中仍能運用其明銳兩耳，偵察獵物。
以上所述，不過略舉數例，說明自然界許多動物，天賦獨特生物系統，供其生存競爭之用，迄今，人類所製造最精巧的機器，如與之相較，亦顯得粗陋不堪。



「媽，聽說中國人的燕窩湯是珍品，妳沒吃過吧！」

翠西亞 婚禮

翠西亞·尼克森是近五年來美國總統千金出閣的第四位，其中還得算上她的姐姐茱莉與大衛·艾森豪的結婚，當時尼克森還是總統候選人。

翠西亞今年芳齡二十有五，一位高貴、深受寵愛、有時候有神秘個性的閨秀；她冷靜、自持，具有一種瓷像的美，她有妙語如珠的天才但並不炫耀。是葛麗絲凱莉的風度與瑪莎·米契爾夫人的看法兩者的混合，不過她並不常表達她的觀點。當然，是尼克森總統夫婦脾氣的混合。

新郎艾迪·柯克斯則略有不同，他是個高個子——

六呎一吋（一八五公分），一位處事慎重的共和黨自由派，比新娘子還年輕七個月。他曾經擔任過維護消費大眾權益的奈達手下最早的調查員之一。他沉默寡言，掩住了他內在的鋒芒與雄心。

有些人認為這門婚事門不當戶不對，究其實新郎的母親遠祖系出李文斯頓，他簽訂了獨立宣言，監督過華盛頓的就職宣誓，而且在拿破崙時代擔任公使，目前華府名人堂裡還有他的銅像。也有人認為美國總統的千金也並非高攀，以社交地位上說，也不能因為先代的成就在六代以後，新郎還高出了新娘。

白宮的婚禮也反映了總統的個性，詹遜總統的千金露西于歸，是在西半球最大的天主教堂舉行，婚禮的盛大。翠西亞的婚禮則採取了尼克森總統的中庸之道，既不最大，也不最小，是一次簡樸、動人的場面。



究竟讓多少人參加？對電視轉播作了冗長詳細的研討，最後終於決定，除開婚禮的十分鐘以外，可以由電視公司錄影，但是不能現場轉播，要到當天晚上才能播放。

天氣與來賓兩項最傷腦筋，華府的春天常常有雨，一下雨，婚禮就得在裡面白宮的東廳舉行，東廳能容納來賓站立而不顯得擁擠的數字是四百人。老羅斯福的女兒愛麗絲，在一九〇六年于歸（她今年已高壽八十有七，也會參加這次婚禮）當時的眾議員藍為斯時，東廳竟容納了六百八十位來賓，有些太太小姐竟被擠得昏倒。所以，來賓限定四百位，雙方親家各請四十對到五十對，其他的來賓由小倆口來挑。因此，華府很多顯要不免因沒有接到請帖而大感顏面無光。外交使節團一位也沒有請，不過由國務卿羅吉斯夫人，在婚禮前一週為小倆口舉行了一次外交使節的接待酒會。這次婚禮甚至連國會領袖都在來賓名單上劃除。

尼克森總統夫婦邀請的都是故交，由於難以委決，

翠西亞是在白宮結婚的第十六位，在總統千金中是第八位。白宮婚禮的始作俑者，是一八二〇年門羅總統的女兒瑪麗亞和總統秘書戈文尼結婚，當時華府的「全國才子日報」只簡簡單單報導了三十五個字。

新郎的一位朋友說：「翠西亞得到了這一代中的精華。」柯克斯先在普林斯頓大學唸公共及國際事務，畢業後在耶魯大學做了一年研究生讀建築，然後再進哈佛大學法律研究所。

老柯克斯被人稱為「柯克斯上校」，但他總是竭力解釋：「我的最高官階只不過是中校。」二次大戰中他擔任運輸機飛行員，戰後在紐約市執業律師。

柯克斯在普林斯敦大學的第一年就認識了翠西亞，但一直到尼克森總統就職後不久，他才在白宮的林肯起居室裡求婚，到去年感恩節時，才在大衛營把婚事向尼克森總統提出。

柯克斯在翠西亞剛開始白宮新生活時便迅速提出婚事，可能是在心理上怕失去了她。翠西亞說：「我真不

尼克森夫人有一陣提議，把名單往空中一拋，名字落下來朝天的就請。請帖發出以後，很多懊惱的朋友——還有些陌生人——打電話到白宮，說他們的請帖被郵局弄丟了。一位似乎不可能參加的人，却接到新郎的喜帖，一定要他參加婚禮，他也準備去——他就是新郎的朋友奈達。

這段期間，禮物源源寄到白宮，艾森豪夫人送了一個玫瑰花邊的銀盤，上面刻著「翠西亞與柯克斯吉禮，一九七一年五月廿六日」雖然都經婉謝贈禮，但各國的首要都決定致贈禮物——其中蔣總統送了一張大理石咖啡桌和四張坐櫈；外交使節團送了一個調酒的銀缸、銀盤、和銀杯。

婚禮中可能最冒險的一項製品，便是一個幾近奢華的結婚大蛋糕，這個蛋糕共分七層，高達六呎十吋（兩公尺零八公分），全重三百五十磅（一五八·七公斤），底層直徑達五呎（一·五公尺），各層由一根中心柱分開，距離八吋（二〇·三公分），最上層的奶糖花紋，除了一對愛鳥，還有翠西亞與柯克斯姓名的簡寫字母。

曉得他是不是這樣想，也許他覺得這種生活會把我帶走，但畢竟人不會真正改變的。」她說：「艾迪是我的第一位愛人，也是最後的一位愛人。她特別鍾情艾迪的便是「他的篤實，他是一個徹底誠懇的人，決不逾越自己的原則說任何人的任何話，他所說的永遠是他心裡所想的，他從沒有不誠實過。」翠西亞也像大多數新娘一樣，高高興興地承認新郎官比她「智力要高、學識要高。」

婚禮這天下午，白宮玫瑰園的上空陰霾不展，翠西亞却表達了她那堅強的冷靜，決心婚禮按照計劃進行——也就是不改在東廳裡舉行。侍從人員在總統辦公室的陽台上用白毛巾拭着雨水，凝望着玫瑰園中來賓座椅過道中白色地毯上的塑膠雨棚。四點三十分，婚禮時間遲了半小時，雨停止了，可能是白宮中舉行的十六次婚禮中最漂亮的一次婚禮於焉開始。

尼克森總統這天特別顯得容光煥發，預算局局長修茲同總統談到下午的這場雨時，尼克森詩意地回答：「沒甚麼，這正是一絲柔雨拂大婚。」

翠西亞挽着她父親的手臂，隨着慣相從白宮藍廳陽台的階梯上走下玫瑰園。翠西亞穿的新娘禮服是波士頓市的普利斯息拉所設計的，緊身的全部花邊，襯托出她的纖腰，廣闊的三角形開領上有皺褶。總之，這件禮服楚楚動人而略呈繁複。

尼克森家庭的牧師勒奇，主持這次婚禮，儀式由翠西亞主張，是天主教、美以美派教會、和聖公會儀式的混合。勒奇先祝福結婚戒指，柯克斯把它套上翠西亞手指上；牧師禱告以後，便宣佈他們結為夫婦，再唸了一段特別的禱告詞。新郎新娘站了起來，先親吻尼克森夫人，尼克森總統輕輕吻了吻女兒，然後他們走到過道的那一邊親吻柯克斯夫人，翠西亞吻了吻公公。

尼克森總統接待來賓以前，用大姆指和食指圈成一個「萬事順遂」的手勢，艾森豪夫人領着來賓走到接待行列前時，尼克森總統說：「我們的主賓到了。」副總統安格紐是第一位親吻翠西亞的男賓。四百位來賓在九十分鐘內都走過接待行列，來賓中有柯克斯大學的同學，內閣閣員、總統夫婦的老朋友，維護消費大眾利益的

裘達。對國會議員和大法官都沒有下喜帖。參加婚禮的來賓中有諸星雷史基爾頓、鮑伯霍勃兩位，還有聯邦調查局長胡佛。

由於天氣到了最後終於好轉，翠西亞的婚禮可能是在白宮三年中最愉快的一次派對。樂隊奏起「哈囉，卿卿！」時，她和先生共舞；樂隊奏起「謝謝上蒼，這些小妞兒。」她便和膝蓋僵硬、連聲抱歉的父親起舞，加州與紐約香檳酒四溢中，樂隊奏起圓舞曲，來賓紛紛起舞，尼克森總統更是跳到底，同翠西亞開舞以後，又和尼克森夫人，詹遜總統的千金琳達·羅伯夫人起舞。

兩小時又一刻鐘後，這對新婚夫婦離開白宮到他們保密的蜜月地點去，翠西亞穿着新娘禮服，在如雨的花瓣下，急急地走進停在賓州大道上的一輛黑轎車裡，她把手中的花束拋給了新郎的姐姐瑪麗安。突然出現的一隊樂隊，為離去的新婚夫婦奏起了「再見，親愛的！」快樂，鬆了一口氣，尼克森總統仍然不願向記者透露小倆口的蜜月地點，却有幾分淒然地自嘲說：「真不幸，我再也沒有女兒了。」

麥高文

向美國婦女許願

證據日見增多，民主黨參議員麥高文為美國女士們擬訂了很多大手筆。這位唯一承認要參加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競選的參議員，告訴民主黨全國婦女會說，如果他當選，就馬上指派一位聯合國女大使，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會有女性，內閣中會有女性閣員。大法官出缺，第一位候選人將是女性。「到目前幾近兩百年，我國的最高法界竟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大法官，」麥高文宣佈說：「正義是位女神，而大法官們却一直都是男性，只要我有機會，我就要中止這種情況。」

奧迪墨菲之死

奧迪墨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歸國時，還不到二十一歲，這位在大戰中獲得最多的英雄，當時預兆着前程無限。他獲頒國會榮譽勳章和二十三座其他勳獎章，殺死了大約兩百四十名德軍。這位德州京斯敦市娃娃臉的孩子，受到新聞界和愛國團體的盛大歡迎，商業界、工業界、和電影界都對他殷勤致意。對敬重他的社會來說，他代表了美國一種不明確的觀念：一個小鎮市的男孩，不顧一切似乎不能克服的困阻艱辛，毅然實行了夢想與製作電影中的莫大功績。



1946年與1970年的奧迪墨菲

然而常常如此，英雄主義的結果便是一種使自我分裂的強迫力量，以求繼續成為超出現實生活的一份子，

這種工作極少有人能够達成，墨菲當然也不能例外。面對着把勇敢行動改變為終生美德的需要，他無路可走只有向下墜落。上週，在維吉尼亞州洛亞諾克市市郊，在一架撞毀了的小型飛機機身裡，發現了他的屍身，他現年四十六歲，在他身後留下了一項並不英雄地解決商業上失敗的壯圖、多件纏訟的官司、以及很多部被人遺忘的電影中，所演的被人遺忘的角色。

但是，墨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勇敢，却真正使人追憶。他隸屬第七軍團第三師步兵第十五團第二連，以列兵身份在三十個月的戰鬥中升到了中尉。他受了三次傷，有一次他一個人衝上德軍據守的高地，打死了十五名德軍，打傷了三十五名，後來更一個人奪下了敵人的機關槍陣地。在法國東部科耳馬袋形陣地戰役裡，他攀上一輛正熊熊火起的戰車驅逐砲上，用車上的五〇機關槍，阻擋了六輛德軍戰車和大約兩百五十名德軍的進攻，由於這一戰他得到了國會榮譽勳章。

然而在他的自傳「百戰榮歸」——後來改拍電影，他自己擔任演出——中，他回憶他的快樂，是在成為另外一位軍人。甚至他在好萊塢的全盛時期，對自己的英雄身份也從不覺得舒暢，他喜歡同導演們和演員們共飲中

聊聊別的。

墨菲對自己缺乏演技並無不安，他說：「我做的工作有困難。」他告訴一位導演：「我沒甚麼天才。」他也很快承認演電影只是為了錢，他真賺了不少，在大约四十部電影中賺了兩百五十萬美元，可是這些錢一部份也送掉了，其餘的又投資不當而泡了湯；過去幾年裡，很多債權人一直都在找他。他的死也就是在一次事業旅程裡，為的是結束最後一筆買賣，免得破產。

墨菲是德州一位佃農九個活躍孩子中間的一個，論困境他並不陌生，他還在十來歲的時候，父親便離家出走，不久母親也去世，只留下墨菲來養活家中留下來的手足。他勉強維持過活，農場上當當小工和其他工作，戰爭使他免於在乾旱的農區漂泊，他被陸戰隊和傘兵刷了下來，為的是他太小，他便加入了步兵，當兵以前他離開家庭從來沒有超出一百哩過。

墨菲結了兩次婚，頭一位太太亨垂絲還不到一年，第二位太太艾秋則比較久點。有兩個兒子，他也是一位摯愛的父親。

最近這些年來，他一家人都住在洛杉磯市一棟英國式的兩層樓房裡，想一切從頭做起。



洪 荒 譯

澳洲已不再是一個「鼾眠中的國家」。她像一個年方二八的少女，嬌豔得像一朵花。澳洲擁有寬廣的面積，豐富的物產，是一片充滿希望的新天地。

一九二二年英國名小說家勞倫斯，自澳洲寫給他小姨子的一封信裡，對澳洲有着這樣的話：

「生活在這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況味。澳洲人的談話，『的的嘟嘟』，大半令人無法索解。久待在這裡的環境裡。除成天吃飯睡覺外，心靈會逐漸乾枯，人變成了機械，變成了行尸走肉。……總括起來，澳洲是一個鼾眠中的國家，一個不可思議的國度。……」

可是，現在大家對於澳洲的評價不同了。以另一位英國名作者伯吉斯的話為證：

「這一片寬廣的大陸，一旦開發必將成為一個充滿希望的新世界。在伯斯、墨爾本、雪梨等各大都會。本地話正與狄更斯式的倫敦腔，融合而成一種新語言。……這是一個具有無窮希望的國度，由這裡所孕育出來的子女，必茁壯、淳樸、高雅。」

尋得桃源好避秦

澳洲過去曾爲人所卑視，因為她是一個用以安置罪犯的地方。在一七八八至一八六八年間。遣至澳洲罪犯計達十五萬七千人。過去的澳洲。不但外地去的人住不慣，就是本地人一有機會也便往外跑。在一段時間裡，由澳洲遷往歐美者每年達六千人之衆。這些遷出去的人，大半是澳洲人中的精華。

但是，現在情況不同了。現在由於歐美多故，澳洲已成歐美人士眼中的世外桃源。據蓋洛普最近測驗，美國人希望外遷者，爲數約爲十二%——較一九五九年多兩倍。外遷者中，三分之一（約八百萬人）願往澳洲。事實上，自一九六五年起，遷往澳洲的美國人，爲數已達一萬四千人以上。

另據蓋洛普測驗，其他國家願意遷往國外者，英國人占四〇%，西德人占二七%。荷蘭人占一六%，其中英國人與荷蘭人，大部分所願遷往的地點都是澳洲。

陽光吻過的國度

大家爲甚麼這樣嚮往澳洲？工作機會多——澳洲西北部探鐵業，目前正處於巔峰狀態。各行各業，也正處處需人。澳洲尚有大片土地需要開發——目前各大城市

而言。建築費即達美金一億零六百萬。

以加州比澳洲

有人把澳洲和美國的加州相比，說她甚麼都像加州，就是有一點不像。那就是不趨極端。澳洲和加州相似之點有：同屬海灘文化（Beach Culture），同有不少新興大都市，同有許多大學，同能容納異己，同樂於接受批評，同有自己見地。可是加州有而澳洲所無的是，緊張的氣氛，與活躍的創造力。

時代雜誌記者蕭約翰，可以稱爲老澳洲。他說：「像加州人一樣，澳洲人所最熟悉的東西是，黃金、幸運、競賽、機會、橫財、大把鈔票、跳升、冒險、開拓。但加州人所苦而澳洲人所無的是，烟霧、種族糾紛、不良少年、無聊、都市病——緊張、失眠、神經錯亂等。」

澳洲儘管有着廣大的土地，豐富的資源，然而這些土地及資源今天大部都未開發。澳洲人若干年來，似乎安於水旱天災。一方面由於人口有限，一方面由於民性使然，澳洲人的目光一直都限於沿海一帶。

談到澳洲的民性，有幾點頗爲突出。第一，澳洲人

，仍僅限於沿海。澳洲人住於沿海者，占全國人口四分之一。生活情調比較悠閒。陽光充足，風景幽美。以雪梨爲例，環着市區就有三個海港。這是一個真正可以稱爲水都的城市。伯斯也係依海築成。伯斯大學一位教授說：「澳洲學生最喜歡的是兩樣東西：一是陽光，一是海洋。」名詩人麥克拉爲澳洲寫過下列名句：

「陽光吻過的國度，……」

無邊無際的曠野，處處渲染着褐色。」

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發展不一樣，澳洲一開始所建立起來的就是大都市。澳洲的大都市和其他地區的大都市也不一樣。其他地區的大都市，大都充滿了市儈氣，澳洲的大都市則頗多書卷氣。澳洲有十所與其都市歷史一般悠久的大學。州辦的專科學校更不計其數。說澳洲是文化沙漠的人，可說根本不了解澳洲。

澳洲的藝術氣氛也頗爲濃厚。每州至少有一個管弦樂隊。新的藝術活動中心，在許多大都市，如雪梨、墨爾本、阿德雷德、伯斯，有雨後春筍。雪梨新建的一所藝術之宮，預計明年可以完成。此宮設計新穎，那大三角帆船屋頂，令人一看即會興起「乘長風破萬里浪」之感。澳洲人爲這所藝術之宮真捨得花錢，單以其歌劇院

卑視英雄鄙棄勝利。這由他們把國慶定於一次慘敗之日——一九一五年，土澳大戰於加利波利，澳全軍覆沒——，即可看出。第二，澳洲人不談思想不談計劃。澳洲西部鐵業巨子柯特說：「澳洲人似乎非常滿足於現實，甚麼思想，甚麼改革，甚麼計劃，甚麼成功，在他們腦海裡根本沒有位置。」第三，澳洲人重傳統輕變化。澳洲本爲大英帝國殖民地，故過去他們一直跟着英國人大唱「神佑吾皇（God save the Queen）」及獨立，「神佑吾皇」便採爲國歌。但現在情勢變了，有人主張用「前進吧澳洲（Advance Australia Fair）」一歌爲國歌，可是一直通不過。

女大十八變

不過，澳洲今天像個情竇初開的少女，慢慢對周遭事物也在逐漸關心。澳洲人目前談得最多的有這些問題：白澳政策是否行得通？如何善待十八萬原有住民？介入越戰有無價值？墮胎合理嗎？如何提高婦女地位？

「對於上項問題，」賈克遜，一位墨爾本留美青年工程師說：「過去絕少人談論。偶然提起，十有八九一問三不知。可是現在，不但大家都知道那是怎麼回事，

而且順口還能說出一篇大道理。對周遭事物感興趣，在澳洲是一個絕大的變化。」

變化原因何在？一個最顯著的，當屬外來移民的影響。二次大戰前夕，澳洲人口不過七百五十萬，但自二次大戰結束到今天，澳洲人口已增至一千二百七十萬！

有色人種也受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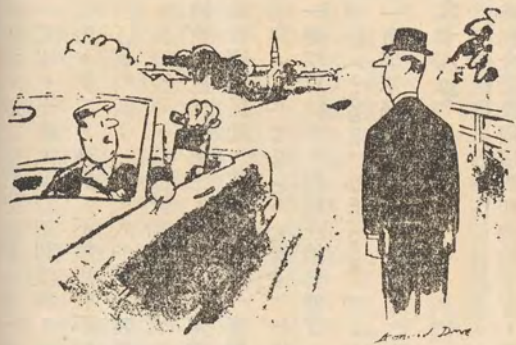
澳洲新來客，最大部分為意大利、南斯拉夫、及英國人。由於客從四面八方來，因此使澳洲社會變得多姿多采。今天澳洲幾個有名的都市，如雪梨、墨爾本、阿德雷德、及伯斯，外國移民已占四分之一以上。

外國移民，給澳洲帶來了新的禮貌、新的建築、新的生活習慣。今天的雪梨和墨爾本，對全世界的食品，可說無美不具。更令人吃驚者，有人作過統計，今天的澳洲出版物，使用文字多達七十餘種。

新的移民今天尚源源而來。據去年統計，外國移民人數竟達十八萬之多。澳洲現在勞動力，四分之一靠外國移民。為了鼓勵外人移入，澳洲政府對某些移民還補貼旅費。以今年移民額十四萬為例，其中十萬人，每人除繳美金二十五元外，不足之數全由澳洲政府負擔。

矚目世界，澳洲可說是一片乾淨土。這個世外桃源，過去僅為白人開放，但自一九六六年後，有色人種也已受歡迎。據去年統計，移到澳洲的三千五百有色人種移民中，絕大部分都是中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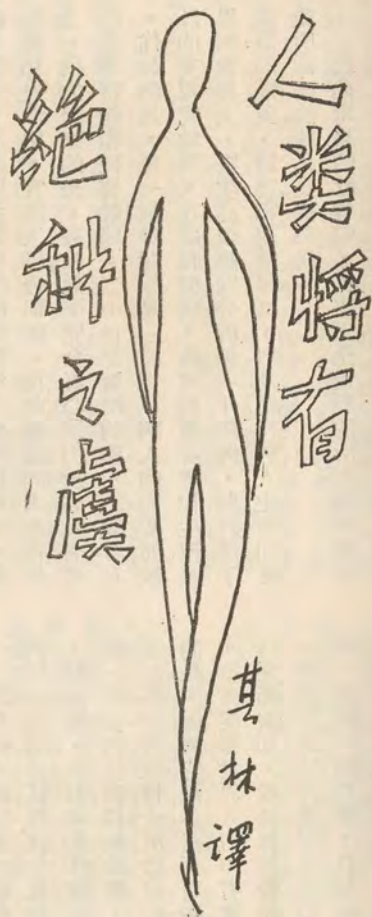
節譯自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四美時代雜誌



「牧師請你禱告上帝下點小雨好不好？
葉嶺上實在太乾了。」



圖一：澳洲居民群像



生育控制，現在被認為是解決人口爆炸問題的草案，但是也可能妨害人類進化的程序，使人類有絕種的危險。

日期是在遙遠未來的某一天。人類以普遍的，且民主方式的節育方法，保持了人口的數量標準，已經有數百年或甚至數千年之久。那就是說，地球上的每一個家庭，不論父母的遺傳資質，均限制最多有兩個孩子。在二十世紀後期，當數十億人死於饑餓時，便顯然需要施行普遍的生育控制。經過大約三百年到五百年的立法和集體教育所確定的方法，作用至為成功。地球上的人口漸趨穩定不變；人口數量保持在地球糧食生產能力所能維持的標準。因此，世界上沒有饑饉，人



圖二：澳洲牧羊者及其羊羣



圖三：澳洲常見交通標幟，表示前有袋鼠。



圖五：雪梨一景



圖四：墨爾鉢市長白斯特爵士
身着祭典的大禮服。

類分散在全球各地，人口密度也相當均勻。

但在人類的本質上，却有了微妙而失常的變化。他和二十世紀的人不再相同。身體不及二十世紀的人健壯，智力也不及二十世紀的人聰明，並且最嚴重的是所擁有的遺傳缺陷卻遠多於其二十世紀的祖先。此外，在此未來的世界上，人與人體質間的差異愈來愈大。疾病和健康，均具有身體上的個別性，而非我們所習知的普遍一致性。

醫院反映了此種在人類基本生物學方面的變化。醫院的設立，不再以大部份的時間和努力來對付疾病。傳染病和慢性病，實際上已告絕跡。在此遙遠的未來世界上，代之而來的是，醫院幾乎完全專心致力於各種各樣的遺傳官能和機質缺陷。二十世紀醫院的病房不復存在。代替的是，每一個房間都是一間爲了病人的需要而設計的支援實驗室。在這每個病人具有無數身體和生理差異的世界上，醫生必須個別分析每一件病例，擬訂電子儀器的需要、器官和組織移植、以及維持病人生命和健康所需要的體外支援系統。

在此未來的社會中，實際上全世界的所有經濟資源，皆被用之於上述的醫學技術。原因何在？因爲人類面

臨了絕種的危機，而維持男人和女人活着的時間長至足以生育的唯一方法，就是在醫院中維持他們的生命。除此以外，所有其他的人，都在他們生兒育女以前便告死亡，或者，他們所生下的孩子，在嬰兒時期或童年時期便告夭折。

這種描述聽來像是誇大其詞嗎？紐約西奈山生物科學研究院的生物學家李納德·奧恩斯坦却不認爲如此。他認爲如果採用上述的普遍節育來處理世界的人口問題，這就將是人類所面臨的命運。

所有的人都同意，如果要預防人口超過世界上所可利用的空間及其糧食生產能力，必須有某種的生育控制。問題是，在目前和未來可以預見的情況下，差不多是唯一可能的生育控制途徑，但也許是一條錯誤的途徑。正如奧恩斯坦博士所指出的，因爲它妨害了進化。主要的是，因爲它減少甚至可能消除了人類的「選擇」程序。結果使得世界人口中有害突變基因（遺傳因子）的數目逐漸增加，最後終於發生上述的悲慘情況。除非找到一種更好的方法來阻止人口爆炸，人類就可能因此而面臨「絕種」的危機，目前所建議的生育控制方法，對人類的未來何以具有威脅，要瞭解這一點，需要略爲談一

下遺傳學。在藉兩性結合而行生殖的生物如像人類，得自父母每一方的遺傳物質各佔一半。此種遺傳物質的組成單位稱之爲基因。基因是自父母把遺傳特徵傳給後裔的複雜化學物質。例如，毛髮和眼睛的顏色，便得自遺傳，又如智慧的高低，多多少少也是得自遺傳。由於隨機的交配型態，有性生殖的動物或植物，便發生了種類極爲繁多的基因再組合。

此外，由此等基因再組合所造成的後裔，又與環境發生相互作用。此種再組合加上稀有的突變（基因的突然變化，產生新的且不同的特徵），所產生的後裔對環境的適應性不是更好便是更壞。如果基因的突變和重新配合，使動物或植物的適應性更好，它便逐漸取代其祖系。反之，如果突變的發生，使動物或植物的適應能力變差，則由於和祖系的競爭，它就逐漸被淘汰或是減少至很少的數量。這就是「物競天擇」的過程。進化是隨突變和選擇兩者間相互作用平衡的結果。這種原理適用於人類以及所有各種藉有性生殖的其他生物。因此，簡單地說，人類就因着突變的發生與選擇作用而進化。

那麼，生育控制方法怎麼會有妨害人類進化的危險呢？主要的原因則不外於，此種方法可能影響突變之發

生，或可能改變選擇的型態。第一，它似乎並沒有消除人類基因發生突變的危險。不過，即使是有這種危險，這在生物學上並不構成威脅，因爲就隨機的基因突變而言，人類藉技術成就控制其環境的能力，遠大於其適應的能力。

然而，沒有了選擇，却出現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正如奧恩斯坦所說：「沒有選擇……任何物種（包括人類在內）預料均將逐漸退化……」此種退化的發生，是因爲人類的有害的突變逐漸增多，那就是說，這些有害的突變「會使個別的生物形質互相以及和祖系型態發生愈來愈大的差異。生物形質是指基因和環境兩者間相互作用的外在表現。因此，在本文開始時所說的未來世界的人，彼此都具有互不相同有形特徵，便是由於此種失去選擇所造成的差異所致。

在沒有選擇時，有害的突變何以會愈積愈多？其原因很簡單。如前面所指出，有害的突變對適應能力的不利，逐漸會被其祖系競爭的失敗所淘汰。這就是選擇。但當選擇被減少或被消除時，則經由競爭而排除有害突變的作用也被減少或消除。結果是，有害的突變必愈積愈多，並出現於全體生物之中。

二十世紀的人類，罹有為數較少的有害遺傳特徵。其中包括糖尿病、白化病以及鎌狀血球性貧血。但在沒有選擇時，便將有很多很多其他有害的遺傳特徵出現並累積於人類。人類不再保持目前的「同一性」，這種情形的進化，最後將使人類產生很多不同的生理類型。

在目前正在發展中的未來國際社會，只有一種生育控制似乎是不可能的。那就是對所有的人一律施以普遍的生育控制。預料中，將因着世界人口增長率，可利用的生活空間以及地球的糧食生產能力，來限制每一對夫婦的孩子數目。沒有人可以例外。

因此，「藉限制生育……使人口維持穩定不變，」意指出生數不可超過死死數。所有夫婦均將限制恰好有兩個孩子——不多也不少。但是，只有在全部人口中具有較佳適應能力的份子，較之適應能力較差的人，生育「更多」的後裔時，才可能發生選擇作用。但是若人口藉民主方法所施行的普遍生育控制予以固定，則適應能力較佳的人，便無法較之適應能力較差的人有更多的孩子。結果是造成一種遺傳上的停頓，接着乃使選擇作用減少。

很多生物學家相信，僅僅維持目前的情況，就是說

機處理的中央檔案中。這項工作顯然很艱巨。在原則上，這項工作可能是做到的；在實際上，遺傳學家則對它不抱一點希望。巨大的阻礙是要弄清楚如何繙譯個別的人類遺傳資料。現在甚至沒有人能够建議如何或何時能够完成這項工作。

不過，如果這項工作能够完成，奧恩斯坦知道便有一種方法「保持吾人免於退化」。他的答案是就利用現有的基因資料來計算應有的生殖率。科學家們可以辨認丈夫和妻子的整套遺傳資料，然後建議一對夫婦生育「多少孩子，以幫助保持遺傳的現狀」。因此，很少有夫婦將被鼓勵不生孩子，或是生育超過三個孩子，很多夫婦將被鼓勵生一個或三個孩子，而大多數的夫婦將被鼓勵生兩個孩子。

若干遺傳學家相信，這種經研究後才確定的不同生殖率將提供足夠的選擇，來預防人類的退化。這一點能否做到尚有問題。但在另一方面，人類必須嘗試做這項工作，則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奧恩斯坦認為，(一)預防人類因核子、化學或生物戰爭而自殺，(二)藉民主方法控制世界人口並消除貧窮，(三)以某種方法預防人類在進化上的退化，這三者該

沒有任何進步的進化改變，便需要相當數量的選擇作用。奧恩斯坦認為，使人類保持「目前的情況」，是絕對必須的。他認為，「考慮即將來臨的自然選擇的減少以及吾人目前對人類遺傳學的無知的情況」，優生學的唯一合理的目標是：(一)約略維持目前基因頻數的分配……，以及(二)顯然是目前醫學技術所不易補償的嚴重形質缺陷有關的稀有突變，其頻率則予以減少。」

真正的問題，便是由於「吾人目前對人類遺傳學的無知情況」所引起。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已知的方法，可維持目前的基因頻率標準。因此，當普遍的生育控制大行其道時，人類必將開始逐漸退化。此種退化現象能否扭轉，或能否甚至預防其發生？沒有人知道，但是奧恩斯坦對之抱持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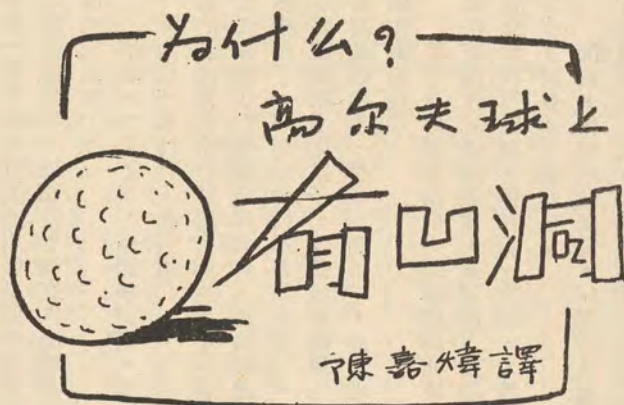
根據奧恩斯坦的意見，遺傳學家以及其他預言藉巧妙處理遺傳物質來「改良」人種，而引起人們注意的科學家們，都犯了本末倒置的毛病。他認為，目前我們對人類遺傳學的瞭解，尚不足以阻止本文所述的退化，更遑論改良人種了。事實上，如他所指出，在任何此種改良人種成為可能，以前必須要繙譯和辨認「每個人和所有人的整套遺傳資料」，然後將此資料儲存於電子計算

是人類首要關切的問題。所有其他問題，如像共產集團和西方國家間的週期性軍事對抗、太空競賽以及在宇宙中其他地方找尋有智慧的生命，「比較之下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

譯自：「科學文摘」一九七〇年七月號



「我本來打算挖條地道通到對面銀行的金庫去！」



Charles Clapp, Jr. 作

最近我問了很多入：「為什麼高爾夫球上有凹洞？」大約有一半的人認為是為使球與球棍之間能有更好的接觸，使球有適量的旋轉。約十分之一的人認為這能使球產生更「真確」的轉動。而廿分之一的人猜想這是為了使球輕點。還有廿分之一的人認為這樣球較耐用。

當談到光滑的高爾夫球時，幾乎所有的人都相信這樣能使球跑得更遠，而他們不能瞭解的就是為什麼市面上沒有賣這種球。我們也常提到汽車飛機之流線形與光滑的表面。有一個人說他絕對相信一個光滑的球會比一個有凹洞的球跑得更遠，但是賣這種球就不賣了，而且沒有人會買。為什麼呢？因為這麼一來，現有的高爾夫球場都將廢棄不用了，這些球場變成太短，而玩起來也乏味了。

所以我就向斯波定 (Spalding) 及布勞斯股份有限公司提及我的問題。他們非常合作，叫他們中的一家工廠出產一些光滑的球，而尺寸與斯波定公司最好的凹球全相同。他們研究室中的一個人帶來了三打球心（纏好的橡皮球），準備要套上外殼，並且試驗這些球是否盡符人意。

這家公司一共做了三種表面不同的球：完全光滑的

、普通有凹洞的、半邊有凹洞而半邊光滑的。

這些廠商有特殊設計的機器來試驗他們的球。有一束重錘懸掛在纏繞大鐵管的網絲上。網絲的另一端就綁上一根代替球棍柄的鐵條。當重錘移開時，鐵棍就以像球棍相同的弧度打在球座上的球。這樣使每一個球都能承受同樣力量同樣方法的打擊。

這個實驗就在一個美好有微風的秋天舉行了。六個普通有凹洞的球首先實驗，每一個球都筆直擊出至某一高度，然後落在球道的中央，大約離發球台有二三〇碼的樣子。

接着就是完全光滑的球，我拿着一付望遠鏡，以免這流線型的傢伙飛到目力所不及的地方。嘶！第一個光滑的球飛離球座了。前十碼時，它取與有凹洞的球同一路徑，然後水平飛行了十碼，突然它鉛直下降，約在卅碼遠落地，而且很猛烈地跳到球道的旁邊。連滾的距離也算進去，離球座只有五〇碼！

有些不對勁吧！可能機器固障了。其餘光滑的球都打出去了，結果都一樣，沒有一隻飛過三五碼的。爲了要試試機器是否出了毛病，我又打了一些有凹洞的球，它們正好都落在球道中央，同樣至落地時都飛了一二三〇碼。

接着那些半光滑的球，分有凹洞那邊朝上及朝下兩組。每一組都飛行的很正常，但都不超過一〇〇碼。另一些將凹洞朝右，結果飛了的一〇〇碼，但却成很大弧度的右曲球。若凹洞朝左，就成了左曲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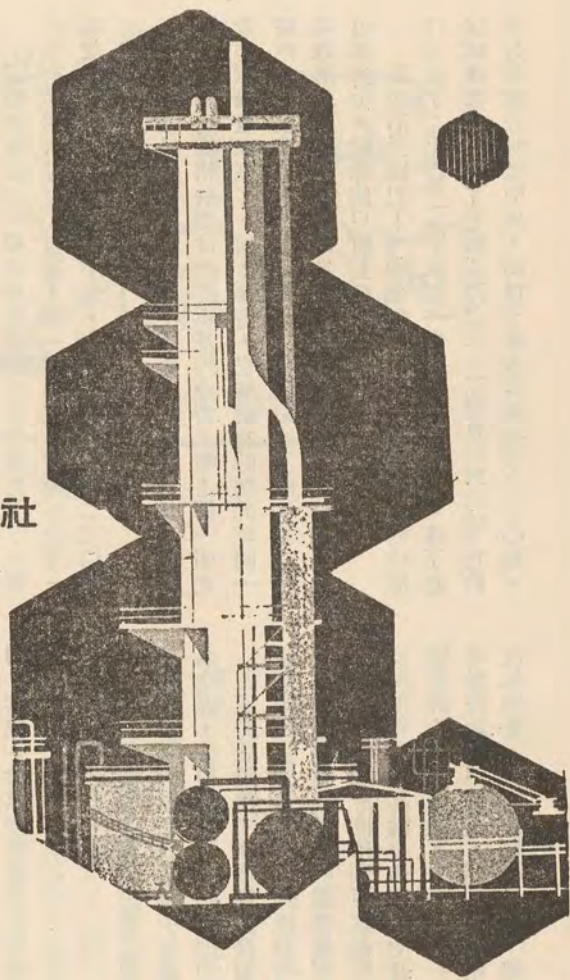
光滑高爾夫球這種驚人的現象可用航空動力學來解釋。當球在空氣中飛行時，它使空氣的渦流在它後面旋轉，形成一半真空像吸管似的性質。這吸力到最後變得很強，阻止了球向前飛行，而球由於本身的重量就落至地上。

至於凹洞的球，它們也造成同樣的空氣渦流，但因為這種球粗糙的表面在渦流中旋轉時，將空氣趕進這一似真空區，使得渦流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停止球向前飛行。

至於說飛機，在機翼上表面的真空區是很有用的。它們就是提升飛機及使飛機飛行的力量。最新式的飛機就是儘可能使機翼上的真空區更大更佳。

當飛機設計師得到更多航空動力學的知識，他們的發現也有助於高爾夫球驚人的發展。現在已有不著陸環繞世界的新式飛機了，可能有一天，你能將一個高爾夫球從紐約打至費城，而且你可能要費很多時間在費城，找你的球，可不是嗎？

譯自 Holiday Inn



中國技術服務社

投資顧問
工程設計
機器安裝
建築監理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五三號八樓
電話：514811（三線）
電報掛號：（CHITECH）TAIPEI
郵局信箱：台北市郵政信箱第八二五號

貝聿銘的新設計

——世界博覽會中國館的姊妹作——

華府的建築具有一種壓迫性的規模，和中規中矩的軸線形的都市計劃，很久以來便是使建築家災情慘重的地區，只有極少數美好的建築物點綴其間。任何一位建築師要在那裡興建一處新公共建築物，遇到的困難是如何產生一種設計，既能發揮創意，又能與業已存在的建築物和諧一致。

因此，建築師貝聿銘被請設計擴建一處新古典主義的國立藝術館時，就得克服這種似乎不可能的困難。這棟大廈在國會附近的林蔭道上，必需具有一種紀念碑的外形。而館址又恰恰在賓夕法尼亞大道與林蔭道交叉的地點，一處設計非常困難的不等邊四邊形，面朝着國會。貝聿銘說：「這可能是我設計過的建築中最困難的地點。」

上週，貝氏所設計這一處造價四千五百萬美元的藝術館與研究中心模型，在華府展出。這一設計不僅只是滿意，而且非常傑出。兩棟寧靜的三角直柱大廈，一棟是研究中心和圖書館；另外一棟則是三個並聯的巍然高聳的展覽畫廊。這兩棟三角形建築由一個加了蓋複雜支架而透光的天井連結在一起。這處天井不但對參觀的人們提供了歡迎的景色，而且美妙地佈置了雕刻。新廈與舊廈間有一個寬大的廣場相連，廣場中心是一個以玻璃為底的噴泉。噴水池下面經營着一片遊憩場，其中有一家可坐七百位客人的咖啡店，遊客可以透過玻璃往上看見四散的噴泉水珠。

「這一處建築會超越時代，」藝術館館長布朗說：「它並不是一棟炫耀一時的建築，它可以永垂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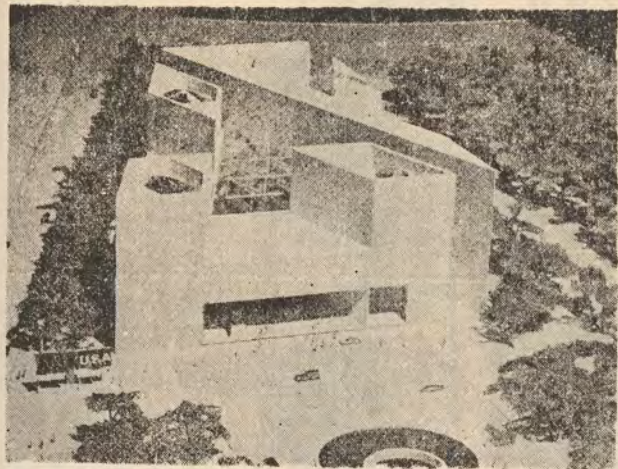


這句話在所有公共建築落成時，幾乎都這麼說。不過等到貝聿銘的這一設計在一九七五年完成時，這句話或許會證明確是如此。

金字塔的功用

多年以來，埃及學家對考古學上的一個大問題始終大惑不解。如果每一位法老王都替自己修一座金字塔，作為自己的墳墓，以及最後昇天的所在，為甚麼埃及的金字塔竟比法老王要多？英國物理學家孟德爾遜在「美國科學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他已找到了答案。他說很多法老王傳旨在同一時間中建造幾座金字塔，為的是要使埃及人達到充份就業。換句話說，建造金字塔可能是歷史上最早的公共工程方案。

這位牛津大學的科學家也是一位業餘的考古學家，最近在埃及作了幾次觀光旅行而下了這個結論。孟德爾遜在觀光路線以外，去造訪在開羅市南方五十哩（八十公里）孟都的大金字塔，那是埃及人所造的第一批金字塔間的一座。雖則考古學家把這座幾近五千年的古建築的損毀，歸咎於以後埃及人的偷竊石塊。孟德爾遜計算了



一下，金字塔上丟掉的石塊，大部份都還在附近，成了一大堆一大堆的碎石塊，石堆的中心堆成矩形的內心。

這次觀察現示出金字塔的損傷，是一種意外事件，而不是蓄意破壞。在孟都建造的這座金字塔，是正當上埃及及與下埃及王朝統一的時候，它的建造工程顯然代表了早期金字塔建築師的一種企圖，想要改善在沙瓜拉附近的階梯形金字塔，在那種金字塔裡的內部結構，是採用階梯形式。他們新建的孟都金字塔，外層平整，四邊的傾斜成陡峭的五十二度角。但是，據孟德爾遜說，當沉重的外層愈來愈重，應力也就愈來愈大終致於在最後完全倒塌，成了一次最大的石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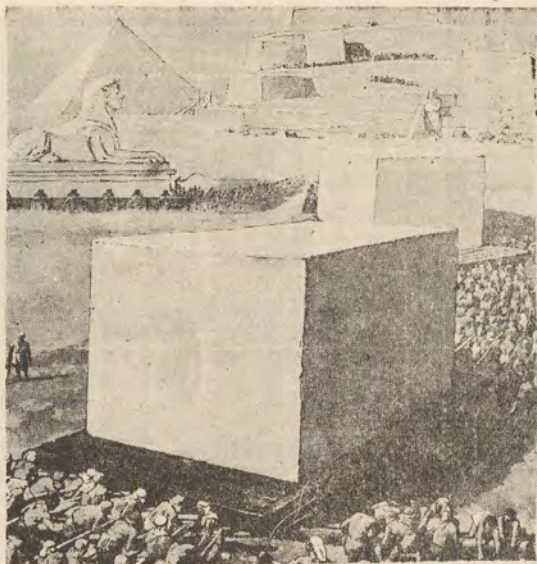
孟德爾遜認為在孟都的這次大亂子，造成三十哩外達夏方面的驚愕，那兒的金字塔被稱為「彎曲金字塔」，有些學人認為這座金字塔的形狀很奇怪——四邊在起初都是以五十二度角向上砌，可是到塔頂一半的距離，坡度突然改成徐緩的四十三度半角。——這是由於這位法老王突然駕崩，迫使工人提前完成金字塔的緣故。可是，孟德爾遜却以為是達夏的建築師們，聽說在孟都的這次塔崩，便謹慎地把這座金字塔未完成部份的角度，減少為安全的四十三度半。孟德爾遜還指出，事實上，

埃及金字塔的建築師便沒有重行採用比較危險的五十二度角，一直到很多年以後，他們發明了一種好的技術來砌外層為止。

如果一位法老王在他有生之年裡，同時建造兩座金字塔，一定会有起乎永生以外的其他理由。孟德爾遜說，那就是經濟上的理由。大多數史學家都同意，在尼羅河氾濫農業停頓的三個月時間中造金字塔，要一支多達十萬人的勞力——埃及人口的一大部份——來工作。但是他指出，在金字塔接近完工時，要的工人很少，金字塔造完以後，不到下一位法老王，再也用不着他們了。所以他說，沒有一種經濟能忍受這種「全有全無」就業型態的苦痛。

孟德爾遜說，為了保持充分就業，埃及的帝王採取連續施工法，當一座金字塔的工作快修到頂端，另外一座金字塔又開工。馬上，修建金字塔成為經濟上所必需，而不管有沒有法老王要安葬。孟德爾遜在文中指出，在修建金字塔以前，埃及社會中只由一些連繫鬆散的部落所組成，每一個部落各奉各的神，各有各的社會組織。埃及帝王組織了大量的人力從事這種齊一的工作，很快地，也很聰明地達成了對人口的經濟控制。他在這篇

中寫道：「事實上，他們發明了國家——一種中央集權的，有效的組織；這是在當時以前，人類還一無所知組織。」



古代埃及人修建金字塔

大象之死

據說，一頭要死的大象會蹣跚獨行到一處隱密的「象墳」裡去，那裡有成堆的白骨，探險家要是找到了這處地方，在象牙上就會發大財。雖然在東非洲的野獸保存地區中，獸警每年中，都要發現成百上千的大象屍體，散佈得到處都有，但是大象死亡的真相仍然非常神秘。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歲的生態學家柯樂茲和攝影家孟悉克，在非洲的塞內格狄國立公園中偶然遇到一頭垂死的大象，得以利用連續的照片把它彌留的最後頃刻詳細拍攝下來。這頭就死的野獸並不是單獨死去，一群焦急的象群想盡辦法要它復活。「你不必要在象群中待得很久，才會被它們對團體中一份子難以置信的關切所感動，」柯樂茲說：「大象愛大象，道理最簡單不過。」

柯樂茲和孟悉克看到這頭生病的大象正值午後，它在離開吃草的象群有七十五碼的地方站着，頭低下來，大大的象耳向前倒。一頭雄象從象群中向它走去，輕輕氣地咕嚕嚕叫了一聲，然後又走回去吃草。這頭雌象站了二十分鐘，一動也不動，只偶爾蹬動一下軀幹，然後便靜靜地後腳支持不住腰身着地。馬上整個象群便尖叫着，奔告着，雷鳴般向它跑過來，圍成一個半圓；它的前腳也支不住了，全身猛然倒了下來。

這頭雌象無依無靠地躺在地下，那頭大雄象把大象推開，可是却讓小象接觸它，一頭小象把鼻子擱在雌象背上，另外一頭小象則徒勞無功地推雌象的臀部。還有一頭小象用鼻子摩擦它的耳朵。那頭雄象則在雌象的一邊，低下頭來，使盡生平力量想把它抬起來，可是它實在是太重了，雄象無可奈何地吼了一聲，又走到雌象的頭部想把它舉起來；然後又撕了一滿鼻的乾草，強迫送進雌象嘴裡，可是雌象卻沒有反應。

幾頭小象又再度向前擠，其中一隻還把一隻腳放在雌象背上，想把它吵起來；最後那頭雄象還想踩在它身上。「似乎它幾乎用盡了所能想得到的辦法，威嚇、抬起、和餵食，」柯樂茲說：「到後來沒有辦法只有用性。」

可是這頭雌象還是死了，一陣最後的抽動後，倒在一邊。象群中掀起了吼叫聲，走開去到附近紛紛擾擾地覓食。只有那頭雄象還留在死象的旁邊，不時還想讓它驚起來；象群中的象隻，一隻又一隻走回到象屍旁邊，就像是哀悼，一直到入葬以後，象群方始一起離開，消失在山崗的那邊。



象群哀悼死去的大象



斷像

身到那裡去了？最近，布洛克林博物院古代藝術部主任波斯曼博士勝利地宣佈，他已經發現了這座石像的上半部，正在羅契斯特市紀念藝術畫廊中展出，離開羅有五千八百四十四哩遠（九千四百公里）。

要把這個打碎了的三千多年福星像重新拼合起來，這是一項兼具記憶力與學識兩者的傑出成就。一九七〇年波斯曼博士在貝魯特的黎巴嫩國立博物館裡看到了一座花崗石的雕像，他就認出了這是尼約素瑞王。查遍這位身世不明國王紀念碑的檔案，他看到了開羅市那座殘缺石像下半身的參考資料，那座石像左手下垂在身旁，右手則毫無痕跡。他記起了羅契斯特的胸像，與貝魯特市尼約素瑞王雕像的形式極為近似，那座像的右手高高舉起權杖。

公元前大約二千四百五十年到兩千二百九十年，是埃及舊王國第五朝，而在埃及學上却是使人困惑的一片空白。這一朝的藝術品沒有甚麼流傳下來，所建的金字塔既不討人喜歡，也不堅固。歷史上對這一朝殘餘的線索過於貧乏，甚至辨識不出這一朝的法老王來。其中一位現在知道是尼約素瑞王，他在位期間大約是公元前二二七〇年到二二六〇年。

「就憑了這一點，」波斯曼說：「使我靈機一動，如果開羅市那半座尼約素瑞王石像右臂邊沒有手，一定是高高舉起，正和羅契斯特的斷像相符。」在他請求下，開羅把半截石像做了石膏模型運往紐約。波斯曼把羅契斯特的半身像擺在尼約素瑞王的下肢上時，吻合得絲毫不差。這個完整的雕像目前正在布洛克林博物館展出，這位法老王湊成一體時也遠比兩段時更具法老王的尊嚴。

山本五十六之死

Burke Davis 作
黃文範 譯

一一、山本大將的最後行程

日本飛機與美國飛機在上空激戰時，布干維島叢林中的土人在林中的空地裡，好奇地向上升望。在下瑞哈河附近的阿可村村民，目擊了山本一行人員猛烈的結束，美機機關槍閃爍的黃光，叢林中到處飛散的機關槍彈，金屬破碎的尖響，發動機的爆炸，以及轟炸機的機身跌落在兩百呎高的樹木中間。

「貝蒂式」機身殘存的機翼，撞上了大樹頂端的枝幹，也從熊熊起火的機身上分裂開來，衝過一株樹又一株樹，落在樹林地上。爆炸把燒着的散片飛濺出幾百呎遠，在濃得化不開的綠林中，冒起了一團黑黑的濃烟，黑烟中倉皇飛翔着紫色、藍色、黃色、綠色、和白色羽毛的鸚鵡群。

機群剛剛停止戰鬥以後，阿可村村民馬上就商量了一下，有些人跑去查看擊落下來還在冒烟的轟炸機殘骸，另外一名小個子的黑人便從阿可村下山，把這架飛機損失的消息帶給日本人。

在他下山途中，這個村民遇到了一批在日軍監視下修路的當地土人，他使用誇張的手勢，說明有一架大飛機掉在他們村子附近，日本陸軍一位年輕的濱砂榮少尉便放下了修路工作，率領了部下人員跟着這名村民上山。

爲山本大將護航僅存的三架零式機，在卡希里機場落地以後，只作了簡略的報告便飛返拉布爾。他們說山本大將的座機，落在基地內陸某處無法穿越的山頭上，第二架轟炸機則被擊落在茂伊拉角海外。從卡希里機場起飛馳援的三十多架零式飛機上的飛行員，却甚麼都沒有見到，他們來得太遲，等他們飛到美機的高度，兩架轟炸機和擔任掩護山本的三架零式機都已無影無蹤。

起火的轟炸機上空飄浮的黑烟，差不多過了三個小時，駐在布因的第十七軍軍部才在震驚之餘組成了搜救部隊，軍部當時還不曉得阿可村村民已經發現了飛機殘骸，派出了由陸軍與海軍士兵組成的九個小組，馬上進入叢林，各組都派了一名看護兵。

布因基地開始派飛機飛到山邊，因爲基地士兵曾經見及有一架飛機墜落；可是到傍晚時，飛行員都飛回基地，一點也沒有見到轟炸機的殘骸何在。

當天上午，殘存的零式機還沒有返回基地以前，便已拍了一則電報到拉布爾，可是備受震驚的渡邊大佐却由於一場暴風雨而延擱了行期，一直到四月十九日拂曉方始飛到布干維島，這次與他同行的是第八艦隊軍醫長大久保信海軍少將。

在拉布爾，草鹿任一海軍少將爲了希望獲得比較好的消息，遲延了好幾個小時後，終於用密電向東京的海軍大臣報告，山本大將的座機起火墜落在叢林中，第二架轟炸機在「海面實施強迫降落。」電報中又說明僅僅知道只有兩人——宇垣纏和北村生還（不曉得爲甚麼，疏漏了機長林信一）。電報末段爲：「刻正派出部隊搜救中。」

渡邊大佐一行人員由拉布爾飛來，上午八時到達布因基地，立刻探訪受傷的宇垣。宇垣躺在坑道裡，燒傷的臉部上纏滿了繃帶，只見到這位參謀長黑黑的眼珠，他嘶聲喊着渡邊時，兩人都滿眶淚水。「總司令在那裡！」宇垣指着西北方：「就在那裡，只不過幾哩開外。快去！渡邊，快去！」

這時，陸軍一架飛機的飛行員已經發現了叢林中的窟窿，便緩緩地在上面盤旋發出報告，轟炸機墜落在靠近卜

瑞哈河的上游，在布因西方幾十哩外，飛機附近沒有生命的痕跡，甚至在機身殘骸上火也燒完了。他所能見到的很少很少，因爲現場附近燒焦和斷裂的樹木東倒西歪，這位飛行員認爲全機人員都已經死亡。

渡邊大佐却堅信山本仍然活着，便準備了一下去自行搜索。他和軍醫長兩人坐上一架水上飛機飛到現場，他隨身帶着很多網球，球上包着字條，寫着「請搖手帕！」這架飛機在叢林中燒焦了的這處地點，盤旋飛行了一個多小時，在渡邊的堅決要求下，飛機愈飛愈低。渡邊大佐丟了大約有十五個網球，眼見它們迅速落進草叢和樹木中間不見了。渡邊對自己是否看到了飛機的殘骸也沒有把握。除開網球的劇烈反彈以外，一切都死寂，毫無生命的象徵。「或許他們正在搖手帕，」渡邊說：「樹林太深，看不到他們，再飛低一點！」這位幾乎發狂的大佐要跳到叢林裡去，却被旁人勸阻下來；他或者想到情況會好一點，最後終於向機長領首飛回去，這時已近日落了。

渡邊等飛機一落下來，便馬上加入海軍搜救山本的行動。他的座機落在布干維島海岸一艘巡邏艇的旁邊，渡邊和軍醫長便上了艇，艇上已有六十名精選的水兵。巡邏艇沿着卜瑞哈河逆流而上，這是一條水流湍急、盤旋在叢林中的黑色溪流。小艇奮力在彎彎曲曲的水流中奪路往前進，一直駛到溪水太淺和倒樹阻流爲止。艇上官兵分成兩組，在卜瑞哈河兩岸掙扎着向上游前進，好幾小時中，他們在暗夜中跌跌絆絆，被成群結隊的蚊蟲叮咬，走路時戰戰兢兢，唯恐踩到了鱷魚。破曉時，他們已經開闢了一條小徑進入雨林。幾小時後，這些疲困的水兵還只從河岸斬出幾百碼遠的途徑，却接到飛機送來的一則電文——山本遺體業已覓得。渡邊大佐和這隊官兵便折返向下游處的巡邏艇前進。

濱砂少尉和那位阿可村村民到了叢林中這處燒枯萎了的地方，這兒大約有三十碼見方，堆滿了烟灰，裡面是亂七八糟燒過的樹木與枝極，以及燒焦了的矮樹，在這一堆中間，躺著這架轟炸機的殘骸，和十一具屍體的殘餘。這架四分五裂的轟炸機金屬蒙皮，已經成了漏杓，穿了不計其數的子彈洞，但是飛機却很容易辨認出來，機尾上還有「333」號碼。

在機身最後爆炸以前，有兩具屍體被拋出機外，其中一具橫躺在飛機上已經撕碎、和污黑了一段坐墊上，這位官員帶着白手套，手裡還握着軍刀，面容幾乎沒有甚麼傷痕，應該可以認得出來；另外一具屍體顯然也是官員，躺在他的旁邊，却被火燒得很厲害。

美國飛機從頭頂掠過，朝着卡希里機場附近射擊時，這隊搜救人員被迫掩蔽了幾分鐘，有些緊張的工人報告炸彈在往下落。這批飛機馬上就飛走了，這正是密茲契派出來的「閃電式」機群，擔任掩人耳目的任務。濱砂少尉在這件尋找遺軀的可怕工作當中，又來了布因基地的兩個搜救組，其中一組由醫護人員所組成。看護兵檢查第一位官員的屍體，胸口的傷處仍然在流着血，軍刀握在左手內。從機身殘骸裡又抬出了九具屍體，叢林中清除殘骸的蛆蟲，業已在這些燒焦的屍體裡活動起來。

濱砂手下的土人砍伐竹桿，造成擔架，把屍體朝布因運。到了中午，他們聽見卜瑞哈河中有巡邏艇油機的聲音，便叫住了這條船，把屍體抬上艇去。水兵把一排排的屍體放在甲板上臨時搭起的天蓬下，渡邊大佐和久少將雖然檢視時，一眼就認出了山本大將和高田六郎少將的遺軀。

多久少將檢查山本遺體，發現後腦部底端有一處子彈的傷痕，穿過頭部，在頰骨處出去。「飛機遭受攻擊時，他就已經死了，」軍醫長說：「這是處致命傷，一發機關槍彈。」

渡邊強忍悲痛，沒有觸動屍體，把山本的私人物件拿了下來。他取下了胸前被血浸透的勳標、和肩章，又把野戰帽、軍刀、和皮夾收了起來。渡邊發現他的皮夾裡還有幾首詩，總司令的手錶也還在，停在七點四十五分。

這些遺體轉移到一艘驅潛艦上，由海路運往布因基地。艦上的水兵在謠傳中揣測，後來竟成了傳說，說山本從座機殘骸中爬出來時，仍然好端端地活着，後來切腹自殺。又有人說，高田軍醫長死前頃刻還有意識，他把總司令從火中拖出，把軍刀放在他手中，然後自己才死去。

總司令這段行程結束的經過傳到受傷的宇垣參謀長耳中，他深深覺得有犯罪感。「這次事件都是我的不對。」宇垣對總司令的慘死情況幾乎受不了，他聽見說山本黑化的屍體上，仍然有着制服的碎片，手裡還緊握着象徵的

軍刀，深深感動。「即令是死亡，」宇垣說：「這位偉大的海軍將校仍然不失他的尊嚴，對我們來說，山本五十六實際上是我們的軍神。」

海上也在實施搜救，海軍的潛水兵在宇垣參謀長座機落海的地點下水打撈，一個多小時以後，在微暗的海水中，水面下七十六呎處，發現了這架轟炸機的殘骸。潛水兵只找到了兩具發動機、螺旋槳、機輪、機關槍、和一把官員的軍刀；水下卻沒有屍體，也沒有把屍體陷在裡面的機身殘骸。這架飛機已經碎成片片了；機上兩名機員的屍體，在四月二十日上午被海水冲上了沙灘。

官員們來分辨山本轟炸機上的屍首，先量取體高，再把他們殘餘的軍服一塊一塊拼湊成證據。棺材在當夜都放在卡希里機場的官員宿舍裡，派人徹夜守靈。

第二天在布因附近的一座小山頭上，渡邊大佐主持了祭儀，工人在俯瞰布因和大海的綠色山丘上，挖了一個臨時火葬場，人們把薪柴堆在屍衣上，倒上汽油，點起了一場火舌冲天的大火。一個多小時以後，渡邊大佐便開始檢起總司令和袍澤的骨殖，在灰渣中篩出了骨灰。

他把山本大將的骨灰放進一個小小白色的骨灰箱裡，箱內鋪着一層山本最愛吃的水菓——木瓜——樹葉。水兵們把泥土堆在屍身火化坑上，在山本火化坑的兩旁，各種了一棵木瓜樹苗，在兩株木瓜當中，樹了一方當地的石碑，刻上了山本的名姓，然後舉行火葬儀式的一行人，捧着十一個骨灰箱蜿蜒着走下山坡。

小澤治三郎海軍中將已從拉布爾飛回土魯克艦隊，四月十八日他和參謀與官正武少佐以及其他參謀們上了航空母艦「飛鷹號」。他剛剛上艦，就有一位顯然很震驚的艦上通信官，向司令呈上一份電報。

司令看這份電報時，與官少佐緊緊盯着他，司令面上的血色消逝了，使這位年輕官員意識到是一場慘禍：「小澤是一位身經百戰的海軍飛行官員，素以在任何環境下具有鐵一般自我控制夙著威名。看到司令的臉色變得慘白，使我大吃一驚……他說着一些不可解的話，一陣子以後，他不能、也不願意同任何人談話，山本五十六大將死了！」

一批飛行官員隨着小澤少將和奧宮正武，在航空母艦駕駛台上集合，山本的將旗紅旗艦「武藏號」上升下來時，全體向旗艦敬禮。對奧宮正武來說，這面飄拂的將旗往下降，便是日本戰敗的預兆：「……勝利在我們掌握中溜走得愈來愈遠。或許……我們把戰爭加諸敵人的這批人，也是奉命執行這麼做的人，會在這場戰爭中生存下去。」

四月二十日，總司令陣亡的消息傳到了海軍各級司令部，即令在土魯克，也僅僅限於極少數官員曉得。總司令死後五天，發着高燒病倒的渡邊大佐，保護着死去人員的骨灰，回到了這處龐大的艦隊基地。骨灰箱都放在「武藏號」總司令官艙裡。

渡邊大佐在總司令官艙中，發現了山本在六個多月以前所寫的幾首詩，下面這首詩特別使他深受感動：

「征戰殉國諸將士，

壯哉數萬我官兵，

忠勇双全冒鋒鏑，

戰死成爲護國神！

愧見江東諸父老，

嗚呼何顏覲聖明？

敢惜此身非鐵石，

決心如鋼志成仁，

隻騎深驅入敵陣，

日本男兒鮮血紅。

千萬兒郎其少待，

爾後尙餘未死身，

轟轟烈烈殊死戰，

微軀追隨報國魂。」

山本戰死的消息一直嚴守秘密，好像戰爭的結果會拖延成均勢似的。東京方面少數獲悉山本悲劇的人士中，其中一位是山本選定的接班人選——古賀峯一大將。備受震驚的古賀向海軍宣佈：「日本海軍只有一位山本大將，沒有人能代替他，他的逝世對我們是無法承受的重大打擊。」他也發出警告，在山本歸去以後似乎更是不祥之兆：「敵人刻正擴大攻勢作戰的準備，以及修訂使用新武器的戰略計劃，以力求獲得最後勝利。」四月二十七日，古賀大將奉令接長聯合艦隊，馬上便飛往土魯克，但是對外却宣稱他只是赴南太平洋一帶視察，直到這時爲止，海軍還沒有把噩耗通知山本的家人。

自從山本死了以後，東京和華府兩方面都覺得戰爭的方向改變了。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戰略家，日本帝國海軍中無人堪與匹敵，也沒有真正的繼任人選。在戰前，這位計劃與創立日本海軍航空隊的先驅，對航空母艦與飛機的運用極爲熟悉，沒有一位高級將領能出其右。儘管潮頭已經轉向，儘管美國太平洋艦隊日見增加的實力會馬上迫使日軍採取守勢，但是預料山本只要有人、有武器，仍會像以往般猛烈攻擊。而在古賀和其後的繼任人選，則預料會採取一種比較正統的守勢戰略。

作爲一位改革家，山本在歷史上有他的地位。他堅持發展航空母艦和空投魚雷這類武器，證明了他的觀點；集中使用航空母艦，更顯示了他的戰術天才；在戰爭初起時——乃至戰爭結束時美國所採用——他那特遣艦隊的觀念，更是他的確把握了海上空權這一事實的證據。在日本有限度的工業資源下，他爲日本海軍建立了參戰的優良航空母艦兵力；戰爭甫興的幾個月，他橫掃西太平洋，更是海軍戰爭史上不容忽視的功績。山本在四個月內爲日本所奪

得的，盟國要花了三年多才能重奪回來。他也犯了錯誤，在他死前也曉得了這些過失——但是日本帝國海軍中却再也沒有這種將才。布干維島叢林上空短短的幾分鐘裡，日本的未來已經更形黑暗。

（日本海軍司令部也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拉布爾與土魯克的官員，都向東京發出電報，堅定指出美機這次對山本的攻擊，已經離開敵人的基地很遠，決不是一種例行出擊，美國人一定已經破譯了「Z-15」密碼。東京的密碼專家却堅持，這種機械密碼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會被破譯。一直到若干年後，日本密碼人員才曉得了美國人的成就。）

四月二十一日，「武藏號」主力艦載着山本骨灰駛抵東京灣後，日本老百姓才曉得這位海軍總司令的死訊，廣播中只略略提及：

「今年四月，在前線指導全盤戰略的山本大將，與敵機發生接戰，在作戰飛機上壯烈殉職。」

只有這麼寥寥幾句，廣播員的聲音哽咽，淚流滿面。

兩天以後，海軍在「武藏號」甲板上以軍禮致告別式，行完禮，渡邊大佐便捧着骨灰登岸，岸上有一列迎葬列車在等候着，山本的遺孀和四個孩子迎接渡邊上了專車。

成千上萬的日本人擁擠在鐵道的兩旁，目送這列專車的緩緩通過。渡邊在這段行程中，爲了手捧骨灰箱在列車車窗邊，好讓老百姓見到而疲累不堪。火車快抵達東京市區，駛進一個隧道中時，一位官員從渡邊手中接過骨灰箱，遞交給山本夫人和孩子們，山本夫人恭恭敬敬地默然檢視着這具骨灰箱。

山本的骨灰分盛在兩個骨灰缸裡，其中一份留在東京，以便六月五日——山本崇拜的英雄，東鄉元帥國葬紀念日——爲山本舉行國葬；另外一份則在其後運回長岡家祭。

（大多數傳記，都說到骨灰分貯兩個骨灰缸中；但是爲山本作傳記的阿川弘之，則寫着骨灰另有第三份，由堀悌吉將軍交給藝妓河合千代子。根據這一本書，河合千代子和其他的友人，還在藝妓屋中舉行了另外一次公祭，而山本的錢也送給了她。據說堀悌吉要求千代子把山本在戰時寫給她的信都送存海軍省檔案處。據說這位將軍還以簇新的百圓鈔票多張，分贈給一些熟識山本的藝妓們。）

在國葬前的兩星期，骨灰在山本夫人處；長男義正在這段日子裡，到山本的至交堀悌吉將軍處，靦腆地說：「請您講講家父的事，我們對父親的事，一點兒也不知道呢。」

國葬舉行時，東京市區中心一切活動都停頓了，官方規定參加與祭的人數只限一千五百人，然而估計大約有一百萬老百姓排列在街頭，等候靈車通過。日本國葬的功勳一共只有十二位——其中唯一的平民，是擊敗俄國的東鄉元帥。除天皇以外，日本本土所有的上流顯要，包括東條首相都參加了執紼。

國葬儀式在東京市區中心，離皇宮不遠的日比谷公園中舉行，有些參與祭禮的人士發現千代子坐在山本夫人、子女旁的親友中。攝影記者想拍下照片，這位年輕的女性却把面部深深掩蓋起來。在外國風味的蕭邦「葬儀進行曲」中，執紼人士在載了骨灰箱的砲車後面行進，蜿蜒直達小金井多摩墓地，把山本的骨灰缸安葬在東鄉元帥的旁邊。渡邊大佐從醫院中剛下床，又瘦又沒有力氣，但是毅然參加了這次告別式，他手捧內裝山本最近勳章的一個箱子在行列中行進，感到頭昏眼花，脚步踉蹌地倒在地上，被人抬出了行列。

第二個骨灰缸則由山本的姐姐，七八高齡的高橋嘉壽子帶往長岡，六月七日在那處小鎮市上舉行最後的家葬。在葬儀後一個星期以內，有七十萬日本人排隊穿經墓地，去瞻仰山本的骨灰缸軍服與軍刀。

這份骨灰安葬在山本大將早已逝世的父親墓旁，他的父親高野貞吉，原是一位小學校長，下葬處是長岡市郊的一座小小佛寺——長興寺。

一如山本的要求，他的墓碑非常粗糙，刻字只花了七十五日圓，折合當時的美元大約只有一角。而且也遵照他的願望，墓碑也比他父親的墓碑恰恰低了一吋。

後記

一、美國方面：

密契爾這批出擊山本任務的飛行員，是否這一次飛行是他們在太平洋最後一次？在攻擊山本歸來以後，密契爾將軍便命令他們停飛。謠傳說密碼被譯破，據推測會把他們用船運走，以免他們落入日軍手中，到現在才曉得當時聯隊部所關心的只是保密。

這批飛行員在四月二十三日飛走，命令他們飛往諾密亞，到南太平洋陸軍航空隊司令哈門少將辦公室報到。密契爾率領了藍菲爾、巴伯、約可卜生、和何麥斯到達時，哈門和斯特拉斯正等着他們。

哈門嚴厲地訓誡他們：「你們沒送軍法審判，算是你們走運，我從來沒見過海軍有這麼冒火過。去他媽的，打從今兒個起，關於那碼子事你們都要三緘其口，是聾子，也是啞吧，你們也回國去。」

然後這位將軍又同他們一一握手，開心地微笑：「你們飛了一次我從沒聽過的頂呱呱的任務，我打算頒給你們應得的勳獎，希望是從國會榮譽勳章起。」

他對密契爾說：「你到這個戰區來多久了？」

「報告，十七個月。」

其他飛行員也都差不多這麼久，「够慘的了，」哈門說：「你們這一夥回國去。」

「司令可不能讓他們大夥兒一下都走，」斯特拉斯說：「我們那裡需要有經驗的老手。」

「我看你只有那麼辦了，」哈門說：「他們打够了！」

其他飛行員走出室外以後，哈門告訴密契爾：「如果他們不願國會勳章給你，我會頒給你。我要把你派到安諾德將軍那裡去，我要你早早趕到華府，愈快愈好。他要曉得這回任務，我會寫一封信你帶去。」

幾天後，他們首途返國時，密契爾帶了一封哈門寫呈安諾德的私人函件，信中對這批飛行員讚不絕口：「這是一次從頭到尾在構想上、執行上都非常漂亮的任務，充滿了高昂的決心和無上的技術。參加這次作戰的飛行軍官都向您推薦，海軍會經要求——而我們也同意這一要求——對他們頒贈勳獎。」

每一位飛行員到達美國馬上都升了一階，密契爾、藍菲爾、巴伯、和何麥斯都奉頒海軍十字勳章，由於他們「

在這一次得未曾有的長程攔截任務中……傑出的英勇表現……」亨斯則身後追贈海軍十字勳章。

飛行員中，密契爾和藍菲爾由於已經擊落了十一架日機，被人視為英雄而到處邀宴。他們也被派到各空軍基地，向年輕的飛行員講解 P-38 機的性能，以及在戰鬪中如何應戰零式機。他們也獲准不許別人提及山本任務，這次講解出差完了以後，巨大戰期間，密契爾和藍菲爾都擔任在美國本土的職務。

到了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差不多在山本死後五個月，湯姆·藍菲爾的弟弟查理，率領了一分隊的海軍陸戰隊「海盜式」戰鬪機去掃射卡希里機場，他被擊落，跳傘下去，安然落在山本座機墜地不遠的地方被俘，被解往拉布爾附近的監獄中。爲了怕對他實施報復，陸軍更加强了掩飾湯姆·藍菲爾在這次暗算行動中所擔任的角色。

後來，美國陸戰隊解救了拉布爾附近的美軍俘虜，可是查理已經在兩週前死亡。

多年以後，也就是在一九四九年，有關山本任務的詳細經過，開始在藍菲爾的記憶中消逝時，一次毫無料到的事件突然提醒了他，使他想起了四月裡在叢林上空那次猛烈空戰的頃刻。

空軍學會爲了慶祝「萊特兄弟紀念週」，希望能夠打敗民航班機環繞全球飛行五天的舊記錄，派了藍菲爾做代表來飛行。他創立了飛行四天又幾個小時的記錄，可是他在東京的一次經歷，幾乎不想記下這一次成就。

他的班機由香港飛東京，在半夜過後落地，他的飛機一停，藍菲爾看見附近有好多人，在強光燈的照耀下，若有所盼望着他的飛機。泛美航空公司的經理上機來見藍菲爾。

「山本大將的遺孀正等候你下飛機，」他說：「她到機場來歡迎你。」

藍菲爾不信這回事，可是這位經理鄭重其事。「這是東京一家報紙所安排的，」他說：「他們認為這樣可以促進國際關係。」

藍菲爾一出機門，就看見山本夫人站在機梯下，手裡捧着一把鮮花。她是一位莊重、嚴肅的女性、輕輕對一位

譯員說着日語，眼睛却始終沒有離開藍菲爾的面孔。她的表情上沒有憤恨，却只有和藹和一種渴望的友情；藍菲爾覺得旁觀的群眾也是同樣的感情。

譯員傳譯了她所說的話後，山本夫人歡迎藍菲爾到日本來，把手中的鮮花遞給他。她說，她的兒子馬上就要進哈佛大學唸書。

手足無措的藍菲爾，結結巴巴地表示感謝她來機場歡迎他。他們互相握手後便分別了，只留下一群觀眾仍然站在他們四週，好像不願意離開。

幾週以後，另外一件悲哀的事，提醒了藍菲爾記起那一次山本任務。他弟弟查理的遺體從拉布爾附近的墓地運回美國，以軍禮安葬在阿靈頓軍人公墓。湯姆和弟弟傑姆、以及父母親都站在墓旁。「我想起弟弟和我的生命，同所羅門群島中那一個遙遠的海島，同一位素未謀面的山本五十六大將發生了關聯，覺得真是奇怪。」他在寒雨中停立在阿靈頓軍人公墓時，清清楚楚想起了像一把綠色提琴形狀的布干維島，那一處景色他畢生不會忘記。

（戰後，藍菲爾的事業蒸蒸日上，他曾任愛達荷州「政治家」報的主編、空軍部長薛明頓的特別助理、康維爾飛機公司的副總經理、費班克摩斯公司的總經理、雷松公司副總經理，以及「空軍學會」與「全國航空協會」的理事長。

參加這次任務的其他幾位飛行員，則在空軍中服役較久，巴伯和密契爾在一九五幾年代後期退伍，巴伯目前是位保險經紀人，在俄勒岡州克宇市有家牧場；密契爾則在西維吉尼亞州任油井財產推銷商；何麥斯和肯寧在一九六八年都已晉升中校，在空軍中服役，肯寧是現役飛行員，駕駛運輸機飛越南；溫西利奧則已升到了中將，擢升為美國本土空軍司令部司令。）

二、日本方面：

山本大將會經預測，殲滅了美國太平洋艦隊以後，日本會有一年到十八個月的勝利。珍珠港後一年四個月又有一天，他便陣亡了；自茲日本再也沒有過大的勝利，只有臨頭的大難，日見逼近本土島嶼。

山本的學生與繼任人古賀大將，他的死亡極像山本大將，一九四四年三月，他的座機在菲律賓海岸外墜毀。雖然報告中說古賀座機猝遇暴風雨而損失，但仍有人懷疑這位大將也是被美機空中掩襲所擊落。

布干維島攻擊中倖獲生還的宇垣纏中將，在戰爭的最後一天，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炸毀以後不久——死去。他當時身任對琉球方面龐大的美國艦隊實施「神風特攻」的指揮官，也是九州基地所有「神風特攻」機的司令，戰爭快要結束時，他仍然在想念着山本；當天清晨，他告訴一位老朋友說：「這是一位軍人戰死的最後機會，務必要准我有這次機會。」

八月十五日中午，裕仁天皇忽然打破傳統，在廣播中諭示全國國民；宇垣在東京西南方大分空軍基地的坑道指揮所裡，聽到了天皇微弱、顫震的玉音，宣佈日本投降。靜聆玉音的數百萬人都止不住啜泣；可是宇垣却飲盡一杯告別的清酒，對同僚道別，去掉軍服上所有的肩領章，從坑道中走向跑道上的座機。一位年輕的飛行官員——宮崎大尉跟在旁邊，請求一同飛去，宇垣加以拒絕，命令他返回自己的崗位上去。可是當他走近座機時，却大為驚奇發現有十架戰鬥轟炸機準備起飛，空勤人員都立正站在機旁。「你們都願意同我一起去死嗎？」宇垣問，這些年輕人都舉手敬禮，宇垣領着他們飛上了八月份炎熱的天空。

大約兩小時後，這批機群應該飛抵琉球時，大分空軍基地收到了宇垣指揮機群的遺言：「應該由我一個人負起來能保衛國土與消滅驕敵的責任……」

宇垣與機群消逝了，美國海軍報告，艦隊在當天並沒有遭受「神風特攻」機的攻擊，可是這十一架飛機却一去不還。

山本並沒有被人忘記，國葬以後六個月，也就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他曾擔任過霞浦海軍飛行學校教育長，也是他長期準備海軍航空兵力以攻擊美國的開端處，那裡有一座他的銅像落成揭幕。這座與真人大小般矗立的山本銅像，躲過了炸彈的轟炸，甚至躲過了美機對日本城市的火海攻擊。一九四五年下期，麥克阿瑟將軍抵達霞浦監督佔領日本的工作時，山本銅像的面孔，仍然凝望着飛校的大操場。

麥克阿瑟的第一批命令之一，便是禁止設立任何戰爭英雄的紀念碑，整個日本的銅像都被拆除。一批海軍官員把山本的銅像鋸成兩段，把它藏在附近的湖底，小心記下了藏像位置。

一九五五年，霞浦附近的一名廢鐵商人，把湖水抽乾，為的是要找到銅像，弄點價錢俏的銅，他把銅像的頭肩部份打撈起來。山本大將的戰時朋友們把銅像買了下來，把它運到長岡，當地人士捐款在一處命名為山本的公園中，建立了一座石基，銅像就樹立在上面。銅像旁邊就有一座仿造山本出生的小木屋，恰恰在原来的住址上面房屋被美機火攻燒掉了的地方。

長岡市的人很少會注意到另一處紀念地——東京市多磨墓地的山本骨灰墓。每星期總有一位上了年紀的商人來拜訪山本墓。他就是以前的渡邊安司大佐，現在是美國古明斯柴油機公司的職員。他那部小汽車停在附近，敬重地到他的舊上司墳墓前，用一塊絲手帕擦去光滑墓碑上的灰塵，經過一陣以後，他又消失在東京車水馬龍的交通洪流裡。

您想知道嗎？

雪萊與拜倫想必都是您所熟悉的名字，但有一位終身週旋在這兩位浪漫詩人之間的傳奇女子，名叫克麗亞，您可知道嗎？本刊在下期即將推出這一段多彩多姿的浪漫愛情故事——「拜倫的情人」。

清潔的鋼廠

大多數煉鋼廠都是嚴重污染水質和空氣的廠家，所以德克薩斯州海灣鎮上的居民，聽說美國鋼鐵公司在當地魚類和野生動物棲息的香柏灣附近，買了一萬五千畝地（六千零七十公頃），建造一個新鋼廠時，他們的驚駭萬狀是可以料想得到的。現在，這家稱為德州鋼鐵廠的新工廠，業已以三分之一的能力開工了六個月，真使大家非常高興，它就像是啓示工業界的模型，也是對環境的清潔有了成就第一家鋼廠。

德州鋼廠只有兩個烟囱，它們幾乎不冒甚麼煙；廠內兩個兩百噸的鍊鋼爐，燒的是空氣與天然氣小心混合的氣體，幾乎沒有煙。一個兩萬五千匹馬力的大風扇，把少數廢氣鼓動，經由冷水的噴射，除去了其中的固體懸浮物；從烟囱中最後排放出來的是兩者相等的熱氣和二氧化碳。

對水污染的控制更是令人折服，這家鋼廠爲了使鋼

冷卻和加以處理，每天需要一億五千萬加侖（五十六萬八千五百立方公尺）的水，大約是附近休士頓市一天所耗的水量。爲了減少用水量，以過濾與冷卻系使水循環使用十五次，這樣每天需水量只要一千萬加侖（三萬七千九百立方公尺）。

這使用的水量，一半是補充蒸發的水份，另外的五百萬加侖（一萬八千九百五十立方公尺）水則加以過濾、冷卻後排入海灣中。可是據鋼廠廠長史比茲自誇，排出的水比原來進入工廠的水還要乾淨。——水源進水中含有百萬之一百五十的不溶解物，而排出的水却只有百萬分之五十。水中的沉澱物每天都加以清除，經過濃化後作爲填土。

這種對環境的注意並不便宜，美國鋼鐵公司說，估

計投資在德州鋼廠爲數達一億美元的資金，至少有百分之十是用在污染控制上，這家公司又補充說，把這種整套的控制設備裝置



在舊鋼廠上，花費就貴不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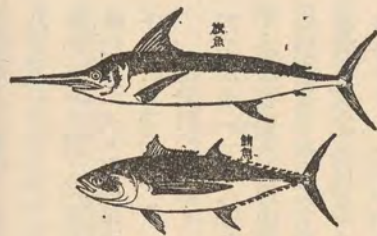
雖則當地的環境保護人士很滿意，但是還得看這家鋼廠全部生產和長期開工以後一些不能預見的問題而尋。在這段時期中，在海灣中釣鱸魚仍然不錯，而美國鋼鐵公司似乎已經表現出，工業界不再會說這是辦不到的事。

再見，劍旗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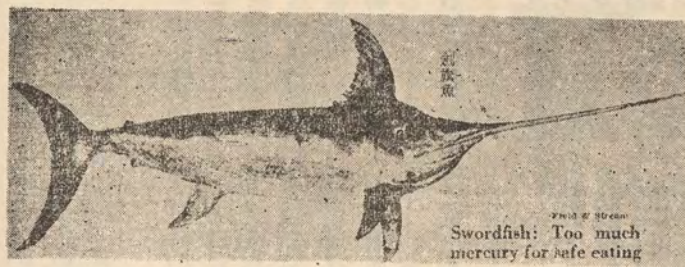
去年，美國食物藥品署官員沒收了多批汞污染的鮪魚以後，也會警告說，在劍旗魚中也發現了這種有毒金屬。上週，經過一連串的試驗以後，發現抽樣的劍旗魚中，百分之九十五都含了危險劑量的汞。食物藥品署公佈了措詞嚴重的警告，實質上是宣告了美國境內食用劍旗魚到了盡頭。——這是自從一九六九年禁止使用「環美特」人工甘味劑以後，頭一次被政府不准國民食用的一種物品。

食物藥品署的行動，是

經過三個月的檢查後才作的結論，在檢查期間，聯邦政府扣押了八十萬二千磅（三七七、三九五公斤）的劍旗魚，批發商和零售商也自動收回了四百多萬磅。食物藥品署發現，在調查的所有樣品中，都已超出了准許限度



我國漁業的旗魚與鮪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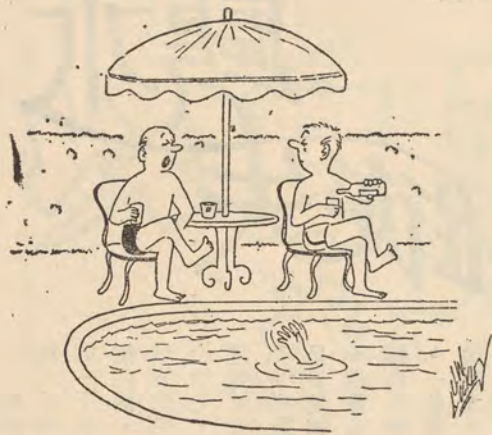


被美國政府禁止食用的劍旗魚。

百萬分之〇·五的含汞量，平均的汞污染量達這一數值的兩倍；抽樣的百分之八，經過檢查，實際上還超出了百萬分之一·五。

食物藥品署說，在抽樣的八百五十三批劍旗魚中，

只有四十二批通過了安全檢查。相形之下對鮪魚所發的警告，還只是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的樣品中發現了汞污染。其後，由於訂定了新的品質管制與檢查規定，禁食鮪魚的規定終告撤銷。



「他大概是想再喝一杯吧？」



「同歸於盡。」

水鷗失蹤

一堆，可是却應付不了那麼多沖刷來的死魚。」她留意到有些事情起了變化：「我自從三個星期以前到了這裡以後，一隻水鷗都沒有見到。」

在過去，這帶地區飛滿了成千上萬覓食的水鷗，它們在上空盤旋，以死魚和廢物果腹，也把湖濱弄得乾乾淨淨。西北密西根學院的生物學家蕭弗，一九六二年在

特拉維斯市有一

萬八千位居民，市郊的一千三百六十七處櫻桃園，瀕臨在平靜無波的密西根湖湖濱山坡上，很久以來，這兒便被認為全州最美麗的社區之一。可是目前却再也不是了，湖濱散佈着腐爛的鯰魚、香魚、和垃圾。一位夏天的住戶何爾勒太太說：「我一直在把死魚耙成一堆

一處風箱島上點數得有兩千五百個水鷗巢，今年春天却只有三百個了。爲甚麼？蕭弗一部份歸咎於那些在沙灘上開車的人，他們壓過水鷗營巢的地帶；再加上隨地拋棄那些具有傷害性的東西，像汽水瓶蓋、啤酒罐環，這些都能傷害餓了的水鷗。可是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大量使用了「二氯聯苯三氯乙烷」——滴滴涕，以及它的衍生殺蟲劑：地特靈、和可樂丹。

這些長效性的農藥施用在櫻桃園中，被雨水冲刷進入了湖中的「食物連鎖」。水鷗吃了魚，也吞下了高度濃縮的毒劑劑量；結果，它們所下的蛋，大多數蛋殼都薄得孵不出小鳥。蕭弗解釋說：「在污染不太重的地區，水鷗每一巢孵出的小鳥是一・二二隻，而這一帶每一巢只孵出〇・四二隻。」他深恐人類人口也將如此：「政府在實驗室的實驗中，已經將滴滴涕和癌症聯在一起，我們知道它對哺乳動物也和對鳥類般具有同樣的影響，大自然已經發出了緊急的危險訊號。」

這項訊號並不是無人注意，密西根州在一九六九年就禁售滴滴涕，特拉維斯市櫻桃園的園主也早就停止使用相關的農藥。即令如此，這些業已在環境中的殺蟲劑，將會持續有效若干年，而密西根湖四週環繞的住戶，在花園中又在施用其他長效性的農藥。目前特拉維斯市全市市民所能做的，便是收拾臭氣沖天的湖濱，希望水鷗會奇蹟般歸來——這一帶地區裡，最好最便宜的垃圾工人。

自然以爲導

Harold Gatty 著

劉康震 譯

第八章 空中的反射

對停雲的一些說明

世界上幾乎每一地區，陸上或海上的旅行者，其旅程的一大段，都在有雲的天空下進行。雲本身的範圍與性質，可以顯示山脈或多山島嶼的存在——關於這種「停雲（Standing Clouds）」，等會還要有所說明——不過，幾乎任何地方（雖然在某些沙漠的上空少見）都可見到雲掩的與陰暗的天空，對旅行者選擇其路線或確定其位置，有所幫助。可以利用雲的標記，種類很多，因爲雲能够把其下地表的某些特徵忠實地反映出來。對有經驗的自然航行者而言，雲鏡（Cloud mirrors）能够把視線以外的一切東西顯示出來。

例如，在遠離海面水變的陸上，旅行者能够測出凍水的存在，只因爲它較陸上或水上所反射的光爲少。不凍水淺密的標誌是雲底部的那一層陰影。通常它所洩露的，除水的存在以外，沒有別的：對水的範圍，則無可靠的指示；即使是一大遍完整浮冰中的小溝或小壑，也能在天空顯出廣大的效果。此外，水蒸氣也往往從

水原中不凍的水面升上來，特別是當空氣的溫度在零度或零度下不多之時。水蒸氣對光的影響為產生黑雲。如有風吹，少量的不凍水，可把其洩密的陰影，散佈到廣大地區，在相當距離以外，便通知了旅行者。它產生了所謂「水天」(Water Sky)」。。

在北極，對佛蘭克林爵士(Sir John Franklin)遇難的遠征隊一次不成功的搜救中，戴哈文上尉(Lieutenant de Haven)向北方和西方找尋不凍水，見到「水天」。後來，潘尼船長(Captain Penny)根據這個資料行進，證實那個地區，有不凍水存在。

澳洲的南極探險家毛森爵士(Sir Douglas Mawson)，對於在缺乏其他航法時，觀察這種特殊現象的價值，也舉了一例。他寫道：「離丘陵後不久，便畫一條直向小屋的航線。除北方一片水天外，無助航的標誌，內地則為雲所掩蔽。」

水天的反面是「水光」(icelink)。水光是灰暗的天空裡一片值得注意的亮光；是個四面環水的大浮水或岸水區，大得足以產生可測出反光的標誌。一個很小的水區，也能在空中產生一道光，遠距離可見，北極的探險隊，對於水光經常予以相當的注意。我從許多例子中引述阿克托斯基(Henryk Arctowski)所寫的一個：

「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九日，戴格拉契提督(Commandant de Gerlache)指出水光在南方。天空為厚厚的層雲所掩蓋，恰在水平線上，顯出一道白線，有如縱向的裂罅，以其亮光與天空的灰暗分離。它並不連續，微帶起伏，高出水平線不過十至二十五呎。晚八時，勒孔特(Lecointe)發現第一座水山，有如一座圓頂，在距離約十哩處，顯明地聳出海面。

在陸上，陰暗的天空可以把許多不同的東西告知旅行者。其中最簡單與最重要的，是燈火通明的都市、鄉鎮、機場標桿，甚或強力的燈塔。這些燈光在空中的朦朧出現，往往當光源還在觀察者水平線以下時，就可見到。

北極或雪山地區，陸地表面的結構，很多都可以從高雲密佈的天空反映出來——有時反映之明顯，就像是提供了一幅空中地圖。在諸如雪原或水原的白茫茫中，可能有一片不凍水，或暴露而光禿的岩石；這些比較不反射的空

曠面，雖沒有在雲幕上把影子映出來，但至少映出一個陰暗的標記，顯出它們的存在，即使新結的冰(藍色或綠色)，只要為量頗多，也會在雲底顯出灰色斑點。草木區，甚或那些生長在雪丘上，以「粉紅色的雪」(Pink Snow)著稱的特別植物，也可以在密雲的天空顯示，有時且有粉紅色的效果。

反之，在草木區或光禿的岩石區，水塊與小雪原的存在，將在雲層底面，造成洩密的鋼青色的反映，雪原的邊緣，在雪與光禿岩石之間，熱的反射，差異很大，可以造成空氣的閃光，從山脊上強烈的陽光中，可以偵測到。

在沙漠中，由熱反射差所引起的閃光，可產生「沙漠光」(Desert Blink)，在晴朗無雲的天空，可以偵測到，而沙漠上空，實際上是永遠晴朗無雲的，白沙地區，由於特別的反射能力，可以產生極明顯的沙漠光。綠洲的反射能力較小，亦可產生沙漠光。

在沙漠中，騎駱駝者的眼高，大約離地十呎。綠洲往往位於谷地，而在撒哈拉沙漠的某些地區。可能為高達千呎的山脊所包圍，所以不可能從遠處望見。但是生著棕櫚樹的綠洲與其週圍沙漠之間，由於太陽熱輻射的差異，遂在綠洲上空，產生一種特別的霧。這種霧，對於撒哈拉沙漠有經驗的旅行者而言，叫做「夏布」(Shabur)。「夏布」也可以在純粹是沙，沒有水與植物的谷地與盆地地上空出現。谷地四週地面的熱輻射是可見的，而谷底的熱輻射則是不可見的。於是在人眼可見的高度，有個空氣圈，其溫度與當中空氣的溫度不同，大氣折射所造成的差異，立刻便可測出。

世界上很多地區，大氣潮濕，雲在山巔不斷形成；許多高地，海岸山脈，與高島，其巔峯都因而有為停雲或雲峯擁擠的趨勢。這種雲往往伸出巔峯之上。因在某一特定點不斷形成，對於在其旁邊或上方通過的普通行雲(Moving Clouds)而言，好像是固定的。可從遠距離指出還在水平面以下的山峯。

停雲對高地的洩密，不僅為一切原始民族所利用，而且為早期的歐洲航海者所利用。布根維爾與丹匹爾(William Dampier)對北極為重視，有他們的航行日記可資證明。早期法國在太平洋的探險家之一的拉比洛斯(La Perouse)，缺少許多現代的航海儀器，但如他的紀錄所示，對於在水平面上暗示着島嶼或陸地的固定雲，特別注意。

與通常的信風雲 (Trade-wind Cloud) 相比，停雲往往具有更為鬆鬆的外貌，在大洋中，更容易藉其形狀——

一如其不動性——洩露島的存在。並且，在熱帶地區，島嶼不僅有產生停雲的趨勢，而且在這種雲上，現出分明的反映。有些島嶼——特別是珊瑚島——既不高又沒有山，雖然低平，仍能產生停雲，只因爲珊瑚環礁的白沙所反射的熱，比遇圍水面所反射的爲多；這些島嶼上空溫度增減率的急遽反轉，可能足以造成凝雲的條件。這種雲通常並不正在頭頂，由於盛行風的影響，稍稍偏向下風，環礁的礁湖——幾乎總是明亮的藍寶石色，與四週海的深藍色相對——便反映在停雲的底面。這種彩色反映，有時可在低處環礁露出水面之前數哩處見到。礁湖或其他淺水，有時的確可在完全無雲的天空，引起反映，這種情形，特別顯目。（請參閱插頁圖一）

美國著名的海洋學家茂雷 (Mathew Fontaine Maury)，在其航行指南中，提到雲不僅停留在珊瑚島的上空，而且停留在淺礁上空：「常見它們懸掛在熱帶最低的小島上空，甚或站在珊瑚礁或暗礁的上空。『白天的一片雲』，給遠在海上的寂寞水手做個標桿，把鉛錘或海員之眼尚未告警的淺礁與危險告訴他」

對熱帶的海上旅行者而言，清晨的時候，來自某一特定方向的閃電，通常是陸地的標誌——特別是當一片大的陸地或多山的島嶼戴着一片停雲的時候。

前面我已概略說明停雲與雲的反映。現在要舉一個特別的例子；因爲對雲的研究，能够進一步幫助自然航行者，如果他對當地情況有所了解的話。

當冬天降臨加拿大東部的聖勞倫斯河 (St. Lawrence River) 時，河水及其交流的水較空氣爲暖，往往形成一條霧帶，並爲瀑布的水花所增強，魁北克附近，常見停雲駐留在瀑布——嘯底爾瀑布 (Chaudiere) 及蒙特莫倫西瀑布 (Montmorency Falls)——上空。稍後，在冬天，小而界限分明的積雲，常在瀑布上空停留，高度三至四百呎。在週圍山的上空，在更高處，雲在山巔形成，可能降下山坡一段距離，也可能懸在那兒不動，「站」在山巔上空某一高度處。頭一種雲在大雨前後，常常可見，後一種雲，則常見於晴天。

當大雨後繼以晴天，地面暴露太陽熱力下數小時之久，雲往往在聖勞倫斯河口的島上形成。天氣良好而穩定時，則出現於近午。停留在爲一大片較冷的海所圍繞的小島上空。不遠處，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形——在一小片冷水爲陸地所環繞的大湖區，則是片片的晴空。這種的雲，自然歸因於陸地受熱較水面爲快的事實。聖勞倫斯河流域的雲，往往竟日停留在高地上空，而水上的天空，則一片清明；到了薄暮，陸地上空的天色，因冷而晴朗，雲便移到河的下風側上空。

具有普通常識的旅行者，並不需要特別知識，才能了解這些現象。只要他研究一下本地的情況，的確不需要是個受訓練的氣象學家，便能測出孤立停雲的意義，可惜許多把事物的觀察限於地面的尋路者，則把機會錯過了。

第九章 由風而知方向

世界各地的風，其方向、速度、溫度、與濕度，（自然）各不相同。不過這種不同，並非混雜或凌亂。每個地區（實際上沒有例外），都有其自己的風的模式，通常有一特定的風，來自一個特定方向，主宰着某一季節，或每一季節。我當然不能把世界各地局部的盛行風或主要風——詳舉。這樣做並不重要，因爲自然航行者所需要的，是找出它們是什麼方向，知道如何辨認，並以之作爲嚮導航行。鄉下地區的每一居民，幾乎都知道當地的主要風或各種風，並能告訴旅行者它是熱的、冷的、暴烈的、或溫和的，以及它可能一天中吹多久，一季中吹多少天。任何地區的主要風，幾乎總是與盛行風（即由一定的方向吹得最強的風）相同，也是較別的風（在那種情形，亦爲盛行風）吹得久，或吹得兇，因而在樹木、雪、沙，或地面其他物體上留下最大痕跡與方向效果的風。

在中緯度，即溫帶大部份地區。在南北兩半球，盛行風通常的確由西方吹來。在較低的，即較近赤道的緯度，盛行風——至少在一年中的大部份時間——是在東北與東南之間，而在赤道，則來自東方。這種東風，叫做信風 (Trade Winds)：一般人對於這種信風不僅吹過海洋，且也吹過大陸，並沒有認識。

例如，南太平洋北部的盛行風與主要風來自東南。風力中等，通常只在冬季吹送。是速度最穩定的風，也是一年中吹得最久的風；全年中其他的風，風向與風力都常變動，在陸地表面，沒有顯著或歷久的影響。

沒有羅盤的自然航行者，能够運用某些簡單而頗為明顯的原理，辨別風向——即使在對本地情形缺乏了解的時候。在北半球，北風通常比南風冷，而在南半球，南風比北風冷。在南半球，南風往往為極明朗的大氣所伴隨，使遠處的物體，顯出分明的輪廓。由沙漠來的風決不會弄錯，因其乾燥。從海洋上來的風載着濕氣——有的挾着雨。從積雪的山頂來的使溫度顯着降低。有些風以其所攜帶的塵、沙、或烟，標示出其來源。風可以帶着微塵，行遍半個世界；有些大的火山爆發，在幾個月後，點染着幾千哩外的夕陽。我有次目擊過一個風把烟携行遠距離的例子。在斐濟群島，有一次，當澳洲蔓延着野火的時候。其烟被携行一千五百哩，到達該島。斐濟群島的任何居民，在這個帶烟的風中，都能簡單地說出來自西方。

風中的塵灰，不僅可以携到遠距離，且可到達極大的高度。有一次，我在強風中，駕機飛越美國，在堪薩斯州與奧克拉荷馬州乾燥多塵區的上空。在大白天，一萬呎高處，被迫完全藉儀器飛行；因為灰塵把視界通統隱蔽了。

幾乎一切地區的盛行風，都有其速度、溫度、與濕度的特性，使利用風的航行者得以辨別。他也可以辨別在不同的時間與季節，以同一方式盛行的其他的風。例如，差不多每一個海岸地區，都受到陸風與海風的吹襲，只因為海面較陸地需要稍長的時間，才能熱起來——但保持熱度較久。日落之後，在海岸地區，地面變得較冷，海上的空氣仍然暖和。這種暖和的空氣上升；冷空氣由岸上流出，取代其位置，產生所謂陸風（即離岸風）。海風——方向相反——通常發生在下午，當陸上的空氣上升，海上的空氣，（這時較冷）流到陸地上空時。

在大洋上，風決非不變，盛行風往往不僅具有其特別的溫度、濕度，與風力，而且有其特別的雲相伴隨。風繼續保持其特性時，航行者便能相當確定它的方向沒有大的改變，而可藉以航行。他所要注意的只是改變。例如，在赤道以下，一艘在穩定而容易辨別的東南信風中航行的船，有時可能經驗到溫度與濕度的突然降低。即使沒有羅盤，航行者假定風已轉向南方，可能都是正確的。

熱帶地區典型的信風雲，都是小型孤立的鬆鬆雲。它們通常以整齊的一層，出現在八千呎以下，獨特地描繪在蔚藍的天空。這種信風雲如果消失了，天空為澎湃的密雲所掩蓋，航行者可以下結論說，十有八九，風已經由南方，轉向西南，甚至西方。

對海洋的旅行者而言，在熱帶與溫帶，當夏天時，日落後或夜間風的改變，往往意味着附近陸地的存在。這種風，往往也在夜晚或清晨，帶來陸地的芳香。

在極區。風的溫度對不凍水的指示最可靠，因為從水面來的風，溫度較從冰或雪上來的為高。風向不變而氣溫突降，對上風方向大型冰山的存在，可以提供確證。

在陸上，旅行者可用不變的風作為定向與保持直線。保持風吹向身體的同一部份，一直注意其力量、溫度，與水份，以便立即獲知任何的改變。許多旅行者把手指濡濕升直，以觀測最輕微的風向：打濕面頰——身上更敏感的地區——更好。自然，微風可能是個較不可靠的嚮導，因為它比強風易變，但當其帶有可辨別的芳香時，便有很大價值。

在灌木叢生處，往往不可能感覺到風，但很容易看見天空，並注意到雲的動向。高雲在運動中較低雲穩定，且更確定地屬於盛行風。此外，當高樹的頂端可見時，觀察最高的樹枝隨風彎向何方更為有用。下雪時，雪飄落的方向，也可顯示風向。

世界各處的本地風，都具有顯著的特性，而為當地的居民所命名。著名的密斯缺耳風（Mistral），由西北吹來，越過法國東南部與倫河（Rhône）三角洲。那是一種冷風，從山頂吹來，取代卡馬圭（Camargue）附近平地，為地中海陽光所不斷照射而上升的空氣的位置。隨著密斯缺耳風而來的，是明亮的天空與地平線。暴烈，冷，而乾燥，一吹往往五至九天，秋冬之時，尤為強烈。另有一種奧丹風（Auran），亦甚強烈，熱而乾燥，由南方及西南吹來。

這兩種典型的風，相過於法國大部份地區，還有一些別的性質不變的風，為當地居民所熟知，據曼西奧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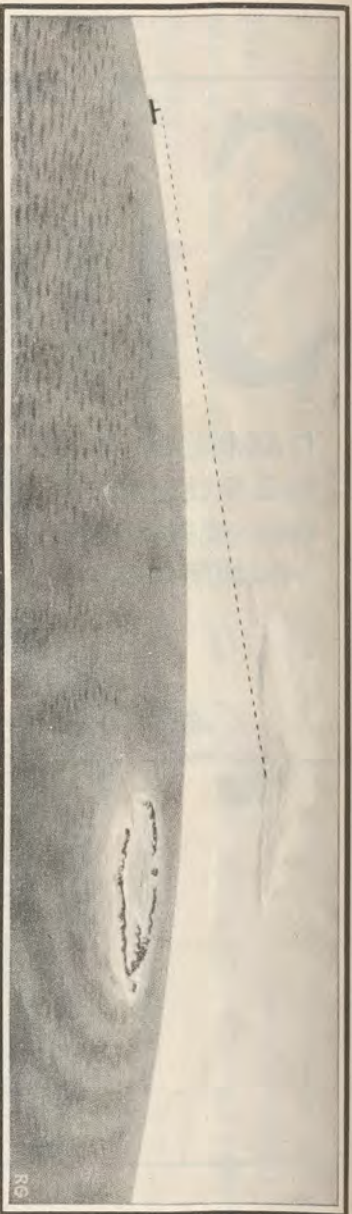
Manciot) 稱，龐迪亞斯風 (Pontias) 為一種東北風，由柯爾得戴維茲 (Col de Devéz) 吹到倫河流域的平原，當雪從山上消失時止住。龐迪亞斯為一種晨風；到了下午，可能為另一種由西南來的維塞因風 (Vesine) 所取代，這風逆着倫河的一條支流艾格斯河 (Aigues) 往上吹。

風依來向命名，我始終覺得奇怪；一切自然運動，包括海的運動在內，幾乎都是以其去向來區分。來向命名法非常古老，在磁針傳入以前，當（見第二章）地中海的海員，依不同的風向，把水平面分成刻度時便已使用。如果我們全年追蹤這個地中海式的啞羅盤，可以發現風的名稱以及水平面的分劃數，有各種不同的變化——依海員的有史時期與國籍而定。但在全年中，海員與旅行者們顯然都意識到風的特性，以及它所由以吹來的地方。有一種來自北方雪嶺的風，叫做幅蒙丹尼 (Tramontane)。地中海某些地區主要的西北風，叫做梅基士特 (Majister)，或梅士楚 (Maestro)。賽洛可風 (Sirocco) 曾是——現在仍然是由北非沙漠吹出來的熱而多塵的風名。格利可風 (Greco) 是來自希臘的西北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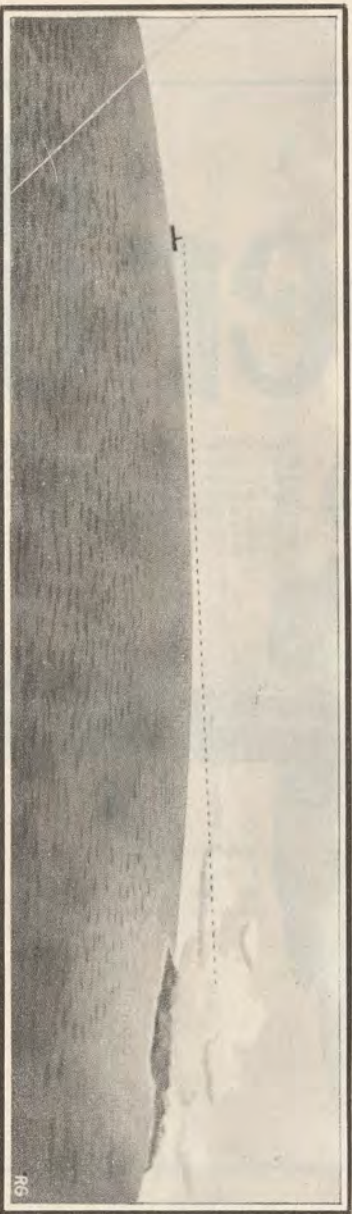
即使當時並沒有吹盛行風，但長於運用自然標記的旅行者，仍能藉觀察動物與植物而辨別其方向。蜘蛛不能迎風結網（雖然它們可趁逆風或陣風時行之），但蛛網的概略方向仍有幫助。有一點須注意：一面剛剛修好的破蛛網，可能表示最近的風向，這個風，可能不是盛行風。

大多數動物。尤其是鳥與昆蟲，天然地把巢建在掩蔽地點。大多數藉自然為生及在自然中生活的生物，對盛行風極為敏感，並加以利用：你也可以加以利用。

在熱帶地方，岩石與樹木的西面，是背信風的一面，在這一面，最可能找到動物的庇護所。在南北兩半球緯度較高處，東面通常是最背風的一面；在東面，東南，或南面（通常較北面或西面乾燥而暖和），老鼠會在枯樹幹下掘穴，啄木鳥在樹上掏窩，而餵巢鳥在上面築巢。空曠之處，鳥兒也有在背風的地方彼此交往及聚會的傾向，當風由另一方向吹來時，甚至還因習慣而去那種地方。例如，在繁殖季節，許多野禽都選擇湖畔或河畔，聚集在背風的岸邊。



礁湖的顏色反映在雲上，顯示水平線外，有環礁存在。（圖一上）



固定雲環繞巔峯，行雲在旁經過，顯示水平線外，有陸地存在。（圖一下）

Super-8

日航豪華DC-8
每日飛往台北、
香港、曼谷、新加坡
，和加爾各答。

日航新式DC-8正是您前往亞洲各大城市最理想的伴侶，迅速、平穩、舒適正是新式DC-8的特色。前往東南亞各地的日航DC-8-61，讓您每次都有新鮮不凡的體會，無微不至的傳統款客藝術正是日航馳名世界的原因。
搭乘日航DC-8前往亞洲各地，您會發現：您不僅是一位旅客，也是一位貴賓。



JAL
JAPAN AIR LINES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71號
電話：313191-4（4線）559121-7（7線訂位專用）
高雄市中華三路103-1號 電話：250498

在南非洲，背風的方向見於樹木與岩石的東南面。開普省浩特灣的斯開福博士（Dr. S. H. Skellie of Hout Bay, Cape Province），對該區常見的齧木蜂（Carpenter bee），作了很詳細的報告；他告訴我這種昆蟲的穴，始終是在枯樹幹或枯樹枝面向東南的部份。南非洲帶雨的風來自西北；齧木蜂不能忍受潮濕，因其帶來一種菌狀腫病，對之有害。

可見風可以成為你的嚮導；的確也嚮導過許多在世界上未經測繪過的地區的探險家——他們在沒有特別的方法知道方向時，常常運用風向。毛森爵士從其最著名的南極探險經驗中發現。

在濃厚的積雪中，要走一條正確的航向前往營地，並非易事，而保持不偏，又很重要，因為營地附近的岩岸，東西延伸僅一哩，兩端都毗連於垂懸的水崖。背後有著像颶風一般的推力，要立意把自己放在懸崖的邊緣，並不是一件好事。不過，風很穩定，我們知道取怎樣的角度的行駛，以保持大概的航向。

第十章 太陽與風的一些特別影響

太陽光線的主要斜度（Prevailing slant）與風的盛行方向，可能以特別的方式，在地面留下標記。有經驗的旅行者，在某些地區，可以很容易地看出這些標記，即使當天空完全為雲所掩蔽，而風又在與盛行風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吹——或者根本不吹的時候。

我要在北半球的山區舉一個例子。這種地區，山的南坡承受最直射的陽光，因而承受大量的輻射。所以在南坡，較北坡的溫度極限為大。尤其是夜晚冷卻與白晝受熱的交互影響較北坡大得多。霜的侵蝕也較快。

由此產生了一個關於山的結構的通則，即在北半球，北坡較南坡平滑，腐蝕程度較輕，加諸登山者的障礙物較少，少在南半球，情形自然相反。

太陽極容易在雪原或冰原上留下標記。這種地方，面向太陽白晝軌跡之弧的坡，自然比背離太陽的坡融化得較快。雪原上的岩石與樹木，會在它們擋住陽光的地方留下「融雪陰影 (Melt shadows)」。這種陰影，在世界各地，提供迅速而主動的方向指示。

藉相對的融化度與融雪陰影來估定方向，必須把盛行風與太陽斜射的方向考慮進去。風的改變效用可能非常之大。風可以很快地融化雪，對融化率的影響。有時甚至比太陽直射線的影響更大。因此，一般而言，山上背日一面的雪線較低，但可能有非常不同的例外出現。例如，在南半球，關於雪線的一般趨勢是山南較山北低；但在紐西蘭奧達哥 (Otago) 地區，我注意到，低雪線區因盛行西風而繞了一個大弧，事實上，山坡東南與北面的雪線，較西面為低。

風與太陽對融雪的方向性影響，以最有趣的方式，表現於溫帶地區的水河上。深色的小石子，樹葉，或其他雜物掉在雪上，較附近白色表面吸收的熱為多。結果，溶洞開始了，形成小的盆地，其中可能積水。這種盆地的深度，限於斜射陽光所及之處。通常不足一呎，雖然有的地方，會有深至三呎的紀錄。它們對找尋方向有用，因為太陽每天所繞的弧，在一邊畫了一個相應的半圓線。在北半球，溶洞的南邊成直線，或幾成直線，而且是東西向；北邊則是真正的半圓形，其弧朝向正南。在瑞士阿爾卑斯山，這些雪中的溶洞被稱為「午洞 (Noon holes)」或「子午洞 (Meridian holes)」。

低緯度地區，半圓形的午洞被標示得最好。高緯度區，當夏季時，則無甚價值。北極圈以北，夏季太陽永不下落，各方發生溶雪的情形，幾乎相等；所以溶洞實際上是圓的，沒有方向價值。但在溫帶或熱帶的高緯度區，則是一個固定而有用的旅行嚮導。溶洞的開始，甚至不需要有黑色小物體的在場。在早已被風吹成坑的雪中，原始坑洞邊緣的陰影效應，也足以引起有差別的溶雪，把坑洞造成其洩密的半圓形。世界上許多雪區，因融雪的過程而引起「雪坑 (Pitted snow)」或極小的洞，會顯示同樣的半圓形結果，半圓是在離太陽最遠的一方，直線是在離太陽近的一方。

跟小塊的岩石產生洩密的方向性午洞一樣，雪上大塊的岩石也會洩密：不過這種洩密，頗為不同。流過兩岸陡

峻山谷的水河，很少不把兩岸侵蝕下來的岩石與泥土攜行。山崖把通常的侵蝕過程中斷了。經過許多年月，把一道間歇性的岩瀑 (Cascade of rock)，瀉在下面的水河上。這些在水河上的岩石，形成側堆石 (Lateral moraine) 的開端；而當兩條冰河相遇時側堆石被擠到一起，在合成的水河上形成中堆石 (Central moraine)。因此，岩石可能為移動的冰河攜行於其當中或兩邊。被太陽加熱時，大塊的岩石掩護其下的水，使不融化，與深色小石塊的影響，正好相反。

太陽的作用，逐漸融化石塊四週與下面的水。於是石塊就慢慢地站在一塊水座上。一塊碑狀的大石板，變成了一張獨腳椅子；石板越大，其蔭蔽下面水塊核心的保護作用也越大，而水座也越高。大多數溫帶地區，水座絕少高過兩三呎，不論其所支持的石板多大；但在熱帶的高雪地區，太陽光更直射，水座可能更厚，高度可能到達七呎，十呎，或特別例外的十三呎。

這種水河台地 (Glacier tables) 或水椅子 (在瑞士阿爾卑斯山這樣稱呼)，因其傾斜而有方向性。在北半球通常往南傾，只因為最大的溶解量發生在南面。融化繼續進行，傾斜度越大：當水河台地到達某一小時時，石板滑下水座，回到水河上面。老的水座於是融化 (雖然常可見殘跡)，新的水座又開始在石板的新位置下融解。如融解得快，新的台地可在同一個夏季形成；與北面前一個台地的殘跡——有時甚至於前兩個台地的——列成一線。這些線與石板的傾斜，對瑞士阿爾卑斯山的山地人而言，顯出極為可靠的南北方向。在溫特拉耳 (Unterarl)，下格倫特瓦 (Lower Grindelwald)，與亞勒契 (Aletsch) 等水河上 (不是冬天的雪上)，可以發現大的台地。



第八圖：水河椅子。

在北極，水河台地很少，而且幾乎沒有方向價值，因為夏天太陽的圓形途徑很低。陽光很少從遠離水平面的高處灑落，通常在石塊的四週融水，而且深入其下；所以，只會使其下陷。

在某些地區，盛行風的標記，可像斜射的太陽標記一樣容易測出。風挾着水、雪、沙等侵蝕因素，以錯不了的方式，在旅行者的地面，留下標記，著名的南極探險家毛森，深知盛行風與風積的雪堆(Snowdrift)如何常常在岩石與藍色的堅水上，刻下標記。這種水可能因風積雪堆的作用而起溝紋；雪與水兩者，都可因盛行風而磨光，變得極為滑溜。在南極的一個特別事例中，毛森注意到微小的岩石風化，與溫帶地區太陽所引起的剝蝕，極為相似。面向北方的岩石顯得與面向南方的極為不同；面南的岩面為風所磨光打圓；但其表面因霜的劈裂作用而破損；背風的向北的岩面，則較為粗糙，較為破碎。

我得強調，在大多數地區，太陽、風、雨的影響，必須互相關連起來解釋。暴露於太陽中的影響，可能與盛行風或雨的影響相反，或使之改變；當太陽與風一同工作時，結果特別顯著。為了顯示太陽與風如何在天然的風景上寫出其聯合的標記，我選定了一個特別的地區，詳細情形可為任何有興趣的觀察者所領會。

在華盛頓州南部的巴洛斯(Palouse)地區，延伸到愛達荷州北部，若干世紀以來的侵蝕與風積雪堆，在把泥土變成一串丘陵的工作中，已造成丘狀的地形。冬天，風幾乎不斷地由西南吹來，有把山頭向風面一掃而光，而在背風一面，就在巔峯下邊，堆起深厚的風積雪的趨勢。歲月遷移，已使西南面的坡度，較背風面緩和。

所以，在這個地區，最厚的積雪，主要是由於西南風的大力。山坡陡峻程度的差別很大。面向西南的緩和——平均離水平面不到十八度——而東北面約為五十度。這種情形，在巴洛斯地區，幾乎到處如是，所以在夏天，任何旅行者在其中任一地方，都能從山的向背決定方向。

第十一章 由樹與其他植物而知的方向

我們很少停下來觀察樹的形狀，所以往往不能體認樹木可以告訴我們許多關於各地方太陽與風的方向性影響。要了解這兩大基本力量如何影響樹木，必須先有「形狀感(Shape conscious)」，並且熟悉各種樹的基本外形。每一種樹都有其特別的形態，所以，如由它們的側影來看，極易分辨。從形狀開始，心中留下這個印象，再來研究葉和花等細節時，便較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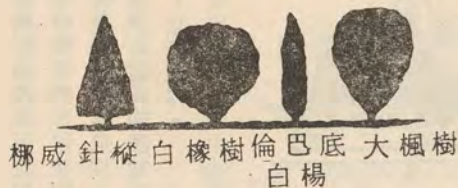
對尋路者而言，知道辨別所在地常見樹木的種別，非常重要，世界大部份地區，都可得到描述該地樹木的通俗書籍；同一個熟悉當地樹木的人出去走走，也有所幫助。一旦知道那些樹是本地固有的之後，便能認出任何引進的品種，特別是那些顯示鄉鎮與農場就在附近的裝飾樹。

大自然設計樹的基本形狀，主要是為了滿足它們對日光的需要。各種樹木形態之不同，例如樅樹(Fir tree)之與榆樹(Elm)，是因為在它們所適應的不同氣候狀況下，對日光的需要，有大有小。

在寒冷的北方，許多樹都依靠側射的，漫射的，或間接的光線，便採取金字塔形；最常見的例子便是樅樹。這種樹得不到頭頂的陽光，所以像低緯度區榆樹所有的那種圓頂，並不有利。高緯度區的樹，較低緯度區的枝葉來得稀疏，使光線可以穿透到北面的樹枝。樹葉通常是圓形，使能由枝間獲得直射光，並由各方獲得漫射光。

有些溫帶地區的樹，如絲柏(Cypresses)，也成金字塔的形狀。它們採取這種形狀，以避免正午時陽光的過熱，而在早晚獲得正面光的充分利益。

一種大葉熱帶棕櫚樹類、具有窄而直的外形以避免中午的熱與光最特出的例子，是旅人樹(Travelers Tree)，有人以為這種樹的得名，是因為它成南北方向展開。其實不然：在赤道地區，中午時太陽實際上就在頭頂，這樣展開並不有利。命名的來由，可能是因為樹幹上葉柄生長處，儲有豐富的淡水的原故。



第九圖



第十圖：紐西蘭奧克蘭的當風樹。

因其風力大，或因其在一年中吹送的時間長。對尋路人而言，知道引起所在地樹木傾斜的主要風向，而把這種知識用於尋路，是很簡單的事。

樹木並不一定要傾斜才能顯示主要的風向。還有其他較不顯著較不為人認知的影響。例如，風可以在向風面損害或晒乾嫩芽，妨礙發育，而背風的一面則欣欣向榮，枝繁葉茂。

椰子樹通常斜向風的來向，即使在暴露於強風的地區亦如是。我在南太平洋所消磨的許多歲月中，見到幾百顆這樣的樹，不僅在我所住的那個栽植椰子的島上，在其他我所到過的島上亦然。這些樹全都斜向盛行信風的方向，在那地區，即是東南方，同其他樹一樣，背風的一面，樹葉長得多，樹頂向風呈平坦狀。

爲了辨別方向而觀察樹時，主要的要選擇一株生在空曠地方的樹，不受別的樹或建築物的干涉或影響。不要僅憑一株樹來下結論，要研究在相似情形下的數棵樹。要特別注意你所觀察的樹，不會受到人爲的砍伐或自然的損害。

風向對於樹木的向風面，具有妨礙其生長的影響，相反的，陽光則有幫助枝葉生長的功效，而且可以很明白地看出來。在風向多變地區，最大陽光的充分影響，在其引起樹木南北兩面顯著的差別中，可能非常動人。北半球大多數地區，太陽所出沒所經的弧，完全在樹的南面，此弧的中點，即是正南。在某幾種樹，這是葉子最茂密的一面。

受陽光最多的一面枝葉最多的樹中，爲常見的黑楊與白楊，橡樹，法國梧桐，山毛櫸，科西嘉松，七葉樹，挪威楓，英國楓，樺樹，灰葉楓，與北美洲的黑色刺槐。因爲陽光最強的一面，枝葉較大較多，故在風力不改變其影



第十二圖：荷蘭桑德伏特地方的榆樹，右面面向東南方，顯示這一面背風而長得茂盛。



第十一圖：荷蘭希姆斯特地方的白楊樹，右面爲西北方，發育受西北主要風的阻礙。

有價值的方向指示，往往是樹木的基本形狀，經過風，太陽，或此二者聯合的影響後修正的形狀。即使最偶然的觀察者，也見過生長在強風地區的當風樹，而認出它們分明顯示主要的風向。不過，這種知識並沒有實用的價值，除非用東，南，西，北來解釋。

一個地區的主要風，是對植物影響力最大的風，或

響的地區，這些樹的樹幹，往往微向該方傾斜。與其他溫帶地區的樹相比，榆樹雖然比較不受最大陽光方向的影响，有時其樹葉亦顯示同樣的傾向。

在英格蘭蘇里 (Surrey) 地方，不常有強風，我注意到長在空曠地點的橡樹與樺樹，南面的枝葉比較繁茂。在維幾尼亞州，橡樹與長葉松樹，南面長得特別茂盛。第十一，十二，及十三圖，都是依據我所考察過的樹的照片繪成。這些樹是其他許多種樹中生長在北半球溫帶地區充分迎向陽光之點的典型。

在這種地區，許多樹的南枝，都較水平，而北枝在爭取較多陽光的努力中，伸得比較垂直。這提供了一個決定南北的優良方法。

北枝這種向上的掙扎以承受大量的樹頂光線，在美國東部與歐洲的七葉樹 (Horse Chestnuts)，以及歐洲



第十三圖：維幾尼亞州，維幾尼亞海灘的長葉松樹。樹的右面向南，枝葉比較繁茂，這個地區，風對於生長的方向，沒有實質上的影響。

的菩提樹 (Lindens) 中，最為顯著。在康涅狄克州，我發見僅從火車車窗中的一瞥，便很容易由七葉樹獲知我的方向。冬天，當樹葉脫落，樹枝最茂盛的一面，更容易看出。夏天，有時還需要從兩方面對樹葉作接近的觀察。有幾種樹，如常見的針樅，樺樹，與金字塔形的白楊，與前述的樹不同，不管光線不平，照舊直立，四面枝葉一致。西洋杉亦保持垂直，除非當它們很高時，才有彎向光線最強一面的傾向。

到現在為止，我們只考慮到風與陽光最大的方向對樹木的生長與形狀的個別影響。對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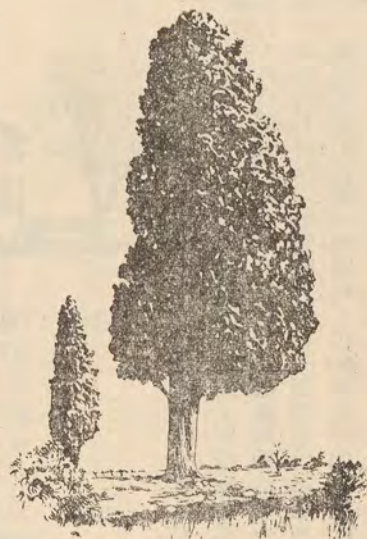
第十四圖：法國普勞溫斯地方的絲柏與農舍。注意那顆大的絲柏，因被擋住了密斯缺耳風，東南面的樹腹，長得較大。那棵小的絲柏，因被大的擋住，形狀對稱，亦甚有趣。前景農舍兩旁的落葉樹，顯示西北面的主要風妨礙生長的效果。農舍的門朝東南，是普勞溫斯地區的典型。這些特徵聯合起來，便給旅行者以方向的確鑿證據。

路者說來，必須觀察風與太陽的聯合影響。有的情形下，這兩種影響力會聯合起來，增強效果；在另外的情形，會互相減弱。太陽對某幾種樹影響力較大，風對別的幾種較大。

一九五五年初，我妻與我作了一趟暇裕的汽車旅行，從法國南部出發，經比利時及荷蘭，特為觀察樹木的方向特性，並加以照相。在英格蘭與美國東部，也作了類似的觀察。沿着盤曲的公路，由地中海岸到荷蘭，我們對於由車窗裡觀察樹木而在任何時間決定東，南，西，北等方向，毫無困難。

那種乾冷的密斯缺耳風，由西北方吹來，經過法國南部的普勞溫斯。這個地區的農夫，把它叫做「吃泥者 (Mud eater)」，因其乾冷的陣風，具有乾燥地面的作用。普勞溫斯地方的農舍都是背向西北，那排列，使任何人都容易知道自己的方向，密斯缺耳風雖然只在冬天間歇地吹，每次只有四至五天，但對個別樹木的生長，具有顯著的影响。在空曠或無掩蔽地點的每一棵絲柏，都顯示其長得最茂盛的樹腹，是該樹背風的部份。歐洲中部的樹，雖然從早到晚，切實受到南面太陽之利，但風對它們生長的影响，比太陽的顯著得多。不過東南方枝葉的顯然茂盛，在某一範圍內，亦是由南方的太陽所造成，雖然還不足以造成正南方的繁榮。

我們繼續旅行在亞維格農 (Avignon) 北方，把絲柏樹丟在後面，但見到常見的白楊，亦有同樣顯著的影响。我



第十五圖：在密斯缺耳風地區，所有的絲柏樹背風的東南面，普遍都是枝繁葉茂。

們雖已離開猛烈的密斯缺耳風區，但整個法國中部，北部，比利時，與荷蘭的樹，分明顯示出主要風的方向，仍然是西北。這個地區，幾乎一切孤立的樹，不論是那一種，即使不斜向下風面，但在風力最強的一面，都顯出生長受到阻礙的證據。樹叢的側影，呈現出圓滑的邊沿，指向着西北方，而背風面的輪廓，則較為奇突。這種顯明的方向證據，可在許多哩外看見。

總之，我們對於風與太陽對樹木的個別影響力——有時對彼等的聯合影響力，應予以充分的注意。這樣所得的資料才能用於尋路。在風力主要是由一方吹送的任何地區，蘆花只在背風的一面形成

薄楔。不僅全歐洲如是，世界其他許多地方——包括主要風是東南信風的斐濟群島我家附近在內——亦然。

兒童書刊中，常常提到北半球，苔蘚長在樹的北面。假如不把其他因素考慮進去，則這一概念，頗為危險。苔蘚與地衣並不一定要在陰影最多的地方才能滋長，最重要的，是要在水份保持最久的地方。濕度是個較陰影更為重要的因素。這是一個要知道你所在的地方，帶雨的風從那方吹來，最多的陰影在那一方的問題。把這兩個因素結合起來，便能決定是那兒水分保持最久，那兒會長苔蘚。一般言之，在北美洲，樹木與岩石的北面或東北面，蒸發較少。另一方面，在法國塞因（Seine）與勃艮第（Burgundy）地區，苔蘚與地衣，通常長在樹木與岩石的西北面，而瑞士侏儸（Jura）地方，是在西南面。每個地方有氣候上的差異，在你那個特定的地方，你須自行決定是那一方水分保持最久。只有這樣，苔蘚與地衣才是有價值的方向導線。

這個資料，當獲得樹木的生長或暴露於各種天候下的岩石的證據時，更為有用。知道長在陽光較多地方的苔蘚呈深棕色，長在陰影較多地方的呈綠色或灰綠色，亦甚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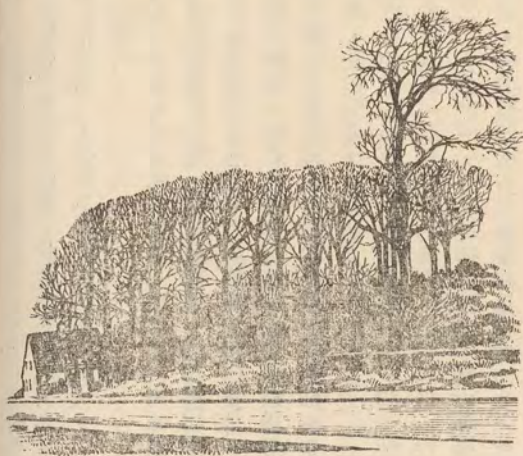
其他長在樹幹或樹枝上的植物，亦可用來決定方向，只要你不斷觀察每一種植物在當地情況下的習性。這些植物稱為寄生植物，每一種對於光，陰影，或水分，都有其特殊的偏好。

北美洲的印地安人，利用一切可能的指示，在森林中確定自己的方位。拉斐爾談到他與之相處五年的伊洛拓埃斯族人時，於一七二四年寫道：

野人在美洲的樹林及廣闊草原中，就像在熟知其航道的河流中一樣，對於他們的「星象」羅盤（Star Compass）〔北極星（The pole star）〕極為注意。但當太陽或星星看不見時，在森林



第十七圖：蘆花背離主要的風向。



第十六圖：荷蘭，希姆斯特附近的樺樹與樟樹。樺樹叢圓形的邊沿指向西北，因受主要的西北風妨礙生長的影響。注意東南面樺樹的盛長，高出樺樹叢之上。

中的樹上，有個天然羅盤，憑着那些幾乎毫無誤差的標記，便能知道北方。

頭一個是它們的尖端，受太陽的吸引，經常傾向南方。第二個是它們的樹皮，北面比較晦暗。

如想弄個確實，只要用斧頭把樹砍它幾下，便見樹幹上的年輪，北面較厚，南面較薄。拉斐陶所說樹尖向南並非完全如此；事實上，北美洲某些樹如松樹與長青樹 (Hemlocks) 的尖端，傾向東南。印地安人所知道的年輪法，四百多年以前，意大利的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亦曾描述過。整個北美與歐洲，在較近代的觀察中，都肯定了達文西的說法，如年輪所示，樹心較近於南面的樹皮。而老樹的皮，通常北面及東北面較厚。



第十八圖：樹幹的橫斷面。

許多年以前，紐約州的森林委員會對阿的倫達克山 (Adirondack Mountains) 七百株黑針樅作了一次試驗百分之九十四的樹幹橫斷面，顯示北面及東面長得較大，只有百分之六南面及西面長得較大。

植物與樹木對我們找尋方向，可給予許多幫助，因為它們對某種環境有所喜好。有些在充分的陽光中滋長，有些在陰影中繁榮；有的喜歡潮濕，有的需要乾燥。有許多種，如隨風飄動的細葉植物，能够耐風，而別的植物，包括許多大葉子的，則需要掩蔽。因此，我們發現，在北半球，寒帶與溫帶許多地區，落葉樹長在較暖和的南面的山坡，而常綠的松樹與柏樹，則長在北坡。

在洛磯山，軟松幾乎總是長在南面的山坡，而英吉爾曼針樅 (Engelmann Spruce) 則在北坡。見過它們中任何一種，便能確定你是在哪一面。

南非格拉斯非爾德 (Grassveld) 東部，面北的山坡，暴露於炎陽與熱風中。造成能够抗禦乾旱的植物，如荆棘樹，漿汁植物，與沉香木。受到掩護的南坡，則有草地。面南的山坡，也受到由西南與東南之間吹來帶雨的風之利。南非德拉根堡山脈與斯托姆堡山脈 (Drakensberg and Stormberg Mountains) 較高的山脊，這種情形，造成片

片的森林，長在面向着風的山坡。

再舉一例，在紐西蘭的班克斯半島 (Banks Peninsula) 與南阿爾卑斯山，樹木與灌木都一成不變地長在山的南坡，面對着帶雨的風，也背着陽光。北坡通常是光禿的。

中歐與南歐的丘陵地區，葡萄園通常都在南坡，因為葡萄藤需要大量的陽光與溫暖，歐洲的農場與花園中，桃樹，油桃 (Nectarines)，桑樹，葡萄，及其他喜愛陽光的植物，都對着南面的圍牆生長。

世界上的許多植物都能指示方向，因為它們需要陽光，或因它們避免日中過份的光與熱而作的永久性姿態。

例如，在歐洲，非洲，與溫帶亞洲常見的有許多種野生葛草。開着紫色或黃色的花。它們全都有着垂直的葉子，葉邊成南北向，俾能獲得上下午陽光之利，而避免日中的過熱。其葉子的兩面相似。不過，其他大部份植物，葉子的上下面不同，底面背着陽光，具有較多的芽胞與氣孔。

開黃花帶刺激性的野生葛草，大約是一八六三年引進到美國的，現在到處可見。也有相似的方向性。有些家裡種的窄葉葛草，也把葉子排成南北向。柯斯 (Cos) 與迪爾敦克 (Deer tongue) 變種，這方面特為顯著。

在美國，樹脂草 (Resin weed)——或稱 Pilot weed——不生在陰影中時，亦把葉子排成固定的南北向，高度三至六呎，從俄亥俄州到洛磯山，從明尼蘇達州，到德克薩斯州到處都有。常被叫做「草原上的指向植物 (The compass plant of the prairies)」，它的方向，為年老的拓荒者所熟知。朗費羅 (Longfellow) 在喜報 (Evangeline) 一詩中寫道：



第十九圖：樹脂草，本圖顯示此種植物調整其葉子成南北方向，左邊一顆係由東方看去，右邊一顆則由南方看去。

看這種生機蓬勃的植物從草地裡昂起頭來，看它的葉子如何轉向北方，就像真的磁鐵；

這是上帝手指所栽植的指向花，

在這沒有人家的野外，

在海一般的，沒有路徑，沒有邊際的荒漠裡，

指引着旅人的途程。

這種草已被引到歐洲，常被當作栽培的植物。

與樹脂草關係很近，常被叫做草原牛蒡 (Prairie Burdock) 的一種草，也有同一特性。不過只有較嫩的，才顯示南北方向。這種草遍生於美國南部，且常見與仙人掌同生於西南沙漠中。

在南非洲，有一種長得很奇怪的，給迷路的旅行者指示方向的植物，叫做「北極 (North Pole)」或「半人 (Half Mens)」，幾百棵這樣的植物，一律把頭轉向北方，真是奇觀。這種地方，旅行的人對於找尋方向，應是無問題。(Half Mens) 在南非荷蘭語中，意為「半個人 (Half a Person)」，此名之由來，是因為遠遠地看去，好像一個瘦人的側影，半截身子埋在地下。這種植物的頂部，特別是長得較高的品種，始終指着北方，頂端的葉軸，與水平面成三十度的角度。這種「北極」植物，在那馬瓜蘭 (Namaqualand) 下奧倫治河 (lower Orange River) 兩岸的山上都有。高約十八吋，可能老到二十五歲。樣子很怪的莖，一年中有十至十一個月沒有葉子，當久旱時期，可能數年不長葉子，看來就像岩石的山坡上嚇呆了的哨兵一樣。雨季開始時，一軸灰綠色的，氈似的葉子，蓋着每根莖的頭頂。七八月間開出的花，大而華麗，底部淡黃，冠部深褐。

這種植物，不應與另一種名叫 (Noord Pool) 的，以莖頂彎向北方而知名的南非仙人掌相混。

中美洲北部，巨大的桶狀仙人掌，亦受日中太陽方向的影響，永遠傾向南方。在沙漠地區，這種植物除了提供水源以外，還是最有價值的嚮導。

在北溫帶，植物的花有向南或向東的顯明趨勢。這不但對要確定自己方向的人重要，對於要設計花園作最顯眼的展示的人亦然。



第二十圖：南非洲的北極樹，頂端一律固定地彎向北方，以充分獲取日中的陽光。

北半球中緯度地區，這一類的植物，包括紫羅蘭，三色紫羅蘭，水仙，百合，與雛菊。這種花的定向，當其未被擠壓或遮蔽，而能得到陽光充份的影響時，更為顯著。

其他許多植物，特別是受到遮蔽時，把花轉到光源最大的方向。鬱金香。草夾竹桃，美洲罌粟，穗狀花，與吊鐘花等，都是這一類。

有些花是真正的向日葵，從日出跟到日落，其他的在一夜黑暗之後，只受晨間太陽的影響於日中放棄對太陽的追逐。形似雛菊的 (Leopard's bane)，春季開花，遍生於歐洲與北美，是真正的向日葵。從日出跟到日落，不過大約遲四十分鐘 (約十度)。

同普通觀念相反，花園中常見的太陽花，並不始終指向太陽。在緯度較高地區，太陽角度低，光線不如低緯度地區來得強，它似乎是如此。不過，在紐約附近，一個仔細的觀察者發現，這種植物百分之九十五的花朵，始終向東。

研究植物的生態學 (Ecology)，顯示出有許多因素，決定某些特定的草木，何以生長在某些地方，而不在別的地方。土壤化學的成分，溫度，水份與洩水量，日光時間，光與陰影之量，當風或背風等，都是有關係的因素。

一個不大為人知道而又值得注意的事實，是某些植物的化學含量，顯示出其所生長的土壤中礦物的含量。這種知識，對於找尋礦物的人，可能非常有用。芬蘭科學家榮卡馬 (Kalevo Rankama) 把它定名為「地理植物的測驗法 (Geobotanical Prospecting)」。常用的方法是燃燒這種植物，並分析其灰燼。芬蘭的地質化學家們，的確從檢驗樺

樹葉的灰燼中，發現了一個豐富的銅銀礦。

在美國，受聘於美國地質查勘所的一位科學家康農夫人 (Mrs. Helen Cannon)，藉分析沙漠地區深根樹木的灰燼，而確定了幾處重要鉍礦的位置。這些鉍礦，是原先曾用蓋格計數器法與鑽探法所不會找到的。

用此法探測鉍礦，做得極為成功。例如，典型的含鉍的三色堇，對鉍顯示出毫不含糊的親和力，因而見於中歐許多地方鉍礦的廢土堆上。這種三色堇，可能含有高達百分之幾的氧化鉍，另外一種 (Thlaspi) 屬的鉍指示者，普通叫做扇草，長在德國與瑞典富於鉍元素的地區，據說其灰燼中含有百分之十六的鉍。

這種測鉍法，近年雖然受到特別的重視，因為目前對稀有礦物的興趣日增，在原理上，則多年以來，便為人所知。一八九七年，澳洲北部，據報有一種小草，高約六吋，開着大花，含銅的百分數很高，是銅礦的真正指示者。在挪威，發現一種吸引人的高山植物，高山剪秋羅 (Lichnis Alpinus)，高不及一呎，開粉紅色花，長在富於銅質的泥土中。挪威魯洛斯 (Roros) 銅礦區，除這種植物外，幾乎沒有別的能够存活。

甚至還有指示黃金的植物。其中兩種，通常叫做「木賊 (Horsetail or Scouring rushes)」(學名 Equisetum Arvense 及 Equisetum Palustre)，每一噸這種物質中，含金量高達四個半盎士。

四種木黃芪 (Milk vetches) (紫雲英屬)，被認為是指示鉍礦的最佳植物。它們是湯姆森紫雲英 (Astragalus Thompsonae)、Astragalus Confertiflorus、Astragalus Preussians Arcius、及 Astragalus Fattersoni。另外兩種很好的鉍礦指示者為王子羽 (Prince's Plume) 與木紫苑 (woody aster)。

下期要目預告：

你聽說過「靜電馬達」嗎？它能自空氣中吸取靜電而轉動，不需供給電力，你覺得神奇而不可思議嗎？其實佛蘭克林早在二百多年前就已發明了。詳細內容請看下期「自空氣中吸取電能的馬達」。



海費茲的故事

Roger Kahn 原著

彪 水 譯

最後，我們發現蕭 (Shaw) 的看法是對的。我現在說的是在一個對我們來說既親切而又遙遠時代裡的一個劇作家。在那個時代的同時，十九歲、留著一頭鬚髮的雅沙·海費茲 (Jascha Heifetz) 正神情嚴肅的挾著他那把提琴風塵僕僕地首途倫敦。

蕭在過去一直是個樂評家，一個出了名的嘲諷能手。在聽了海費茲的演奏後，也不得不收斂起他的壞脾氣。大受感動之餘，他回到阿約特聖勞倫斯的家中立刻寫了一封措辭動人祇是字句奇特帶有不祥預兆的信。信中，他說到在聽了海費茲的演奏發表會後，他和他的太太都不禁為這位年輕的音樂家擔心不已，生怕他如再繼續以這樣超乎常人的、完美無疵的水準演奏下去，會遭神妒而致早夭。蕭急切地勸告年輕的海費茲，要他在入睡前儘可能的拉奏一些最拙劣的曲子代

他，小提琴拉得比任何人都好——但是為什麼他不願再公開演奏？

替向上帝作的祈禱。蕭用著危言聳聽的語氣宣稱，在上帝腳前，沒有那一個人膽敢演奏得完美無瑕的程度。海費茲顯然冒瀆了上帝，而今天，身爲一個六八高齡的壯健老人，他依然以他那扣人心弦的琴技在各地演奏。即令生就鐵石心腸的勇士在聽了他那如泣如訴地動人演奏後也不免爲之動容泫然淚下。海費茲在小提琴方面的偉大造詣是無與倫比的。我想這就是蕭的肺腑之言。但是，在另一方面，海費茲也爲他天才般的琴藝付出了代價。這位當代最偉大的小提琴家不止一次地和朋友絕交也多次地在無意間得罪了他的同事。他在婚姻方面遭逢到兩次失敗，和兒女之間的關係也逐漸疏遠。本來，到了他這樣的年紀，應該是成日優游於一大群耆宿顯要之中，但是他過的却完全是一種隱士的生活。但是，更壞的是，儘管在小提琴方面他有著無以倫比的造詣，他的左手飛快地在琴絃上掠過，傾瀉出流水般不稍間斷的音符，這一切都祇叫他回憶起在努雷德夫學生時代絢爛的日子。他拒絕再舉行任何演奏會，他甚至不再計劃爲聽衆演奏。

「我過去曾經演奏過了，」他說，好像事情就是這麼單純。「如今，我不再需要了。」誠如有些人說，海

費茲已擁有許多一般人所渴望的東西——財富，女王親切對他的微笑與整個社會的奉承——但是這一切却使得海費茲憎厭極了。對他來說，一次演奏會後帶給他的將是無比的困擾。其他的人却不曉得這一點。「在一把偉大的小提琴上祇有兩件事，」一位傑出的小提琴家如此說：「那就是琴弓與由琴弓引導出深蘊於其中的靈魂。我可以對你保證，海費茲的弓從來沒有出過瑕疵。」

海費茲每天不斷的練習小提琴。偶爾他也在嚴密屏擋著的五或十位崇拜者前拉奏室內樂。海費茲也爲幾首室內樂錄過音。不過，通常都是些狂暴快速節拍的曲子。但是，他最憎惡而亟思逃避的是一些自命懂得音樂的聽衆無情、譏刺的批評或者突如其來由衷的喝采——這些愛樂者在聆聽一場演奏時，總是令人討厭的低聲交換意見；或者大聲叫好；當然，遇到演奏不盡如彼意時也會忿忿地緊蹙著眉頭。

海費茲追求一切事物的內涵。年近七十，他依然能以優雅的風采及姿勢從事激烈的乒乓活動。在他高興時，還往往能擊敗強悍的對手。但是他豐富的感情則始終深藏不露，從來沒有人知曉。也爲他自己和外界築起了一道間或有無的鴻溝。著名的隆幾尼交響樂團指揮米契

，皮亞斯托，過去曾是海費茲在俄國的學生。「我要到海邊散步，」皮亞斯托道：「我知道我一定會看到傑克·本尼。至於海費茲，就沒有曉得他是否一定也會在海邊了。」音樂家們都玩笑地說海費茲此刻一定和海費茲他自有個約會。（「上帝原諒他！他一定會遲到兩分鐘。」）

從一九六三年，海費茲第二次離婚後，他就摒棄了所有的朋友和自己的家庭，一個人遠遠地住在貝佛里山上。他的週末都花在馬黎布地方一個私人海灘的一間小屋裡。人們要拜訪他，必得先寫信去；有時候，是不會有回音的。不然就得先找到在電話號碼簿上並沒有的號碼撥個電話給他。有個僕人會傳達給海費茲，有時候他也會接聽。但是他從不在電話裡表明自己的身份。在海費茲的生活裡，人們當然能够分辨出他的聲音。這已經成了他日常生活中的規律。

海費茲日常生活的另一規則是，他從不與任何人開玩笑。他是一個專橫的人，對一切事物，無論是起居、衣著或是經濟支配方面，都要求公式化般的規律。

海費茲在衣著方面極爲挑剔。他喜歡穿運動茄克，寬鬆的長褲和幾種在特別場合才穿著的衣服。如今，他

改穿一種特製有許多口袋的襯衫，然後外面再套一件寬大鬆弛的長褲。這種裝束穿在他身上看來既舒適而又不失威嚴。

從 RCA 勝利廣播公司聘請他演奏方面，海費茲每年可獲得十萬美元的報酬。直到日前，他擔任了洛杉磯音樂中心一星期兩次的教學工作，此項款額又增加了三萬美元。他的唱片不再賺錢，以致於他必須努力工作維持他的薪金。但是他自覺（和其他許多人一樣）上述兩種進帳都極公允。他是海費茲，兩千五百美元一週的薪金是很合理的報酬。

他的學生在一種近乎獨裁的教導方式下學習。「這部份過門你一定要以這種風格演奏！」有一次，他對一個高個子、黑髮的學生艾力克·弗來曼咆哮說。

可憐的弗來曼正要建議，另一串話又迸射出來。「但是，海費茲先生，」他困難地說：「您不了解……」這位頑固的校長以生硬的口氣說：「不要那樣說，應該說，『我不會使我自己弄明白。』」

一個人要去拜訪海費茲，必得開車穿過冷水谷——聖·蒙尼卡山脈的一塊彎折地帶，那裡住著許許多多的影人。在冷水谷，海費茲的堡壘座落在一排紅木樹籬後

面。堡壘前面還有一扇電動的大門，上面懸著一塊牌子：小心惡犬。這是海費茲歡迎俗世中人的惡作劇之一。再裡面的是一隻象徵 RCA 勝利廣播公司的混凝土小狗模型，靜靜地臥在那裡，彷彿隨時都在等候著主人的召喚。

「你最好是在他約定的時間準時抵達，」為海費茲發行唱片的約翰·卜懷佛說「假如你到早了，你註定是白跑一趟。不要想或許能闖進去。假使遲到了……」卜懷佛微微地一笑，「他絕不會為你打開大門。」

整塊地大約有四畝大小，包括一間寬大、典雅由紅木料及許多玻璃建成的正屋，一間八邊形的試音室，一間網球場及一座游泳池和碧草如茵的庭院。而試音室是由羅伊·萊特負責設計而由海費茲提供音響設計的。業務上的訪客通常在這裡接待。這裡也是海費茲收藏小提琴及他在不公開舉行演奏會時練習小提琴的地方。這間試音室是完全隔音的，對海費茲自己，對訪客都有著無比重要的意義。沒有人能夠聽到海費茲在裡面練習，也沒有人能夠走近那間全是厚玻璃窗的室外偷窺。當然，當海費茲在接見一個訪客前，他心中也充滿了對這位即將出現在面前訪客的想像。

話中。但是在談話當中，他又是另一番面目。他總是藉故來支開正題，或者藉某些艱澀難懂有如教皇訓令的言辭或是雙關語，使得他的訪客大為困惑。

他引導一位剛來的訪客走出試音室進入一座涼亭，那裡放著有他的乒乓球桌。然後走上一塊割剪得整整齊齊，一直延伸到前方樹叢為止的草坪。這時正是春天，樹上棲了滿吱吱喳喳的鳥兒。「記得我還是一個小孩時，維也納的春晨就是像今天早晨這個樣子。」海費茲開口道。

「噢？那兒種了些什麼？」

一陣緘默。海費茲為眼前的想像帶到一個更遙遠的時代，他在回憶著他年輕時的情景。他快步地走向前，審視著一張吊床。

「你曉得，」停了一會，他接著說：「人生中有三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忍耐、謙虛和紀律。我却一直不能確知自己能否做到第三點。」

「海費茲先生，您生活得有紀律已經是衆所共知的了。」

又是一陣緘默。

這時，又有其他的訪客被接待至正屋。在這裡，經

他很快地打了聲招呼，眼睛閃爍著。海費茲的顴骨突出——塔塔顴骨，有人這樣稱它。——他的面部最引人注意的是眼睛部份。海費茲的一雙藍色的眼睛，向前突出而且為濃密的睫毛所遮蓋。他的嘴唇很薄而且口角朝下。海費茲的容貌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在說：「不管你想由我這裡得到什麼，我都可以讓你不能得逞。」這簡直不是一張臉孔，是一張面具。

偶然，在一張發黃的全家福片中，你可以見到我們的主人翁在那時候是如何的英俊、溫文。他仰著頭，嘴上叨著一支煙，容光煥發地帶著笑容。曾幾何時，現在掛在海費茲臉上的祇是一張木然無表情面具。

瀏覽海費茲的試音室，裡面有一具大型的錄音機，壁爐，此外，在一張長的玫瑰木桌上，有一個光滑無瑕的箱子，裡面放置的就是海費茲的小提琴。這隻土黃的小提琴是兩百二十七年前尤斯夫·瓜內尼在克利摩那製造的，曾經在一八四五年孟德爾遜演奏曲的首次演奏會中為弗迪南·大衛使用過。

即使恰逢海費茲心情愉快，訪客也應儘量避免連珠砲似地發問，小心翼翼表示意見，由談及孟德爾遜的才華遠遜於布拉姆斯引起話題，海費茲就會努力置身談

過一排櫥窗，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放置著許多精緻高雅的玻璃器皿及由法國拿破崙王朝與帝俄沙皇時代蒐集來的奇珍異寶。向著庭院的是整排落地窗，在其他的牆壁上懸掛著盧奧與蘇台的油畫。地板是用軟木樹的樹皮鋪成的。有時候，在晚宴之前，海費茲、格里格·巴替高斯基、以色列·白克和其他少數人就在這兒演奏室內樂。

在起居室內，海費茲以酒款待賓客。他是喜歡講價的人，他喜歡喝一種蘇格蘭牌子的威士忌，這種酒他能以比市面上便宜五分之四還多的價格購得。然後他的話匣子打開了——當他談起他自己的園藝；室內的燈光佈置；他的電動小轎車；（海費茲原來有一輛價值兩千美元的雷鳥·道芬車，在一九六七年改裝為全靠電池發動，光是改裝的費用就花了五千五百美元。）他立即顯出生氣蓬勃。

「海費茲先生，我注意到您的試音室內並沒有立體聲響的設備。」

「我認為並不需要。」

「您是否喜歡高度忠實？海費茲先生。」

「忠實？當然了，為什麼不？」

「您是否為沒有人為您撰寫傳記感覺不可思議？」

「這就已經是我的傳記，我從三歲起學拉小提琴，七歲時舉行第一次演奏會。至今我仍然在繼續拉小提琴。」

「您對於公開演奏有什麼意見？」

「我已經公開演奏過許多次了。」

「是否會爲某些批評煩惱過？」

「他們的批評都是些無關宏旨，根本未曾提到音樂方面的話。」

威廉·布里路斯，一位謙虛，出生在蘇格蘭的傑出中提琴家，在一九三四年初遇海費茲。一九四〇年代間也與海費茲一同灌製唱片。對布里路斯，海費茲則始終保持著冷淡的友誼。「他有著一股銳氣，」布里路斯說：「那使他能將一首最簡單的奏鳴曲演奏得出神入化，扣開任何人緊閉著的心扉。」在聆聽莫扎特的交響複協奏曲——一種由小提琴及中提琴擔任獨奏而與管絃樂器合奏的複協奏曲——的慢板樂章時，海費茲的小提琴與布里路斯的中提琴獨奏，時而合奏。此刻你將會發現自己早已爲音樂中的悲傷氣氛感動得熱淚盈眶了。

這首複協奏曲在一九五六年錄製成唱片。一年後，

筆。頭一年，他們的確獲得了應有的報酬。但是此後即不再有了錢來付給同上的報酬。事實證明波克的生意頭腦並不怎麼行。巴替高斯基解散了這個公司。

X

X

X

幾個星期前，肯鐸以一個不速客駕臨海費茲的紅木試音室。海費茲正穿著件敞領襯衫練習小提琴。最後一樂章的樂譜打開放著，這是迴旋曲式樂章，有著顯著的加速節奏。仔細地研究樂譜上每一個音符和記號，海費茲以他平常演奏會時三分之一的速度演練著迴旋曲樂章。他已經練習過貝多芬的樂曲至少三百遍了。這首樂曲也至少練習過五千小時。他有著敏銳的音樂感，每個音符都隨著他的身心跳躍著。但是現在他已經六十三歲了，爲了要使聽眾聽到真正有海費茲水準的演奏，他惟有可能要求心靈、身體和神經的嚴格規律化。

波克以及其他的故事都祇不過是他整個練習生涯中的一部份。一如沒有人能够解釋天才，也沒法子解釋海費茲的這種生活律條。沒有人真正了解海費茲的藝術，雖然人們一樣的不能理解爲什麼貝多芬在耳聾後還能寫出後期偉大的絃樂四重奏；或者沙士比亞何以一坐下即能振筆如飛地寫出一本接一本的奧賽羅，哈姆雷特，馬

布里路斯喪失了聽覺，但是他依然和海費茲繼續合作，同時以能和海費茲合作引以爲榮。他們之間的關係一直維持到合作錄製德弗札克的鋼琴五重奏時才中斷；在聽演奏錄音時，海費茲認爲布里路斯奏得不合拍調，他要求RCA停止出版這張唱片。

這件事情後不久，布里路斯離開加州赴印第安那大學任教。一位支持海費茲的人士後來指出，「海費茲所作的決定對布里路斯來說是公允的。『我不能和你再合作演奏下去了。』海費茲別無其他的選擇，對他來說，音樂就是音樂，再合作下去是沒有意義的。」

這次事件在海費茲失去了一位摯友和他的擁護者的艱難辯護下結束。稍後，一位學識豐富也更爲謙虛的提琴家魯道夫·波克和海費茲結伴旅行，爲他奔波各處接洽，也爲海費茲的第一次離婚作證。一九四九年，波克說服了海費茲、巴替高斯基及亞特·魯濱斯坦合組了一間公司，同時也攝製影片。「一點也不自負地，」魯濱斯坦說：「我們將公司命名爲『世界藝術家股份有限公司』」波克擔任董事長的職務。這間公司前後發行了十一部影片，海費茲、魯濱斯坦與巴替高斯基尚且主演過其中兩部影片，同時儼然以主要股東的身份準備大賺一

克白，安東尼與克利歐佩特拉，李爾王等名劇；或是愛因斯坦如何能在一間小屋內，憑著一隻筆、一張紙即決定了這個宇宙的形貌。

當我們思及海費茲時，我們所想到到的是一个凡人與超人的結合體。這個凡人一樣有血有肉也有缺點；這個超人——天才——却不能以常情衡量。弗洛伊德發現了天才的謎底；梅爾威利與濟慈及所有同時代的優生學家都有著類似的發現。但是天才既然凌駕我們之上，他們和我們之間也就永遠有著一層無法衡破的距離。我們替自己原本已狹小的生活圈子再劃定了界疇；駕車、個人主義、競爭與淘汰、紀律、容忍、勇氣、痛苦。於是我們畏縮不敢再向前走。這種種品質的總和並不能增加絲毫我們所想要的東西。我們祇是在外面向內觀看著。一如弗拉斯特批評的：「我們圍成一個圓圈跳舞同時費力地猜測著，但是秘密就在圓圈當中同時嗤笑著。」

海費茲是一位傑出的天才，超脫一個特殊時代和地域的天才；然而，更甚的是，或許他帶引我們走向天才的靈魂深處，一如我們之中大多數人所亟欲知道的，天才靈魂深處究竟爲何。

六十年前曾從海費茲學習的達尼依爾·卡皮羅斯基

仍舊記得克萊斯勒在登台演奏時相信他是爲了台下兩千名聽衆而演奏；「但是，海費茲，」卡皮羅斯基說：「却像一個兇犯般地走上台，他堅決地相信在廳內的兩千名聽衆中，有一千九百九十九名祇是爲了來聽他奏錯一個音符。」

海費茲輕快地步上演奏台就演奏的位置，努力維持著他那正確筆直的姿勢和威嚴。他是一位舉止優雅的人，行走時，脚步努力放輕，嘴唇牽動一兩次，在經過微微地領首示意後即刻開始他今天的演奏。在演奏到一段艱難的樂曲部份時，有些小提琴手抬起頭，蹙起眉頭，開始冒汗。不一會，整個台上都充滿了管絃樂團員們絕望的手勢。惟有海費茲一人依舊面不改色地繼續演奏著全篇樂曲中最對音樂家具考驗性的過節部份。這樣一個天才，上天也生就給他一具不容易出汗的身子。

沒有任何辭句能够形容他的琴聲。報上的樂評曾經形容他的音符「啣接得天衣無縫」意思也就是說他在拉琴絃高音及低音時，其間絲毫沒有間歇。他們讚歎海費茲的琴聲渾厚、雄壯有若翱翔在天空，而其間有一條令人難以相信的線連繫著；而一個低G音符與一個高E音符其間差了幾乎整整四個八度音程，海費茲却能使它們

人們要求他的演奏。「一如上帝取出組成一位神妙小提琴家的要素，將之平分給每一個兒童。」卡皮羅斯基道。海費茲的確也幸運的生逢其時、其地。

「在維也納，」一位顯然緬懷於故國的歌唱家巴塞夫說：「房舍的建築方面都各有其風格，群眾之間也存在著種種生就而異的風格或氣質。在我們的國度內，即使是飯店裡的僕歐都粗曉文字。」魯汶·海費茲——一間劇院的小提琴手，直到一九〇一年二月二日雅沙出生之時，他的生活才勉強維持得差不多。作父親的有著夢想般的野心，在小海費茲還不足五個月大時就開始進行他的一組測驗。小海費茲躺在他那張嬰兒床上時，作父親的就撥動琴絃奏出幾個音符，小男孩似乎注意地傾聽著。慎重地，作父親的奏出一個不協和音，小海費茲受驚似地哭起來。魯汶·海費茲重複了這個簡單的試驗幾次直至他確信他的新生兒已經有希望好好教導成爲一個偉大的小提琴家。

在雅沙三歲前，父親即送了他一把小提琴，此後每天教他練習弓法及簡單的指法。一天，在大街上，魯汶驕傲地對梅肯——維也納的首席小提琴家說：「寒舍新添了位天才。」懷疑地而且不十分情願地，梅肯隨魯汶

具有同一音色。有些人解釋說這是因爲他奏出來的音調並不十分富有變化，但是即使是海費茲的侮蔑者——這的確是一場精采的演奏，值得去衛護海費茲——也不得不承認「在某些方面」他也不能不作公允的評論。要欣賞海費茲最具獨特風格的演奏可以選聽幾首特殊的作品，這幾首作品都已灌錄成一套唱片。其一，布魯赫的蘇格蘭幻想曲；其二，韋他利的查康舞曲；其三，西比留斯的小提琴協奏曲。

海費茲巧妙的琴技使得一般音樂家大覺神秘不可思議。布里路斯說：「我在聽孟德爾遜的協奏曲時，一會兒覺得是史登演奏的；隔了幾個音符，又覺得好像是密爾斯坦演奏的。惟有海費茲演奏的作品能與人一種穩定可辨的琴路，他真的是舉世無雙的小提琴家。」大衛·奧斯垂，蘇俄籍的音樂名家，也說：「世界上有許多小提琴家，但是海費茲祇有一個。」

× × ×

海費茲在三歲時接受音樂教育後不久，就能拉得一手美妙的小提琴。他生就對音調的絕對敏感和一双均勻的手；而且有特出的記憶樂譜能力；此外，還有著極好的性情，這使得在過去有好長一段時間內，他從不拒絕來到家中。一如梅肯在七九高齡的餘生中隨時描述出當時的情況說：「滿頭金黃鬚髮還不足四歲大的小海費茲一言不發地拿起提琴就演奏起來，眼睛祇望著上空。」

七歲時，海費茲就登台演奏孟德爾遜的協奏曲。九歲時，奧維爾——當代最傑出的小提琴教師允蒙補助一筆款項供他赴聖彼得堡音樂學院學習。海費茲去了。此後在短短幾年內，奧維爾與海費茲之間建立了溫馨、空前無比的師生情誼。矮小，留著鬍鬚的奧維爾有一次開除了一個學生，同時用小提琴打破他的頭。但是他顯然地極爲偏袒他新收的這個學生。「因爲，」他以後解釋說：「雅沙從來不做錯任何事情。」

一九一二年，奧維爾爲海費茲安排在柏林的首次演奏。克萊斯勒要求爲這位年僅十一歲的小音樂家擔任鋼琴伴奏。柏林的首次演奏會成功地如期舉行。五年後，克萊斯勒以經紀人的身分陪同海費茲赴美舉行了在美國的首次演奏。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卡耐基音樂廳的入場券銷售一空。「我聽到這個孩子演奏的音樂，」克萊斯勒對紐約的音樂界人士稱：「我祇覺得我應該拋掉自己的提琴。」其時年方十六，有著漂亮波浪般頭髮纖弱的海

費茲安祥地走上演奏台開始演奏一位十七世紀意大利音樂家韋他利的作品之一——查康舞曲。

查康舞曲在形式上是一種平叙的民間舞曲。每節四分之三拍子。海費茲以一種卓越、有力而充滿小自信的技巧演奏了第一個小節，接下去是音樂上最膾炙人口的一段俏皮的旋律。

演奏會完後的評論都是充滿着讚嘆的文字。「他是一位已臻完美造詣的小提琴家。」

完美？或許一切都還可以勉強說完美？但是金錢稍嫌欠週轉。沃夫桑音樂部的總管把海費茲全家人送到美國——雅沙本人，他的雙親及他的姊妹愛爾莎與葆琳——同時保證海費茲在五十場演奏會後可以淨得兩萬五千美元的報酬。雖然五百美元一場演奏在俄國——那裡，革命正如火熾般蔓延各地——看來已是接近慷慨的程度，在美國却是一筆可說並不怎麼高的數字。雅沙的母親計算花五百美元買下幾間屋子，她告訴經紀人假使新的合同再不簽訂的話，雅沙就會「生病」的。海費茲的母親——安妮·海費茲，一位黑眼出身農家的婦人，執拗地一定要經紀人依著她的方式去辦事。經紀人最後屈服了。

一次，在一場演奏會後，一個年輕人滿臉著淚水對他說：「海費茲先生，您演奏得太美了，我要說些什麼好呢？」

海費茲眼睛閃爍了一下，然後平靜地說：「那就是你個人的問題了。」

× × ×

海費茲最後擺脫了喧囂的紐約，遠赴南加州，在那裡定居下來過悠閒的生活。他也曾在那兒拍了兩部電影，但是却藐視好萊塢的社交生活。一九三〇年代間，人們漸漸將他及流言結合為一，於是他開始也注意社會上的流言。報章上刊載了經過他同意的文字，不但誇張了他駕御小提琴的神力而且也提到他所說過的俏皮話及幾種他特有的小動作。有一次，一篇報導他為英國皇族演奏的文中提到他入化的琴藝，使得女王展顏報以微微的一笑，最後這份快報說：「國王命令你到宮廷裡去。」

「當然了，」海費茲一定會如此說：「但是在英國邀請我去演奏前，女王早已微笑了。」

海費茲時常以冷酷的指使掩飾他的情感，但是有時候他可以讓我們察覺到他真實的一面。一九四五年，他終於向法院提出控訴。「我們每次一同出席社交場合時

魯汶對海費茲演奏技巧要求之嚴格恰和安妮對金錢方面的要求慷慨成對比。在美國舉行的每一場演奏會前，禿了頭的海費茲爸爸都會再三地指導即將上台的音樂家，循循告誡著：「撥奏一定要清新明快，當心指法，不要太快，最重要的，不要太快。」

在二十一歲時，海費茲搬進了他自己的公寓。這使得舉家，尤其是他的母親，極為震怒。但是在狹小的家園外面還有著更廣大的、未發掘的世界等候著海費茲。而且由孩提時代即開始每天祇與小提琴為伴的他，外面的世界的確太需要他去觀察了。一九二八年，海費茲和一位默片時代的電影明星弗羅倫斯·亞托·維娜結婚。婚後，他們生了兩個子女，但是海費茲由於常年在外旅行演奏，很少有機會和他們聚在一起。他先後風靡了倫敦、巴黎、羅馬；征服了伊朗；在一次大地震後在日本演奏；在爪哇；廿地起義後到印度演奏；在日本人侵略中國東北時，遠赴天津舉行演奏。音樂家和樂評家對他的批評一致是「有氣魄，無懈可擊。」但是這些都是從前的音樂家或樂評家所早就說過的。人們的奉承使得海費茲愈來愈感苦惱。最後使他成為一個嚴厲，不輕易動感情的風刺家。

他在聖安娜城作證道：「我的妻子總令我覺得我在逐漸喪失我的音樂才能。」

一九四七年，他與一位比他小十歲離過婚的婦人法蘭西絲·史彼蓋伯結婚。他以為這意味著一切事情都會有了新的意義。他十分疼愛在結婚次年出生的小男孩傑，每晚祇要他在家裡就為傑唸書。他的朋友們都認為他將逐漸滿意舒適的家庭生活。却不料，有如晴天霹靂，在一九五五——一九五六的音樂季過後，海費茲突然決定：「我將盡量減少一切演奏會活動。」

「為什麼？」

「我已經不停地演奏太久太久了。」

一九五八年的一個下午他不在廚房裡摔了一跤，同時摔斷了右邊的骨髕。破傷風病菌立即蔓延，有一段時間他在醫院裡幾次瀕臨死亡邊緣，最後終於化險為夷。一年後，他再度接受邀請，至聯合國演奏貝多芬的作品。看見他蹣跚地出現在大廳內，人們震驚不已。海費茲仰仗一支拐杖行走。儘管大廳入口處也為聽眾擠得水瀉不通；儘管演奏場所的音響效果並不十分理想，在場聆聽演奏的音樂家們的意見一致認為，海費茲這場演奏美則美矣，祇是不復是偉大的演奏。聽眾們的反應頗令

海費茲感動。「那是一個感人的場面，」弗萊曼回憶著說：「聽家們都迫不及待地迎上去安慰海費茲。音樂家們是一直都尊敬他的，他們永遠記得他過去的演奏。」

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九年間，演奏愈來愈令海費茲緊張。過去，一年舉行兩百次演奏會的時候，他很少緊張過。但是當他決定退出演奏而且年紀也逐漸老邁的時候，每場演奏會在他看來都不啻是一項挑戰。他為一種新的畏懼所征服了。

海費茲最後一次出席的演奏會是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舉行的。他深為中東戰爭時以色列人民的英勇所感動，同意和以色列愛樂交響樂團在好萊塢的酒宴中聯合舉行一場演奏。他選的是布魯赫的G小調協奏曲。這是一首有著動人弦律的樂曲。然而却不是一首傑作。

海費茲邀請了他的管家蜜蘇莉娜一同前去。在駕車赴酒宴時，海費茲一直神經質地喃喃自語著。海費茲凝視著演奏台的入口時，她發現她看到的不再是一張矯飾的面具而是一張和正常人一樣有著喜怒哀樂感情的臉。一陣激動，她捉住海費茲的手臂搖晃著說：「上帝眷顧你。」

演奏會在一萬七千名聽眾前結束。「使得聽眾的心

曼說：「他不了解他自己的天才來自何處，這使他極為苦惱，也是他所以具有双重性格原因之一。」

「永遠沒有人能曉得天才的來源，」巴替高斯基堅持著說：「甚至沒有人了解何以能達到這樣偉大的造詣。」

「毫無疑問的，他是個天才，」海費茲家中的一位女士說：「他一直是天才，也一直為此懷疑。但是請告訴我，為什麼你們會以為海費茲不打算再拉小提琴了？」

答案的線索還是直接來自海費茲自己所說的話，雖然並不是很露骨地表示，也定可以辨析出他話中的真意。「完美的程度是不可能達到的，」他說：「他以用來衡量的，祇有標準。一旦你建立了一項新的標準，你曉得舊有的東西水準顯然降低了，於是我們努力想勝過它。」可悲的是，在學問或藝術上鑽研愈精深，自己也就發覺愈孤獨，這種孤獨的程度遠遠超過存在於平常人心中的孤獨感。海費茲畢生都覺得孤獨，他那絕妙的琴藝使得他與同儕們的距離愈拉愈遠，一直到歲月逐漸逝去，頭髮剪掉了；他把自己的生活限制在規律化的條文中，成為他自己天才下的犧牲品。

靈與他的演奏結合為「一篇評論這樣寫著。在海費茲成功地奏完最後一個樂章時，一位坐在蜜蘇莉娜隔壁包廂的婦人，不管她是否認識蜜蘇莉娜，就一把擁抱住蜜蘇莉娜。」

回到家裡，海費茲疲乏極了而蜜蘇莉娜却覺凱旋歸來般地興奮，「太妙了！」她叫道，似乎超脫了時間和空間的界限和蕭說過的話回應著，「永不失敗。」

「我已經失敗過許多次了。」海費茲說，然後點點頭要他的管家退下。

人們僅能猜測有什麼打擊使得海費茲覺得失敗過好幾次。他和法蘭西絲的婚姻關係在一九六三年苦澀地終結。傑，他們的兒子，也不再談論他的父親。在傑收藏的一大堆UCLA的唱片中沒有一張是他父親演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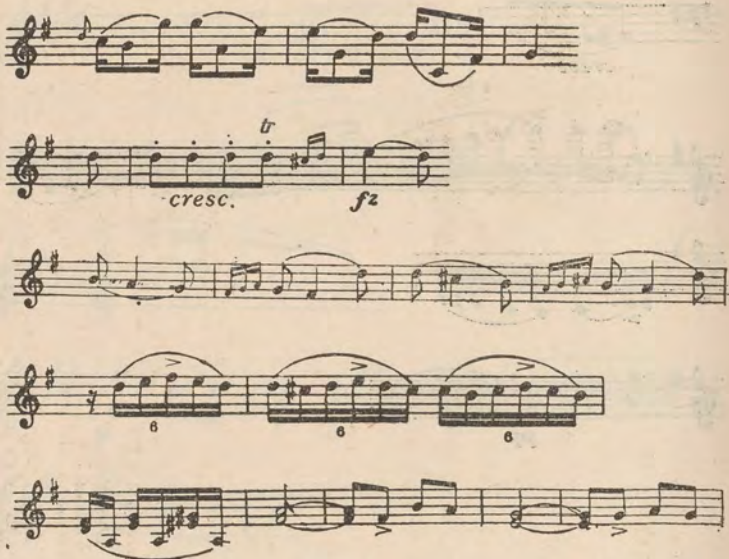
海費茲在UCLA、USC以及音樂中心連續開辦的小提琴班都令他大為失望。在海費茲所有的學生當中，祇有弗萊曼可以獨當一面。其他目前仍在音樂界工作的學生則都是交響樂團龐大成員之一而已。而在海費茲的觀念中，交響樂團團員所能做的祇不過是「增加噪音」而已。

「他對他在小提琴上的造就極為謙虛，」弗萊

海費茲有著他深藏心底的，絕對屬於私人的秘密。他作過亞歷山大大帝式征服各地的旅行演奏。而目前則與天才聯合起來對抗老年所帶來的威脅。我們都知道這一場搏鬥的結局；他自己也曉得。這場爭鬥現在存在於他與他自己江郎才盡的命運之間。

在這些日子裡他所喜歡的享樂是在馬黎布的一個濱太平洋海灘週末。在那裡，他戴著一頂寬邊大草帽，喝一兩杯自己調的酒同時放幾張音色渾厚的爵士樂鋼琴唱片。一切對他顯得平凡無奇，爵士樂及大海。他的生命已經和節奏結下了不解緣，起伏海浪的旋律則給與他靈魂最大的慰藉。

和海費茲一起坐在馬黎布的粉紅屋內，幾乎使人忘却眼前這位老人就是曾為追求音樂的極真極美境界而奉獻了一生寶貴光陰的天才小提琴演奏家。他突然說道：「好了，請你離去吧。」拉下百葉窗；定了定他那把寡奈里製作的小提琴琴絃；然後，在確信沒有人聽得見後，如流水般地傾瀉出舉世最偉大的小提琴家所奏出的音樂。



，他始終維持原來速度。

第二部，貝多芬引進了降A長調的樂段，連續兩小節以漸慢速度奏出，他使這樂段勇猛有力，極具光輝色彩，此樂段他增強每一小節的第一個音符

，以滔滔的極有變化的兩種發聲，此起彼落作相互對話式的宣叙，他以快板開始，有力而生氣蓬勃，第六小節漸漸緩和，如下樂節：

輕度的延緩，柔和的介入了處理後的主題：

美妙的黯淡，接着下一小節：

貝多芬抑壓住某一個特別音符的狀態，混合着一種溫柔、滑動的指觸，顯出動人的抒情，聆者似可幻想那是他面對着愛人，細呼頻頻，下面又接着數組十六分音符的樂節：

每組特別加強第四個音符，使整個樂節富有快樂的表情，繼之半音的急奏之後，並恢復原來速度，如下：

以「小行板」奏出，美妙的加強低音部份，與和聲上部的第三音符，使兩個主題在聆者耳中分別得甚為清楚，接着是第九小節。

他使得低音部份極為突出，第一部的終止部份，他始終維持原來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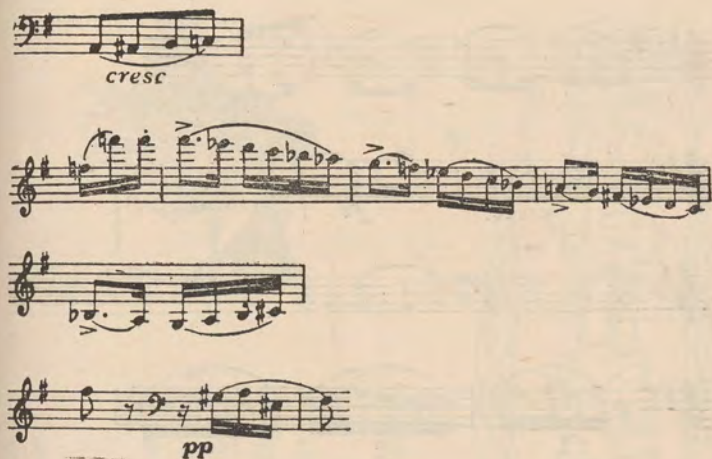
席德勒將貝多芬演奏他的E長調與G長調奏鳴曲(OP.14 Nos. 1 and 2)作過極為詳盡的分析，但是現在大多數的鋼琴家却很少去體會這些重要的分析和含義。那一段相當長但那是值得細讀。如果席德勒的分析是正確的（我們沒有理由去懷疑它），那麼貝多芬對一己音樂的觀念和今日我們所謂對他的音樂「忠實」的譯釋，兩者之間的距離是顯而易見的。

我現在儘我文字之所能表達，我力將貝多芬演奏他自己的OP.14的兩首奏鳴曲所表現的情況寫出來，他的這兩首奏鳴曲奇妙的演奏，是音樂上一種雄辯式，在那裡兩首主題（奏鳴曲所設計的相對的兩主題），涇渭分明

偉大的鋼琴家

祁唱

第五章 斷絃、手高抬（續）



並使其較應有的時間稍為延長，顯示出動人的表情。
低音部漸次減弱，手部蹣跚前進。

連續的樂節非常光輝，在結束時漸弱 (Ritardando)。並和以漸緩下面開始「行板」速度。

第五小節，有輕微的「漸強」，音量漸加，第六小節，保持原有速度，以至第一樂章的結束，貝多芬以開始時的速度結尾。

在這些敘述中，所強調的一點是在這個樂章中，具有時常變化的速度，這些速度的變化，並非在貝多芬其他作品中所常見的突然降臨，它們是在美妙的準備後自然更易，每一變化皆具有精微的色彩與細緻的混合，演奏者如能深悉其中奧妙，常發覺其第一部份最好不要重複，這種被准許的省略，有時反而使聆者感覺滿足與連貫，因為重複反而減少動人的立即效果。

關於Op.14的第二首奏鳴曲，E長調，在這裡僅選擇幾個章節來作為解釋貝多芬演奏的態度，在第一樂章「快板」的第八小節如下。

第九小節也相同，第五個音符增強，並延長時間，如上譜所示，因為這樣的處理，他給予這一小節以無法描寫的熱切和高貴的性質。

第十六小節：

保持原有速度，強力的表情也仍然持續，第十一小節是「漸弱」，並躊躇不前，第十二、十三小節與前面小節相同的彈奏。

引入樂章中段（即第一樂章的第二主題）
對話變為更富感情。主要的速度是「行板」，但並非長久保持，不時的兩個主題被引出時，第一音符作一停延，如下：

下面的樂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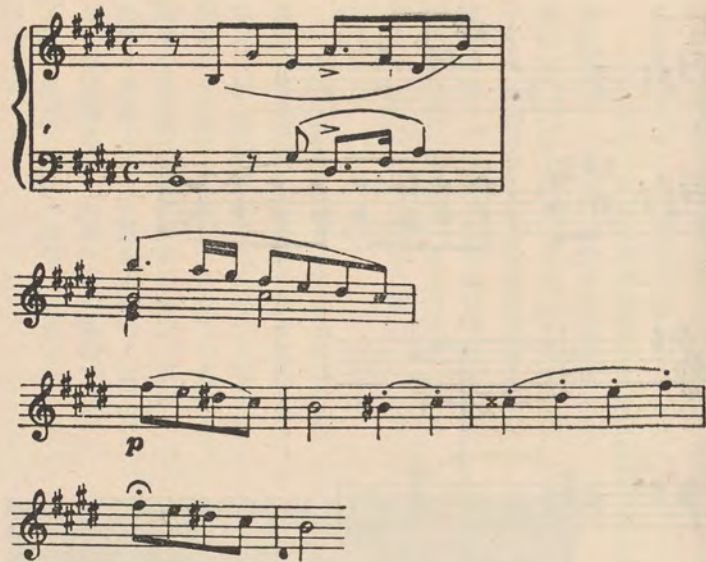
表示出一種快樂的情緒，原有的速度延續至第一部份的終結。

第二部份，從下面的過門：

增加節奏的幅度，並加強音量，然後進入了美妙纖細的「最弱」(pianissimo) 的陰影中，對話的意義更為明顯，使聆者不須費力思量。

第二樂章「小快板」(Allegretto)，貝多芬的彈奏更像如「急烈快板」(Allegro furioso)，直到下面的和弦：

在這裡作了一個長時間的停歇，但仍維持原有速度的音值。





在中等速度的主調樂段中，貝多芬彈奏得更富有美麗的表情，他不附加一個音符，不過有時在某些音符上加以強音，但並未在譜上記出。

上面所談的 Op.14 的兩首奏鳴曲，以及下列的奏鳴曲，如 Op.3 中的第一首奏鳴曲 (F 短調) Op.10 的第一首奏鳴曲 (C 短調)，Op.13 的「悲愴奏鳴曲」(C 短調)，Op.25 的昇 C 短調的「幻想奏鳴曲」(月光) 等，俱皆是情感的圖畫，每一樂章，貝多芬完全以情感的改變來左右音樂的速度。

席德勒這一篇對貝多芬奏鳴曲的解釋，充分的給予我人許多免得猜測的事實，最主要的一點是貝多芬的鋼琴音樂從不是「節拍器」所能控制，他的速度可以隨心所欲，依據情感的變化而改變，但在今日如果那一個鋼琴家，試着如同上述描寫般去演奏貝多芬奏鳴曲，必定會受到無情的批評，不是被作為無能的「樂體派」者，便被稱為對貝多芬的樂體一無所知，否則便可能被看作一個對音樂的拍子還拿不準的初學者。厲斯所謂的貝多芬保持「拍子準確」一點，只能作為相對的看法，在貝多芬時代的標準，他那樣彈奏可算是按照拍子，但拿今

日的標準來看，則甚為不然。二十世紀的鋼琴既知以往，也知今日，我們可設想如果貝多芬生於今日，他的演奏可能被目為毫無章節，但相反的如果他本人能够聆聽今日所謂「貝多芬音樂專家」的演奏，他一定會感到乾燥無味，毫無音樂意味，只是表現曲譜而已。

雖然貝多芬對自己的演奏是如此自由的無拘束，但他教授學生時却則反道而行，他教導學生的都是循規導矩的古典奏法，「做我所說的，但不能做我所做的。」「把手安放在琴鍵上，連手指如非必要也無須抬起，這是彈奏者學發音的唯一途徑。」他如此教導他的學生，並以克萊曼佛的「圓滑奏」手法為不二法則，他同時並不以莫扎特的半音值的「圓滑奏」為然。

唯一一個學生貝多芬所不能教得好的是他的侄兒卡爾，他將他交給車尼爾，但却極為關心的隨時注意他的進步，並且時時告訴車尼爾（貝多芬的學生），應如何教導卡爾，他說最主要的是指法，第二是節奏，然後才是「音符的正確」，而且貝多芬諄諄勸告：「不要因為一點錯誤而停下他的練習，應在一曲終了之後才一一加以指正。」



貝多芬的面部塑像一八一二年 Franz Klen 所作。

貝多芬甚至爲他這個不成器的侄兒寫了許多練習曲，早年時他完全依照艾曼紐巴赫鋼琴演奏著作中的方法，後來，他又轉爲以克萊曼梯的教導論說，但無論如何，他嚴格要求手彈琴奏音階時的正確姿勢，特別是姆指的位置。當他晚年時，他的教導方法更爲嚴刻的古典（但並不是他自己作曲的音樂！）一八一四年他告訴湯馬賽克說：「大家都說偉大的鋼琴演奏家都是偉大的作曲家，但是他們如何演奏，只是在鍵盤上來往奔馳，彈些爛熟的過門，那有甚麼意義？當真正的大演奏家演奏時，那是他一切的累積，含容了音樂的一切事物，作曲與演奏連結一體而無法分開，那才是真正的鋼琴演奏，其餘的一文不值。」

那麼誰才是貝多芬所羨慕的鋼琴家？史太白與佛格勒（Vogler）之流的人物是他所蔑視的，莫扎特他認爲是老式的，莫歇爾斯他認爲過於注重瑣碎的細節。對於克拉達邁評價頗高，對於克萊曼梯抱有敬意。對於幾個女鋼琴家，他却甚爲興趣，是她們的鋼琴技巧抑或僅是他們女性本身，使他崇拜，我們很難說。很不幸的是在貝多芬的信函中他很難得提到其他的音樂家，或演奏家不若莫扎特的家書中可以使後世的人知道他同時代中的一些人物。下面是貝多芬很少寫的一八一七年函寄女鋼琴家瑪麗·芭克拉·柯賽克（Marie Pechler-Koschack）的一封信：

「我真高興妳爲我們留下時間，等那一天我們將盡興彈奏音樂，妳一定要爲我彈奏我的F長調與C短調奏鳴曲（可能是Op.54與悲愴奏鳴曲），可以嗎？我真找不出一個如你那樣好的彈奏我作品的鋼琴家，我並不包括那些偉大的鋼琴家，他們只有機械的能力與裝模作樣。妳是我心靈嬰兒的保姆。」

另一個瑪麗·比果·底莫洛格斯（Marie Bigot de Mourgues）是貝多芬所敬仰的女鋼琴家，她可能是十分傑出，當她在孩提時，海頓聽過她彈奏他的作品，他高興的把她抱起來說：「我親愛的孩子，你彈的不是我的作品，那是你自己的。」而貝多芬在聽過她彈他的奏鳴曲時，也不禁說：「你所彈的並非完全如我所寫的，但是請繼續，那不完全是我的，但却更爲美妙。」這位瑪麗在一八一四年彈過貝多芬「熱情」（A ppasionata）奏鳴曲的手稿，由此可見這兩個人之間有甚爲密切的關係，下面的一封信，是貝多芬在一八〇七年所寫的：

我親愛的及十分愛慕的瑪麗：

多麼美妙的好天氣——但誰能知道明天將會是怎樣。——所以我想今天下午後去接你到外面馳騁——比果（瑪麗的丈夫）不在家，可惜他不能和我們在一起——不過我想不能因爲這個理由而阻止我的計劃，比果也會贊同的——現在是清晨，是這一天中最可愛的時光——爲何不及時行樂，而讓時光飛逝？——

比果是一個有疑心的丈夫，所以貝多芬只能以先生和夫人的稱呼來寫他的情書。也免不了有一些拙劣的藉詞來追求，但結果只有悵惘，因爲貝多芬天生並沒有像大情人堂璜般的手段。

瑪麗比果並不是貝多芬唯一的鋼琴音樂的知己。另一位桃樂絲雅（Dorothea von Ermann），貝多芬獻給她最優美的奏鳴曲——A長調（Op.101），貝多芬時常請她幫助他的音樂會，他們的過從也密切，她自一八一〇三年即從貝多芬學習鋼琴。克萊曼梯曾對她甚爲讚揚。桃樂絲雅後來嫁給一個軍官。

鋼琴對貝多芬常是困擾的問題，他一生中大部份用的是維也納鋼琴，開始時是一部五個八度音程的，從Waldstein奏鳴曲以後開始用了六個八度音程的，但他對這些鋼琴從未滿意過，他催促鋼琴製造商從速製造較爲堅固，音響較宏亮的產品，一七九六年他寫給製造商史特利茲（John Streicher）的一封信：

毫無疑問的不論彈奏者如何彈奏，鋼琴仍然是最不被研究和極少發展的樂器，時常令人感到好像是在彈奏豎琴。我十分高興，我親愛的朋友，你是認清和重視這些事實極少數人中的一個，你是一個瞭解音樂感覺，能使鋼琴發出歌唱的製造家。我多麼希望那一天終於來到，那是鋼琴和豎琴截然不同的兩種樂器的時代。

對貝多芬來說，這一天並未來得太早，一八一八年布路德威（John Broadwood）送給貝多芬一部甚爲名貴的大鋼琴，超過六個八度音程——一部能發出巨響的龐然大物，全然不像豎琴式的鋼琴，一部真正的鋼琴，貝多芬歡喜得發狂，他一直用這部鋼琴直到他生命的結束。

但是一八一八年貝多芬的聽覺已全部消失，這位已聾的渾沌的作曲家以滿面粗暴的面容坐在布路德威鋼琴前面，敲擊出錯誤的音符而不能自覺。不久之後他心愛的布路德威鋼琴的琴弦也免不了成爲一團糾纏着斷了琴弦的命運。即使在他心境平靜時，他也無法使一部鋼琴能够安然無恙。厲斯曾說不論甚麼東西到了他的手裡，總免不了毀壞。



人傳壇樂

伍 牧

六十六、譚 棟

Vincent D'Indy

(一八五一——一九三一)

譚棟 (Paul Marie Theodore Vincent d'Indy) 是一位法國作曲家、理論家、教師及作家。一八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誕生於巴黎，祖先是維瓦里斯 (Vivaraux) 山區的貴族。譚棟出生後，母親就告去世，而由他的祖母負責撫養，她是一位業餘音樂家，長子維爾弗瑞德 (Wilfred d'Indy) 則是一業餘作曲家，寫過不少室內樂及舞台音樂。這位老婦人使譚棟自幼就接受嚴格的音樂訓練，同時也教育他爲人之道，對他的日後事業有極深的影響。她親自灌輸譚棟音樂的啓蒙知識，至十一歲後開始隨名鋼琴教師馬蒙德 (Marmontel) 學習，在他的教導之下，譚棟的天賦得以充分發揮，十四歲時隨名師拉維納 (Albert Lavignac) 學習和聲，他的學生之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杜裏西。十六歲時他的叔父維爾弗瑞德又將斐達士的「管弦樂法」一書親自講授給他聽，使他

，他的這種習慣，有時毫不留意的撞破整瓶墨水注入了鋼琴裡面。在他生命的末年，一個樂器製造家史坦夫 (Johann Andreas Stumpf) 曾到他寓所造訪，他被帶到布路德威鋼琴的前面，「面對着那樣的景象，」他記述着：「高音部全然無聲，斷了的琴弦糾纏着就如颶風過後的一堆亂草。」但是貝多芬却仍不時的又使他的美妙無比的音樂從這裡發出，雖然他的耳聾如是，鋼琴破裂如是，當威克 (Friedrich Weich)——克拉拉舒曼 (Clara Schumann) 之父及教師——訪問他時，記述晚年的貝多芬的彈奏：「如此暢流無阻，充滿溫暖，大部份是交響樂化，兩手嫺熟（雖不時漏失音符），交織成最清澈和最動人的旋律。」但是這種境遇是難得的，瀕臨死亡的貝多芬是可憐而可怖的，他幾乎成爲維也納的母親們嚇唬不聽話孩子們的對象。誰知道從這位偉大的音樂家的雙手，賺得了多少人的眼淚，下面的記述是出自羅塞爾 (Sir John Russell) 的手筆：

當他坐在鋼琴面前的一刻，他似乎失去了知覺，世界的一切事物都不再存在……他臉上的肌肉脹起，血脈浮張，眼睛獃野若狂，嘴唇顫抖，貝多芬似若已被魔神所召喚，如同魔法師那樣充滿了權力……但他耳聾如此，不相信他能够聽到他自己的演奏，當弱音出現時，鋼琴竟沒有發出半點聲音，但他未能自覺，仍彈奏如故。他是以他「心靈的耳朵」在聆聽自己的音樂，他的眼睛，他的幾無法察覺的手指的移動，一切都表示了他隨從着他漸近臨死亡的靈魂所指使，樂器已啞，就如這位偉大的音樂家已聾……

(第五章完)

下期要目預告：

你想知道一部電影是如何拍成的嗎？你知道製片人，導演做些甚麼事？特技演員的工作又是如何的驚險嗎？請看「下期製作電影的人。」

對管弦樂曲有了深刻的認識，也引起他對音樂產生更深的興趣，而決心要成爲一個作曲家。一八七〇年他出版了最初二首作品，一首鋼琴曲及一首合唱曲。但是他的作曲家美夢由於普法戰爭的爆發而告破滅，他被徵入法國陸軍服役。

戰事結束之後，他又回復過去的音樂生活。雖然家人都同意他學習音樂，但卻並不願他以此爲業。爲了遵從家人的意見，他除音樂之外也攻讀法律。此時他也結識了富藍克、聖贊、馬斯奈、比才等大作曲家，同時他也加入了一八七一年剛成立的法國音樂學會。一八七二年他將自己作的一首鋼琴四重奏送交富藍克，希望能聽到他的意見，富藍克認爲譚棟有待學習的地方尚多，也願意給他指導。於是在一八七三年譚棟加入富藍克在音樂學院中所開的風琴班，實際上這個班仍是以作曲爲主。爲了要多獲得一些有關器樂的實際知識，他又加入哥隆交響樂隊，充當第二鼓手，歷時有三年之久。同時也在意大利歌劇院中兼任鋼琴師、風琴師、銅角手及鼓手。夏季他更赴德國各地旅行，以求吸取更多的經驗，他聆賞到巴赫、貝多芬、華格納等德國大師們的作品，也會見了李斯特、布拉姆斯等在世的大作曲家。這次旅行的結果，使他獲益良多，對日後他在作曲及教學兩方面，都有極大的影響。

他首次以作曲家的身份出現是在一八七四年一月，他的一首作品在演奏會中被排列在巴赫與貝多芬之間。一八七五年，譚棟出任哥隆音樂會的合唱團指揮、巴黎音樂學院的風琴助理、以及聖·里伍大教堂的風琴師。此後數年之中，他完成的作品有交響曲「簡·宏耶」(Jean Hunyadi)，序曲「安東尼與克麗奧柏屈」(Antony and Cleopatra)，交響詩「奇妙的森林」(La Forêt Enchantée)，以及A長調鋼琴四重奏等。雖然譚棟曾經受到德國音樂的薰陶，也親身參加了華格納樂劇「尼布龍指環」的演出，但是它們並沒有影響到譚棟的風格，他的這些作品仍然保持了法國的氣質。尤其是「法國山歌交響曲」(Symphonie Sur un chant montagnard Français)，更充分表現出他個人的特質與純法國的情調。

一八八八年他又完成一首雙簧管與樂隊幻想曲，仍然以法國的民謠旋律爲主題。此後他又陸續完成不少作品，主要者有：「旅途景色」(Tableaux de Voyage)，交響變奏曲「伊絲塔」(Istar)，第二交響曲，有感於第一

次世界大戰而作的第三交響曲，「山中夏日」(Jour d'Été à la Montagne)，「紀念曲」(Souvenirs)，「岸邊小詩」(Le Poème des Rivières)等。

一八八二年他的一部獨幕喜歌劇 *Attendez-moi sous l'orme* 於巴黎演出，顯示他開始涉足舞台音樂，但是由於他並不擅長於喜劇，所以這部作品並不十分成功。他的另一部較嚴肅的歌劇 *Le chant de la Cloche* 則非常成功，並且獲得巴黎的市獎，當這部作品以音樂會的形式演奏後，立時使他成爲當時最著名的一位法國作曲家。然而它却始終沒有機會在巴黎以歌劇的形式正式演出，一直到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才得以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公演，由譚棟親自指揮。布魯塞爾對譚棟的歌劇的反應，遠較巴黎爲佳，他的另外兩部歌劇也都是當地獲得演出的；第一部是一八九七年演出的 *Fervaal*，第二部是一九〇三年演出的「異鄉人」(*L'Étranger*)。巴黎發現到譚棟的歌劇在鄰國極受歡迎，也迫不及待的在一九〇三年十二月演出他的異鄉人，但僅演出二十四場即告停止。當它於一九三四年再度公演時，譚棟早已棄世。

譚棟的作品，確實以管弦樂曲優於歌劇。以他的抒情歌劇「聖·克利斯朵夫傳」(*La Légende de Saint-Christophe*) 爲例，於一九〇五年完成之後，一直等了五年之久，始得於一九二〇年在巴黎歌劇院演出，而僅只公演數場之後即告中止，此後這部作品就僅只以音樂會形式出現，而終未再上舞台。以音樂價值而言，譚棟的歌劇作品是毫無問題的，或許時間終將證明它們在舞台上的價值。妙的是譚棟以一部喜歌劇作爲他的舞台作品的開始，也以一部喜歌劇 *La Reve de Cynias* 作爲收場，而這兩部歌劇也都不是他的重要作品。

譚棟很早就開始注意到音樂教育的問題，一八九二年他向政府提出一項有關巴黎音樂學院中施教的計劃報告。這份計劃已被政府所接受，而且印妥備用，但最後又被束諸高閣。一直到多年之後，譚棟才獲得機會使他的計劃實現：一八九〇年他的一位老友包底斯 (Charles Bordes) 出任聖·哲維思大教堂的樂長，一八九二年起他創設了一個聖·哲維思音樂協會，主要的目標是復興十五、十六世紀的複音音樂。一八九四年包底斯邀請譚棟和風琴家喬爾曼一同加入他的工作，設立一個專攻宗教音樂的學校。他們創立了 *Schola Cantorum* 音樂學校，至一九〇〇年，

這所學校仍然改成了一般性的音樂學校，不再侷限於宗教音樂。是年十一月，譚棟在校中發表了他那著名的演講，他認為藝術不是一種交易行為；並不是有了藝術就無需依靠技術，藝術家的任務是要提高人性的靈魂。他舉富藍克為例，稱他是：「Schola 學校的始祖。」他攻擊藝術中的寫實主義，並且聲言：「創作的火焰，只有在愛、在渴求美、在真理與純理想之中，才能獲得真正的助長。」

Schola Cantorum 成立之後，譚棟就在校中教授作曲，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去世，從未間斷。他的教授方法，完全按照「作曲法」一書而實行，這是他和塞倫克 (Auguste Serieux) 所合寫的一本巨著。這本書對音樂界的影響極為深遠，書中深入的分析了音樂的形式，並且配合理想主義者的玄妙，以基督真理的觀念來面對所有的美學問題。譚棟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建立起一套美學法則，其廣泛與剛直的程度，一如羅馬天主教的教條。在技巧方面，他大部份追隨德國音樂學家雷曼 (Kienann) 的路線。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教師，在教學上給於後代的深刻的影響，實不容忽視，在他的學生之中，能享譽後世者，頗不乏人。由一九一二年始，譚棟又兼任巴黎音樂學院樂隊的指導。

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三一年，Schola 學院已成為法國音樂文化最重要的一個中心。主要是由於譚棟的精神領導所造成的。而且也是由於他的努力，才使孟特維地、雷莫、格魯克及巴赫等人的音樂獲得拯救而再度生存於音樂界中。Schola 學院在重建葛利哥里歌曲，以及復興法國宗教音樂上，也有極重要的貢獻。

譚棟一生絕大部份的時間都在法國渡過，僅只於一九一七年赴西班牙，一九〇三及一九〇七年赴俄國，一九〇五及一九二一年赴美，擔任客席指揮。一九一〇年時，繼富藍克出任國家音樂學會會長，一九一二年獲得政府的榮譽勳位。譚棟的作品大部份都是在夏季於家鄉渡假時所完成。除去作曲與教學之外，他也寫了不少，有關音樂的書，整理編印古老的音樂作品，出版法國的民謠、演講，以及指揮樂隊。他並沒有像雷維爾，能在晚年享到盛譽，惟一一件使人印象深刻的事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八十歲時指揮自己的《法國山歌交響曲》演出。多少年來，音樂界一直給公眾一種錯誤的印象，認為譚棟是一位冷靜、理智的作曲家，完全按照一種玄奧難解的公式來作曲。然而當公

聽家他的這首「法國山歌交響曲」之後，他們完全了解到，這種作品只有出自內心才能寫出。當譚棟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日在巴黎逝世後，世界上非但喪失了一位偉大的音樂家，也損失了一位理想崇高的人。

譚棟由富藍克手中繼承了他的「連章形式」原則，作為他自己的形式基礎。如果我們把他看作是富藍克的繼承人，當不難瞭解到他在法國音樂中地位的重要。他具有富藍克的廣濶概念、深刻的情感、靈魂的熾熱、理想性的抱負。但在很多地方他和富藍克又不盡相同；譚棟更富分析性、更為理智，而在另一面他接受外在影響力的範圍則又比較廣濶，大自然的歡愉，地方民謠的魅力，對他都深具影響力。由於這種傾向，使我們感到譚棟的音樂在結構上更為錯綜而穩實，並且喚起更大的詩意變化。以「法國山歌交響曲」為例，它就是「連章形式」的最佳例證，而我們仍然會想到它原是一首美妙而動人的大自然的音詩。由形式的觀點視之，譚棟稱這首作品是為樂隊與鋼琴而作的交響曲，特別強調獨奏樂器是處於配角的地位。

譚棟的煩瑣哲學性格，也會受到過份的誇大。我們已然看到他是一位歌頌大自然的詩人、喜愛民間音樂的美麗。他的音樂不僅具有深度及力量，同樣也具有生命力與柔順性。他的節奏是自由而悸動的，他的管弦樂手法是華美而多變的。所有的技巧方法，對他而言，都是表達情感的方式，尤以轉調的運用，更是如此。在他的舞台音樂以至於音詩之中，他都利用轉調而獲致奇妙的效果。他的器樂風格，逐漸演變成極為質樸的表情。至晚年，他終於又轉回早期的風格，「法國山歌交響曲」中的主要靈感來源，再度出現。以他的博識，譚棟深知，質樸實為藝術表現的至高境地。

主要作品：舞台作品八部，管弦樂曲二十一首，室內樂十三首，鋼琴曲十八首，風琴曲三首，歌曲十一首。

唱片介紹：伊絲塔 Rudolf, Cincinnati 交響樂隊 Decca 710162。

法國山歌交響曲 Casadesus, Orma ndy 費城交響樂隊 Victor VICS-1060。

六十七、亞納齊克 Leos Jancek

(一八五四——一九二六)

亞納齊克是東捷克(摩拉維亞)音樂史中，最有趣、最神妙的一位人物。他於一八五四年七月三日誕生在東摩拉維亞的赫克華(Hukvaldy)村，父親是一位教師也是音樂家。當地的民風，頗受近鄰波蘭的影響，在語言上也習於模倣波蘭特別加重每個字的第二音，因此他的姓氏也就時常被入讀錯。他的童年相當愉快，但也相當貧困。十歲時他已表現出優異的音樂天才，父親把他送到摩拉維亞的首部布爾諾(Brunn)，讓他在布爾諾修道院中作唱詩童，由修道院負責他的衣食住。唱詩班的指揮是名音樂家克雷考斯基(Pavel Krizowsky)，亞納齊克日後終成為他的繼承人。

一八六六年亞納齊克的父親去世，家庭的景況更為困苦。亞納齊克只好以教音樂而維生，一面在布拉格的風琴學校中接受比較完整的音樂教育。生活苦不堪言，時常是三餐不繼。一八七五年，他回到布爾諾，在師範學校中教音樂，並且寫成一本歌唱的指導方法，這是他的第一本樂理著作。同時他也指揮幾個合唱團和一個交響樂隊，時常演奏德伏扎克的作品；他們二人頗為知己。一八七九年他進入萊比錫音樂學院攻讀，不久再轉往維也納音樂學校深造。一八八一年他在布爾諾設立了布爾諾風琴學校，教授音樂理論與實用課程，同時也在當年完婚成家，新娘的背景則不詳。亞納齊克在他所創設的學校教授音樂，歷後有四十年之久。自己也寫了一本和聲學的理论，他認為和聲是當第一個音尚未停止而第二根弦就已經敲響時，其間所產生的混亂的調節。在這種情形下，顯著的調子變移與不協和弦的解決由是而形成。

一九二〇年，亞納齊克的風琴學校由政府接辦，他自己則出任布拉格國立音樂學院的教授。他除了對和聲學理論深有研究之外，對祖國的民謠也頗具心得，這些民間音樂多以東斯拉夫及拜占庭的音樂為基本。他也出版過幾本

民謠歌集，但卻從不在自己的作品中利用這些音樂，他和斯邁坦那一樣，作品中所用的民謠旋律，完全是自己的創作。語言文字與聲音，也使他極感興趣，他潛心研究日常會話中的旋律成份，記下它們的音高、節奏、及強弱。曾有一次，他請求一位農婦一再重複她在買蛋時所說的幾個字音，使他能記下它們的音樂構成。這位農婦後日在亞納齊克的生活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亞納齊克為她們夫婦準備了一間安靜的屋子，讓他們住在裡面，以便能夠隨時為他提供對話的發音。他的舞台音樂，完全精確的依照捷克的發音而譜成旋律，使譯成別國語言時發生極大的困難。

亞納齊克已完成的作品有歌劇二部：「沙卡」(Sarka)及「浪漫史的開端」(The Beginning of a Romance)、合唱曲數首，以及一些其它作品。但人們仍然只認為他是小城中的一個無名小音樂教師，也從未引起音樂界對他的重視。當他五十歲時。他的歌劇「葉諾法」(Jenufa)始獲得在布爾諾的一家捷克戲院中演出，而布拉格劇院則始終反對演出，一直到十二年後亞納齊克已六十二歲，這部歌劇才有機會在布拉格公演。同年它也以德文譯本在維也納宮廷劇院演出，目前「葉諾法」則已是一部享譽世界的歌劇傑作了。在他以後的十二年餘生中，他又完成四部歌劇，以及許多其它作品。一九二五年布爾諾大學贈給他名譽哲學博士學位，英國也在一九二六年贈給他一項特殊的榮譽。以新音樂而言，亞納齊克是國際現代音樂學會中的主要人物。他後日所完成的幾部歌劇，都在布爾諾最初公演「葉諾法」的同一劇院中演出。一九二四年時，捷克為了慶祝他的七十歲生日，在布拉格及布爾諾兩地，連續演出他的許多作品。一九二八年夏季，亞納齊克的健康情形仍然甚佳，但却突然染患肺炎，而於八月十二日在摩拉維亞的歐斯都(Ostrov)醫院中去世。

亞納齊克的作品，在內在的本質上是生動有力的，樂評家們也曾提到過他的：「富有生氣的樂旨。」這種富有活力的質地，可能是導源自日常的語言對話，因為語音對亞納齊克而言，是要主要的一項因素，尤其是在他的歌劇中，它們更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效果。他的第二項重要特質，應是那種大自然的神秘氣氛、它們的造物、以及作品中的人物。這些都在音樂中奇妙的表現出來，像是嵌花板似的，拼成一體。最後，亞納齊克的音樂也帶有強烈的東方

斯拉夫民族的風格，近似於俄國風的氣氛與激烈的氣質，在和音上則以古斯拉夫音階為基礎。在他的藝術之中，也含有美麗的人性，對人類的信念，甚致當個人因病、老、以至於逝世，都不足以使之毀滅。但是這種信念是以忍受苦難而獲致的，甚且是略覺消沉的悲觀主義。亞納齊克在他最後的創作時期中，完成了一首雄偉的「哥拉格里彌撒」(Glagolish Mass)，以斯拉夫的禱告文為基礎，是一首非常艱深的合唱曲，富有色彩與民謠的氣質。

亞納齊克的晚期歌劇作品，完全脫離了慣常的故事情節以及處理手法。有些作品無論在樂隊，歌唱者，甚致舞台上，都有不少難題。他所留下的樂譜，有些必須要加以修改，否則其中有很多地方都將無法演奏。然而無論如何，他仍然是一位音樂界的不朽人物，而他對捷克音樂的影響之深，更是無庸置疑。

主要作品：歌劇十一部，管弦樂六首，室內樂六首，鋼琴作品七首，合唱曲二十五首，獨唱曲七部。

唱片介紹：左手鋼琴綺想曲，鋼琴小協奏曲 Somer, Rudel, Caramoor 節日樂隊 Desto 6427。

狡猾的小潑婦 Neumann, 布拉格歌劇團 Artia S-508。

消失者的日記 Haeffiger, Griffel Kubelik, DGG 138904。

葉夫納 Mrazova, Kniplova, Domaninska, Zidek, Pribyl, Gregor, 布拉格歌劇團 Angel S-3756。

卡布諾娃 布拉格歌劇團 Artia S-85 四重奏，第二，第三 斯邁迪那四重奏團 Artia 109。

管樂六重奏 德國西南廣播樂隊 Mace S-9034。

青春，雷赫萊，催眠曲 Rudel, Caramoor 節日樂隊 Desto 6428。

小交響曲，搭拉·布爾達 Ancerl, 捷克愛樂交響樂隊 Turnadout 342670。

哥拉格里彌撒 Pialezyk, Martin, Gedda, Gagnes, Prince-Joseph, Bernstein, 紐約愛樂交

響樂隊 Columbia MS-6737。

小提琴，鋼琴奏鳴曲 Bloch, Brandynne Philips WS-9084。

致各位愛好音樂的讀者：

「樂壇偉人」自二二二期開始刊載至今，已歷時二年十一個月，一共介紹了六十七位大作曲家。而由鄧斯德普至舒伯特的三十八位作曲家，也已經列為「樂壇偉人」的第一冊，予以出版。第二冊，按計劃原擬於本年底完成出版。但因筆者突然奉命於日內出國考察，寫稿工作不得不暫時停止，出版日期也將延後，對各位讀者惟有此深致最大之歉意。好在時期不長，數月之後，當可再為各位服務。或於此期間能蒐集更多之資料，則一、二月之停頓，或能收之東隅，亦未可知也。

伍牧 七月一日

△一位婦人匆匆趕到派出所，向警官報告說她的丈夫失蹤了。於是警官問她失蹤多久了。

「大概有一個禮拜了，但是我一直都沒有注意到，今天是發薪水的日子我才發現。」

△一位婦人到動物園去參觀，她問園丁那頭河馬是雌的還是雄的。

「太太，」園丁眯着眼帶着一絲微笑說：「這是另一頭河馬才感興趣的問題。」



藝苑選粹

安東尼·梵狄克 (Anthony von Dyck)

荷蘭

1599 - 1641

作品介紹：英皇查理斯一世 (Charles I, King of England)

存於巴黎羅浮博物館

安東尼·梵狄克生於安德威布 (Antwerp)，少年時即極具才華，十九歲聞名藝壇，師事大畫家盧本斯 (Rubens)，並為其最有價值之助手，其臨摹盧本斯之畫，幾可亂真，不易為一般人所發覺。

一六二〇年至英格蘭，為查理斯一世作肖像畫，居留英國數個月，又在意大利短作居留後回安特威布，後又赴意大利熱內亞 (Genoa) 居住四年，在此期間內，從意大利大師們習作宗教畫，畫風極有梯裏 (Titian) 與維納裏學派 (Venetian) 的風格。

回安特威布後，仍以畫作肖像畫為主，不少留至今日之該時代詩人及藝術家之肖像係出自其手筆。一六三二任英國皇家宮廷畫師，作畫三百五十幅，英皇及后之畫各有三十五幅。

梵狄克一生甚負盛名，也享有財富，生活濶裕，其肖像畫為十七世紀之楷模，且具有歷史價值。

國產預拌混凝土



品質可靠 省時省地 最佳服務
交貨迅速 省工省錢 歡迎賜購

 國產實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歡迎訂購。服務週到

高雄廠：高雄市建國一路57號

電話：223612~4

台北廠：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33號

電話：775434~6

台北總管理處：台北市懷寧街21號

電話：389854~9號



Ellen Daniel 著
振 霆 譯

當比爾從醫院接我和剛出生的兒子小珊回家時，我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那幾頭愛爾蘭小獵狗已不在草坪上了。感謝上帝，比爾終於把牠們捨棄了，我內心著實得意。

兩個月之前，我們的愛爾蘭獵狗——凱莉分娩，生下頭一窩五隻毛絨絨，胖嘟嘟的小狗的同時，我的孩子也在腹中蠕蠕而動了。我的好心腸的丈夫，却打算說服我，准許他飼養所有的小狗。真的，我們擁有一所小農場，離城約十哩，而且比爾喜歡打獵；但是我一想到五頭頑皮的小傢伙也許會在地毯上撒尿，或是亂咬傢具什麼的，我就大為反對了。因此，我和比爾在養不養這些小狗的主題上就不斷地發生了爭論。就像前幾年他一定要飼養凱莉的時候一樣。那時候，他用熱吻和甜言蜜語贏得了我的首肯，但這一次，我必須堅持，我鄭重地告訴他，當我帶着我的孩子回家時，凱莉的孩子們一定得滾蛋。

這並不是我很討厭狗，況且像凱莉這樣漂亮聰明的狗；不過，我也不是特別喜歡狗的人，我自小生長在城市中，爸媽從來不養狗，我也沒有狗的玩伴；比爾就剛好和我相反，他最喜歡吹噓他過去養的狗，就像很多男人喜歡誇張他們過去羅曼蒂克的愛情一樣。

「伊琳，絕不會再有別的狗比愛爾蘭獵狗好的了，」當比爾抱着小凱莉回家時告訴我：「你看，這些光潤的紅頭毛表示她有敏銳的智力和幽默感，真可說是上帝的傑作了。」

我們愛寵地餵養着凱莉，看着她從肥胖的小狗長大了，她那赤褐色的皮毛和絲絨似的腿毛真美極了，但當我一想到這頭體重已逾五十五磅的愛爾蘭大獵狗，真有點擔心，因為我腹中已有了孩子。

現在，既然那些小狗不在了，我感到很高興，我用肘碰比爾表示我對他的感謝。他把車子一停，立刻跑過來扶我下車，我們四目對視的當兒，快樂的眼淚從我的臉上淌了下來。我緊抱着襁褓中的嬰兒，我不能再疏忽，因為我們結婚三年來，我已流產了兩次，不料我想孩子的夢終於實現了，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呢！

「也許你走在前頭好一點，」開始進大門時我向比爾暗示我的擔心「我怕凱莉往我身上撲跳！」

比爾却搖頭說：「放心，我已把她上了鏈子拴在後院，她不會讓你感到麻煩了。昨天，我帶走她的最後一頭小狗時，她好像不大介意似的。」

我怕她嚇着孩子。

「我知道，可是凱莉很聰明，而且她或許還比很多的人更有人性——」比爾一再地向我解釋。我笑着提醒他，不要以為我有什麼偏見，我告訴他：「你也要給我些時間照顧孩子呀，不然，凱莉一進來，可能我要手忙腳亂了。」他只好表示同意。

凱莉越來越感到家中有了新的轉變。當小珊滿月後，一天下午，我正在後院掛晒尿布，小珊在屋裡突然哭了起來，凱莉聽到忽然跳了一下，然後歪着頭露出大惑不解的表情，使我爆發出大笑。她凝視天空，大吠了幾聲，竟把比爾從菜園裡招了回來，以為出了什麼事呢。

「我想還是介紹小珊讓凱莉認識吧，親愛的！」他笑着說：「凱莉太寂寞了，她應有個玩伴呀！」

「玩伴，一個八磅的孩子和一頭五十五磅的愛爾蘭大獵狗？」我心跳得很厲害，但沒有衝口說出來。

當比爾帶着凱莉進屋子時，我立刻放下洗的東西，緊跟着進到屋裡。剛邁進育嬰室的門口，嚇得我就尖叫了一聲——我看到凱莉正用後腿站着，她的頭正擱在床上孩子的肚子上，她的尾巴快速地搖擺着，喉嚨中發出喜愛的低吼聲，比爾在旁顯出讚賞的樣子。

果然，比爾並未誇大其詞，很多天我都沒有聽到前院傳來狗叫聲，可是狗難道真不留戀自己的孩子嗎？一天早上，我忙於給小珊餵奶，洗澡，把他放在小床上剛哄睡他，比爾叫我到後院去看看凱莉。

他已把凱莉皮頸圈和鍊子放開了，可是凱莉却不像過去那樣歡蹦亂跳，她緊靠着那幾頭小狗窩的旁邊無精打采地臥着，尾巴也不起勁的搖擺——表示認識我而已。

「知道我的意思嗎？」比爾很憂慮地說：「你看，給她的食物，她碰都不願碰了。」

我彎下腰蹲在凱莉前面，輕柔地撫摸她的頭。她舐着我的手，好像懂得我對她的安慰，但是她那琥珀色眼睛中所含的悲痛表情，簡直使我心碎——她在苦思她的孩子呢！

「妳就會又有孩子了，凱莉，」我說：「可是你知道，我剛生了一個孩子，我太忙了，所以不能再餵養你的孩子了。」

她注視着我的眼光，其中似含譴責之意，我心想暗想，養狗還是不能對她太溺愛。

回家後的前幾個星期，我堅持不許凱莉到屋裡來，

我衝向凱莉打算把她攆走，比爾却拉住我。

「凱莉不會傷害孩子的，」他保證說：「她只想要認識小珊一下。」

此後，凱莉像一名衛兵的，在孩子小床邊寸步不離。「我要凱莉愛我們的孩子，」幾星期後比爾說：「可是她不願跟我出去打獵了。」

「那就強迫她去，」我請求比爾：「親愛的，她跟着我的腳跟打轉，我餵孩子奶時，她盯着我看，好像怕我下毒；我給孩子洗澡時，她也跑來跑去焦慮地忙著，真要弄得我發神經了。」

比爾對凱莉失去了控制力，不管吹口哨或哄騙她都不理會，就是不願離開小珊的床邊。

我常叱罵凱莉，她不斷擋着我的路。

「她實在太快樂了，」比爾聽我抱怨凱莉時說：「甚至，她睡覺時尾巴還在不停地搖呢。」

幾個月之後，小珊發育得很正常，他聽到比爾的腳步聲，喉嚨中會咯咯作響，還會擺動他的小胳膊。通常，早上我坐在靠窗的桌旁，抱着小珊，他舞着小胖拳頭，要去抓照在他頭上的陽光影子；當然，凱莉也看守在旁邊，如果我偶然看她一眼，她會快樂地把前爪縮回，

用長耳朵蓋上半邊臉，顯出難爲情的樣子。

我直覺地認爲大概凱莉把小珊當作自己可愛的玩物了，後來事實推翻了我們的判斷。當小珊開始爬時，他很頑皮，有時抓着凱莉的尾巴，或是小手觸到凱莉的眼睛，這隻狗還是猛搖着尾巴哄他玩；假如小珊發脾氣哭鬧的話，凱莉就照着我哄孩子的辦法，用嘴叨着橡皮玩具去逗他，她很有耐心，一定要把孩子哄得高興起來。

一天，凱莉費了很大勁也平靜不了小珊的哭鬧，他哭得力竭聲嘶，抽噎不止，我也慌了手脚。我看他的藍眼睛似乎失去了平日的光彩，我意識到他也許病了。中午，比爾回來看到孩子這種情形，他也急了。

「不對，這病很嚴重，」他注視着十月大的兒子說：「我去請醫生。」

我拉了一把椅子靠近小床坐下來，凱莉也莫名所以地靠着我，殷切地一直望着孩子。

「醫生說，不要再讓孩子受涼，保持安靜，他儘速起來。」比爾匆忙進來囑咐我。

我哭了，比爾把凱莉帶了出去。

孩子突然又醒了過來，兩眼直視，樣子可憐極了。我把他抱了起來，他無力地哭着，在全身一陣痙攣之後

悲痛，我把臉埋手中，哭泣不止。

我怎能忘記呢？每天抱着小珊迎候日出日落，屋中每件東西都能引致我的哀思，我只有把育嬰室鎖起來了。

「伊琳，我們就會再有孩子的！」比爾常在半夜爲我哭聲吵醒，他緊抱着我，溫柔地安慰我。

我整天失魂落魄似地忙着洗衣，做飯，想藉此驅散悲痛，結果還是無效，很快地我消瘦下去了。我常頭痛得很厲害，終日懶懶地想睡覺；有時從迷迷糊糊狀態醒過來時，發現比爾在旁看守着我，他的兩頰却垂着淚水。

逐漸逐漸地我才恢復了些微生趣，而比爾也才敢放心去做他的事。有時候，他吹口哨將凱莉喚出到外面跑。

打獵的季節又開始了，我能聽到比爾和他的伙伴們的槍聲和高興的歡呼。一天下午，我正打開箱子打算把夏季衣服放進去時，後門突然開了。

「伊琳！」比爾叫：「凱莉有件禮物送給你！」

凱莉滿身泥濘，興高采烈地叨着一隻剛死帶血的雉雞，撲的一聲，扔在我折好的小珊衣服上了，使我又驚

，一下就不動了。我心中知道不妙，立刻哭着叫比爾。這時候，一輛汽車戛然停在我們的門口，一陣急促的脚步聲迎了出去。

「醫生來了，」比爾在院子中喊。

當比爾陪醫生進來時，我緊抱着小珊在懷中，醫生只翻開孩子的眼睛看了看就搖搖頭出去了，我似乎聽他在外面跟比爾說了一句「腦膜炎。」

小珊當晚就死了。

兩天後，比爾才喚醒昏暈中的我，在此時間內——我的爸媽來了，他們似在我身旁勸慰我，也不清楚他們何時離開的，鄰居和朋友们紛紛帶着食物前來，但我一點都吃不下去，心裡就想追隨孩子死了吧。

葬禮之後，我在起居室休息，凱莉進來了，她走向我，把她的頭放在我膝上，眼中閃爍着奇怪的光；然後她走進育嬰室，很有希望地搖着尾巴。

很快她退了回來，給了我歉然的一瞥。她開始進行逐屋搜索，耐心地，東聞聞，西看看，打算找出小珊來。

最後，她又回到起居室來找我，眼中含着悲哀的神色，似乎在問：「孩子那裡去了呀？」這又引起了我的

又怒，狠狠地把凱莉打了一頓，然後把那死雉雞擲到地板上。

「小珊的衣服，」我哭着說：「你看弄得都是血！」

「伊琳！」比爾緊抓着我的肩膀說：「我們馬上就要給新娃娃買新衣服了。親愛的，凱莉是善意，你不要難過了！」

我還不能抑止哭泣，從比爾肩膀望過去，看到凱莉可憐兮兮地夾着尾巴溜走的樣子，更使我傷心了——我沒有想到因此會傷害凱莉和比爾的心。

時間平靜地又過了幾個月，我仍創痛未復。

「猜猜我們要有喜事了？」比爾晚飯後很高興地說：「凱莉今天和阿德家的雄獵狗「米克」交配了，看起來幾個星期後，我們家裡又要添些小東西了。」

「那太好了，」我雖儘量想集中一點熱情，可是聲音還是乾澀的，而比爾也感到了我的勉強。

立刻鄰居們紛紛問我們預計小狗。比爾和阿德對凱莉照顧得無微不至，不僅變着花樣餵她好吃的和營養品，還不時請獸醫給她檢查。

凱莉分娩的那一晚，她一點都沒有吵鬧，比爾每隔

一小時就跑去看看。他每次回來，我都知道，可是我在裝睡，我思潮起伏，我多麼渴望再有個孩子，這兩個月避孕丸都懶得吃了，我想我大概不會再生孩子，如果生了孩子而孩子再遭到不幸我還能活下去嗎？

天將亮時比爾又回來了，他告訴我：「凱莉已生產了，一個小母狗，只有這一頭！」

我知道他有點失望，我安慰他說：「你要知道，凱莉和我一樣，是多麼盼望有孩子呀！」

當我再醒來時，比爾已出去了，他留下一張條子，叫我去照顧一下凱莉。我匆忙梳洗後去看凱莉，我想她一定露出牙來嚇唬我，像她生第一窩小狗時那樣。但凱莉却不在窩裡，只有那頭小狗捲縮在一角。

最後，我發現凱莉在去農場的小路上走着，我只得把她帶回來。讓她躺在窩裡，把小狗放在她的腹上吃奶。然後我回到廚房吃早餐，喝了三杯咖啡，突然感到一陣噁心，我奇怪，這徵象和我初懷小珊時差不多。

我眼光向外一瞥，不料却看到凱莉又跑出來了，好像這次對她的孩子絲毫不熱心呀？午餐時，我把這情形告訴了比爾，他馬上跟着我到後院去察看。

「奇怪呀？瞧！」我彎下腰去，看見小狗靠在凱莉

的腹下躺着，她不吃奶。我小心地把她拿起來捧在手上，看她只像一隻老鼠似的，瑟縮發抖，她是在怕冷！凱莉僅煩躁地低吠着，她沒有抗議的表情。

我想起來了，在凱莉懷孕的第二個月，她跟着比爾去打獵時曾碰傷過，當時獸醫為她檢查說不妨事，只恐將來的小狗發育不良。我先用眼藥瓶往她小嘴巴裡灌些牛奶，然後為她用電熱器調好溫度佈置了一個木箱，鋪上絨布把她放進去，並立刻為她取名「小糖蜜」——可憐的小糖蜜，瘦得根根肋骨都要突出了皮毛似的，我一晚上起來五六次餵她，深恐她會死掉。凱莉知道我在救她的命，她總不時地跑過來舔舔我的手。

過了一個星期，小糖蜜胖了一點。餵她時，她也會用舌頭舐我的手指頭，我高興得大叫比爾來看。

「我看小糖蜜能活下去了，看，比爾，她又吃了。」

凱莉隨時搖擺尾巴看着我們，那神情頗為讚許。

以後我又加上一些維他命在牛奶裡餵她，小糖蜜逐漸胖了起來，四個星期後，她已長得像一中型的貓兒大小。

我絕不會忘記這一天的早晨，我進到廚房，看見凱

莉正守在本箱旁邊，用鼻子不斷嗅着。幾分鐘後，小糖蜜從箱子裡爬了出來，蹣跚地投向她的生母，凱莉用她的爪子輕輕把她按倒，然後，用她的長舌頭給她的孩子洗了一個全身浴。

我微笑着看着她們母女親愛的樣子，我心裡想，明天應該給小糖蜜調配些正常食物了。當我正要料理早餐時，小糖蜜鑽到凱莉腹下，第一次去吃她母親的奶了。

「好呀，小狗已能認出她的母親而自動吃奶了，」比爾進入廚房後說：「也許，妳辛苦的『養母』責任應到此為止了，好好地休息一下吧。」

當我剛喝下第一杯咖啡，又感到一陣噁心，我告訴比爾，我必須回到床上躺一下。

但是我睡不着，我凝視着天花板，我想小珊如不死，現在他一定會走路了；我真羨慕凱莉，她又有了自己的孩子，而我呢？

不久，鬧鐘鬧得我不能再躺着了，我起來再去廚房，打算準備午餐。我坐在餐桌前，調合麵粉，偶一回頭看凱莉使我大吃一驚——她用牙咬着小狗的頸皮，慢慢地朝外面走哩。

「凱莉！到哪兒去？」

凱莉稍停了一下，回過頭來看看我，等她確定我會跟着她走的時候，她又往前走了。我立刻放下工作，追了出去，看到她走到育嬰室門前停了下來。

如依往常，我一定叱罵她，把她趕走，因為這間屋子太使我傷心了，我經常都儘量避免與它接觸。不過，今天看到那急迫的表情，使我改變了主意。

「好吧，我們就進去！」我打開育嬰室的鎖，推門而入，只見一層塵土蓋滿在傢具上，陽光從窗簾縫隙射進來，剛好照到玩具熊的身上，可是他的小主人呢？

我的心又開始破碎了，我只有用拳頭抵着嘴巴，抑止放聲痛哭，為什麼我竟會讓這頭痴狗領到這裡來呢？我轉過身來打算給凱莉一頓嚴厲的申斥，但我發不出聲音，而凱莉還把小狗啣在口中沒有放下，她似乎很堅決地沿着我腿邊往我眼睛不敢看的那地方走過去——就是那張小珊睡過的小床！

凱莉用最悲慟的表情對我注視很久，然後她很輕柔地把她的孩子放在小床上。

她發出一種尖銳和不耐的吠聲，好像促使我在這幽暗的房間中注意，她的尾巴也含有鼓勵性的搖擺，她再度的低吠。她向我走過來，她的柔和眼色似在乞求——

看您有那一項
需要，讓我們為
您服務！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業務部

接洽處：

台北市中華路83號本公司工業關係處

高雄市高雄煉油廠工程組

代理：洽購國外之化
工專利

“ 裝建實驗工場、研
究新方法、新產品。

“ 籌劃現有設備之
更新、擴建。

“ 申請美援、工
業貸款。

“ 工廠設計、安裝、
試工、解決操作疑
難問題。

自動控制儀器
系統之設計安
裝。

“ 各種油料之儲
運設備。

承辦 工業用細菌之
培養及供應。

八十噸以下重機件
起重安裝工程

“ 各種石油產品
之檢驗分析。

看呀，我是如何又使你的小床上有了生命，我把我的孩
子給你……

稀奇和感動充滿了我的內心，我含淚微笑着。凱莉
她似已知道這是唯一能使我生命再有光輝的事。我一直
哀傷過去，渴望有一個孩子，這頭聰明的狗就決定把她的
孩子給我！

我淚眼模糊地跪了下來，把我濕漉漉的臉埋在凱莉
柔毛如緞的頸子中。「謝謝你，凱莉！你把寶貝孩子送
給我，」我在她的長耳朵旁邊告訴她：「不過，我不會
再悲傷了，我很快也要有自己的孩子了。」

塵封了一年多，今天我打開所有的窗子，吊起了窗
簾，讓新鮮空氣和溫暖陽光進到這房子裡——也重新進
到我的心中。

我這一次的懷孕中，有時恐懼又籠罩着我；但當我
每一擔心某種不幸會再度降臨時，我就會想到凱莉的孩
子病了，她所表現的剛強勇氣和對我的信任，而我自己
就難道畏縮地缺乏這種活下去的堅強信心嗎？

現在，我們家中有了另一個孩子，一個可愛的女孩
，她已在院子裡追逐蝴蝶，堆弄積木，兩頭美麗的大
獵狗到處陪着她玩兒。



你弄錯地址了，理髮店
離這裡還有四條街。

我已真正的信任這狗的友誼，她給了我深切的愛意
，無比的忠誠和一種勇氣、耐心、樂觀和順從的榜樣，
比爾說得對，「這是上帝的傑作！」她從上帝那裡帶給
我所有的這些珍貴禮物。

譯自：「True Story」

報

青



Myrna Blyth

著

金

霖譯

她來晚了，她的母親站在一家中國餐廳的門前，焦灼的看著街上往來行人。「媽，」她遠遠地喊了一聲，還沒引起母親注意之前，她又叫了一聲：「媽！」，但她的母親還是沒聽到。泰瑪趕快揮動了手，她的母親才看到她，愉快地向她點頭，她連跑帶跳的來到母親身邊。

「媽，很對不起，我來遲了，辦公室雜事太多，有些校樣隨時要往印刷廠送，所以……」泰瑪講不下去了，她知道，她的母親弄不懂她工作的性質。

「沒關係，孩子，我只等了一兩分鐘。」這是不對的，因為她母親的兩頰和鼻子已在冷風中凍紅了。母女擁抱時，她聞到母親身上有她喜歡的那種甜甜的香水味道。

「您願意吃一頓中國飯嗎？」她向母親請示：「我想您應該換一下口味了。」

「你怎麼說都好，我好幾年都沒吃過中國菜了，你知道你父親的脾氣，」她稍帶誇張的嘆了一口氣：「每當我們出去吃飯時，不是煎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榮譽產品

苯 甲苯 二甲苯 正己烷

各種溶劑

如需詳細資料請洽

台北市中華路83號本公司營業處

牛排就是烤牛肉什麼的，那能談到味道呢？」

這家餐廳叫「金龍」，這時正是上座的時候，裡面非常擁擠，跑堂的把她們領到餐室中十二張小桌中間的一個位置，左右都坐滿了客人。

「我希望能找一個僻靜點兒的座位，讓咱們倆好談話。」泰瑪有點躊躇的說。可是這裡已客滿，實在找不出另外的座位了。她聳聳肩，點燃了一根香煙，她的母親則在看菜單。

當她看着母親眯着眼讀着菜單的神情時，泰瑪突然想到她十五歲生日的那一天；她們也是在一起吃中國菜，而那天下午，她母親先請她看了一場歌劇，算是給她的生日禮物。本來那時候泰瑪的理想，也是絕對的、積極的自信能成爲一個女演員——偉大的女明星。所以，當時她向母親表示她想要的最好生日禮物是一張戲票或幾冊劇本，因爲這些東西可使她更接近夢想中的戲劇世界——那個閃爍着光芒，奇妙的世界，也是她每天在報紙上讀到的什麼「百老匯閒話」一類的專欄所顯示的。另外如劇作家維廉田納西的「真實的卡米諾」這類的新歌劇，她都已看過了。但母親對她這種要花昂貴票去看戲的嗜好是不大讚同的，以致母女倆常因看戲而吵嘴，

歡這種顏色。」

「那很好呀，」泰瑪不得不假裝熱情地說。

她的母親做了一個鬼臉——眉毛上挑，嘴唇撮起——一個你還算懂事的表情。「考爾好嗎？」她突然問。

「很好。」泰瑪笑了：「真是的，媽，您好像總怕我不告訴您實話似的？」

此時，跑堂慇懃地端來了她們的湯。

飯後我還該和媽談談，泰瑪一邊想着，一邊高興的拿起了湯匙。

所有的星期中，每一天，她都要向考爾發掘一點新聞或可笑的事情，她也就準備把這些記在心裡等和母親見面時閒談。「你這人真奇怪，」昨晚考爾又對她說：「有時你確實奇怪。」她感到睏了，身子已躺了下去，兩眼閉上，兩腳却伸到長沙發上。「別的女孩子，一天到晚都喜歡奔向電話機，」考爾繼續說：「她們絕沒有跟自己母親談天的興趣。」

「你怎麼知道的？你做過女人行爲調查員？每個女孩子都一樣嗎？」她的頭似乎更沉重了，她希望考爾給她一顆阿斯匹靈，拿一件厚衣服來，另外就是停止談話。

最後在吃一頓中國菜後又和解了。

「我真有點餓了，」她的母親低聲帶着點牢騷似的說：「你以爲我吃得過早點了嗎？」一杯咖啡，一塊麵包？此外什麼都沒吃！」這時跑堂端來她們點的東西放在桌上。母親又問了一句：「有什麼新聞嗎？」

泰瑪搖了搖頭，她很孝順的每星期打一次電話向父母問候，但她和母親却一個月難得見一次面。「沒有什麼事，」她看着遠處回答說：「您有什麼事嗎？」

她母親聳了聳肩，然後開始吃一盤炒麵。「我還會有什麼新聞？從來也沒有呀！」

「哈，您穿的這一套衣服就是新的。」泰瑪指着說。

「喲！」她的母親輕快地笑了：「這是我在季末大減價時買的，」她彈了彈毛領說：「這是真正的野兔皮，女售貨員還向我保證了哩。」

泰瑪沒有說話。通常她母親總是打扮得珠光寶氣——藍寶石戒指、鑲紅寶石草莓花式的胸針、鑲金的珍珠手鐲和珍珠耳環。只有戴了兩季的白皮帽子，略爲發黃。

「你不喜歡這套衣服？」它穿起來很暖，你爹最喜

「別發脾氣好吧？呃，安靜點兒，是不是那兆頭來了呀？」

「我不知道。」她翻過身，把臉貼在枕頭上，突然感到眼淚流了出來。」

「哈哈，其實你應該告訴她這條新聞，這條最大的新聞——」

「噢，不要說吧！」她喊了一聲，打斷他的話。

「親愛的小乖乖，到底怎麼一回事呀？」

他嚇得眼睛都瞪大了，他用胳膊緊緊抱着她。她只哭着靠在他肩上，說不出所以然來，他勸她最好馬上睡一覺。她看起來既擔憂又恐懼——是不是女人有了喜都是這樣脾氣不正常？他泡了一杯茶，烤了兩片麵包給她，然後溫柔的握着她的手，同時扭動收音機找出電台正播送的輕音樂，這是她平常最喜歡聽的曲子，一直鬧到半夜她才睡好。

「好湯，味兒真不壞！」她的母親把湯匙扔在空盤子裡說：「你的父親，有時也高興到中國餐館吃上兩口，但是，不，不，你的父親，讓我告訴你，他是個難侍候的人。」

這也就是她母親的獨白，她已經對他們夫妻的婚姻

抱怨了三十五年，她在這主題上，隨着不同的情況，會有幾百種的變化方式，訴說他們婚姻的經過，她的母親有時喊叫，有時輕聲，有時愉快的訴說，又有時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泰瑪過去在家中生活時，聽到的機會非常多，她有時都能把母親要說的詞兒背誦出來。總之很奇怪而顯然是，她母親却認定她的婚姻仍是最好的一種——穩固而且滿足。「但是您和爸爸時常吵架呀？」泰瑪有一次向母親指出。這是剛好她上大學放暑假在家時，實在是對她家中的吵鬧感到不耐煩而說出來的話。

「吵架？你父親和我？我們吵架？」她的母親好像真有點感到震驚了。實際上他們每天不斷的拌嘴，彼此埋怨，可是一遇到第三者從旁加以批評時，夫妻倆馬上又恩愛得無以復加。「我們從來沒有吵架呀，假如你不喜歡你爸和我的這種生活情形，那實在糟，實在糟，你這剛上大學的小姐，懂得什麼是婚姻嗎？」她的母親大聲喊叫：「你懂嗎？你懂嗎？」泰瑪感到真的不懂了。

現在金龍餐廳的客人陸續離去，最忙的午餐時間已過去了。跑堂匆忙的在搬運着各桌的湯盆和碟子，他熟練的從一大堆碟子中，分別清出殘餘的美蓉蛋和炒雞碎

都立刻起了床，但泰瑪忽然又嘔吐起來，考爾馬上安慰她，不料泰瑪正在不舒服的時候，脾氣暴躁得很。

「反正你一點痛苦都沒有，倒楣的是我，你看，我越來越難看了！」她大哭不止。

「親愛的，你別胡思亂想，在我的眼中，你這幾個月比過去更美！」他用非常愛憐的口氣回答。

「你怎麼一點不吃呀？」她的母親看女兒的盤子還是滿滿的就說：「不合胃口嗎？」

「很好，」泰瑪不得不拿起叉子吃着炒麵，這盤炒麵似乎油太重而葱也放得過多。她的胃又有些翻動的現象，她只是拿着叉子挑起一些麵條，做象徵式的在吃着。

「你不舒服吧？什麼地方不對勁？」她的母親有點懷疑地說：「你看起來臉色不大好呀！」

嘔吐感過去了，她的胃口恢復了一些。「沒有什麼呀，媽，我剛好不大餓。」她推開盤子，點上一根煙深深的吸了一口。不過一會兒，她看見母親已把一大盤炒麵吃下去了。

多少年來已經是這樣了，她奇怪，難道她與母親之間一直沒有很多話需要彼此談談的嗎？多少年了？在她

。泰瑪很有興趣地看着跑堂以優美的姿態完成的活兒。不論什麼時候，母女倆總喜歡上中國館子，考爾有時候假裝一本正經地開玩笑：「你們這樣喜歡吃中國菜，據說紅燒狗肉也是一道名菜呀，我希望你不要把那味兒帶回來，同時，我真替我們的凱利這頭獵狗擔心。」

泰瑪和考爾相逢在四年前，他們結婚迄今幾近三年了。他們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那是喧鬧震耳，也沒有主人的「請自帶酒來」的聖誕派對場合中相遇的。在他們的友誼發展上，可說進度不快。幾個月後，考爾告訴她，慢慢來，不要太緊張。又過了幾個月，她却告訴他，他已不算再和別的男孩子來往了——不，不和任何人。最後他們兩個認為問題嚴重，就選了一個週末，舉行攤牌式的談判，而解決了兩人的終身大事。她的丈夫考爾是一個溫和聰明的人；樣子也長得很帥，講話略帶一點中西部的鼻音。泰瑪內心一直暗中的慶幸。考爾在態度上，面貌上，觀念上是與別人有很大的不同，也是她從未發現過的一個理想男人，於是她抓住他了。

他把這件大新聞告訴了他所有的朋友、他的老闆、他的秘書，他也帶點害羞的神情把這件事在電話中稟告他的父親。上星期的一個早晨，鬧鐘響了以後，夫妻倆

十五歲生日時，幾乎十年之前，彼此就沒有可談的。那時母女倆似很陌生，到了今天仍然如此，按理母親和女兒，應是最親近的呀？

「你不吃點炒蝦仁嗎？」

「您多吃點吧。」

「我倒很喜歡炒蝦仁，假如只有你的父親……」這說的是什麼呢？

她十五歲生日的那一天，母親帶着她去一家有名的中國飯館吃東西，泰瑪記得很清楚，只因為她不想立刻回家，她需要把這一個屬於她的特別日子延長，使它更為興奮而值得回憶。

她們看完了戲，走出戲院才下午五點半，但她也不覺得餓，而泰瑪却一個勁兒的慫恿母親，堅持要去那家在百老匯最有名的中國飯館吃點東西，因為她想，在那裡很可能遇到些漂亮的男女明星，而能欣賞一下他們的風采。她母親在她的糾纏下勉強同意了。進了飯館，她母親點了兩客最便宜的炒麵，而泰瑪却不顧一切的叫跑堂過來，點了一客廣東龍蝦，這道菜在菜單上是列為最貴的一種。

當她們正吃的時候，泰瑪打算跟她的母親談「談剛

才的戲。她對剛看過的戲，有些情節方面還不大明白，但她非常喜歡這個戲；實際上，不如說她更喜歡每齣戲、每部電影及電視上的那些明星了吧。這時候她談到，她將來也會演戲出名，到時候，她母親來看她的演出，她是如何的驕傲呀。這也是她生平第一次，自由而輕快地讓她母親獲知她內心最秘密的幻想曲。

可是在吃飯當中，她的母親很少講話，她們一吃完，母親就用手指敲着玻璃杯，喚跑堂來急待付賬了。到了外面，泰瑪打算保持一點她想像中感受的歡樂，她請求乘計程車回去。「一個明星就是這樣的派頭，媽，您知道一個明星的派頭吧！」沒有回答，她的母親固執的拉着她到最近的公共汽車站去了。

一回到家，她的父親就以喊叫向她們致「歡迎詞」：「老天！你們上哪兒去了？我餓壞了！」這個日子已過去了，而泰瑪回到自己的臥房橫躺在床上，心裡覺得有很大的失望感，好像喉嚨中哽塞着一塊什麼東西似的。

「廣東龍蝦是她點的菜，她還打算叫計程車回家呢！」她母親的聲音，一種高音的耳語，很清楚的透過了公寓房子的薄牆：「你的寶貝女兒——你的女兒——我

泰瑪熄了煙。「媽，」她說：「我有了。」

「什，什麼？」她的母親非常吃驚，張着嘴，緊張的注視着她說：「你弄清楚了？你去看過醫生了嗎？」

「我弄清楚了。」

「什麼時候？」

「八月，八月中旬。」

「八月，是熱得可怕的月份呀！」

「醫院裡有冷氣。」

「我猜那些醫生們也都是些娃娃哩。」她吃了最後一口蝦仁，咀嚼得很慢，嚥下之後，推開了盤子。

「好，我猜您一定很高興，」泰瑪說：「您知道，您就要有孫子可抱了。」

「你不再鬧孩子脾氣，所以我才能有孫子，」她母親幽默的回答說：「你高興嗎？懷了孩子就不同了。」

「當然了。」

「考爾呢？」

「她也很高興。」

「他會是一個好爸爸的，他想孩子已想得有些神經兮兮的了。」

「我能當個好母親嗎？」她向母親開玩笑似地問。

一點都不明白她，那女孩子的想法越來越奇怪了。」

「這場戲怎麼樣？簡直胡鬧！」她母親的聲音更清楚有勁了：「這些明星據說工作很輕鬆，生活又豪華，你的寶貝女兒就打算去當女明星，你知道嗎？她想過女明星一樣的豪華生活？請問，她有那麼漂亮？她能唱歌跳？」

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把她母親的話聽得一清二楚，泰瑪內心起了一種極端失望的孤獨感，她感到疲乏無力，她雖然在聽，但雙眼是緊閉着的。她也確實知道，這一輩子絕不會成為演員——一個明星，過着多姿多彩的生活，雖然一直有此野心。她看到她的未來生活不可避免的是平凡和正常的，永不會滿足自己的理想了，永不會，永不會——也許，什麼都不需要了。那晚上，她為失去的希望大哭了一場。第二天，她帶着沮喪與憤怒的心情醒來了，也自此開始，她常與母親吵嘴，她們母女常吵得雞犬不寧，鄰居都聽到了，甚至父親也溜開了，直到她出嫁為止。就是到了現在，她情緒不佳的時候，那種孤獨感仍會油然而生。有時考爾吻着她她雙頰時，她仍能感到失望的傷心。她一生氣頭就痛，而要尖聲的發脾氣，這簡直發展成和她的母親一模一樣了。

母親掏出手帕在擦眼睛，她的眼睛，已變紅而充滿了眼淚。

「媽，您可別哭！媽，請您別哭！」泰瑪看看四週圍輕聲地說。

「不，我很好。」她的母親嘆了一口氣，彷彿她費了很大的勁而強忍着的。她用手帕擦了擦眼睛：「你不要我哭，我不會哭的，我笑還來不及呢！這消息要我告訴你爸爸嗎？」

「當然了，或者今天下午我打電話給他。」

「他會非常高興的。」她母親愉快地微笑說。

跑堂的過來，要把菜單拿去，她的母親略為猶豫了一下。她平日總是貪吃，也總是計劃下個月減輕體重十磅。「給我來一客冰淇淋，再送點杏仁餅來。」她像害羞的女孩子格格傻笑了一下又聳了聳肩說：「我簡直要變成肥鵝了？好玩嗎？這自然不是每天都這樣，可是今天我得該好好慶祝一番。」

「那麼說，您很高興了，媽？」

「為什麼我不高興？親愛的，在我的生命中除了你和你的爸爸外我還有什麼呢？還有什麼比這個更重要的呢？所有我能指望遺留下來的，就是我的子子孫孫，你

們就是我生命的一切了。」

泰瑪覺得她母親的談話哲學氣味越來越濃了，她母親伸過手來抓着她的手。「孩子，當你快樂時，我才快樂，」她繼續說：「不管你怎麼想，而你將知道——在你生命中最快樂的時間，就是你的孩子還很小時。你不相信的話，你等着瞧，到時候，你就相信了。」

泰瑪抽回了手，看了一下錶：「我必須快點走了。」

「你還沒有停止工作？」

「我猜……所以……」事實上她根本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再過兩個月，我想把工作拿到家裡做。」

她的母親大搖其頭。「你就要忙不過來了。一個孩子會佔去你整個的時間。噢，也許今天比你小時候要好一點，但，還是有很多的事呀，一個孩子不是自己能長大的，你知道，全得靠媽媽的照料。」

「是的，媽，我知道。」泰瑪微笑了，沒有反駁，只有讓她母親表演了「專家」的訓話。

「週末不要因貪玩睡得太遲，」她母親含着抑揚頓挫的聲調說：「不要任性的出門去玩，絕不能相信那些臨時來照顧嬰兒的小毛丫頭。」

等到你有了孩子，你就會知道了……」

但知道什麼？她結過婚了，現在肚子裡也有孩子了，她還是不知道。而且有時她想到這些女人覺得她們實在有點可怕。有時候在星期日，她在廚房裡忙著，考爾坐在安樂椅上翹着二郎腿看報紙，她也不會像別的女人，一定派些差事給丈夫，她奇怪，假如她也是那種在家中稱霸的太太，她就不知道究竟對她和考爾算是幸福或是不幸福了。

「太熱了，我想出去涼快一下，」泰瑪站起來說：「媽，咱們走吧。」

到了外面果然寒風刺骨冷了起來。濃雲密佈，太陽隱匿不見，想不到只下午兩點半，就有了近似黃昏的景象。她的母親站在一家服裝店的大玻璃窗外，欣賞着裡面的陳列品。「唉，看了這些所謂時裝，真叫我哭笑不得，」她指着一件銀色的迷你裙：「你要穿上它，天啊，恐怕你馬上就生肺炎。」

她的母親在三十多歲時也是非常講究時髦的，不論髮型或服裝，都是新潮派的，可是現在却看不慣了，這就是兩代之間的不同吧？泰瑪依稀記得當年母親活潑健康的樣子，那時她是如何愛她的母親呀？她依附在母親

「是的，媽。」她揮手招呼跑堂的來算賬。

母女倆爭着付賬。「今天不比尋常，我要連外孫子一道請。」她母親堅持着說。

泰瑪做了一個鬼臉說：「我一起起肚子裡的小東西就討厭。」

「討厭？等着瞧吧！」她的母親笑了：「現在你也會討厭，一年之後等你不斷的給它換尿布時，你就不會討厭了。」

泰瑪突然用手摀着嘴。她感到腦袋有點眩暈的嘔吐感又來了。

「等着瞧吧，」她母親快樂地又重複了一句，臉上露出滿足的微笑。

起先泰瑪會有一種感覺，女人好像都有一種「陰謀」，她們抓着一個丈夫結婚，然後懷孕，生孩子，以此來制服男人，使男人一生服貼。她記得小時候有一次聽到一夥女人吱吱喳喳的大談御夫術。和怎樣生孩子的事。她當時自然不明白，但她現在似也變成了這樣的女人。當她是孩子時，她絕不會想到這些事的。「等着瞧吧，」在她向閨中好友們宣佈她永不願做這類的女人時，她們也像她母親似地說：「等着瞧吧，等到你結了婚，

的裙邊，拉着母親的手，她不願去幼稚園，除非媽媽坐在她的身旁，替她打開牛奶瓶，鼓勵她用蠟筆畫圖。

會幾何時，她的母親已變成滿頭灰髮的六十歲老太太了，泰瑪冷眼看着母親對時裝的那種大不以為然的表情，感到異常感慨。

所有的事情怎麼變的，她對母親的愛？泰瑪感到很慚愧。為什麼過去的感情易於衝動，為什麼意氣用事？一個孩子內心正成長的時候，怎麼會千變萬化？是否她腹中的孩子將來也是這樣？她逐漸長大後也會把母親當成陌生人？是不是對母親的不滿意，將來仍會再變成愛？一代又一代在血液中難道都有這種不正常的因素？

「親愛的，你怎麼啦？孩子，你有病了嗎？」她母親抱着她的肩膀。

「沒有，這是……這是……」泰瑪是病了，她的胃在翻動，她頭痛劇烈。

「這是精神性的，你太興奮了，我送你回去躺下就會好的，我去叫輛車子。」

「媽，我沒有什麼。」泰瑪打算反對，但她已感到突然全身力乏，突然睏倦想睡。

「我一定要陪着你，我還要打電話通知你的爸爸和

丈夫。」

在車子裡，泰瑪睜不開眼，全身靠到母親的身上，她覺得母親的手在撫摸她的臉，她的頭緊貼母親自小奶大她的那熟悉的胸部，她在母親身上發散出的一股甜香的味道中得到鬆弛和滿足，她終於睡着了。

譯自：“Red Book”



「親愛的，不必煩心。在公司裡，你雖僅名列第四，在我們家裡，你是高居第二哩！」



「不，親愛的，不是『晚安』現在已是炎陽高照了！」

七 號 法 庭



Q B VII

第一部 原告（續）

七

戰爭的呼聲、憤怒的山崗
出埃及記、米拉十八
作者
柏林孤城錄、黃寶石

Leon Uris 著
張時譯

「亞當！亞當！」安琪尖聲喊叫。他跳過涼台推開大門，和童僕阿本同時到達。安琪已經撲在迪方身上保護他。近床的地上盤着一條眼鏡蛇，舌尖翹動，頭部在跳着死亡的舞蹈。

阿本作手勢叫康亞當不要動，慢慢抽出他的彎刀。他的赤腳在草席上無聲地行走。唏嘶！一道鐵的弧光。蛇頭被砍了下來。它的頭跳了開去，身體蠕動一下後癱瘓了。

「別碰！別碰！還有毒！」

安琪這下才大叫起來，然後低泣起來。小迪方緊抱着母親，亞當坐在床邊安慰母子兩人。亞當罪咎地把眼光自兒子身上移開去，孩子腿上還滿是螞蝗的咬痕。

是，砂勞越在婆羅洲北端，可以說是一個人可以躲藏的最偏僻地方了。

他自白利東監獄釋放後心情十分恐怖，康家秘密地前往新加坡，然後乘小汽船過南中國海到世界的盡頭……砂勞越。

波班堡是個標準的老風洞，它位於巴達龍河三角洲上。前方有百來幢草屋，它正座落在河邊。內陸一點是兩條泥街，兩邊是中國人開的商店，出口的橡膠和西米倉庫以及一個用渡輪通首都古晉的碼頭，河上有長長的小船。

英國人住宅區是些風吹雨打剝落了的白色建築。區中有個區專員，一個派出所，幾個公務員，一個診所和一個獨間的學校。

眼鏡蛇事件前幾個月，亞當和砂勞越醫務官長馬克黎談過。康亞當的證件完全合適。他是合格的醫生和外科醫生，對於一些願意來這裡服務的人，是不必多加詢問他們過去的。

馬克黎陪着康亞當去波班堡。兩個男護士助手，一個馬來人，一個中國人，他們並不很熱心地向他們打個招呼。「和倫敦西端並不相同，」馬克黎說。

「我在更壞的地方工作過，」亞當答。

亞當受過訓練的眼睛望望可憐的藥品和設備。「上次的人是怎麼啦？」

「自殺。人不大容易找。」

「哦，別這麼看我，我不是那種人。」

亞當巡視過後下令澈底打掃洗刷乾淨，然後到管區對面的住屋裡去。

安琪很失望，但是並不抱怨。「這邊再加點，那邊再修下，就會可愛多了，」她像是在說服自己。

涼台對面是河和碼頭，再過去是鎮後的山。山上全是低低的一片綠色棕樹。當飲料送上來時，黃昏的聲音和氣息傳來，一種可喜的涼爽穿過白天窒息的熱氣而來。亞當望遠處眺望時，第一滴雨下降表示即將來始一天的定時豪雨。管區的發電機經常出毛病，所以電燈忽亮忽滅。然後大雨滂沱像一把把珠鏈敲擊着大地。

「祝你愉快，」馬克黎說。他那歷盡滄桑的眼光打量着這個新人。老馬看見許多這種人來了又去。他早已失去早年那種傳教徒式的熱心，它在這個熱帶地區隨大江而東去一逝無蹤。

「跟你的那兩個孩子非常好。他們可以幫助你習慣這個地方。砂勞越已經成了重要殖民地，我們打算在這裡多花些醫藥的錢。把到處打扮得好看一點。」

亞當望着自己的手，不禁感到惶恐。它們太久沒有拿過手術工具了。「如果我有什麼需要和計劃什麼改變時，環我會通知你，」他忽然說。

這個人臉皮倒蠻厚的，馬克黎想。哦，他最後會受到許多打擊。他見過許多人，當他們最後認識了不可思議的境之後，便會改口了。

「聽聽老婆羅洲的忠告，別想在這裡作什麼改變。人們會使你一籌莫展。他們上一代還是吃人的生番。生活在這裡實在困難，所以你自己一定得心情放鬆。享受一點可憐的舒適。何況，你帶來了個女人和孩子。」

「謝謝你，」亞當說，他心中根本沒聽進他的話。

惡臭的砂勞越。在婆羅洲的一角，遠離人寰。這個地方居住有許多不同的民族。它的現代歷史開始於一世紀前，當英屬新加坡與婆羅乃蘇丹之間的貿易增加時，它成了海盜的主要目標。

婆羅乃蘇丹不但成了海盜劫掠的對象，而且國內的反叛也層出不窮。法律與治安隨着英國的軍人傑姆布洛克而來。布洛克鎮壓了反叛，也驅走了海盜。蘇丹爲了報答他，便把砂勞越省讓給布洛克作爲酬勞，布洛克便成了第一位「白色君王」。

布洛克以寬大的專制統治領土。這是個多霧的小邦，只有幾哩的小泥土路。它的大路是由山上森林中傾瀉而下的河流，一直在南中國海內陸形成一個三角洲。那是片覆蓋着熱帶潤葉樹的土地，每天有二百吋雨水，並且盛產鱷魚、老鳳、蟒蛇、蝙蝠和野猪。居民經常感染麻瘋，象皮病，寄生虫病，傷寒，天花與睡眠病。

他們的命運相當艱難。耕種的地方少得可憐，已經常被海盜搶掠，捐稅也使他們深感痛苦。

他們經常互相械鬥，失敗者的頭顱掛在勝利者的屋裡。沒有被殺的則被變賣為奴。

在一段時間內，布洛克和繼承他的侄子建立了一些秩序，使人們可以靠土地過活。

第二代也是最後的白人君主查理布洛克在二次大戰後結束了一百零五年的家族統治。戰爭時日軍爲了石油佔領了砂勞越，戰爭結束後，布洛克把砂勞越獻給英國王室，砂勞越便和婆羅乃及北婆羅洲成爲英國殖民地。

第一任砂勞越總督是貝特爵士，由他接管這個五萬方哩五十萬人口的國度。人民大多是土人。有人說他們是航海而來的蒙古人。

貝特爵士和公務員們盡力提高教育使人民可以自治。但是這不是件簡單的工作。新設的砂勞越東方公司獲得石油與礦產，並且開始砍伐森林。在這個國家，進步就像蝸牛爬行一樣。

康亞當於一九四九年來到這裡，他成了砂勞越第三十位醫生。這裡有五所醫院，但是人口却有五十萬。他被派到砂勞越第二區的波班堡，那是伊班族生番的土地。

八

船夫嫺熟地操縱着三十呎的木筏載着康亞當渡過龍河李瑪納交流的急湍險灘。它掠過一群入睡鱷魚的身邊。馬達有力地把船送上李瑪納河上流。馬達聲音驚起一群在樹梢跳躍的猿猴。

李瑪納河上去十里地方，有一連串巫魯族的長長房屋。每幢長屋都是一個村莊，裡面容納了二十至五十個家庭。房屋蓋在河邊約有二百來呎長。它建在高高的柱子上面，一個梯子用來作爲登入共同的涼台，它在以前也可以用來禦防敵人。面河的地方是個長長無遮的乾台，用來作共同的廚房與工場。屋頂是用棕櫚葉編起來的，下面住着人和豬雞。

十五幢這種長屋構成巫魯民族的一個部落，由一個叫平灘的酋長統領。

康醫生的船來的時候，照例以擊鑼歡迎。這天當康醫生開診的時候，平灘答應醫生讓另一部落長屋的酋長都拉的人也來開會。

到黃昏時候他們都集在一起，穿着五顏六色的珠串小外套，圓錐形的帽子上面插着羽毛，手腳上都佩着鐲子。他們是五呎高的黃色皮膚的亞洲人。烏黑的頭髮在後面梳成一個大髻，肩膀四肢上都有圖騰刺花。長屋的樑上掛着十幾個乾淨得如南瓜的人頭。都拉人集合起來，平灘送給他們熱米酒，他們一邊喝酒一邊吃花生，並且抽着土菸。他們坐在平台的一角。

再過去的平台，女人們在煮飯，織草墊衣服，作首飾和搥樹幹作食物。她們赤裸的胸部下穿着一團團草環，上面掛着銅錢寶石，耳朵上有很大的耳環。

都拉人本來很高興，當康醫生和譯員參加進來後，都沉默了下來。大夥兒的情緒都很複雜。平灘吩咐他們把最漂亮多彩的座墊拿出來用。康醫生和譯員毛地坐在他們對面。平灘和部落巫醫比拉坐在另一邊。比拉是傳統的醫生，他奉神靈的命來管理人民的健康疾病。巫醫也有許多等級。比拉是個多皺紋的老人，是特別高位的巫醫，他身穿女人的衣裳。人們都認爲他是陰陽人。巫醫爲人求神治病接受病人的禮物與奉獻。因爲他太老，不能繼承平灘的酋長位置，他決定保持原有權勢，而康醫生却是個威脅。

双方之間有種無意義的敵意。當半餓的狗把剩餘的食物咬走後，譯員開始說話了。

「康醫生說，」毛地說。「雨季幾乎就開始了，河水已在上漲。康醫生短期間不會回來。去年雨季的時候霍亂病很流行。今年康醫生不希望有霍亂病。他要用針打藥防止霍亂。所有長屋中只有二十家同意。康醫生要知道爲什麼。」

「因爲風神，海神，林神和火神是大天神派來管病的。我們已經準備些飛禽作犧牲，並且在雨季後打四夜的大鑼。告訴康醫生，我們有許多趕疾病的辦法。」

「許多許多辦法，」比拉巫師又指着他的卜袋，治病石和草根說。都拉人發出一陣贊同的低聲。

康亞當深吸一口氣，控制着自己，對譯員說，「我想請你問平灘一個問題。我把藥給願意接受的家庭。等雨季過去之後，如果我打針的家庭完全沒事，而其他家庭有死人，那麼是不是可以證明我的藥比神強？」

毛地假裝不懂。亞當又慢慢地再說一次。譯員難過地搖搖頭。「我不能對平灘問這個問題。」

「爲什麼？」

「如果你對的話，會使酋長在他的都拉人面前丟面子。」

「他不是負責對人民的健康生活有責任嗎？」

「平灘對神話也要負責。疾病來，疾病去，神權還存在。」

是，亞當心裡想，我只好用別的辦法。他又對毛地十分仔細地解釋他的問題。

「亞當醫生對酋長說，爲什麼墳地離河那麼近？亞當醫生說應該搬走，因爲它使河水不乾淨，壞水使人生病。」

「不對，」平灘說，「神使人生病。」

都拉人都點頭稱是。

亞當看見比拉眼中的怒意。巫醫負責處理死人，也是他財源之一。「神說死人一定要埋在河邊山坡上，那是好地方，絕不能搬。」

「亞當醫生說埋葬不乾淨。埋得不够深，而且許多人沒有裝在盒子裡。醫生說那會使附近的水不乾淨，豬狗又不關，常常跑去墳場吃死人。我們吃豬喝水便會生病。」

「如果女人生小孩流血而死，就不能有棺材，」巫醫說。「如果戰士死了，一定要埋在河邊才會上天堂。」
「可是你們把食物和他埋在一起，野獸把它們挖起來！」

「沒有食物他怎麼上天？而且亞當醫生，人死後不可以再使他上天有困難，」平灘說。

「如果酋長死了，」比拉說。「他必須燒了獻給火神。亞當醫生不懂，人的埋葬方法要看他怎麼死。」

遷移墳地似乎又是毫無希望。康亞當被巫教與圖騰的神秘力量所淹沒。他又堅持下去。

「亞當醫生說，上次他帶了些種子和秋葵藤來讓你們種在西米林邊。平灘答應種秋葵因爲又好吃又使人健康。」

「鳥的徵象說西米林邊的土地受神咀咒。」

「這話什麼說的？」

「鳥的徵兆非常難讀。」比拉說，「要多年學習。鳥飛的樣子，鳥叫的方式，兩隻鳥一齊飛的樣子。秋葵會把田地的神趕走。秋葵是神聖的食物。」毛地替他翻譯。

「亞當醫生由中國人那裡買了四頭水牛。爲什麼不去鎮上牽回來？」

「牛是神聖的，和飛蛾藍鳥一樣。」

「但是不是叫你吃水牛，是讓牠在田裡工作。」

「叫神聖的牛工作會不祥的。」

又是一個鐘頭，亞當已精疲力竭了。他不願再看下面的鬪鷄，和他們說聲再見。巫醫比拉因爲獲勝了，所以變得和氣起來。亞當醫生要下個雨季才會回來。當他上船駛走後，平灘望着毛地問，「如果亞當醫生那麼恨我們，他到這裡來做什麼？」

九

英國住宅區的親密接近，使一輩子不與別人來往的人也不得不接受友誼。安琪特別能適應這個狹窄的圈子，而亞當却不然。

他特別討厭第二區的農業專員米佛丹。米佛丹的辦公室就在他診所隔壁，他們兩家之間只隔了個藍傑克專員。這個地方是出身寒微的官僚的樂園。米佛丹是個好例子，他做過買鞋店員，鐵路售票員，裁縫助手，他終於在遙遠的地方擠進英皇陛下的一個小位置。那是個小小的洞穴，但是當他一旦鑽進去後，他就像如魚得水一樣。米佛丹小心翼翼地不作決定也不負責任，他更不願讓外人干預。

如果米佛丹代表了公務員最低的一層，那麼他妻子梅新正代表了黑人與黃人所憎惡的對象。

如果在英國，米佛丹只能在倫敦或灰色小鎮中住在小磚屋中渡着陰暗的日子。由於他丈夫的微小收入，她只能出去當個女僕以幫貼家用。

然而帝國對他們頗厚。他們在砂勞越居然有了聲望。在第二區沒有別的專業專員。米佛丹可以在稻田上，橡園上發表意見，而且用許多時間來使砂勞越東方公司傷腦筋。他是進步的阻石。

米梅新則叫兩個馬來亞小廝替她打傘以遮蓋她那滿是雀斑的皮膚。她有個中國廚子。由於他們出身寒微，所以更千般提高自己的身份。尤有進者，她把美以美教會的上帝帶到這個異端國土來。星期天，她在英國區高彈風琴，並將對耶穌的畏懼打進少數聽道的人心中。

藍傑克專員是另一種人。他像亞當的上司馬克黎一樣，在這些地方已是個老手，他是個好官，可以冷靜地聆聽當酋長的訴怨，但是却少能為力，他使每一家都不缺英國國旗和英王肖像。在基本上，藍傑克和康亞當互不來往。可是米佛丹對這位外國警官頗不滿意，最後寫了張憤怒的報告。

藍傑克在轉呈報告之先，他認為召集兩造開一次會議是必要的。會議在炎熱的專員辦公室舉行，上面掛着個疲倦的風扇。當藍傑克翻閱報告時，米佛丹掙結的白臉在政府規章的巨冊上搖動。

藍專員擦擦流汗的下頰。亞當想，人從那個地方流汗，也實在有點奇怪。「似乎康醫生和我們有點誤會。我希望能在這裡解決。」

亞當鄙夷地望着米佛丹時，米佛丹弓着背。

「你知道米佛丹的抱怨嗎？」

「我早上讀過他的報告。」

「並不是什麼嚴重的事。」

「我覺得相當嚴重，」米佛丹以憤怒的聲音說。

「我的意思是，」藍傑克好言相勸，「我們之間似乎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事。」

「那要看康醫生的態度。」

「我們先來看看，」藍傑克說，「第一是巫魯族在龍河下流種秋葵的事。」

「秋葵田怎麼啦？」康亞當問。

「根據報告說，你建議平灘酋長那十五長屋種植秋葵，你替他們送種籽去。」

「承認有罪，」亞當說。

米佛丹皺着眉用手指在桌上輕敲。「秋葵是錦葵科的植物，完全是屬於農業專員的工作範圍。它與醫藥衛生無關。」他一派官腔地說。

「你不知道不知道，在他們目前的伙食情形下，秋葵對他們的健康是好是壞，」亞當問。

「我不打算和你鬭嘴，醫生。土地的利用是我的管轄，先生。已在政府規章第七百零二頁上。」他開始宣讀長長的條文，藍專員一直在微笑。米佛丹讀完把書關上。「我已第二區替砂勞越東方公司調查種橡樹的可能性。」

「第一，」亞當說，「巫魯人不能吃橡皮。第二，如果你沒去過龍河，我不懂你如何從事調查。」

「我有地圖和別的辦法。」

「那麼你建議不該種秋葵了？」亞當問。

「對，佛丹，」藍傑克說，「你的建議怎麼樣？」

「我只是說，」他的聲音提高了。「規定上已明明白白區分了你我的責任。如果醫官多管別的事，會製造混亂

。」

「我想坦白地說，我曾經多次建議你去龍河看看，那麼常識會告訴你那邊沒有土地可以種植橡樹。你會知道那邊因為農地不足而人民普遍營養不良。你那可笑的報告另一部份是抗議我買水牛和對新釣魚方法的建議。」

「政府明白規定這些事是農業專員的職掌，」米佛丹紅着頸子高聲大叫。

「先生們，先生們，」藍傑克說，「我們都是皇家的官員。」

「我犯的過錯，」康亞當說，「似乎是要提高我病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使他們活得久一點。米佛丹，你為什麼不把你的報告扔掉？」

米佛丹跳了起來。「藍先生，我要求你立刻把這報告呈上去。非常可惜的是我們在這裡加了些不明瞭情況的外來因素。再見，先生。」

隨着米佛丹的離去，是一陣鄙視的沉默。

「算了，不說了，」藍傑克在水壺裡倒了杯水。

「我準備把本地的卜卦，圖騰，禁忌，神靈，精怪，儀式，和英皇外務部的規定編成一本『痴人手冊』。米家可以繼承大英帝國。」

「我們已經努力了四世紀了，」藍傑克說。

「在河那邊，他們用矛刺魚，用弓箭打獵，用木棍犁田。當要替那些野人想點辦法的時候，總有個米佛丹把它埋在紙堆中。」

「哦，亞當，你才到這裡不久，要知道這裡的事都得慢慢來。而且大多數本地人都很好，他們有他們的辦法。」

「野人！野人！」

「你真認為他們是野人嗎？」

「還有什麼假的？」

「你會有這種想法，實在奇怪，亞當。」

「你是什麼意思？」

「我們不多干預人的過去歷史，而你曾經是查維加集中營的囚犯。我的意思是說波蘭發生的事，他們是文明民族，但是我們很難說這個世界上到底誰是野人。」

十

康亞當在英國社區中，大多時間過着離群獨居的生活。

他的一個朋友是楊安。楊安是蘇格蘭人，管理着一些橡園的小合作社，他在波班堡負責倉儲和運輸。他是個樸實的人，喜歡古典文學。他也喜歡喝酒，下棋，平常不大多話。

他早已喪妻，留下四個小孩，由一對中國夫婦照應。他自己則有個非常美麗的十八九歲歐亞混血女郎照料他。楊安自己替孩子們補習，教材都超過他們的年齡，他在這方面像一個熱心的清教徒。他與康亞當友誼的形成，是因為他的孩子們進入安琪在波班堡所辦的補習班。

他的小兒子叫泰倫，比康迪方大一歲，他們不久便成了終生好友。

泰倫和迪方對這裡的環境適應得非常快，兩個人都能克服遠離文明世界的缺點。男孩就像一對兄弟，經常在一起夢想着海洋遠方的城市和生活。

在這段時期內，康亞當的情緒又陷入熱帶性的低潮。河水高漲交通阻塞。第二年，安琪第三次流產，他們知道她已經不會再懷孕了。

波班堡雨水轉成瘴氣，康亞當又酗酒起來。他的夜晚充滿了瘋狂情景，經常又夢回集中營去。那是自小便熟悉

的夢魘。它老是像隻巨獸，一隻熊或是隻猩猩，或是無名的怪獸在追逐他，圍困他，壓碎他。他手上的槍矛完全沒有抵抗能力。他不能動彈，呼吸越來越沉重，他在死亡窒息的邊緣掙扎，然後在冷汗驚呼聲中醒過來。而且查維加的死者 and 開刀的血腥一直據佔心中不去。

大雨毫不留情的下個不停。

每天早上他需要更長時間開酒精影響和一夜惡夢由枕上抬起頭來。

一隻蜥蜴由地板上爬過去。亞當毫無興趣地拿起食物。在黃昏時間他總是顯得十分疲倦。

「吃一點，亞當。」

他喃喃地說了些聽不清楚的話。

安琪點點頭辭退了僕人。康迪方還是個孩子，但是他知道父親的酒氣。當亞當要吻他時，他會把臉側轉開去。亞當眨眨眼，把焦點集中起來，她頭上也已有華髮。那是他自己悲愁的畫筆刷上去的。

「我想你應當洗個澡，修個臉去藍家歡迎新傳教團，」她說。

「天老爺，你別把自己的親生獨子當給那些生番好不好？傳教士。你真以為耶穌會來到這種地方？耶穌也迴避這種地方……集中營……英國監獄。耶穌懂得如何不找麻煩。告訴傳教團……我希望生番砍下他們的頭。」

「亞當。」

「去和米梅新一起唱詩吧。多麼好的朋友！聖瑪利。別來砂勞越吧！」

安琪憤怒地由桌後站起來。

「先給我一杯酒。別說教了。只要一杯酒。連鬼英國琴酒都可以。哈，可愛溫柔的妻子說，你不能再喝酒了！」

「亞當！」

「下一課又來了。我丈夫有一個多月沒親近我了。我丈夫性無能。」

「亞當，聽我說。已經有人談起要辭退你了。」

「你是那裡聽來的？」

「米佛丹非常高興用那個消息來打擊我，」她說。「我聽說之後，我寫了封信給古晉的馬克黎。他們非常關懷。」

「好，我實在厭倦生番和英國人。」

「你想以後去什麼地方？」

「只要我有這個，」他把雙手送到她面前，「我就有地方可去。」

「可是它不像以前那麼穩定。」

「我的酒呢？」

「好，亞當，你聽完我的話。我已經達到了飽和點。如果你還在這裡……如果還不振作起來，迪方和我不願跟你下去了。」

他盯着她看。

「對於砂勞越的一切，我們沒有一句話，都默默地承受下來。亞當，你不願擔心我的忠心，我可以一輩子呆在這裡。可是不願把我的生命送給一個酒鬼。」

「你說的是真的？」

「是，是真的，」她轉身去藍家了。

康亞當喃喃地把手抱著頭。雨水使這個地方陷入黑暗之中，直到僕人把燈送上來。他希望把理智灌進混亂的心中，然後蹣跚地走到鏡前。「你這個笨蛋，」他對自己說。

亞當走進迪方房間。孩子在床上半醒半驚的望着他。

哦，我的頭，他心裡想。我做了什麼事？他是我的生命，這個孩子。

當安琪回來時，發現亞當睡在迪方房裡的椅子上，迪方睡在他懷中。一本讀了多少次的故事書掉在地上。安琪笑了笑。亞當臉上剃得很乾淨。在她親吻之下他醒過來覺得非常不好意思，他輕柔地把孩子放回床上。他替他放下蚊帳。然後擁着妻子回臥房去。

楊安由新加坡辦事回來。他已和他的朋友下棋，孩子們在腳邊玩耍。

康亞當覺得他對楊安欠咎頗多，所以希望能够在泰倫身上加以報償。楊泰倫常常站在窗外癡癡地望着他。

「進來，泰倫，別站在那裡像個猴子。」

孩子走進來，可以站着幾小時望着亞當醫生治療病人。亞當常常叫泰倫拿些小東西，讓他非常高興。泰倫一心一意就想長大做個醫生。

康醫生情緒好的時候，泰倫會乘機問出問不完的醫學問題。康醫生不止一次希望他是自己的親生兒子。但是迪方却在外面玩釘鉗……造船和蓋房子。

「上帝的工作相當奇怪，」亞當心中想。

一件事至為明顯，如果楊泰倫只要有一半機會，便能成個好醫生。

十一

雨季已經結束，康亞當又回到社會。

一個小小的手術室，可以施行小手術。馬克黎由古晉來參加落成典禮，又住了幾天。他在手術室所看的令他印象很深。康亞當在安琪協助下完成了許多次手術。馬克黎發現康亞當手持外科工具時又變了一個人。技術超群，行動嫺熟，態度有權威而且注意集中。

以後不久，警察局的無線電接到古晉首都的要求，請康醫生去作一次緊急開刀。一架輕型飛機派到波班堡來接

康亞當。以後古晉便不向新加坡請求醫生而轉向康醫生求助。

河流一通航，亞當便向龍河上流而去。這次他帶了兒子迪方一起去。他到了巫魯長屋時發現雨季時霍亂盛行。

平灘因為兩個長子死去十分悲傷。比拉使用聖瓶水，神油，特製胡椒，以及擊鑼鼓來驅逐惡神。然而災禍仍然降臨。瀉痢使每個人骨瘦如柴，長期發熱，許多人終於死去。病疫流行時，平灘和一些未染病的人逃亡山中讓病者自生自滅。

六幢長屋中有二十家接受過康醫生的醫藥，沒有一個人染上時疫。平灘在至為哀痛下改變了態度。雖然他討厭那個冷酷的醫生，然而他不能不尊重他的醫藥。平灘把都拉人召集在一起，因為記憶猶新，所以大家同意作次改變。

傳染疾病主因的公墓遷移了。然後種植秋葵，而且用水牛犁田。水牛耕田比較深，所以蔬菜收成又多又好。亞當醫生由古晉帶來一位漁釣專家教他們如何使用魚網。鷄豬另外圍了起來，人的糞便離長屋盡量遠。亞當醫生又替他們注射了許多新藥。

一年過後，平灘發現亞當醫生也改變了不少。他似乎爲了他孩子而喜歡巫魯族。他帶着兒子和楊泰倫一同來，醫生似乎和譏多了。第二次亞當醫生還帶了妻子來，她也精通醫術，使土人婦女不至於害臊。

雨季前，亞當醫生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去訪問巫魯族。他的船在黃昏到達平灘長屋前面。他覺得有點奇怪，因為以前都有村民擊鑼來歡迎他。現在只有譯員毛地一個人在等他。

「快，亞當醫生。平灘的小兒子病得很厲害。鱷魚咬了他。」

他們快步跑到長屋前攀上梯子，當他們到達涼台時，就已經聽見低沉的吟唱聲。亞當擠過人群看見孩子躺在地。上呻吟。腿的傷口上覆蓋着草根和石頭。比拉又唱又跳用羽毛在孩子頭上揮舞。

亞當跪下來忽然把傷口揭開。幸而被咬的是腿上多肉的地方。牙齒啃得很深，有些肉被撕開去。脈搏穩定而微弱。他用電筒照着孩子的眼睛。沒有嚴重的出血，但是傷口非常骯髒，需要開刀。溫度很高……一百零四度。

「他騙了多久了？」

因為巫魯族沒有時間觀念，所以毛地也說不清楚。亞當由提包中拿出東西準備注射盤尼西林。「立刻把他搬到我的小屋裡去。」

忽然比拉自降神儀式中醒了過來。當亞當醫生替孩子注射時，他生氣地大叫起來。

「把他趕出去，」亞當說。

「他說你破壞了神的魔力。」

「希望如此。」

巫醫已拿起袋子，把神汁、魔石、草根、樹葉、薑末、胡椒撒在孩子身上，喊着說他的治療還沒完。

亞當一把拿起他的魔袋扔到涼台外去。

比拉已經因霍亂的事在村民前失去了威信，他知道現在對他是一個重要關頭。他抓起亞當把他一把推開去。

亞當站起來時，每個人都向後退去。他壓下毆打比拉的衝動。「告訴平灘，」他說，「孩子的病很重。平灘已失去了兩個孩子。除非這孩子立刻交給我，他也会死。」

比拉跳起來高聲叫，「他破壞了神力，會把惡神又帶回來！」

「告訴平灘，比拉是個騙子。現在就告訴他。我要他命令比拉離開這個孩子。」

「我不能說，」毛地說，「酋長不能把自己的醫師趕走。」

「孩子生命很危險。」

比拉和平灘爭得很激烈。酋長不能決定地望着雙方。他不能在歷史與文明之間作一個明確的決定。如果他趕走巫醫，長老們一定不能諒解他。然而亞當醫生說，孩子會送命。巫魯族對兒子的愛是不平常的。他兩個長子死後他又收養了兩個女孩。

「平灘說，要巫醫用我們的辦法治孩子。」

比拉挺起胸來用拳猛打，有人替他把袋子送來。

康亞當轉身走了出去。

亞當絕望地坐在下流的瀑布邊。他聽見長屋傳來的呼唱和打鑼聲。毛地和船夫在岸邊替他守望鱷魚和蟒蛇。可憐的亞當醫生，毛地想，他永遠不會了解。

他疲倦地站起來，回到作為診所的小屋去。他打開一瓶參酒，慢慢聽不見外界的聲音，而進入半睡眠狀態。

「亞當醫生！亞當醫生！醒醒！醒醒！」毛地叫。

多年的醫生訓練使他立刻醒了過來。毛地拿了把火炬站在他旁邊。

「來，」他焦急地說。

亞當站了起來，把襯衫穿好。隔壁房間裡平灘抱着孩子站在那裡。

「救我的兒子，」平灘哭着說。

亞當接過孩子把他放在一張粗陋的檢查台上。熱度又上升了。情形很壞，亞當想，非常壞。「火把拿近一點。」

他把溫度計插入孩子肛門，孩子一陣抽搐。

「他這樣有好久了？太陽前還是太陽後？」

「太陽下山後孩子扭得很利害。」

那表示有三四個小時。他拉出溫度計，一百零九度。孩子口吐白沫，身體扭曲。腦部受傷！不可治癒的腦傷！即使他能治好這孩子，也要成為白癡。

小個子以懇求的眼睛望着醫生。如何對他解釋酋長的兒子將會成為無望的白癡呢？

「告訴平灘希望很小。他要在外面等。毛地，把火把插好，也在外面等。我要一個人工作。」

現在除了讓孩子睡覺之外，毫無辦法。

康亞當又回到了查維加集中營。第五營……的外科室。他俯身在孩子身上，解開那塊綁在小孩生殖器上的小布。如果手術是必要的話，我願意動手。你以為我喜歡那麼做嗎？

亞當手上捧着那一對小墨丸，看了一會。

如果為了病人的生命必須移去的話？

他退後時身體有點顫抖，眼光瘋狂地望着發作的孩子。

一小時後，亞當由診室走出去，面對着焦急的父親和十幾個等待的土人。

「他安靜地睡了。」

像平灘這種原始人，發出悲傷的聲音時，就像負傷的野獸狂叫一樣。他尖嘶，撲在地上像個瘋子一樣搥擊土地。他一直喊叫到聲嘶力竭，他躺在泥土中，自己弄的傷口在出血。這時只有亞當才能使他昏迷過去。

十二

警察電台通知古晉說飛行天氣不佳，所以馬克黎乘船到波班堡來。他的船靠上碼頭，河邊是許多洗衣服的女人。馬克黎跳上岸，走過破爛的錫倉庫。空中是濃厚的橡皮，胡椒和作為肥料的蝙蝠糞的氣味。

他走過泥土路，兩邊是中國人的商店和馬來人的小屋，再過去是英國人住宅區。馬克黎黃鬚的嘴喃喃地說了些什麼，後面打傘的僕人亦步亦趨地跟隨着。他身穿長長的卡其短褲，襪子長及膝蓋，手杖在地上敲擊着。

亞當由棋盤前站起來迎接他。馬克黎望望棋局，又望望使康亞當頗傷腦筋的七歲兒子。孩子和馬克黎握握手後，康醫生把兒子打發走。

「這孩子棋下得很好。」

亞當無法掩蓋對孩子的得意心情，這麼小會講英語，波蘭語，還會講些中國話和馬來話。

過一會他們坐在涼台上望着婆羅洲永遠是綠色的河流。酒送上來後，接着是黃昏熱氣消去後的許多新的氣味與聲音。迪方和楊泰倫在外面坪上游玩。

「祝你愉快，」馬克黎舉起杯子。

「馬醫生，這次是什麼事？」亞當突然問。

他笑了笑。「亞當，似乎你在古晉十分成功。總督夫人的淋巴，政務專員的疝氣，還有幾位高級中國公民的膽結石。」

亞當問，「那麼，我在波班做什麼啊？」

「是，為什麼呢？」

「老實說，」馬克黎說，「總督和我準備替砂勞越計劃一個未來的醫療設備。我們希望把一些新人派到有意義的地方去。我們希望你調去古晉任醫院的主任外科醫師。我想你也同意那個醫院的設備還不差。」

亞當一口把酒喝下去。

「在傳統上，」馬克黎說。「主任外科醫師也自動兼任砂勞越醫官長的助理。」

「聽起來過於政治性，我不適合行政工作。」

「別太謙虛。你是東橋井波蘭軍醫院的院長。」

「我永遠無法習慣填寫報告和玩弄政治。」

「查維加又如何？」

康亞當臉色變得蒼白了。

「我們不是在逼迫你。我們也不是故意要提起你想忘懷的過去，然而你對這裡的幾十萬人民負有責任。總督和

我認爲你是最佳人選。」

「我花了五年時間才獲得巫魯人的信任，」亞當說。「我在平灘和他的長老的幫助之下，可以開始着手許多有效的計劃。我現在正在研究營養不良的問題，你可以在古晉另找外科醫生，至於辦行政的人英國有的是，我覺得我在這裡的工作可能更爲重要。馬醫生，你知道，在查維加我們完全靠德國人給我們的東西維持生活。而這裡不管人民是多麼原始，土地是多麼貧瘠，而人民仍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我們正預備證實這一點。」

「唔，我知道。可是你是不是也可以考慮康太太在古晉會更舒適的問題。她每年還可以去幾次新加坡。」

「坦白地說，安琪對我的計劃同樣感到興趣。」

「孩子呢？他的教育呢？」

「安琪每天都教他。他可以和古晉任何同年的孩子互相比較。」

「那麼你是拒絕了？」

「是的。」

「沒話可說了？」馬克黎問。

「是的。」

「你爲什麼害怕離開森地呢？」

康亞當放下酒杯，深深吸一口氣。馬克黎已經明白了他的出身。

「古晉不是倫敦中心區。沒人會在那裡發現你。」

「倒處都有猶太人。每個猶太人都是可能的敵人。」

「你想把這一輩子就鎖在森林裡？」

「我不想再談這件事了，」康亞當回答。他滿臉冒出細細的汗珠。

十三

康迪方是他父親心目中的寶貝，也是不世的天才兒童。對土人們來說，看見亞當醫生的兒子一同乘船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亞當站在碼頭上，十分悲哀地望着渡輪駛向古晉，安琪和兒子在揮手一直到走出視線以外。他們將自古晉搭汽船去新加坡轉澳洲，迪方將在那邊開始正式學校教育。

亞當心中懷着父親的憂慮怕孩子發生什麼三長兩短。他多年來還是首次祈禱，祈求上蒼保佑他的兒子。

爲了填補他心中的空虛，康亞當加深了他和楊泰倫之間的情誼。泰倫自小便會說些醫學名詞，並且幫他做些小手術。他無疑可以成爲一個好醫生，而康亞當也把這看成一個目標。楊安也有同樣的想法，但是他懷疑一個出身叢林的孩子能不能比得上外面女界的孩子。

康亞當又把他的精力投在一些新的計劃上。亞當要平灘和其他長老在每個長屋派個十幾歲聰明的男女孩去波班堡。這件事也頗費口舌，因爲那些年長的人已經習慣於集體生活，所以願獻出人力。最後亞當終於勸服了他們派人去接受更有價值的特別訓練。

他先替十五個年青人建立一幢小型長屋。第一步非常簡單。先是看時間，基本救助與衛生教育。第一個團體中再派兩個青年去古晉接受職訓教育。

一年中，安琪在教他們如果讀寫英文和一些育嬰看護的學問。連米佛丹也參加進來，在管區外設立個示範農場。第三年年底又有個大進展，一個由古晉回來的孩子已經學會了無線電。幾千年來，巫魯族首次可以和外界通話。在雨季中，無線電可以作爲治病應急的工具。

楊泰倫也是這個計劃中的無名英雄。他可以和巫魯族年青人互通言語，使英國人都相當驚奇。泰倫爲他們指導新到的教科書。亞當現在更認爲泰倫有資格接受英國最佳大學的正式教育。也許康亞當對他的熱誠部份是爲了迪方

無意習醫。楊泰倫也一直要做個好的醫生，並且以亞當作他的師保與偶像。

平灘的部落有了數世紀來的大改革。長屋都乾淨起來，土地收成增加，生產不像以往那麼痛苦。以後又有其他部落酋長向亞當醫生要求派孩子去波班堡，那裡學生增加到四十人。

古晉的預算會議一向守得很嚴，但馬克黎總是給康亞當所需要的資助。婆羅乃蘇丹希望請康醫生擔任他自己的私人醫生並且負責一個新醫院，已是公開的秘密。兩年後他有了一架直昇機使他行動可以迅速方便一百倍。土人們編了個歌讚頌飛鳥和自天而降的醫生。

這些事只能算是九牛一毛。亞當知道以目前的人手與財力，所能做的實在太少。但是每一小步進展使他心中更加堅決。

幾年過去了，工作還在進行。但是康亞當最期待的是暑假回來的迪方。這孩子在班上相當傑出是大家的意中事。他雖然遠在澳洲，但是波班堡是他的家鄉，在那裡他可以和父親一起泛舟龍河。

康亞當知道了一個他不相信的消息。馬克黎退休了，就要回英國去了。這兩個人之間雖然沒有親密的感情，但是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使他那麼心煩。

康家一同去古晉參加歡送馬克黎與總督的宴會。總督要回英國去參加新女王加冕典禮。然後他就留在英國，砂勞越另派新總督來。

即使在這麼遙遠的地方，英國人也知道如何照國內方式辦事。舞廳是白色的，人們穿着漂亮佩有綬帶勳章的制服。

人們互相敬酒，也不乏真正的感情流露。這些日子事情有很大的變化。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居然也有些地方開始太陽下山了。在亞洲，非洲，美洲，都像個將傾的巨厦。砂勞越的馬來人也嗅到自由的暖風了。

夜晚時，曲終人散，亞當轉向他的妻子握着她的雙手。「我告訴你一件意外，」他說，「我們明早去新加坡，然後飛去澳洲看迪方，再到紐西蘭去渡幾天假。」

康亞當的漫漫長夜結束了。

十四

新總督是個很有說服力的人，他終於勸亞當接任第二區的總醫官。自由之風東漸後，到處都有企求進步的趨勢。訓練公務人員和提高醫護教育列為優先之舉。砂勞越東方公司的森林和礦產也急速地與機場港埠建設並肩發展。

亞當因為是第二區，所以還可以留在波班，這一區下有十幾萬人口，其中大部是土人和一部份中國人馬來人。亞當有四個醫生十幾個護士和助手，自然也算上楊泰倫，以及長屋的一些土人助理。面對那麼大的區域與疾病，人手顯然不足，但是比起其他區來，治療率要高上許多。

康亞當一直在努力提高高土地利用率。這裡的畜牧地與農地顯然不夠，所以人民一直面對饑餓的威脅。雖然土著的許多迷信已經打破了，不過是無法勸說他們吃用鹿肉和山羊肉。土著相信那些野獸是死去祖先的化身。反之，他沒有辦法制止他們吃鼠肉。

康亞當在收集聯合國宣傳員上，注意以色列新國的同樣工作。雖然這兩個國家情況不同，不過砂勞越和以色列都缺乏土地牛肉和蛋白質。

以色列以需要很少土地的作物來補充蛋白質不足。二十四小時用孵卵器孵蛋。但是這些方法並不適合土著。孵卵器必先要有電力。而且雞本身也會傳染疾病必需有科學的方法。

另一個吸引康亞當注意的是人工魚池。以色列在緬甸有個領事館，這是以色列與亞洲的第一個外交關係。以色列派了許多專家來從事實驗農場。他非常想去緬甸實地參觀養魚設備，但是對猶太人的恐懼克制了他。

他收集了許多資料，並且叫他的一些學生在波班堡附近建了半打魚池，引入自然水，又用閘門擋住尾水。每個池中都養了不同的魚苗，飼以綠藻和浮游動植物。

爲了決定種植最可靠而強壯的作物，經過了五、六年的試驗與改進。這裡又引進了許多亞洲鯉魚和生長在清水中的紐西蘭大蝦。

最後是說服巫魯族在龍河邊建造了許多魚池。

「我親愛的亞當（馬克黎寫）；

這裡並沒有什麼事，我很高興能和你維持通訊。你已在波班十年，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我讀過你的魚池論文，以後你用海中無用之魚磨碎後補充蛋白質的實驗。我想，這是目前砂勞越最重要的工作。我很高興你當時沒有答應我去古晉負責醫院。

我完全同意把你的論文在英國皇家學院宣讀。不過我不同意把作者改爲不署名的「研究小組」。這篇論文應用你的名字。

最近我曾經多次去倫敦，秘密地和蘇格蘭老友與外交部談論你過去與波蘭共產黨的不愉快事件。我們甚至於經由外交使節在華沙調查。結果是積極的。所以以前在倫敦使館的波蘭人均已去世，又因爲你已有英國公民權，所以不用再擔心以戰犯引渡的要求。

我也同可親的錢安東伯爵談過，他認爲現在已水落石出，你無需有所畏懼。

我很高興聽說迪方不壞。楊泰倫也非常出色，不久便可進入瑪黛倫學院。我想那是牛津最美麗的一部份。

康醫生，請同意我的要求，以你的真名在學院中宣讀論文。祝賢伉儷安好，

忠實的馬克黎。」

亞當終於決定讓馬克黎以自己的名字宣讀論文。他曾經多次旅行新加坡，紐西蘭和澳洲，從來沒有發生過一點意外。他的夢魘已經消退。這個決定的最重要因素是他對迪方的愛。他希望他的兒子能以他爲榮，這個欲望壓制了

他的恐懼。他對安琪也欠負太多。於是那篇論文在宣讀時，噙出了作者康亞當醫生。

這是種新的啓蒙時代，現在白人也要考慮黑人在饑餓下的土地與生命問題。那是種過遲的拯救另一半世界的良心理性。康亞當的論文產生了一陣波浪。

作爲一個純科學家，他必須採取一種別人認爲是殘酷的方法。巫魯族一半長屋接受他的醫藥，魚池，衛生設備與新作物及農耕新法。另外一半則依照傳統辦法以提供比較的統計數字。高死亡率，短壽命，健康水平低，都使他的計劃提供出有力的佐證。

利用人作試驗品的方法是科學了解而不喜歡的。論文的第二部份是有關古老土著部落的迷信，這對在殖民地裡奮鬥的人是極感興趣的。

論文發行得很廣，而成了全世界與饑餓奮鬥的科學家、醫生與農業專家的標準參考書。

最好的的是在全世界各處都沒有聽到對康亞當的異議。

論文發表後十八個月，由聯合國派團到砂勞越實地考察康亞當的改進。一個月後，聯合國決定人力與金錢上支持波班堡的研究工作。

亞當把新加坡看作與兒子聚會的愉快處所。迪方已被哈佛接納，不久便要到美國去研究建築。

「告訴你個好消息，兒子，」亞當迫不及待地說。「母親和我已經商量過了。在叢林裡住了十五年實在够了。我們要回英國去。」

「父親，我真沒話可說！真是好極了！好極了！泰倫在英國和你在一起，我在美國。」

「波班堡出一個醫生，一個建築師。不壞，」亞當帶點哀愁的口氣說。「聯合國已經接手波班堡的事了。換言之，我的工作完了。砂勞越的醫療設備增加了一倍，許多事還在進行。砂勞越能成爲馬來亞國的一部份，我真高

興。總理顯然希望我再留下來。」

「他們不是笨人。」

康家非常高興地由新加坡往古晉。首都有點像毛姆筆下的城市。總督夫人邀請康家在慶祝女皇生日那天參加一次園游會。

當他們到達總督府時，總督在大門迎接他們，陪他們走進燈光輝煌的花園，裡面有些穿白衣的高級官員，和一些即將管理國家的馬來亞人和中國人。他們抵達時，大家都靜了下來，所有眼光都注視着亞當。

總督點點頭，樂隊高奏起來。

「什麼事，總督大人，」亞當問。

他笑着說，「女士先生們，請倒滿你的酒杯。昨天晚上，殖民部通知我說女王生日名單已在倫敦發表。在帝國所選的貴賓中，康亞當醫生已經被封為騎士。」

「哦，亞當，亞當。」

「女士先生們，爲康亞當爵士致敬。」

「哦，哦！」

十五

康安琪是在倫敦出生長大的，她對回故鄉去最爲震驚也最焦急。這種突然的事往往讓人心情久久無法平靜。

起初我們在南安敦登陸時，一切都順利。我們駕車去倫敦的途中我哭了。每走一哩我心中緊張情緒都在增漲而且想起了許多往事。終於我們抵達倫敦了，我的第一印象是十五年來變化很小。

哦，到處建起了些摩天樓，倫敦有一條新的雙線公路。一些現代化的建築物，特別是在倫敦中心區，也自地面冒了出來。但是古老的房屋還在。宮殿，教堂，廣場，拱門還有老街道都依舊如昔，沒有改變。

當我一看見倫敦的青年時，我實在有種無法形容的感觸，似乎這裡已經不是倫敦了。一種我前未知悉的陌生人遷移到這裡來了。那是一種瘋狂的改革。你可以在英國容易地看出來。以前社會上是那麼穩定的。

老實說，我做了三十年護士，是不會大驚小怪的。例如說當街裸體的事。在砂勞越裸體與炎熱及土人膚色相配。然而在倫敦雪白的倫敦女郎在寒冷的地方裸露便不是那麼回事了。

還有服裝，在砂勞越是根據傳統與氣候，而在倫敦卻沒有道理可講。高高的長統皮靴使人連想到十九世紀巴黎妓院的皮鞭與淫虐狂。白白的大腿在冷天凍得發紫。我們如何養育出這新的一代，是未來歷史學家的事，最荒唐的是掩蓋不到臀部的人造皮裘。白瘦的裸露由一圈顏色中伸延出來。他們就像還沒有孵化的火星人的蛋。

在砂勞越，最原始的土著也把頭髮梳得好好地結在後面。而這裡不修邊幅與反美感似乎是對上一代的一種抗議。雖然他們高唱個人主義與摒棄過去歷史，但是他們似乎都是一個模子出來的。男孩像女孩，而女孩像妓女。他們希望外表醜陋，因為他們自覺醜陋，所以他們不願讓人分辨性別。男人女裝，全像是在呼救。

亞當對我說在他診所中可以看出舊道德的淪喪。他們把性自由誤解為自由給予與接受愛情。最可悲哀的是家庭組織的破壞。亞當對我說，十幾歲少女懷孕的數目雖然在避孕技術發達的今天仍然

增加了五六倍以上，這表示少男少女都亟欲退入一個奇特的世界裡去。

我不相信音樂，亞當對我說有許多人患了永久失聰症。社會上淫猥的歌比土著還要粗鄙。單調與電子樂器進一步淹沒了現實。看人跳舞彷彿置身於神經病院。

這真是倫敦嗎？

我生長的社會在今日看來似乎是個荒唐的景象。最糟糕的是年輕人並不幸福。他們對於愛情，人類，終止戰爭有抽象的看法。他們似乎希望不用工作而得到生活的代價。我們覺得他們可笑，但是我們仍然支持他們。他們互不忠實，而且把性作為宇宙性的工具，他們不懂溫柔與忍耐的關係。

這麼多變化可能在十五年中發生嗎？幾百年傳統與文化的支解。怎麼發生的？為了迪方與泰倫，必需在週圍尋求答案。

自許多方面說，倫敦像我第一次去砂勞越。那是充滿奇怪吵鬧聲與習俗的叢林。只是倫敦人不像土人那麼快樂。這裡沒有幽默感，只有絕望。

十六

自從康亞當被封爵之後，大家都以為他會在倫敦西區開家昂貴的診所，然而他却住在南華區工人住宅區附近以國家健康醫生身份開了個小小的診所。他的病人大多數是倉庫工人，碼頭工人，和自西印度群島移民而來的黑人。

似乎康亞當自認為砂勞越的工作未竟，希望能改善他附近貧民區的生活水準。

安琪和她表姐在牛津，攝政和邦特街與畢加底利的商店區走得十分疲倦，這裡商店全擠滿了買聖誕年貨的人們。她雖然回英國已經快一年了，而十二月的酷寒使她相當吃不消。連計程車也叫不到。耐性的英國人在商店與公共汽車站大排長龍。

到地下道坐火車。

地下火車越過泰晤士河到她的住宅區，然後捧着小山般高的大小包裹走回家去。

哦，多美妙的疲倦，多美妙的英國聖誕的節奏！所有那些布丁，糕餅，醬油，歌唱與燈光。

管家古太太替她接過東西。「醫生在書房，太太。」

「泰倫到了沒有？」

「沒有，太太。他由牛津打電話來說他要坐晚一班車子，七點後才會到。」

她探首到亞當書房，看見他正埋首於許多長篇報告中。

「嗨，親愛的，我回來了。」

「嗨，親愛的。你把全倫敦都買回來了嗎？」

「差不多。我過一會來幫你整理報告。」

「這裡的報告比殖民部還多還煩。」

「也許你該用個專任秘書。我們也請得起，亞當。再買部速記機器。」

亞當聳聳肩，「我還不習慣這種奢侈。」

她翻了翻他的信件。三封來請他演講。一封是非洲醫學生聯盟另一封信是劍橋來的。他在上面潦草地寫：「婉辭」兩字。

安琪一直在反對。似乎亞當想破壞自己的聲望。也許他對黑人黃人特感興趣。所以他願倫敦一半波蘭人的反對，到南華區行醫。亞當便是這個人。結婚這麼多年來，他一直沒有什麼野心，有時也使她感到煩惱。但是也只好

嫁夫從夫了。

「哦，我們準備了接受來自牛津的侵略，」安琪說，「還有，泰倫有沒有說要帶幾個朋友來？」
「大概就是那一批思鄉的澳洲，馬來和中國學生。我則是波蘭俠士的墓誌碑。」他們輕吻一下，他回頭工作，然後又把筆扔下。「天，你說得對。我實在得找個秘書和買部聲音機器。」

安琪過去接電話。「是吉先生，他說他太太每九分鐘就要痛一次。」

亞當立刻起來脫下便衣。「她是第六胎，會比較準時。叫他送她去診所打電話給接生護士。」

吉太太分娩後已經過了午夜。安琪在客廳打瞌。安琪輕吻她一下，她機械地醒過來走到廚房去熱茶。

「怎麼樣？」

「小男孩。他們叫他亞當。」

「不是很好嗎？今年已經有四個小亞當了。再過幾年，我怕全南華區的男孩都會名叫亞當了。」

「泰倫來了沒有？」

「來了。」

「有五個男孩子，聲音倒很小。」

「只有他一個人，他在書房等你。我就把茶送過去。」

他們擁抱時，泰倫有點不自然。

「你的朋友們呢？」

「過一天就來。我能不能先來和你談談？」

「你一輩子做不了政治家，我早就看出你神情不對了。」

「先生，」泰倫喃喃地說。「唔，你知道我是怎麼想的。我因為有你，才能做醫生。我知道你一向對我很好的。我的教育以及我們的親密關係。」

「怎麼回事？」

「唔，先生，我父親提起過一件小事，說你一度進過監獄，差點被引渡回國……我却沒想到……從沒有想到過

……」

「什麼？」

「我決沒有想到過你會做什麼錯事。」

安琪端上茶盤。她默默地倒好。泰倫咬着嘴唇望着地板，亞當手緊握椅臂，眼睛前望。

「我對他說，你受過很多痛苦。」她說，「要他別窺探一些我們希望忘記的事。」

「他和迪方一樣有權知道。」

「我不想窺探你。是別人。這本書，江定寒寫的「大屠殺」。你聽說過嗎？」

「這本書在美國很出名。我自己沒有看過，」亞當說。

「這本書東西才在英國出版，我想應該拿給你看。」他把這本書交給康醫生。第一六七頁上作個記號。康亞當走到燈邊閱讀。

「在所有集中營中，最慘無人道的莫過於查維加。在營中黑衫隊上校伏斯建立了一個創造集體不育症的實驗中心，它使用的是人類樣品。黑衫隊上校醫官佛倫伯及助手們進行以囚犯為對象的可怖試驗。在惡名昭彰的第五營裡，一位康醫生主持項秘密外科，不使用麻醉劑而動過一萬五千次以上的實驗外科手術。」

外面窗外傳來的報佳音隊伍的歌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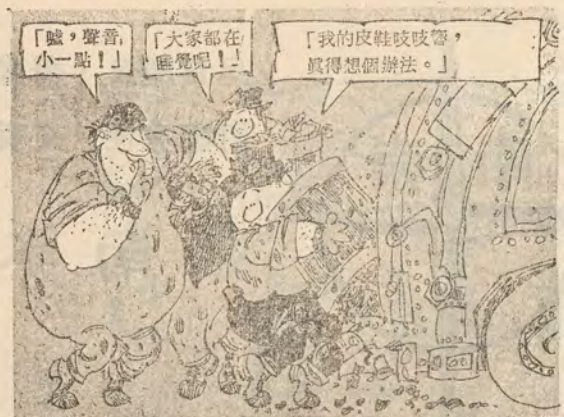
「祝你聖誕快樂，

祝你聖誕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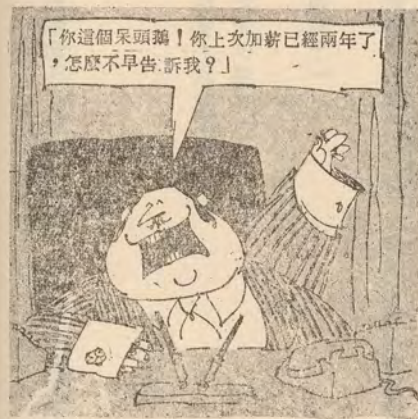
祝你聖誕快樂，

祝你新年幸福。」

（未完待續）



這樣的世界該多好！





品質優良・譽滿中外
訂購方便・交貨迅速

東南水泥

東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地址：高雄市屏山巷一號

電話：227731號

叢譯總拾

59年出版新書

書名	定價
黑手黨……	15元
頑童西部歷險記……	4元
幸運夫人……	15元
狐……	4元
危城九百日……	12元
船場 上冊……	25元
船場 下冊……	25元
國際機場……	10元
湯先生奇遊記……	15元

59年再版叢書

書名	定價
芭蕾的故事……	18元
電子的故事……	5元
星空的故事……	5元
天氣的故事……	5元
化學神奇……	5元
交響樂曲談叢……	6元
漫談原子……	5元
20世紀西洋音樂新貌……	10元

本刊長期訂戶七折優待
請利用郵劃帳戶 2587 號匯款



英 Agathe Christie 著

陳瑾譯

梅律師習慣性地用手扶正了他的夾鼻眼鏡，喉間微微乾咳了一下，注視着他對面的年青人；這人是被控謀殺案的嫌疑犯。梅律師衣着考究而彬彬有禮，從他銳利而精明的眼光裡，可以看出他決不是個輕易被人愚弄的傻瓜，作為一位政府調查刑事案的律師，他的聲譽和才智是相當出名的。現在當他詢問這嫌疑犯時的聲調雖則有些冷淡，却並非毫無同情的意思。

「我必須再說清楚，你的官司對你非常不利，所以你一定要老老實實地坦白才好！」

嫌疑犯馮理諾將他一直呆滯在牢房牆上的目光，轉過來注視着刑事律師。

「……我明白，你一直在告訴我。」他遲疑而帶着絕望的聲調說：「但是我仍舊不懂怎麼會被指為殺人犯的？殺人犯！竟然說我是個那樣卑鄙的人！」

梅律師一向是個實事求是毫不感情用事的人，他再乾咳了一下，除下他的夾鼻眼鏡仔細擦乾淨，再戴到鼻子上去，他說：

「對！對！我的馮先生，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洗清你的罪名——而且我相信我們會成功的。但是我必須要先了解一切實際情形，我必須確實地搞清楚一切對你不利的可能嫌

疑，我們才能籌劃最有利的對策。」

年青的馮理諾仍舊惶恐而恍惚地看着他，帶着絕望的神色，梅律師一直認為這被告確是殺了人。他的前途可以說一點希望都沒有，但是現在看着被告無助與黯然的眼神，他心裡倒有些猶豫了。

「你一定也認為我是有罪的！」馮理諾低聲說：「但是，上帝可以作證，我立誓決沒有殺她。這件案子看起來我惡運難逃！我知道，我正像被鐵網罩住了，網子捆得我緊緊地，我愈掙扎就捆得愈緊。但是皇天在上，我沒有殺人，梅先生！我沒有殺她！」

梅先生素有經驗，他知道任何人到了這地步都會叫冤，說自己是無辜的。但是這次他却多少受了些感動，不自主地覺得馮理諾可能是冤枉的。

「你說得對！馮先生！」他嚴肅地說：「這件案子對你確是黑漆一片，毫無生路；但是雖然如此，我仍舊願意接受你無辜的申訴。現在，我要的是正正確確的事實，我要你清楚地告訴我你如何認識那位被謀殺的老小姐艾蜜的？」

「有一天在牛津街上，我看見一位老婦人捧了許多紙包穿過馬路到對街去，在馬路中間失手將紙包掉落地

生說。
「我明白了，原來你早就知道她是富有的！」梅先

「要是你認為我是想錢……」馮理諾着急地說：但是梅先生做了個阻止他的手勢說：「我需要從一

件事的各方面來觀察，通常，人們決不會想到法小姐會是富有的，她生活簡樸，倒像個窮苦的老婦；除非有人告訴你，你自己決不會想到她是富有的。——究竟誰最早告訴你她很有錢？」

「我的朋友郝喬治，就是那天請客的主人。」

「他會記得告訴過你嗎？」

「我不知道，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嗯，馮先生，你知道，這次審判最主要的是要指出你那時非常需要錢用，你說這是事實嗎？」

馮理諾有些不自然地紅了臉。「對的，」他低聲說：「我那時的確經濟很拮据……」

「對了！」梅先生插嘴說：「像我所說的，你自己正愁沒錢用，却遇上這位有錢的老小姐，培養她對你深厚的感情。要是我們能够說明你當時並不知道她有錢，而答應去拜訪她純粹爲了一片好心……」

「事實上的確是這樣的！」

上，當她剛要俯身去拾取紙包時，一輛公共汽車開過來，差一點就要撞倒她了！千鈞一髮之際，她街上人行道，被路人的高聲叫喊嚇得驚惶失措地呆住了，我就過去拾起她掉落的紙包，拂去灰塵，然後交還給她。」

「是不是你救了她的命？」

「哎喲，並沒有！我不過是像普通人都會做的幫了她一個小忙而已；她却非常感激我，再三向我道謝，還說我的熱心助人在現在年青的一代，真是少見——我也不大記得那些恭維話了。後來我就走開了。我一點沒有想到會再遇到她的，但是人生際遇真是奇妙，就在那天晚上，我在一位朋友家的宴會上又遇見她，她立刻認出我，請那位朋友正式爲我們介紹，那時我才知道她是住在克立塢的法文蜜小姐，我和她閒談後，發覺她是一位感情豐富的老小姐，她對於我白天相助的事，深爲感激，所以臨走時熱烈地握着我的手堅邀我改天去看她，我當然只得回答我很樂意去拜訪她，她立刻要我約定一個日子，其實我並不想去，但是拒絕又似乎過於絕情，所以就約定第二個星期六去拜訪她。她走了以後，我從朋友口中得悉她是位非常有錢而脾氣怪癖的老小姐，獨居多年，家裡還有一個女僕和八隻以上的小貓。」

「馮先生，我並不想在理論上和你爭辯，我是就這件事來分析。現在最要緊的是那位郝先生是否記得那天晚上和你的談話嗎？會不會他記得那晚並沒有對你說起過法小姐是很富有的？」

馮理諾考慮了幾分鐘，然後臉色蒼白但是堅決地說：

「我想這點對我不利的，梅先生！當時還有好幾位客人聽見郝先生說的話，而且有一兩位朋友當場取笑我拉攏一位有錢的老女人。」

梅律師擺了一下手以掩飾他的失望。

「真是運氣不佳！」他說：「但是我很滿意你的坦白，馮先生，你知道我對於你誠實的印象是非常重要的。你的判斷不錯，郝先生會記得那天晚上告訴過你她很有錢，我們只得放棄這項努力。好，你和法小姐認識後，你去拜訪她，以後就繼續交往，對不對？那麼我們對於你這種行動要有一個非常明顯而合理的動機，爲什麼？爲什麼像你這樣一位三十三歲，英俊而愛好運動交遊很廣的年青人，會將你的時間花在一位與你向無關係，一切嗜好毫無相同之處的老婦人身上呢？」

馮理諾緊張地攤出兩手說：

「我也說不出原因，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對你解釋，我第一次拜訪她時，她就請求我常常去看她，她說她非常寂寞而且不快樂，她講得使我難以拒絕。她過份的關心我留戀我，使我非常尷尬。你知道，梅先生，我有個天生的缺點——猶豫不決，我是那種難以開口說「不行」的人，而且或許你不會相信，我訪問了她三四次以後，竟不知不覺地非常喜歡這位老人家。我在幼年時就失去母親，姨母帶我到十五歲時也去世了，要是我老實告訴你我很渴望有人像慈母般地寵愛我縱容我，你一定會譏笑我吧？」

梅先生卻沒有笑容，相反地他再取下來鼻眼鏡擦着玻璃，表示他正在深思着。

「我欣然接受你的解釋，我了解你的心意，馮先生！」他說：「我相信這是一種心理補償，但是陪審團的看法如何却無從知曉！請你繼續講下去，什麼時候法小姐請你去經營她的業務？」

「這是我去拜訪她三四趟以後的事，法小姐對於如何處理金錢懂得極少，而且對於她投資的事業也不放心。」

梅律師銳利地望着他。

「是的！」

「馮先生，」這位律師說：「我要問你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而且我要求你給我誠實的答覆，你的經濟情況既然很差，而又代管了這位老小姐的事業，既然她說她是毫無經驗與能力的人，那麼你在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下，曾否利用機會為自己得些好處呢？」

「我代管法小姐的事業，絕對沒有一點私心或得到過絲毫好處，我純粹為表現我的才能而幫助她，任何人去調查一下就會相信我的！」

「謝謝你！」梅律師說：「你使我放心不少，我相信在這種重要關鍵上，你絕對不會再隱瞞什麼的！」「當然！」馮理諾興奮地說：「最重要的一點是我並沒有謀殺她的動機，若法庭認為我和一位富有的老女打交道是希望得到錢財——正如你所說的，那麼她的人死就毀滅我一切的希望，我怎會謀殺她呢？」

梅律師鎮靜地看着他，然後慎重而遲緩地又取下鼻子上的眼鏡，擦了一會，再慢慢地放回鼻上才開口說：「你難道不知道？馮先生！那位法小姐的遺產大部份都留給你了！」

「什麼？」犯人跳了起來，顯然他毫不作假地嚇了

「當心！你該注意！馮先生！那個女僕麥珍妮說她女主人是位很精明的生意人，她一切事業向來都由自己經管的，而且很賺錢。她的銀行存款也證實了這一點。」

「那我就無法解釋了！法小姐的確是那樣對我說的。」

梅律師再默默對他注視了一陣，雖然並沒有說出口，但是他認為馮理諾是無辜的看法，這時候却更加強。關於老年女人的情感他多少了解一些，他想到年老的法小姐可能是被這位英俊漂亮的年青人迷昏了頭，想盡辦法要拉攏他，有什麼比推說自己對商業毫無所知，請求他對金錢事務做顧問的辦法更好的託詞呢？法小姐就是那種女人——明白任何男人都會被這種對自己才幹的重視與倚靠而沾沾自喜，任何男人都吃這一套。馮理諾或許也中了她的圈套，同時她還故意讓這年青人知道她是非富有的，法小姐是個個性頗強的老婦人，她肯為她所要得到的人或物付出任何代價的！這些念頭在梅律師的腦海裡很快地轉了一下，但是他臉上仍毫無表情，他又問道：

「那麼你確是依她所請幫她管理業務了？」

一大跳！「我的老天，你說什麼？她的遺產都這給我了一大跳！」

梅先生慢慢地點了一下頭，馮理諾跌坐在椅子上，雙手抱着頭。

「你還假裝不知道遺囑的事？」

「我沒有假裝，我實在一點都不知道。」

「要是我告訴你那女僕珍妮已經立誓說你知道遺囑內容，你又怎麼解說呢？她說女主人明明白白地對她說過要留錢給你，而且還徵求過你的同意！」

「她一定在說謊！哎呀我要老實告訴你，珍妮這個老太婆，是她女主人的看門狗，她很不喜歡我，她又妒忌又猜疑，我想法小姐也許私下跟她說起遺囑的事，珍妮一定誤解了她的意思，或者以為是我要求法小姐這樣做的。」

「你不認為那女僕因討厭你而故意偽證的吧？」

馮理諾認真地說：「那不致於，她為什麼要偽證呢？」

「我就不懂了！」梅律師考慮了一下說：「但是她却非常痛恨你。」

這不幸的年青人歎了口氣：「我漸漸明白了！」他

喃喃地說：「真可怕，他們一定認爲我對這老小姐灌足了迷湯，使她立下遺囑將遺產給我，然後晚上趁沒有人，在屋裡的時候去行兇——他們在第二天看到她的屍體——噯，我的老天，太可怕了！」

「你說沒有人，在屋裡的話錯了！」梅先生說：「珍妮在那天晚上確實出門過，但是九點半的時候又回家拿一件襯衫的紙樣給她的朋友，她從後門進去，到樓上拿了紙樣就出來，她聽見客廳裡有談話聲，雖則她聽不清楚他們在講些什麼，但是她可以確定聽到法小姐和另一位男人的聲音。」

「九點半？」馮理諾口吃着說：「九點半？她說九點半？」他跳了起來。「那我得救了！我得救了！」

「你是什麼意思？得救了？」梅律師緊張地問：

「那天晚上九點半我早已回到家裡！我太太可以證明的，我大概九點差五分離開法小姐，九點二十分到家裡，我的太太正在家裡等我，好呀！多謝上天，多謝上天和珍妮的襯衫紙樣！」

在他喜出望外的興奮中，卻沒有留意到梅律師臉上嚴肅的神色依然如故，而且律師的話又將他拉回到嚴重的現實。

「是呀！樂美會告訴你的，我的天！真幸運！」

「對不起，馮先生，你很愛你的太太嗎？」

「當然！」

「她也愛你嗎？」

「樂美是真心想愛我的！她願意爲我做任何事！」馮理諾很熱心地說着，但是那調查律師的心却往下沈。一個真心相愛的太太的證言——別人會相信嗎？

「另外有什麼人看見你九點二十分回家的？譬如佣人？」

「我們沒有僱用女僕。」

「你回家的途中碰到什麼人嗎？」

「沒有，我坐了公共汽車，也許司機記得我。」

梅先生沒有把握地搖了搖頭：

「那麼另外沒有其他人能證實你太太的證言了？」

「沒有，但是那並不需要的，對嗎？」

「我敢說並不需要，我敢說並不需要！」梅先生連忙接着說：「現在只有一件事要問你，法小姐知道你結婚嗎？」

「啊……當然」

「但是你從來沒有帶太太去見過她，爲什麼呢？」

「那麼你以爲誰謀殺法小姐呢？」

「啊？當然是小偷偷，就如我們最初所猜想的，你記得窗戶被打破吧，她是被一根鐵棍打死的，兇器丟在屍體旁邊，而且還搶去一些東西，警察局早晚必定會破案的！」

「恐怕不見得吧！」律師說：「丟失的東西都不值錢。順手帶走的，窗戶的破損也不能確定是有賊偷偷進去的證據，再說，你九點半已經不在那房子裡，那麼珍妮聽到跟法小姐談話的男人又是誰呢？她不會跟一個小偷在客廳裡閒談吧？」

「當然不會！」馮理諾說，他漸漸失去把握而沮喪起來，「但是無論如何，他又興奮地抬起頭來說：「我總脫離嫌疑了！我有個當時不在場的證人呀！請你趕快去看樂美——我的太太，才好。」

「當然，」梅律師勉強同意着說：「要不是你被捕時她不在城裡，我早就見過她了！我已經打電話到蘇格蘭打聽，知道她今天晚上才回城來，我離開這裡就直接去找她。」

馮理諾用勁地點着頭，他臉上終於現出安心和寬慰的神情：

馮理諾的回答首次有些囁嚅起來：「啊——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珍妮說她女主人一直以爲你是單身的，而且準備不久和你結婚……？」

馮理諾笑了起來：「簡直荒謬可笑，我們的年紀相差四十歲哩！」

「但是也有人這樣做過的！」律師冷冷地說：「而且事實上你太太從來沒有見過法小姐！」

「沒有——」又是囁嚅的回答。

「請你恕我直說，我不瞭解你這樣做的原因。」

馮理諾臉紅了，猶疑了一下然後說：「我老實的說吧！你知道我經濟情況不佳，我希望法小姐可以借我一筆錢，她很喜歡我，但是她對於年青夫婦共同爲生活奮鬥的事沒有興趣，我了解她一直認爲我和內人不合——已分居。梅先生，我很需要錢——爲了供給我愛妻樂美的一切需要，所以我也沒有對法小姐做任何辯正，讓她自己去猜想，她說過要領養我爲義子，但是從來沒有提過結婚的事，那不過是珍妮胡猜而已！」

「這全部是實話？」

「是的，全都是事實！」

梅律師似乎覺得他的答覆不盡真實，但是他站起身伸出手來！

「再見，馮先生！」他望着那年青而憔悴的臉說：「雖然每件事顯得對你不利，但是我仍然相信你是無辜的，我希望可以使你完全脫罪！」

馮理諾對他急切而滿懷希望地說：「你一定會找到我不在場的證詞的！」他仍沒有注意到對方並無同意的反應。

「最大的關鍵在於那女僕身上。」梅律師說：「她恨你，這是很明顯的！」

「她不會恨我的呀！」年青人却不同意。

梅律師離開監獄時不禁搖著頭，他對自己說：「現在去找馮太太。」但是找馮太太的事，却演變得大出意料，馮家住在白庭公園附近的一幢又小又舊的房子裡，應他門鈴的是一個高大蹣跚的臨時女工。

「馮太太回來了嗎？」

「剛剛回來了一小時，我不知她見不見客。」

「請你將我的名片遞給她，我想她一定會見我的！」

梅先生靜靜地說。

那女僕懷疑地看了他一下，用圍裙擦乾了手接過名

梅先生就講了他與馮理諾所談的一切，她非常注意地聽著，偶或點一下頭，當他說完以後，她說：

「我明白了，他要我說那天晚上他是九點二十分回家的？」

「他確是那時回來的吧？」梅先生迫切地問。

「那並不是重要關鍵，」她冷冷地說：「重要的是我說的話可以洗脫他的嫌疑嗎？他們會相信我嗎？」

梅先生被她的話驚住了，她竟這樣單刀直入地立刻說到問題的中心。

「那就是我所要知道的。」她說：「光是靠我講夠不夠？另外可有人支持我的證詞？」她的態度似乎隱藏著某種狂熱的感情，使他更覺不安。他不大高興地回答：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別人。」

「哦，我懂了！」馮太太說，她直直地坐了一二秒鐘，臉上帶著冷冷的笑意，梅律師的驚愕和反應益發增強。

「馮太太，」他說：「我知道你的感覺一定……」

「你知道？」她說：「我想不見得！」

「依目前的情形……」

片，然後衝着他的臉訾然關上大門，讓他在門外台階上等著，幾分鐘後她帶著稍微有禮的態度回來說：

「請進來！」她帶他到一間小小的客室裡。梅先生在等著的時候，無聊地看著一幅牆上的掛畫，突然抬起頭來，他看到一位輕輕進來而沒有讓他聽見腳步聲的高瘦白皙的女士。

「梅先生嗎？你是調查我丈夫案件的律師嗎？請坐！」

她開口以前，他並不知道她不是英國人，但是仔細觀察了一下，看到了她的高體骨，濃密的黑髮，以及偶然手部些微的動作顯出她是個外國人，一個非常安靜而帶些神秘的外國女士，安靜得使人有些不舒服，第一眼梅先生就覺得自己不大喜歡她。

「啊，馮太太，」他開口說：「妳一定不要太難過……」他停住了，顯然地馮太太絲毫沒有難過的神色，她顯得安閑而又鎮靜：

「請你告訴我一切事好嗎？」她說：「我想知道詳細情形，請不必瞞我，我要知道最壞的一面。」她猶疑了一下，然後用一種奇怪的語氣低聲重說了一遍：「我要知道最壞的一面。」

「依目前的情形看來，我不得不拚命的幹一下。」她搶著說。他大驚失色地看着她。

「但是，我可敬的馮太太，妳太緊張了！雖然你這樣愛你的丈夫……」

「你說什麼？」她刻薄的聲調，使他又驚了一下，他再猶豫地說：「你這樣愛你的丈夫……」

馮樂美慢慢地點著頭，她臉上仍舊是那種冷冷地笑意。

「他告訴你我真心愛着他嗎？」她輕輕地問：「呀！我知道他會這樣想的！男人們真是傻瓜，傻瓜，傻瓜！」

她突然站起身來，梅律師一直感到她隱藏著狂烈的感情現在都顯現在她的聲調裡：

「我恨他！我恨他！我告訴你，我恨他！我要看他吊死到斷氣為止！」

梅律師被她眼睛裡放射出燃燒著忿恨的目光嚇得後退了一步，她向前走了一步，像瘋狂似的說：

「要是我這樣做——要是我告訴你馮理諾那夜不是九點二十分而是十點二十分回來的會怎麼樣？他對你說並不知道遺產的事，要是我告訴你他知道有遺產，而且

一心想得到而謀殺了法小姐，又怎麼樣？要是我告訴你他那晚回來的時候，跟我坦白的說殺了人，而且他衣袖上有許多血跡，又怎麼樣？要是我在法庭上說這些話又怎樣呢？」

她的目光似乎在向他挑戰，他竭力忍耐心頭的氣憤，勉強裝着平靜的聲音說！

「你不會瘋狂到去反對自己丈夫吧——」

「他並非我的丈夫！」她像槍彈一般衝出來的話，竟使梅律師以為聽錯了，

「對不起，我——」

「他並非我的丈夫！」

房間裡突然靜寂得像一枚針掉下地都能聽得到。

「我本來是維也納的女伶，我真正的丈夫仍舊在瘋人院裡活着，所以我和馮理諾不能結婚，現在想起來真虧如此。」

她嚴肅而深思地點着頭以加強她的語氣。

「我要請你告訴我一件事。」梅律師說，努力使自己鎮靜而不激動：「你為什麼這樣恨馮理諾呢？」

她輕輕地微笑了一下：「是呀，為什麼？你想知道？但是我却不告訴你，我要自己保守秘密！」

警察局的調查庭是簡短而戲劇化的，最主要的證人是馬珍妮——被害人的女僕，和郝樂美——奧國人——被告的姘婦，梅先生坐在法庭裡聽着郝樂美的全部證詞，竟和那次拜訪她時所聽到的完全一樣，被告却毫無辯詞，因此被控為預謀殺人，將予公開起訴。

梅先生預見馮理諾的前途必是死罪無疑，甚至特別請來擔任被告辯護律師的著名理查爵士，也認為希望渺渺。

「我們一定要推翻那奧國女人的口供才有辦法！」他說：「這件官司相當棘手呢！」

梅先生將他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個重點上，就是假定馮理諾確是那夜九時離開的，那麼誰是珍妮聽到講話聲的男人呢？他到處打聽，詢問，却毫無結果，沒有人看到馮理諾離開那兇宅，也沒有人看到他回到自己家裡，更沒有人看到另外有人到兇宅去，一切希望都落了空。

就在公開審判前一天傍晚，梅先生收到一封重要的信——它帶着他的希望到另一新的境界：這封信是傍晚六點郵班送到的，是一封文字欠通別字連篇的信函，紙張信封均屬粗劣，郵票也倒貼着。梅先生接連讀了幾遍才

梅先生冷冷地乾咳了一下，站起來說：

「我看這次的調查可以結束，不必再問你什麼了！」

他說：「我和嫌疑犯談過以後會再通知你的！」

她走近梅律師，深奧而神秘的目光迫視着他：

「告訴我，梅先生！當你來的時候，你相信——老老實實說——相信他真的無辜的嗎？」

「我相信！」

「你這個可憐的笨人！」她譏笑着他：

「而且我現在仍舊深深的相信。」律師堅定地說：

「晚安，夫人！」他走出了屋子，腦子裡還留着臨走時看到她臉上愕然的神色，他走到街上時不禁對自己說：

「這件棘手的案子真是見他的鬼！一切都太平常了！這個不尋常的女人，這個危險惡毒的女人呀，當她要陷害一個人的時候真不啻是個惡魔，怎麼辦呢？那個不幸的年青人一點希望和倚靠都沒有了！當然，他可能是犯了罪……不致於！不致於！」梅先生又自言自語地說：

「不利於他的證據太多了，太多了！我不相信這個女人，她捏造了整個故事！但是她在法庭上不致於照樣講出來的吧！？」他真希望自己一直有這個信心。

了解信上的內容。

「梅先生：

你是該年青人的律師（律師）嗎？如要明白外

國女子說假的原因，今晚可來蕭氏救己（濟）院十六號相見，但許（需）要帶來銀錢二百鎊，一詢毛太太可也！」

梅律師再三讀着信，他考慮到可能有人在開玩笑，但是再思索了一下，他愈發覺得這並非全是假造的函件，也許這是被告唯一的生路，那位郝樂美的口供太兇狠惡毒了，現在這個新的線索是值得去追尋的，雖則一個生活得低賤而沒有智識的女人的話，並不一定可靠，但是不失為一個可能的機會，梅先生的意志終於決定，他覺得應該為他的當事人付出任何代價，於是他就應約到救濟院。

他相當困難地才找到了那地址，這是在臭氣冲天的貧民窟，一幢東倒西斜的破房子，他打聽毛太太，有人告訴她住三樓，他打了一下房門，沒有回答，第二次打門就聽到一陣嘩嘩聲，然後門稍稍打開了一點，一個佝僂的身軀探出頭來，然後那婦人——這是個婦人，咯咯地笑着將門開大了。

「好呀你來了！我的好先生，」她沙啞地說：「你

一個人？沒有人同你來吧？沒有什麼詭計吧？好呀，你進來，進來。」

梅律師遲疑了一下，勉強跨進門檻到一間又小又髒的房間裡，桌上點着一盞昏暗而閃爍不定的煤氣燈，一邊是一張零亂骯髒的床，另外是一張破桌和兩張爛椅子，這時他才看清楚這間破房間的主人，她是個中年婦人，身體佝僂着，零亂百結的花白頭髮，用褪色的髒頭巾包着，遮住了大部份的臉孔。她看見他注視着頭巾，就笑着嘶啞地說，仍舊是那種刺人而怪裡怪氣的咯咯聲：

「你奇怪我為什麼包起漂亮的臉孔嗎？好先生，嘻嘻，怕我會誘惑你嗎？嗯？但是我給你看，給你看！」說着她扯下面巾，梅律師被她臉上那個可怖的紅色疤痕，佈滿了整個臉的可怕形狀嚇得不禁後退了一步，她再包好面巾說：

「那麼你不會想吻我了吧？好先生？嘻嘻！我也不怪你，但是我以前也是個漂亮女孩子，不久以前——並沒有你所想的那樣久，這是麥克那個鬼男人做的好事！好呀，如今我要報仇了——」

接着她神經緊張而忿怒地哭喊起來，滔滔不絕地大聲哭咒着，梅先生勸阻了好久她才靜下來，她的兩手一

一面取出皮包來，數了二十張一鎊的鈔票。

「你看，」他說：「我只有二十鎊，要不要隨你的便。」但是他料到一看見鈔票她就會軟下來的，她沙啞着又叫又吼，但是終於屈服了，走到床邊從破爛的床墊下面取出一個紙包。

「拿去吧，你這個小氣鬼！」她恨恨地說：「最上面的一封就夠你用了！」她擲給他一束信。

梅律師鎮靜地打開它們，仔細讀着，那醜女人用心地觀察着他，却看不出他臉上有任何表示，他讀過了每一封信，然後再讀最上面的那封，再仔細地紮好。這些都是情書——郝樂美寫的，而收信的男人却並非馮理諾，最上面那封信的日期就是馮理諾被捕的那天。

「我說的是真話吧！好先生：是不是？」她低啞地說：「這够她受了，這些信是不是？」

梅先生將信收到口袋裡，然後問了一個問題：「你怎麼得到這些信的？」

「這是大秘密，我不會告訴你的！」她向他施了個媚眼，「但是我還知道一些事情，我聽見那個賤婦在法庭上說的話，她說十點半在家裡看見馮理諾回家來，她根本沒有在家，你到獅子街電影院去問問看，他們會記

緊一鬆地掌握着，顯出非常的怨恨緊張。

「够了，够了！」律師嚴厲地說：「我到這裡來是因為相信你可以給我些情報，使我的當事人馮理諾脫罪的，對不對？」

她奸詐地直看着他一會說：「錢呢？好先生！」她嘶啞着說：「兩百鎊呀，你記得嗎？」

「作證是公民的天職，你敢許會坐牢的！」

「那不行，好先生，我是一個孤苦的女人，我什麼都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給我兩百鎊，我就告訴你一兩件小事！」

「什麼小事？」

「要是一封信怎麼樣？是她寫的一封信，不用問我怎樣拿到的——那是我的事；信一定可以幫你忙，但是要兩百鎊！」

梅先生冷峻地看着她，心裡就決定了行動。

「我給你十鎊，一個錢都不多，而且要看那封信是否真的有用！」

「十鎊？」她向他怒目大喊。

「二十鎊，」梅先生說：「這是最後的價錢了。」他站起身來裝着要走的姿勢，然後一面仔細地看着她，

得她的——像她那種妖妖氣的爛女人，他們會記得她的！上帝要罰這賤人！」

「那個收信的男人是誰？」梅先生又問：「信上只有他的小名。」

那醜女人的聲音變得又啞又乾，她的兩手又一鬆一緊地屈着拳抖動起來，然後指着臉上的疤痕說：

「他就是幾年前把我弄成這樣子的男人，是她從我手裡搶去的，那時間她還是個小雛兒，我去找他吵鬧，他竟用利器打得我傷痕累累，那個賤婦還笑我，千萬萬確的賤婦！我想報仇已經多年了！我恨她，我常常跟蹤她的行止，皇天不負苦心人，今天到底捉住她了！她一定會吃苦頭是不是？律師先生？她會吃苦嗎？」

「她或者會因作假證而坐牢！」

「把她抓起來！那就是我最希望的事！你要走了嗎？我的錢呢？我的寶貝錢呢？」

梅律師一句話都不說，將錢放在桌上，然後慢慢吸了口氣，他就轉身走出房外，當他回頭時，瞥見那個醜女人正低頭拿取桌上的鈔票。

他沒有浪費時間，立刻趕到獅子街那家電影院，拿出郝樂美的照片給戲院的門警看，那門警馬上認出這女人

在兇案發生當晚來看過電影，她於十時左右和一位男人同來，他記得這位太太還跟他談過話，她那個男人看了一小時才離開。梅先生感到十分滿意。郝樂美的證詞可見自始至終全是捏造的，但是為什麼？為什麼原因呢？究竟馮理諾為何使她恨之入骨而欲置他於死地呢？究竟他們兩人之間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梅先生真希望能了解全部真相。但是現在却暫時不去想它，他看了一下手錶，已經很晚了，必須爭取分秒時間，他招呼一輛計程車，對自己說：「我應該趕快告訴辯護律師理查爵士才好！」

馮理諾被控謀殺法艾蜜一案的開審，十分轟動，因為被告既年青又英俊，却犯了帶有桃色醜聞的謀殺罪，而且大家對於該案主要證人郝樂美也頗有興趣，許多報紙登載了她的照片和出身以及她對丈夫不利的證詞。

審判開始時似乎尚稱平靜，經過例行手續後，先傳訊女傭馬珍妮上庭，她的供詞大致和前次相同，但是理查爵士的詢問，使她對於被告與被害人間的交情，前後有些矛盾，他特別強調證人雖然聽見法小姐在起居室跟一個男人談話，却不能證實這男人就是被告，總之在他的詢問中，使陪審團覺得珍妮的證詞都是出於她對被告

清楚地宣讀：

「麥克！我最心愛的人，命運終於使馮理諾掌握在我們手中了！他因犯謀殺罪被捕！想想看謀殺一位老婦人，這個可憐的膽小鬼馮理諾，他向來連隻蒼蠅都不敢打死的！親愛的，終於我得到報仇的機會了！我要作證說他那天晚上回來時身上沾着血跡，而且對我坦白承認殺了她。我的愛，我會使他吊死的！麥克呀！當他被吊死的時候，才會明白是我郝樂美送他上死路的，然後——啊！快樂呀！我的愛人，幸福終於來了！」

法庭上還有位專家鑑定信上的筆跡確是郝樂美親手寫的，但是這已無緊要，郝樂美面對着這封信，完全崩潰了，她終於承認，馮理諾那晚確是九時二十分回家的，一切證詞都是捏造出來的。

郝樂美的崩潰使這場官司終告結束，理查爵士另外傳訊幾位證人，被告坦白誠實地回答檢察官的問題，將他那晚的行動說得清清楚楚，對於再三的盤問都回答得正確有力，所以陪審團不久就判決「被告無罪」。

馮理諾恢復自由了：梅律師趕快從他的坐位上站起來，他要去恭賀他的當事人，這後他發覺自己又不知不覺地擦着夾鼻眼鏡，他太太昨天晚上還提到他有這個下

的妒恨。

接着傳訊第二個證人：

「你叫郝樂美？」「是！」

「你是奧國人？」「是。」

「過去三年間，你會與被告以夫妻身份同居着？」

「剎那郝樂美的眼光接觸到被告席上的人，她的表情是奇怪而神秘的。」

「是！」詢問一直繼續下去，一字一句地，關於經過細節，出事那天晚上，被告帶了一根鐵棒出門，十點二十分才回家，告訴她已經殺死法小姐，他的衣袖沾滿血跡，就在廚房的爐子裡燒掉那件血衣，而且威嚇她不許說出一句話。這樣問清楚詳情以後，法庭發出嘆息聲和咒罵聲，本來稍稍有利於被告的氣氛，這時絲毫不存在了。被告頹喪地垂下頭，似乎預感到自己逃不掉死罪惡運。

遲緩而嚴肅地，被告律師查理爵士站立起來，他斥責郝樂美的證詞從頭至尾全是捏造，那天晚上她自己根本不在家。因為她愛上了別人，所以不惜作假證要陷害被告，郝樂美大聲抗辯她所說的都是實話，然後最精彩的高潮出現了，律師取出一封信，在靜寂無聲的法庭中

意識的習慣！真奇怪，習慣，人們常常不知道自己的習慣，常常會不留意地做出這種習慣性的小動作。

哎呀，真是奇怪，眼前的郝樂美——他記得以前到她家裡去訪問的時候，她是一位白晳而沉靜的主婦，但是今天在法庭上却忽然變得像狂人一般，他閉着眼就記起她的姿勢，高大的身體發狂似地微微向前俯着，右手握拳，一直不自覺地一緊一縮用勁捏着，真奇怪，她捏拳的姿勢——是她的習慣吧？這個動作很熟悉，他記得最近看過這種小動作！是誰呢？

最近……他不禁倒吸了口氣，他記得了，是那救濟院的醜婦人！他呆住了，頭暈了！這是不可能的，決不可能，但是郝樂美以前不是個女伶嗎？

理查爵士走過來雙手拍着他的肩頭說：「去祝賀我們的當事人吧！他真危險，好不容易逃過了這一關。」但是梅律師將對方的手從肩上搖落下來，他決心要去看一個人——面對面地看郝樂美。

他過了很久才看到她——他們相見的地點並不重要，可以略去不提，當他告訴她自己的想法以後，她說：

「那麼你已經猜到了？那張醜臉？呀！那是非常容易化裝的，我以前是個女伶呀！而且破房子裡小煤氣燈

光也微弱得看不出偽裝來。」

「但是爲什麼？爲了什麼——」

「爲什麼我要那樣拼命地幹？」她微笑着，想起她第一次見到梅律師講這句詰詩的情景。

「要這樣苦心的扮戲，扮這樣一齣醜劇？」

「我的大律師，我要救馮理諾呀！但是單靠一個女人對他的愛情是不够的——你自己第一次見面時也對我講過這句話。我了解群眾的心理，先使我的證詞被大家認爲是假的，是故意陷害，在法律之前被否決了，那麼家人——包括陪審團，立刻就會站在被告的一方。」

「那束情書呢？」

「這是最要緊的部份，可以說是——你們叫什麼？叫偽造文書？」

「信上所稱麥克的人呢？」

「根本沒有這樣一個人！」

「唉！我仍舊認爲！」馮先生因受了騙而憤憤不平地說：「我們該用正當的方法去證明他是無罪的！」

「我却不敢冒險。況且你自己也說過相信他是無辜的。」

「那麼你早就知道他是無罪的！哦，我明白了……」

「你根本沒有明白，我的大律師，我一直就知道——他是有罪的！他殺死那位法小姐！」



「爲什麼不去搭訕？
你準沒懷好心眼！」

（這是一篇給予全美國女性無比刺激的小說，男人對女性的複雜心理，有着極其尖銳，深入的描寫，在美國被認爲是一篇反映當前社會問題作品，特譯出以饜讀者。譯者識。）

查理茲衝出去，粗暴地關上房門後，他的影子便消失在門外。

「妳看我不順眼，最初就不應該和我結婚。」這聲音依然還留在耳際，久久不離去。

「你說的也許很對，我們的結合可能是錯誤的。」兩夫妻的爭吵，雖然這並不是頭一次，但講出這樣的絕話，因而是以刺傷了對方的自尊心，倒是過去所沒有的。

那晚上，查理茲終於沒有回家，但傑妮華絲毫沒擔心，過去他也曾徹夜不歸，但每次都又笑容可掬地趕了回來。

過去每當他夜不歸宿後回來時，有時會帶些令人料想不到的禮物，或是做些滑稽動作使人發笑，更同時用根竹竿綁了條白色手帕，來表示投降……於是傑妮華一夜寂寞的怨恨，也就跟着煙消雲散了。

被偷去的愛情

J. Z. Awen 作

素 光 譯

兩天後，正當急著等待丈夫回來的敲門聲時，傑妮華又浮出以往的情形，三步併作兩步趕去開門——她想，查理茲那粗壯地手臂準會很有力地挽着自己，當臉部依偎在丈夫的胸膛以後，一切便會立刻恢復正常。

但站在她面前的不是查理茲，是兩位穿制服的警官，她立刻聽到像雷鳴一般警官的聲音說：

「妳是維爾寇克斯的太太吧！很對不起，要向妳報告一項壞消息……因為飛機失事，妳丈夫已經遇難了。」

又兩個月——

窪陷而顯得更大的兩隻眼睛，本來就修長的身材更顯得瘦弱無比……打擊、悲哀和沒有止境的後悔，都在傑妮華身上籠罩着厚厚的暗影——當時如果爭吵得不那麼厲害，也許查理茲就不會出走吧……

但不管如何苛責自己都沒用，查理茲是永遠都不會回來了。

傑妮華只留下一絲安慰，就是也許會生下一個屬於查理茲骨肉的孩子，那該是查理茲唯一留下的紀念——她想，只要把孩子養育成人，不也算是對丈夫有了個交

高介紹信，不過，我對自己的診斷，絕對具有不會錯誤的自信。」

「但事實我的所有自覺症狀，都是懷孕才有的呀。」

「妳這是想像妊娠，就是希望生孩子到了極點，於是真的生出了跟懷孕同樣的許多症狀……」

醫生接着又向傑妮華解釋想像妊娠，是完全由於心理作用而生出來的生理狀態，不論停經，惡阻，就連腹部膨脹都跟真的懷孕，一模一樣……

傑妮華聽到一半，就像死了似的昏了過去。

查理茲死後，被分解得零零碎碎的查理茲，整個斷絕了是以支撐她的力量，無止境的空虛使她無法抓住邊際，查理茲愛情的表現，完全消失無餘，她的胸膛裡充滿着殘酷的悲哀。

她漫無目的地徬徨街頭，當恢復意識時，她正坐在路邊一間咖啡室，靠窗子的椅子上。

道路上刺耀眼睛的陽光，像給人祝福似的照射在行人身上。但她現在只剩下了一個人。無法忍受的孤獨。

傑妮華像是要擺脫這些困境，想拿鏡子照照自己的

代。

傑妮華感覺身體發生變化，那是聽到丈夫死亡消息不久的事，最初還以為是刺激帶來的一時性變化，但總覺得像是懷了身孕，如今竟整個信以為真了。

一天，她下定決心找醫生診察。除了查理茲一個人外，她自己的身體從來都不叫任何人碰過，但為了證實查理茲的血肉，確在自己的身體裡，任何痛苦和難堪，她都不能不咬緊牙關忍受。

診察完了以後，她跟醫生面對面坐着。傑妮華毫無疑問地在等待醫生祝福的話語。

「維爾寇克斯太太，妳是很希望有個孩子吧？」

「嗯，當然嘍。」

醫生輕輕地嘆了口氣。

「當然我也同樣希望給妳下這樣的診斷，但醫生又不能說謊，很對不起，妳並沒懷孕。」

傑妮華情不自禁地倒抽了一口冷氣。她覺得醫生的話，像是從很遙遠的地方聽到的。

「這……」

醫生緩慢地搖着頭。

「如果妳希望再接受其他醫生診察時，我可以給妳

臉孔，當打開手提箱時，發現裡面有個白色的信封，是出門時，郵差遞給她的，她想可能又是親友來安慰她的信函，於是隨便放進手提箱裡的。當拆開後，發現是由一個叫米廉·費爾得姆的女人寫來的，原來查理茲坐的那架飛機失事時，她正坐在查理茲的鄰座。

「如果講些妳丈夫最壞的情形，多少會安慰妳時，請妳來看我，我也因為受了重傷，現在還住院治療，我會誠心的等妳。」

信裡就是簡單的這麼幾句話。

米廉·費爾得姆是位很溫柔的中年婦人，當看到傑妮華去看她時，她由射滿陽光的床上坐了起來，慢條斯理的說：

「當剛上飛機時，妳丈夫是靠窗子，我則是靠角路的座位，我為了想要欣賞外面的景色，就要求他換過來的，如果不換位子，說不定妳也就不會遇到這種悲哀的事——」

「剛起飛時，妳丈夫有些不太鎮靜的樣子。當空中小姐端來咖啡時，妳丈夫的手指因為受了傷，顯得很不好端，他說這是在你們住在夏布爾克的家，跟妳一起整

理玫瑰花壇而刺傷了的。」

傑妮華差點兒就驚異的叫了出來。因為他們家並不住在夏布爾克，而是住在舊金山街上的一家旅館裡，同時根本就沒有什麼花壇。但湧出一半的詫異聲，終於又嚥了回去。

「我對園藝方面也非常有興趣，所以對於妳丈夫能把太太也找來一起幫忙整理花壇，感覺十分有趣，因而不時發出微笑。就在這時，飛機的引擎發出跟往常不同的音響，乘客也跟着有些許的騷動。妳丈夫在上飛機以前，曾由自動販賣機，買了張是過去加一倍的旅行保險證，寄給他太太，他上飛機還叨唸着說，最好不要是不幸的預兆。」

這些話都對，查理茲死後，她確實領到了十萬美元的保險金，他每當乘飛機出遠門時，總習慣於投保五萬美元的旅行保險。

「引擎的故障已經非常明確，但妳丈夫並不太慌，態度依然十分鎮靜，突然他用很認真的口吻說：

——「有一件確實的事，就是萬一我不幸死了，我妻子也會代替我做我應該做的事。」希望死，並敢於說這話的男人，究竟能有幾個？在這一點，妳可以算是幸

樂部活動的查理茲，却被傑妮華要求指導她的功課，於是兩個人便經常在一起，傑妮華的周遭立刻熱鬧起來，大家都說她變了。

事實在變的，只是周遭的態度，傑妮華絲毫都沒改變，這她本身比誰都更清楚。她跟查理茲兩個人被大家圍在一起，不但不會感覺什麼特殊的樂趣，反而會覺得心理上總是不舒服的。

畢業兩個月後的一天，查理茲像無事的樣子，竟向她求婚。

「你愛我嗎？」傑妮華問。

「那還用說。妳不也同樣在愛着我嗎？妳想，我們若不結合在一起，各走各的路，那真無法想像會變成什麼了。」

傑妮華想，這可不行。因為兩個人可以互相取長補短，查理茲對她像船錨一般，可以得到安定，如果生活當中，失掉了活潑爽朗的他，傑妮華該如何的單調苦悶。

她突然有些許的恐怖感覺，但却又情不自禁的把臉龐依偎在他的胸膛上，又羞又怯地接受了他熱唇的親吻。

福的。

另外，還有一件記得異常清楚的事，就是當飛機被逼降落時，妳丈夫叫着的話。他在叫着：「——琳達！……可憐的人，對不……起妳……」那話無比的清晰。

二

琳達……可憐的人，對不起。琳達、琳達。——這琳達兩個字，不停地在傑妮華胸膛裡響着。

會很高興地跟人換座位，這倒是查理茲做人的真面目，但另外却有着她根本無法知道的秘密部份，這真使傑妮華無法想出端倪來。

夏布爾克的家……在玫瑰花壇刺傷了手指……加倍的保險……我死後能替我做應該做的事……更重要的，是琳達這個女人的名字……！

×

×

×

查理茲跟傑妮華兩個人，在州立大學念書時代認識的。

活潑爽朗的查理茲，任何人都歡迎他。而傑妮華雖然是個美人胎子，但膽怯害羞，可以講是個內向的性格，總喜歡一個人孤零零的呆着。

兩個人接近的，是在最終學期考試時，正熱心於俱

兩個人結婚，是這事發生的兩個禮拜後。

一帆就過了五年——兩個人因個性的不同，不但沒能互相補短，反而越來越尖銳化了。

查理茲是個講究享受的人，經常改變職業和住址，由支加哥而西雅圖而舊金山，不管到哪裡都住旅館，他認為這樣較為方便。

可是，傑妮華却認為這種生活，像沒根的浮萍一樣不安定，因而討厭，她希望住間有庭院的房子，她認為那才是生活。

查理茲笑她這種想法。

「查理茲！你怎麼偏偏不喜歡有個安定的家。你簡直像是在逃避什麼似的。」

「我在逃避什麼？其實我只是不希望被關在動物園的籠子裡，慢慢我就會安定下來，但是妳現在這樣子——」

說到這裡，查理茲便緊緊地閉上嘴吧，然後像由牙縫裡擠出來似的說：

「算了，何必談這些沒用的話。」

「怎麼可以算了，到底我怎麼樣？做你的妻子，我想做我一切應該做的事。家務做了，你要參加別人派對

時，就是不高興，還不也都跟你一道去了，碰上別的女人對你諂媚，我也從來不嫉妬，你種種任意妄爲，我還不都能一一忍耐。」

「都沒有。妳可以講是個沒有缺點的好妻子。但妳從來都沒想過吧？男人對女人的要求，不單單是處理家務得法，又能順從丈夫。但重要的，妳卻沒能注意到我需要的生活方式……」

查理茲多半這樣說後就出去，那晚上也是這樣就出去的，但永遠，永遠沒有回來。——

×

×

×

我有什麼使查理茲不能滿意的呢？傑妮華不斷地尋思。但是查理茲抱有不滿，也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她所不知道的這不滿意部份，該是查理茲的秘密吧！進到這一部份來的，應該就是琳達。

告訴我，琳達是誰？好不好？親愛的查理茲。——傑妮華在寂寞的悲慘當中，這樣喃喃的叫着。

三

那晚上，傑妮華睡着時，天已快要亮了，她躺在床上瞪着兩隻大眼睡不着時，這幾個禮拜來，每天早晨胸頭上的隱忍感覺，已經完全不復存在了，到底醫生的診

像鐵釘一般，緊緊地釘在這個字上。胸頭也情不自禁地動悸狂跳。

最後的兩，三頁上，竟胡亂地畫着三角或四角形，這表示查理茲碰上傷腦筋的事，而在心情不定的焦躁時，隨意亂畫出的，這可以說是他的怪癖。傑妮華更悶悶得無以自拔。

查理茲碰上了什麼搔頭的事呢？敢情是跟琳達的關係？再不然就是自己的婚姻生活。

傑妮華這時打開了支票簿，都是些二十元、廿五元等小額零星開支，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剛想要合起來不看時，突然一個數字竟使她驚異得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原來查理茲在死前一個禮拜，竟開出了一張五百美元的支票。不，本來開出去了，但在存根上又用鉛筆胡亂的寫着「取消」L字樣，並在正頁上劃着兩條取消的線，像是用力過度，最後連鉛筆都弄斷了的樣子，查理茲是為什麼生起氣來的呢？

取支票的人是瑪莉南格。

傑妮華找電話簿，立刻就找到了瑪莉南格的名字，可是一看職業竟使她發抖，然後身體僵硬，得像塊石頭。原來上面寫着「婦產科醫生。」

斷正確。

想像妊娠——她突然覺得有點滑稽。這麼說，自己只有在想像當中，才接受了查理茲的愛情吧！她想到這裡，那殘酷的空白便立刻捉住了她。最後查理茲才想到一定要去會晤那個叫琳達的女人。

傑妮華起身，洗了個淋浴以後，才穿好衣服。然後敞開臥室的衣櫥，仔細地搜查查理茲上衣和西褲的口袋，但却絲毫都發現不到有關琳達的線索。

她又檢查所有的抽屜，也同樣沒發現什麼。

這時，傑妮華的頭腦裡，突然閃出了放在客人用衣櫥裡，那堆以粗糙包裝紙包着的東西，那是葬禮後過兩、三天時，查理茲服務的不動產公司同事拿來的，她想等整個心情安定下來之後再……

於是她立刻把那紙包搬出來，裡面是桌上日曆、打火機、阿斯匹靈小藥瓶、雜記簿和正在使用着的支票簿等。

雜記簿多半記的備忘錄，在桌上日曆的某一頁上，寫着什麼「給L搖電話，兩點半，」或是「跟L約會，在晚上七點」等字樣。

這L不就是琳達（Linda）的字頭嗎？她兩隻眼睛

當她在瑪莉南格醫生處，說明了查理茲的長相和特徵以後，醫生極為疑惑地問說：

「他是妳的丈夫嗎？」

「是的。」

醫生像搜查身體似的看遍了她的全身之後，才緩緩地說：

「這樣的話，妳到底在別的醫生那裡，實施了墮胎手術了？不，這問題當然用不着妳回答。」

傑妮華無比驚異地回說：

「我根本就沒懷過孕。」

「那就奇怪了。妳丈夫是的確認定妳懷了孕的。不然的話，怎麼會跟來要求我實施墮胎的手術。」

「我丈夫真的這樣說嗎？」

「當然囉。同時他沒加以詳細的說明，硬硬是要塞給我五百元作報酬，我在氣惱中又還給他。」

原來是這樣的……傑妮華極力忍耐住對方沉重的視線，穩靜的說：

「丈夫求您給墮胎的，是我以外的人。」

「……」

診察室一片沉悶的空氣。

「您會知道這女人是誰呢？」

「不知道。」醫生聳聳肩在搖頭。

「是個叫琳達的女人，我非找到她不可。」

「世間還有很多不需要去理會的秘密。其實這樣反而更好。」

「不，我一定要會會她。」

傑妮華像在鼓勵自己似的這樣肯定的說。然後便恬靜地離開了診察室。當來到廊下，才想到忘記給醫生些報酬，剛往回頭走時，由診察室裡傳來護士小姐很大的聲音：

「叫琳達。瑪莉克的人。在兩個月以前曾到這裡來診察過——我小的時候，她是經常出入我家女管家的女兒，在兩年前結過婚，現在已經分居，一個人生活，她懷了孕，我覺得很奇怪，但無論怎麼問她都不肯說出孩子父親的名字，現在那女人的丈夫，可能就是琳達的男朋友——」

四

第二天上午十點左右，傑妮華趕到舊金山郊外十英里的夏布爾克地方去，那附近是新興的住宅區，整片是平民住的公寓式建築。在電話簿上找出來的琳達家，就

「紙條的房裡，那是一間小房。」

「我房間的旁邊，也跟這格式相同，合適的話，歡迎妳能搬來。當我看到妳的車子時，我正在泡茶，現在我們一起喝吧。」

「啊。」傑妮華感覺很苦悶，但却口不從心的答應着。

當進到琳達的房間時，很使傑妮華驚奇。不管傢具、裝飾，都是價廉物美的東西，那完全是不合於查理茲興趣的。

「妳今年……」

「十九歲。」

傑妮華輕輕地嘆了口氣，覺得查理茲真是個不可預測的人。

「原諒我不能請妳喝咖啡，因為我肚子裡懷了孕，懷孕是不能喝咖啡的。」

傑妮華在點頭。這時琳達一面提着裙子的鬆緊帶，一面迫不急待的問說：

「妳能不能把隔壁的房間租下呢？」

「不是要出售的嗎？」

「不，如果不租，當然賣掉也可以，只是我的肚子

是這中間的一家。

這是每棟對稱活像火柴盒樣的房子，另外一間房間上，貼着「吉屋出售」的條子，房門前面有塊扇形的玫瑰花壇。

傑妮華下意識地鎮靜自己胸膛激動，就在這花壇，查理茲幫忙琳達修整玫瑰花，手指頭受了傷。查理茲是什麼目的到這個家來的呢？莫非是我不能使他滿足。

她下了車便緩慢地走近，由對面來了個年輕少女，手裡小心翼翼地捧了個盛滿水的杯子，怕水會潑掉似的走過來。

「我從窗子就看到妳了。」仍殘留着女孩般稚氣的那女人，有些羞慚的說：「不知道怎麼的，看妳的心情好像不太開朗，所以才想把這個給妳，因而很着急的跑了出來。」

「妳是琳達小姐吧？」

「嗯。妳準是聽不動產公司講，才來看房子的吧？」

「嗯。」傑妮華說着謊言。

「請進來看吧！」

傑妮華跟在琳達的後頭，進到門上貼着「吉屋出售

更大時，恐怕就沒辦法再在小餐館工作了，每當想到生孩子前後，還需要很多想不到的開支時，我就希望房子能租給人，這樣每月都有一定的收入，也就很理想的事……」

「孩子的爸爸呢？」

琳達像是在考慮了一下，最後才下定決心似的揚起臉孔說：

「我已經結了婚，但這孩子的父親却不是我丈夫的。丈夫比爾在半年前，跟我就分居了，肚子裡孩子的爸爸叫捷克，本來在不動產公司服務，現在却因飛機失事而死掉了。」

「妳怎麼不跟他的遺族商量一下，分一部份保險金。」

「不，我不希望那樣做。我認識捷克的太太，並且在一起碰過頭，如今，我可不願意提出這些使人不高興的事。」琳達說着說着竟哭了出來，可是一會兒又收斂了淚痕，繼續的說：「都是我自己不好，跟比爾結婚時，我只是個十七歲的孩子，竟認為結婚很好玩，尤其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的那段期間，簡直天不管地不管的，後來比爾幹上運輸公司的工作，又買了這所房子而搬離老

家，收入就有了限制，才沒有遊玩的餘裕了。比爾出外工作以後，只留下我一個人孤零零地看家，實在夠無聊，等比爾回來，我便把整天的不滿，都一股腦兒的發到比爾身上。比爾最初還能忍住性子，但最後終於無法忍耐才出走了。

比爾走後，我在小餐館工作，店裡很熱鬧，並可以賺些錢來花用，所以心情很舒服。

本來認為比爾會回來，等知道他不能回來時，我有些走投無路的心情，剛好那晚上就碰上了捷克。

因為鄰家請他幫忙出售房產的機會，所以捷克來這裡看房子，我便約他跳舞，這本來是最初的開始，也可以算是一直到他死。

其實我也知道避孕的方法，但我却故意不那麼做。同時為了避免失掉捷克，我反而希望能懷有孩子。錯誤就發生在這裡，捷克叫我把肚子裡的孩子拿掉，但還沒等到給產科醫生檢查，他却先死掉了。

但捷克可不是壞人，他有他做人的長處，我這種想法，就是以後也同樣不會改變。

我自己最大的錯誤，就是情願叫丈夫比爾出走。當比爾出走以後，每個月還給我生活費用，信封裡

琳達每天早晨，都捲起潤邊的裙子，騎上她自己的小輪摩托車去上班，晚上回家以後，便去敲傑妮華的房門，跟她在在一起。

傑妮華從小就喜歡繪畫，同時也有過繪畫插圖的經驗，她又開始在習畫，以為將來獨立生活的依靠。

在練習素描的傑妮華身旁，經常可以看到琳達為嬰孩編織毛線衣。

傑妮華的心緒十分複雜，跟查理茲發生過關係的兩個女人，居然能並肩在一起合作無間，其中之一的肚子裡，正有著愛的結晶，一天比一天地發育成長，另外一個在房邊靜靜地看著，照理講，普通是應該嫉妬才對。

——傑妮華想，並不是由於查理茲的死，才使感情趨於和緩，而是琳達的可憐和純潔，使人不能不感動。就連死去的查理茲，恐怕也還是被她那純潔所吸引。回想起來，自己對查理茲，從來沒有像琳達那樣的明朗和坦誠。

琳達時常會停止手裡的織針，誇獎著傑妮華的素描畫得很好，定會有許多人欣賞，就是對傑妮華的服裝和室內裝飾興趣，琳達也同樣讚不絕口。

「妳直叫人羨慕，傑妮——不管什麼，妳都做的很

不寫一個字，當然也不搖電話來，這就是他的作風。
「現在整個都明白了——就是我真正在愛的還是比爾。夫妻之間，雖然互相有著要求對方服務的權利，但太強求也同樣不行。」

琳達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講完了她的故事。傑妮華也一時陷於沉默。和對自己的不滿，將查理茲推給琳達，不是使這位稚氣十足的女孩吃到了悲哀的苦頭嗎？！

最初傑妮華想，自己以查理茲，也就是捷克妻子名義，給她一半保險金，便可以解決了，但這時她的腦際突然浮起了查理茲臨死的話：

「妻子會代替我，做我應該做的事。」

傑妮華想，我代替查理茲應該做的事，應該不只是給她那五萬美元而已吧？！

很奇怪，傑妮華對琳達竟湧出憐愛的感情。傑妮華在凝視著，對於這奪取丈夫愛情的女人？很產生了些好感，同時她的好奇心，還想尋找出琳達究竟有什麼最值得男人去愛。

五

傑妮華搬到琳達出租的房間，兩個人於是開始了極其奇妙的鄰居關係生活。

理想……」

傑妮華覺得不好意思，又好像自己被奚落了似的反問說：

「妳真的羨慕我嗎？」

「當然囉。傑妮：我心裡想到的不說出來可不行，但所說的絲毫都不是客氣話，捷克時常對我說：『妳不能整個接受任何人所說的話，很多人都只是口是心非，嘴巴跟心裡不一樣的。』」

傑妮華在心裡啊的叫一聲後，便閉上了眼睛。這不正像是在說自己一樣嗎？！順從查理茲的任何意見，當然要說出不是心裡的真心話，這不正是自己過去的行為嗎？！

「傑妮！比起妳來，我另外只有一種東西更加喜歡。」

「是什麼？」

「玩弄泥土。我非常喜歡栽花種樹，同時也會做的很好。只要玩弄泥土，再悲哀的事，也都會忘得一乾二淨。」

「捷克也喜歡玩弄泥土？」

「不，他最討厭，他到這裡時，如果正好碰上我玩

弄泥土，便唧噥着我手上身上都有泥土氣味。」

「那時妳怎麼辦呢？」

「我還怎麼辦。只是向他說：『用不着多說話，如果討厭我這泥土氣味，可以走開我遠遠的嘛。』……」

傑妮華想，對於查理茲不高興的事，自己每都抑制自己不去做。

自己抑制自己的情感，當然心裡不會舒服，查理茲心裡也難免不痛快。不像琳達那樣坦白爽直的我……傑妮華自己直覺得苦澀無比。

「我想捷克的太太，一定跟妳這種人一樣。」當琳達這樣說時，簡直像一盆冷水澆在頭頂上。

「爲什麼？」毫不思索地這樣反問說。

「捷克講了很多有關他太太的事。說她頭腦好，興趣也很高雅，他不住口的誇獎着自己的太太。雖然他跟太太的生活並不太理想的，但在他的內心裡，我想他比任何男人，都更愛自己的太太。」

傑妮華實在沒法忍耐胸膛裡熱熱的東西，就要嘔了出來，於是毫不思索地抱住了琳達說：「妳也太溫和了。妳這樣說，我相信捷克的太太，也一定非常歡喜。」

琳達驚異得睜圓了她那兩隻大眼。

「妳要扶養我的孩子？」

傑妮華很用力地點頭答應。

琳達沉默了一陣子，然後像是對自己十分勉強似的說：

「自己不能扶養自己的孩子，該是女人最感痛苦的事，但我又沒有硬叫比爾扶養的權利，就是勉強地叫他來扶養，恐怕孩子也不會幸福，我不知道到底做了什麼樣的蠢事。」

「現在想這又有什麼用處。那麼，妳決定要跟比爾見面了？」

「我答應他以後由我搖電話去，但我這個樣子跟他見面，也怪難堪的。傑妮！我看妳代替我去會他，把過去所有的一切，都毫不保留的統統告訴他！」

「不會後悔？難道說除了我，就沒有更合適的人選！」

「沒有。因爲妳是我心裡最信賴的人……好不好？傑妮！我請求妳。」

傑妮華像是在下定了決心。
「好的。我盡量做做看。」

在傑妮華的臂彎裡，琳達活像一隻迷了途的小鳥。

×

×

×

傑妮華搬到琳達隔壁兩個禮拜後的一天，夜窗簾都已放下來，琳達就在很黑暗的花壇，跪着在哭泣。傑妮華覺得每天都來看她的琳達，怎麼今晚沒來，便出外去看個究竟，正在哭泣着的琳達根本沒注意到有人來。

「琳達！妳怎麼的了？」

「比爾……」

「比爾他怎麼的了？」

「他搖來電話，說是立刻要見我。」

「那不是很好嘛。」

這時琳達哭得更厲害了。

「要振作起來，妳在愛着比爾，比爾不也在愛着妳嗎？！不管到什麼時候，他也是妳的丈夫。」

「但他若知道我所做的事……不管如何地在愛我，他也不會扶養別人的孩子吧？」

「如果比爾不要，我可以來扶養。」

傑妮華毫不考慮地說出了這話，她想查理茲期待於我的，可能就是這件事。

約好會晤的地點，是在舊金山中央旅社會客室的掛鐘下面。

當看到比爾的一刹那，傑妮華就認準那就是他。清澄的茶褐色眼睛，穿了件皮革的上衣，是個肩膀很紮實有力的青年，當他到來時，傑妮華便站了起來。

「比爾先生吧？」

「是的。」

他有些許疑問和彬彬有禮的態度，在看着她。後來兩個人跨越過紐約廣場，進到一間咖啡室。

「對不起，琳達爲什麼要妳來代理她呢？我認爲夫婦倆的事，只有兩個人在一起才能談得來。」

「我非常瞭解你的心情，但在你還沒跟琳達見面以前，有件事必須告訴你。」

「那又是什麼呢？」

傑妮華盡量忍住哀憐，大致把經過情形說了一遍。比爾的眼睛浮起了苦痛的表情，由懷疑而逐漸進入真實的境地，最後竟變成無法忍耐的痛苦表情。

最後，傑妮華說：

「就是這個樣子的，比爾！一切但憑你，如果可能，還是叫琳達回去，因爲她是愛你的。」

「妳說跟琳達發生過關係的人，已經死了是不是？」
比爾很痛苦地在吞着口水。

「嗯。」

「如果他還沒死的話——」

「她愛的也只有你一個人。就在分居的期間，也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你，只要你允許，琳達便得救了。」

傑妮華想這該是事實。查理茲在愛我，琳達也在愛比爾。查理茲跟琳達結合在一起，準是有了什麼錯誤，這錯誤不就是我嗎——？！

比爾靜靜地說：

「不，現在要答應的也許是我，但我出走本身就不對。琳達還是小孩子，如果能給她一個固定安靜的環境，準會做個理想的妻子，買了房子，反而使她心情更不舒服。」

比爾所做的，跟傑妮華要求查理茲做的同樣，在傑妮華認為這是錯誤的……夫婦兩個人，一方要使對方也合於自己的喜好，就是愛情，也都會被損壞了的。

「關於琳達的孩子問題……」傑妮華像又改了話題的說：「她跟我商量的結果，她已決心放棄由我來扶養。」

X

X

X

當傑妮華把身邊的衣物塞進大手提箱時，琳達竟慌慌張張地趕了來，臉色鐵青。

「妳就是捷克的太太吧！瑪莉南格醫生的護士告訴我的所有經過情形。」

「妳都知道了吧！」傑妮華深深地吁了口長氣後，緩慢的說：「這有甚麼不對呢。」

「不好。我是真心誠意在相信妳，但是妳却在骨子裡嘲弄我，看着我在受苦、太殘酷！實在太殘酷了。」

傑妮華把過去事情的來龍去脈，統統都講給她聽，在說時她在想。——我該是個了不起的女人吧！溫柔，謹慎，絕對不看別人的笑話……但却是個不能坦率表示愛的女人。不够直率，不能把心內事都表達出來的女人，只能自己保守，不能够依靠人的女人——。冷風像是在吹過身體的樣子。

當整個把話說透以後，琳達臉上才消失了敵意，又恢復到那股率直樸實勁兒。

「原諒我，傑妮！真是一時把我弄昏了頭。妳還希望要捷克的孩子嗎？」

「希望要的話，妳要給我。」

比爾的表情很堅硬。

「琳達希望把自己孩子送給別人嗎？」

「當然不希望，不過——。你總不會把那孩子當做是出於親生的吧？」

「對不起，妳不是也愛過別人的嗎？」

「嗯，這當然了。」

傑妮華在心裡喊着說，那就是查理茲嘛。」

「對自己愛過的人的孩子，從然不是自己親生的，也會領來扶養嗎？」

「嗯，當然囉。」

「我也相同，爲了自己愛着的人，我很喜歡協力合作。」

比爾在看腕錶。

「我們的話已經有了結論，請妳告訴琳達，我五點去。」

傑妮華把經過情形告訴琳達以後，她便再沒有什麼事可做了，她離開這裡，便回到旅館，等兩天把五萬美元的保險金，郵寄給琳達，便一切辦完。——這就是我代替查理茲應該做的事，都做完了。傑妮華感覺非常滿意，同時一股說不出的寂寞感覺，也湧了出來。

「不曉得能不能下定決心！但我會努力地去試試看。」

「那不行，琳達。」

儘量忍住希望要那孩子的心情，傑妮華像是勉勵自己說：

「妳又想要犯錯誤。想要不傷害我的態度的，就不太像妳，妳和比爾兩個人，好好扶養那孩子，愛自己的孩子，誰又會變心呢？」

傑妮華認為自己是偉大的女人，最後應該講的話。

「再會，琳達，祝妳幸福。」

「再會！」

——這該是偉大女性的最終結局，我也要成爲一個被人愛的女人……傑妮華靜靜的在自言自語的說，然後又出聲說：

「美麗的星，是個不需要霧留來引路的夜晚。」
朦朧的煙霧，道路竟消失在黑暗當中。傑妮華挺着胸，揚着臉孔，發動了車子的引擎。

(譯自：Mademoiselle 月刊)



— 邵義強 —

古諾：歌劇

「羅密歐與朱麗葉」全曲

龍巴爾指揮巴黎國立歌劇院管弦樂團暨合唱團。男高音柯雷里（飾唱羅密歐）、女高音弗蕾妮（飾唱朱麗葉）、男中音桂宜（飾唱羅之好友麥丘西奧）、女高音柳布蘭（飾唱羅之侍女絲蒂花諾）等。

神魔CHÉVALS 盒裝、共三張，無附解說

的五年後（一八六四年），寫作了這部相當於第九齣的歌劇「羅密歐與朱麗葉」。

這齣莎士比亞著名的戀愛悲劇，在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之間，曾成為無數音樂劇的題材，而古諾的這部歌劇，是其中最接近原著結構的作品。不論是登場人物或戲劇的展開，甚至連合唱的開場詩，以及麥丘西奧的「瑪布女王的敘事曲」，都忠實地表達出原劇的情調。

當然，音樂自始至終，流穿着古諾獨特的抒情與浪漫的風格，也不像「浮士德」那樣，和原作的精神有游離之感。可是像朱麗葉假死的真像，因意外事件未能及時傳告羅密歐之處，以及終幕中兩個情侶殉情的方式等，和當時的歌劇界習慣妥協，把原作的情節加以更改。

後來古諾又隨「法國大歌劇」的定型，為此劇的第四幕加上一段芭蕾舞音樂，而這一套全曲唱片，則把它刪略了。這套演奏，着意於傳達初版時清純的抒情氣氛，不管是就此劇的題材，或古諾的音樂而言，這種處理方式，是頗為妥貼的。此外，又把第三幕以後的若干段落刪除，其中大都是冗長的挿話

或曲目，以便強化整個戲劇的緊湊效果。

柯雷里和弗蕾妮，是五年前（一九六六年）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舉行此部歌劇的「復活演出」的著名搭檔，當時即獲佳評。在這套全曲唱片中，他們充分運用了其優美的歌喉，以「義大利歌劇」般的形態歌唱出來。

雖然十九世紀的法國大歌劇，容許了各種樣式的表現方式，而且具有寬廣的性格（像羅西尼、華格納和威爾第，都會為巴黎寫作過大歌劇），古諾本身也曾為歌星的名技效過勞（著名的朱麗葉圓舞曲，就是為首演的名女高音蜜奧蘭·卡兒娃洛寫作），但是柯雷里那具有黏性的歌唱法，對於古諾清純而慎重的節奏感，似乎過於浪漫了，因此和由於青春的激情而去世的青年羅密歐，意境略嫌不合。

在弗蕾妮方面，好像不會把她出類拔萃的才能和素質充分發揮出來，在某些高潮處，感情有突然半途鬆弛之感。最使人感覺得遺憾的，莫過於這兩位義大利籍的歌唱家，法語的發音都不太正確，尤其是柯雷里，簡直不知道他在唱什麼台詞。

這套演唱中的歌星，表現較傑出的，却是擔任麥丘西奧的桂宜，和擔任絲蒂花諾的柳布蘭兩位配角。如果

所有的角色，都有這兩位的水準，這套唱片，一定成為最具魅力的演唱。由此可見，今天要找到優秀的法國歌劇女高音與男高音，是何等不易。

指揮者龍巴爾，是幾年之前，因參加米屈洛普羅斯音樂賽，脫穎而出的新進指揮家，對於歌劇院指揮的經驗，好像還不太多。他銳意於表現充滿活力的節奏感，和較快的速度，對於戲劇性的厚度與深邃的感情，似乎還不大能把握與表現，總之，這部歌劇，雖非第一級的傑作，演奏也不算十全十美，但仍具有某種魅力與生命感。尤其令人寬慰的是，神魔的翻版，情形十分美好，錄音已到絕無僅有的地步，因此，還是值得收藏聆聽的。最大的遺憾是沒有任何解說，讀者對情節的進行，只好對照着愛樂書店出版的「歌劇欣賞解說全集」第二冊，自己猜度了。

葛利格：「皮爾金」劇樂與組曲

正如「A小調鋼琴協奏曲」開頭令人想起北歐冷風

的定音鼓的急掃那樣，葛利格的音樂，全都洋溢著北國挪威的鄉土色彩。他的另一代表作，就是這個著名的「皮爾金組曲」。這個敘述放蕩、流浪與冒險的夢想者的故事，原是易卜生寫作的過份龐大散亂的戲劇，原劇的劇情，雖然容易使人產生道德性反感，但葛利格對易卜生崇敬有加，遂以無比熱情，寫作了二十三首劇樂，後來從中各選出四曲，編寫兩部管弦樂組曲。有關原劇內容與作曲經過，請看拙著「管弦樂淺釋」中冊（大陸書店）。皮爾金劇樂中，包含着各種不同的情景與氣氛，粗野、悲傷、憧憬、妖艷、恐怖、狂暴……等，無不有之，真是多彩多姿。

本省翻版的此曲唱片，包括劇樂選曲和組曲的兩種方式。由畢勤指揮皇家愛樂管弦樂團及畢勤合唱協會（亞洲ASC-177），和巴畢羅里指揮哈勒管絃樂團（松竹SAL-1246）的兩張演奏，都是依照原曲，加入女高音獨唱（蘇爾維格之歌）與合唱的，除了組曲中熟悉的樂曲外，還有「結婚進行曲」和「蘇爾維格的催眠曲」等。

英國人好像特別喜歡北歐的音樂，尤其對葛利格的「皮爾金」劇樂，特別鍾愛。這兩張都是由英國指揮家

貝多芬：D大調莊嚴彌撒曲

樂聖貝多芬的宗教音樂，只有兩首彌撒曲和神劇「橄欖山上的基督」等三曲而已。作品八十六的「C大調彌撒曲」，很難算是傑作，但作品一二三的「莊嚴彌撒曲」，却像培嘉比喻為「神聖交響曲」那樣，是傑作中的傑作。

貝多芬在晚年的一八一八年秋天，開始着手寫作這首莊嚴彌撒曲。這是準備作為慶祝他的保護者之一的魯道夫大公就任奧米茲大主教時（一八二〇年三月九日）演奏之用，但經他一再推敲拖延，未能趕在就任大典時完成。總譜之完成，則遲至一八二二年的年底，結果在一八二三年，奧米茲大主教就任三週年紀念的前夜，才把總譜呈獻給魯道夫大公。

這首彌撒曲的首演，是一八二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在聖彼得堡愛樂協會的慈善音樂會上舉行的。維也納也在同年五月七日，和第九交響曲與「獻堂式序曲」同時演奏曲中「慈悲經」「信經」和「羔羊經」等三個樂章，然後在五月二十三日的演奏會上，再演奏「慈悲經」而已。

與英國樂團演奏的，其劇樂選曲的演奏方式，也反映出英國人喜愛演劇的國民天性。畢勤的表現，充滿了柔美的抒情氣氛。雖然是立體初期的錄音，但音響自然而優美，這是一張非常傑出的演奏。擔任獨唱的女高音霍兒薇，歌聲清澄。

對於英國長老級指揮家巴畢羅里而言，葛利格的音樂，似乎相當投合他的胃口，他的演奏，把北歐人的感情，栩栩如生的表達出來，這張唱片，也是非常珍貴的名演奏。像「奧塞之死」和「因格麗的悲嘆」等，把旋律都充分歌唱出來。不論是合唱或獨唱，都有優美的表現。此片錄音極為鮮明。上述兩張唱片，片質都很優秀，是翻版唱片中的翹楚。

屬於組曲方式的演奏，有奧曼第指揮費城管弦樂團（只有第一組曲。鳴鳳SAL-251）和菲爾斯達德指揮倫敦交響樂團（除兩個組曲外，還加入「前奏曲」與「山魔女之舞」。亞洲ASC-26）等。奧曼第以豐富的表情與優美的音響演奏出來。菲爾斯達德的特徵，是對北歐陰暗哀愁的情調，表現特別深刻。這兩張選曲的唱片，品質都較前兩片為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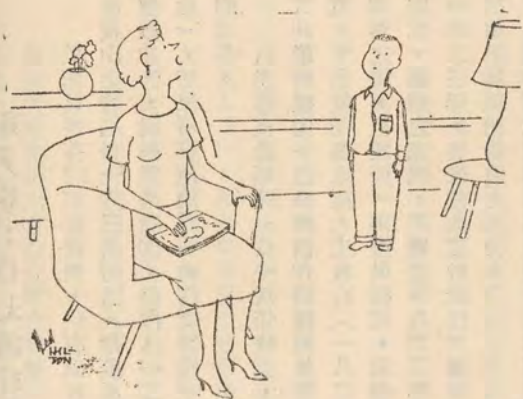
貝多芬在寫作此曲時，遵循了沿襲下來的的方法。只是他在許多地方，強化了管弦樂，獨唱者擔當了所有感情的表現。合唱不僅反覆獨唱者的歌詞，用以表現信仰與讚美，並象徵着會衆。這樣的處理方式，雖非傳統的，但這是由於對經文深刻了解的結果。

本省有三家唱片廠，翻版過三種此曲的演奏唱片，即卡拉揚指揮愛樂管弦樂團暨樂友協會合唱團（亞洲，ASC-85.86），托斯卡尼尼指揮NBC交響樂團暨羅伯特蕭合唱團（巨世，LV-631）和克倫貝勒指揮新愛樂管弦樂團暨合唱團（松竹，SAL-126, 1261）等三種。

卡拉揚曾錄過兩次此曲的演奏。亞洲版為第一次錄音，這是速度的控制與表現的本質，都較難令人完全滿意的演奏。但第二次錄音却氣宇恢宏，音響充沛，表現緊湊，可惜沒廠家翻版。托斯卡尼尼的紀念性名演奏，自古即獲佳評，有着扣人心弦的感情的昇華，可惜翻版有幾處傷痕，使聆聽興趣銳減。

由克倫貝勒指揮英國新愛樂管弦樂團的是目前最傑出的名演奏。他那宏偉的氣宇，使此曲變成一座巍峨的建築物，聳立在我們眼前。此曲因為意境雄大，結構複雜，若要真正領會它的偉大與美感，最好親臨現場的演

奏，但我們那裡有這樣的機會？幸而近年來錄音技術突飛猛進，使這樣龐大的音樂，也能清晰地錄下管弦樂團與合唱團美妙的均勢，各獨唱者與各種樂器的分離，甚至在實際演奏時，都不容易聽明白的歌詞，也能清楚聽辨。克倫貝勒的這一組唱片，正好把這些最新錄音的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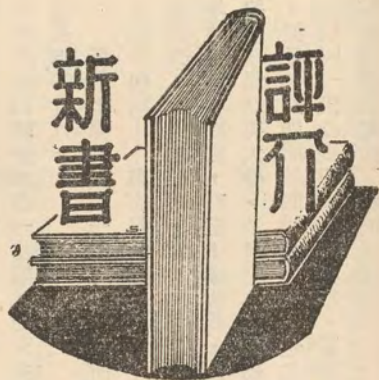
「打棒球我不反對，可是為了大人想出國玩樂，去拚命打，就沒有道理了。」

異功能，全部表現出來。他的演奏，穩紮在德國悠長的傳統上，以雄大的表現幅度，描繪出一個壯麗無比的音彩世界。他的速度適中，表情率直熱烈，流露着感人心弦的崇高意境。

（取材自「唱片藝術」）



「儘管偷，那裡面都是我太太的柔道裝。」



黃 昏

老甘迺迪夫人傳

（A Biography of Rose Fitzgerald Kennedy）

作者：卡麥農（Gail Cameron）

出版：普特南出版社

頁數：二四七頁

售價：六·九五美元。

評論：露絲·格文（Ruth Galvin）

老甘迺迪夫人被人低估了，大家都以為是她的先生把愛國家和追求權力的火種傳遞給下一代，使兩者成為他們兒女的特性。然而，當接二連三的悲劇打擊着她的家庭時，羅斯·費茲格勒·甘迺迪夫人穩定地挺身而起，成為甘迺迪家族中最堅強的人，這種堅強對一位總統的母親、對美國歷史中送了三個兒子進入參議院的唯一女性恰如其份。

羅斯·甘迺迪夫人今年已經高齡八十，令人驚奇的是，本書還是頭一本關於她的詳細傳記。以前在「生活」擔任記者的卡麥農，在蒐集羅斯·甘迺迪夫人力量的來源時多少有幾分困難，因為她正在自己寫作自傳這個主題始終虛無飄渺。因此，作者在有些地方不得不追述一些軼聞逸事，以及用上一些「使人吃驚的」、「非凡的」電影式的陳腔爛調。然而，作者仍提供了很多前所未聞的資料，這本書暴露了甘迺迪家中女性以往大多數創建都是些奉承的廢話，書中顯示這位全神貫注的名女性，一半是過去完成式的政治家，一半是孤芳自賞的聖人。

現在，我們知道了羅斯·甘迺迪夫人「工作得比任何辛勤」的決心來源，家所週知，是來自波士頓市那

位絮絮叨叨的市長約翰·費茲格勒，他以一位「勇敢的約翰」祖先為榮，作為他的口號是：「我所承擔的，去幹！我所需要的，去拿！」這位市長在任何地方都驕傲地帶着羅斯，這位小女孩也決不忘記她是市長的千金，她常引用父親所說的話，以致她的朋友為她取了個外號「父親說」。

羅斯在少女時代，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發表演說，代替她那不露面的母親擔任女主人。雖則如此，她在高中時所有功課都是甲等，十五歲就够資格進入衛斯理女學院，她的爸爸認為她唸大學太年輕，送她進了聖心學院，在校的訓練使她由一位盡責的天主教友，成為一位信道甚篤的女性。

羅斯也像她父親一樣，似乎她所需要的都得到很多，其中包括——與市長的判斷不符——與波士頓世家的約瑟夫·甘迺迪結婚，當時他才二十五歲，已是美國最年輕的銀行總裁，在三十多歲時，以百萬富豪由羅斯福總統任為駐英大使。約瑟夫·甘迺迪所給予羅斯的光榮，要比她父親所給的為多——她也知道這一點。他們兩人以同一決心長相廝守；雖然，正如本書所顯示的，羅斯的自信心超出了她的先生。

個超過你所能負荷的十字架給你。」她對愛德華·甘迺迪這樣說：「在並非總統大選的年頭裡，你決不能放鬆下來。」

坦能堡——一九一四年八月

(August, 1914)

作者：索善尼津 (Alexander Solzhenitsyn)

出版：巴黎青年會出版社 (YMCA Press Paris)

——俄文版

頁數：不詳

售價：不詳

(一)

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蘇俄小說家索善尼津，他新作的小说「一九一四年八月」，六月上旬在巴黎由一家小小的青年會出版社以俄文出版。在他所寫的小说中，除開「集中營的一日」以外，這是唯一獲准在西方出版的一本書。

自從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完成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以還，索善尼津便一直想使這本書在蘇俄境內出版，雖

他們兩個人如何鼓勵、驅迫、和支持他們的子女，以獲得歷史上高度的成就？羅斯對待子女，並不比對待自己更為嚴格。她成功的秘密是：清晨的彌撒、細心的節食、每天散步兩哩路，常常打打瞌睡，在絕望時用「運動和行動」作為消毒劑。她說：「你如何應付才是重要的事，而不是那件事的本身。」她父親的決心常具有左右力，而羅斯的喜愛法國縫紉、派對、和旅行也很重要；她認為自己是一位基督徒，而不是殉教者。

甘迺迪家族中，或許她是——而不是愛德華·甘迺迪——最好的政治家。她在助選時，在社交場中的茶會與演說，以及精通與新聞界的打交道，無人能出其右；她能對記者們正確透露她的選擇是甚麼，然後敏捷地顧左右而言他，保守住不能透露的秘密。甚至她的孩子們都稱她做「遠親」，的確確，最近這三十年來她很多時間似乎都是獨來獨往。一個人散步，一個人打棒球，一個人旅行，和獨自祈禱。因此，她已經忍受了九個孩子中四個孩子由於暴力所致的死亡；第五個孩子的兩次幾瀕死亡；還有一個孩子心智上的遲滯。忍受嗎？準確點說，是勝利，因為她所關切的問題是生命而非死亡。她那激勵精神的答覆久已傳遍世界：「上帝決不會把一

然事實上除了「一天」以外，他的書都遭禁止；他却對這本新小說懷有幾分希望，因為這本書不像其他的書，並沒有集中於史達林主義的罪行，以致涉及那些在史達林死後方始崛起而覺得尷尬的蘇俄政要。然而，蘇俄的檢查官員仍然多方阻難，正如索善尼津在原稿附啓中所說，他們甚至堅持要把「上帝」這個字印成小寫，而「秘密警察」要印成大寫。

索善尼津知道這本小說的一份副本已經運到西方，便和在蘇黎士他的律師希布接洽，為的是避免他以前幾本書的遭遇（西方的出版商為了爭着出版他的書，以致翻譯得極為惡劣。）希布為了奠定索善尼津在法國的版權，悄悄授權青年會出版社（這一出版社的命名，是由於一九二一年青年會一位會員莫特博士所創建。）出版俄文本的「一九一四年八月」。

這本小說是索善尼津畢生致力一個主題中三部曲的第一部——一九一四年俄國與德國的作戰。為的是紀念曾在沙皇麾下擔任砲兵軍官的父親，他曾經參加了一九一四年在東普魯士坦能堡那一場慘敗的會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索善尼津是位砲兵上尉，經過坦能堡，但他並沒有在那裡流連來品嚐蘇俄最後的勝利。一九四五年

二月，爲了他在一封致朋友的信中，隱隱約約批評史達林而遭逮捕，被判徒刑八年。在獄期間，他得了癌症但治好了。目前索善尼津的最大恐懼是怕完成不了這三部曲——怕的是癌症復發，或者是蘇俄當局的干預。

(二)

索善尼津這部排山倒海的新書，沒有獲得在蘇俄境內出版的權利，但却在兩週前准許他在巴黎出版。先睹爲快的讀者們，業已爲這部「一九一四年八月」史詩般橫掃萬軍的筆力，全書中所反應的宗教主題、以及無上的戰爭景象描寫而大加讚揚。事實上，他們已稱這本小說爲「索善尼津的戰爭與和平」。

索善尼津所有的小說，都與人類在極端情形下的行爲有關，在監獄裡、在癌症病房中，本書中則是在戰場上。作者稱這本新書，是預擬「我一生中主要工作」三部曲中的首卷；他在本書篇後惋惜地指出：「目前我已向這個目標前進，但只怕爲時已晚，在這個要二十年的工作中，我或許沒有時間和創造的想像力了。」本書中，索善尼津把筆力集中沙皇陸軍在東普魯士這次慘敗的十一天裡，他認爲這一階段是蘇俄現代史的轉捩點，導致了革命和產生了共產政權。下面的這一段，雖然在這

更覺得喘息艱辛。一個人失去了指揮別人的權威、沒有了交通工具和保障、一度代表着存在的將軍肩領章已經除却時，便是對身體的真正考驗。他的心臟配合不了步伐；肺臟不能深深呼吸，就像是有一半被堵住了似的；腿兒並不穩定；步伐踉蹌，在滿是苔蘚的地面上跌跌絆絆，在滿是斷枝殘極間蹣跚；前進並不覺得愉快，可能有幾分逃避性，每當他停下來依靠着樹幹緩上一口氣時，反而覺得高興。

沙門索諾夫覺得要求部下停下來休息難以啓齒，可是他們或許根本沒想到他，每一小時都坐在地上休息一陣，柯卜欽克一直隨侍在側，熱練地把鞍墊鋪在他坐的地方。他覺得能伸展一下，休息一下發痛的兩條腿而頗爲高興。

可是他們不能久坐，夜晚的時刻、和着他們最後的機會，都頃將消逝。到了半夜，低垂的月兒和星星都被雲遮沒了。黑漆漆中，他們甚麼也看不到，只有排成單行踉蹌踉蹌地走着，惟有從彼此的沉重呼吸聲，以及腳踩斷枝桠的斷裂聲，曉得對方的存在。森林中的小徑更糟，到處有沼澤，有時小徑被無法穿過的灌木叢、或者小松樹的厚密枝桠堵住了。他們想到在威倫堡的方向迷

本波瀾壯闊小說結束的一百多頁前，却是本書中戲劇性的高潮。

故事發生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晚上，也就是俄軍在坦能堡潰敗以後。俄軍司令沙門索諾夫將軍（歷史上的真實人物），帶着他殘餘的幕僚在普魯士濃密的樹林中走過，「他所要求的只要是好的，」索善尼津寫道：「可是一切一切都變成了最糟。」這就是作者重要的主題之一——光是好的打算並不能使這個世界好起來。

「手下的軍官準備被俘獲而掩埋文件與肩領章，以求遮掩自己的高級軍階時，沙門索諾夫起先加以拒絕，最後還是冷漠地任部屬把他自己的軍階除下來。突然他覺得自由自在、無職一身輕起來——從完全絕望中所產生的自由。目前他唯一急着要做的，便是驅散自己的侍從人員，尤其是他的傳令兵柯卜欽克，這位傳令兵始終緊緊跟隨着他，手裡還拿着司令那匹不要了座騎的鞍墊。」

徒步並不容易，他的腿不慣於步行，呼吸非常急迫，他原來就有哮喘症，再加上這種簡單、自在的運動，

途非常危險，那裡很容易遇到德軍的斥候。他們成群結隊聚在一起，低低地不住呼喚。現在他們不再停頓了，每逢他們走進溝壑中，柯卜欽克和一位哥薩克上尉便抓住沙門索諾夫的臂膀拖了過去。

沙門索諾夫覺得最大的負擔還是他的身體，也惟有他的身體，使得他備受痛苦、折磨、羞辱、和丟盡顏面。要免除這種盡失體面、這種痛苦、和這種重負，他要做的，就是使自己與身體解脫。那也就意味著趨向自由——他所祈求的事物——也就有幾分像用阻塞住了的肺部，作一次首度的真正深呼吸。半夜以前，他已經被壓下的參謀視同犧牲的偶像；而目前，過了半夜以後，他更像是一尊石柱，幾乎再也不能動彈。

最困難的事便是打發柯卜欽克，這位傳令兵始終不離左右，有時摸摸他的背，碰碰他的手。但他們沿着一片叢林走過時，沙門索諾夫摔掉了他的傳令兵，他溜進樹林一邊，靜悄悄地站着，樹枝斷裂的聲音、和沉重的步履聲慢慢地消逝。

到處都安靜了，全世界一片靜謐，軍隊已經停止了戰鬥，只有微微的夜風在樹梢沙沙掠過，這片樹林不含

拾穗譯叢價格一覽

最新出版叢書

湯先生奇遊記……………	15元	船場上下二冊(每冊)……	25元
協奏曲……………	25元	頑童西部歷險記……………	4元
芭蕾的故事……………	18元	狐……………	4元
太空十年……………	15元	危城九百日……………	12元
通訊衛星與太空發展…	5元	國際機場……………	10元
史前穴居人的故事……	5元	海狼(再版)……………	15元

- ①本刊長期訂戶七折優待
②請將欲購之書就本單用紅筆劃出
③請利用背面印妥之郵局劃撥單匯款不需匯費

書名	定價	書名	定價
西洋歌劇的故事……………	18元	謀影寒……………	10元
交響樂的故事……………	20元	義士魂……………	10元
交響樂曲譚叢……………	6元	著名發明家的故事……………	5元
二十世紀西洋音樂新貌……	10元	沙漠的故事……………	5元
樂器的故事……………	15元	叢林的故事……………	5元
室內樂……………	10元	電子的故事……………	5元
蕾綺表姐……………	12元	海洋的故事……………	5元
白衣女郎……………	25元	天氣的故事……………	5元
朱門恩怨……………	25元	化學神奇的故事……………	5元
盲者之歌……………	25元	星空的故事……………	5元
歡樂山莊……………	6元	著名的科學家探險故事……	5元
女營韻事……………	8元	漫談原子……………	5元
華莊烟雲……………	12元	科學家與發明家……………	6元
國際冷戰用間錄……………	28元	西德總理阿德諾傳……………	25元
鏡中謀影……………	8元	大地的狂熱……………	20元

(售罄待再版)

樂壇大指揮家的故事……………	14元	探測海底的奧秘……………	6元
序曲音詩與管絃小品……………	20元	第一批到達月球的人……………	6元
波城世家……………	24元	飛向太空……………	8元
黑貓奴……………	9元	石油的故事……………	9元
北敦莊……………	7元	象目睽睽……………	12元
茶與同情、秋月茶屋……………	7元	環球罪案搜奇錄……………	12元
鵬搏萬里……………	15元	偉大醫藥發現的故事……………	5元
精神與肉體……………	10元	永變岩石的故事……………	5元
南太平洋的故事……………	20元	世界五大河流……………	5元
		技術及經濟開發面面觀……	10元

敵意，它既不屬於德國人，也不屬於俄國人，而是屬於上帝，對祂的子民與生物提供庇護。

沙門索諾夫依靠着一株樹幹站了一會兒，靜聽樹林中的聲音；附近，松樹上剝落的樹皮在風中軋地響；而在夜空下，高於一切的却是樹梢純靜的跡象。

他愈來愈覺得平靜，他已經到了冗長軍人生涯的盡端，把自己交付給危險和死亡。目前他準備就死，以前却從沒有想到會這麼單純，會是一種解脫。

可是唯一的煩擾，便是自殺是一種罪惡。

沙門索諾夫輕輕把轉輪手槍的撞機向後扳，把手槍放進落在一旁的軍帽裡面；他卸下軍刀在上面吻了一下；摸索着嵌有太太照片的連鏈小盒子，也親吻了一下。他走了幾步，走到了一處得到夜空的空地，天空原來雲層密佈，却有一顆消失的小星星再度出現。沙門索諾夫跪在溫暖的松針上，仰面向着星星祈禱——他不曉得東方在哪裡。起先他唸一些普通的禱告詞，然後一言不發，只是跪着，仰望着天空輕輕呼吸。他像森林中任何垂死的野獸般，毫無約束地大聲呻吟：「主啊，饒恕我！假如您能夠的話，接受我！您是曉得的，沒有甚麼事我能做的了！沒有甚麼事我能做的了！」



一九一四年八月「作者索善尼津

(第一次世界大戰初起，俄軍長驅向西攻入德境，德國新任第八軍團司令興登堡與參謀長魯登道夫，利用俄軍第一軍團司令瑞命康夫與第二軍團司令沙門索諾夫兩人間的素有齟齬，必不會互相協同，便以各個擊破的方式，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三十日間，在東普魯士的坦能堡盡殲了沙門索諾夫的第二軍團，俘虜了十萬俄軍，沙門索諾夫自殺，史稱「坦能堡戰役」，是世界上一大決定性的戰役。——譯註)

請採用
國產

國光牌

潤滑油脂

化最低的代價獲得
最佳的潤滑效果

隨時為您服務



中國石油公司台灣總代理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8號
電話：360221—360231

單款存款儲蓄計劃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新台幣	拾穗月刊社 左營郵箱第46號 戳日局辦經
	第2587號		
	名戶款收		
戳日組儲劃			
手續費	次	元	角

主管員

經辦員

局號

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及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收款局以電話通知劃撥儲金組。

主管員

經辦員

單知通款存款儲蓄計劃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新台幣	拾穗月刊社 左營郵箱第46號 戳日局辦經
	第2587號		
	名戶款收		
訂閱號碼：			
手續費	次	元	角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戶帳交寄後帳登組金儲撥劃經聯本

查存組金儲撥劃由聯本

拾
穗

中華郵政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登記爲第一種新聞紙類
內政部內版台註字第一〇〇六號登記准許發行



立威到請印沖色彩
備設子電標準達柯

威立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三五號

電話：26624

威利照相器材公司

高雄市中山一路二八一號

電話：232712

本期售價新台幣拾元正